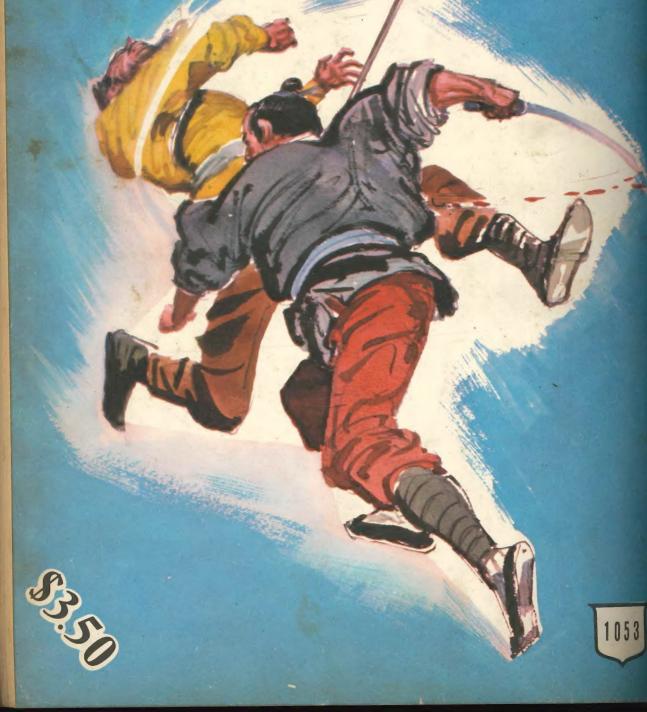
## 一个一个

瘟神,鬼刀,包要命(說異奇情哀艷故事)高皋·著

作者以生花之筆,寫江湖兒女,本憑正義,絕技,縱橫 江湖,行俠仗義,濟貧扶危。書中三主角,看來有點邪門, 可是他們的一生事蹟,確是悲壯,情節曲折,變化莫測,亦 俠亦艷,事事出人意表,不可多得的佳作。



编者話 雜誌是公衆事業之一,面對廣大讀者 及各人喜愛不同, 品味不一, 要做到 每一篇內容都能迎合每個人的喜悅,這是絕無可能 之事,編者祗有盡力而爲,盡力做到本刋一貫的宗 L 讀者掛帥 ↑ ,再接再厲努力選刊多方面的精 品,以求能使讀者們獲得一星期中最佳的精神食糧 更希望讀者們能予我們善意的批評和指導!

名作家古龍的 | 玉劍傳奇 ] ( 楚留香新傳 ) 在 本刊發表以來,由於故事離奇詭幻,高深莫測,加 上我們圖文並茂配合的連載利出,因此大受讀者熱 烈喜愛,難怪拍攝し楚盜帥〕故事之影視界爭逐。

暌别多時的兩位名作家:秦紅和溫凉玉即將有 新著貢獻,前者爲一部精采絕倫的中篇故事:|劍 歸何處〕。而溫凉玉的是神州奇俠故事上兩廣豪傑 7,將相繼於1055期刊出,屆時敬希垂注。

\* \* 今期特别選刊一部高阜作品——巨型俠情哀擊 故事し瘟神、鬼刀、包要命〕,敬請先睹爲快。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瘟神·鬼刀·包要命(詭異奇情哀艷故事) 這是一篇由頭到尾充滿詭秘離奇、倫理哀艷

氣氛的巨型故事,文中的三個主角——瘟神 、鬼刀、包要命,名號看來有點邪門,但他 們的一生事蹟,處處激昂悲壯,感人肺腑,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五色彩雲劍(飛仙劍俠禪機故事) 氣吞河嶽轉 劍動星斗移………醉仙樓主30

血濺風雲堡(精選俠義奇情短篇)

獨劍粒魔劫 雙肩負安危 .....楊 威42

僱傭丈夫(浪子奇行錄)◀中▶ 離奇複雜案中案

勾心鬥角胆搏胆……馬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雲海雙英(俠情中篇故事)

仇家竟結義 同床各異夢………諸葛靑雲65

一身是胆(民初技擊鬥智故事)

花都藏嬌鳳 絕地現天龍…………獨 孤 紅73

七 武 士(奇俠司馬洛故事)

玉 劍 傳 奇 (楚留香新傳)

不愛珠寶 只愛美人……..古

英雄槍下美人血(俠情倫理故事)

皚皚雪花白 點點鮮血紅………… 龍 乘 風 9 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天 蠶 變 (俠義傳奇恩仇) 急於爲掌門 逆徒暗殺師……黃

鷹 105 無憂公主(歷史俠情故事)

窮途逢父執 旅邸遇故知……蕭 逸 113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故事) 大破飛鈸陣 禪唱再克敵 …… 臥 龍 生 121

大內高手的拳脚(武壇軼事)…麥海雲29 陳文龍(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79

武侠世界

第105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編:羅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 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部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毎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各書店報攤超級市場均有出售



多情環

全書208頁定價HK\$3.00

古龍著

設小俠武返新 劍生長



古龍著

全書 155頁定價 HK\$2.50

₹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武俠創作小說新書

碧玉 227 頁定價 IK\$3

龍著





孔雀翎 全書 200 頁定價 古龍著

## 神秘能角洞

,店家就打烊關門,似乎太早了一點。 現在才是酉時,太陽應該還沒有下山 開門啦,店家……」

也很難見到一個旅客,何况現在風雨是如 原是一個鬼不生蛋的地方,縱然是大晴天 其實這倒不能責怪店家,「龍角洞」

他的神態仍是那麼洒脫。 的青衫公子, 叫門的是一個面貌英俊,年約二十 雖然雨水已浸透他的全身

的姑娘瞥了一眼,脚下一抬,逕自跨了進 店門終於被他叫開了 他學目向開門

「姑娘・就只妳一個?」

包要命

## 料鬼門關

店的那有這麼回答的? 這是甚麼話,客人只是等閒一句,開 「怎麼,一個還侍候不了你?」

青衫公子好度量,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就在一張長機之上坐了下來。 姑娘:有房間沒有?」

有吃的麼?」

再給在下開一個房間。」

才不划算呢 弄出病來,落得客死異輝,路死路埋,那勸,你最好先換下身上的濕衣,否則一旦

「那就麻煩姑娘先給在下弄點吃的,

「弄吃的還得一點時間,依我良言相

她爲什麼要咒他?

再說,她是店家,客人是她的衣食父

然走遍天下,像她這樣的店家必然十分少 母,店家會咒罵一個素不相識的客人,縱

微一笑道: 「多謝姑娘金玉良言,請問在 下住那一號房間?」

身形一轉,向厨房走了進去。 「咱們只有你一位貴客,你隨便揀呀

走向後進的一個客房。

言之中滲有一點毒惡的咒語而已。 爲甚麼?他們素昧平生,毫不相識,

青衣公子呆了一呆,仍毫不動氣的微

青衣公子搖搖頭,抓起放在桌上的包

包裹外面的油布,再打開包裹, 舖,他揀了靠裏最後的一間客房, 取出衣衫 先解開

文圖

令

這位姑娘的確在良言相勸,只不過良 湯,一碗白米飯已經擺在桌上。 鞋襪,將全身的濕衣換了下來。 及打開房門,走進食堂一瞧,兩菜一

爲什麼不在路上找點吃的?」

「天生萬物,能吃的東西多得很,你

「人餓了就是這副德性,倒叫姑娘見

「路上只有樹葉靑草,泥土山石,

那

笑了。

娘

他一抬頭,在一旁發笑的又是那位姑

「咭咭……公子,好飯量。」

先塡飽了肚皮再說。

他早已飢腸轆轆了,不管菜餚是否可

也能吃麼?

右側一連三間客房,左側是一排大統

要你願意,沒有人不讓你吃。」

「這個麼,就要看你願不願意了,只

呼呼大睡起來

錠銀子在桌上,回房往床上一倒,逕自

青衫公子一賭氣,不再理她了,丢了

這是什麼話,是抬槓,還是損人?

又响起叫門之聲。 娘,她趕忙着打開店門,兩團黑怱怱的毛小鈴子就是那位喜抬槓愛耍脾氣的姑 **她**的大姐蓉蓉,與伙記二驃子已經脫下簑 人,帶着一陣風雨湧了進來 小鈴子急忙拴上店門,再回頭瞧看 傾盆大雨還在下個不停,客棧的店門 「啊,是大姐,來了。 「小鈴子:快開門……」

衣,在清點他們買回來的貨物了 ,吃過晚餐,打發二驟子去睡了 小鈴子替他們準備飲食,待放好貨物 ,大姐蓉

蓉才吁了一口長氣。

個時辰,就不用想回來了。 「天老爺眞會坑人,咱們要是再晚半

「大姐是說發了山洪?」

给子,沒有客人來呀?」 個勁兒的向下衝,不發山洪才怪,哦,小 「可不是,天河像是决了 口 ,大雨一

「有一個靑衫公子,吃過了飯已經睡

「沒有,哼,像一根木頭似的,我才 「當眞麼?妳可曾問過他的姓名?

懶得問他呢。

了,那位青衫公子一定沒有多瞧妳幾眼 「咳,小鈴子 我看妳是老毛病又犯

也沒有稱讚妳的美麗,是嗎? 「大姐……

不願多管,可是現在…… 「小鈴子:妳平時要小姐脾氣,大姐

懂…… 手裏,不得不聽他們的擺佈,只是, 「我知道,現在咱們的生死操在別人 我不

「甚麼妳不懂?妳說。」

急驟的巨响。 小鈴子還沒有說,門上忽然傳來一陣

「開門。」 蓉蓉面色微變,對小鈴子呶呶嘴道。

名像鐵塔一般的壯漢。 小鈴子打開店門一瞧,門外正立着一

**繞腮,長像十分威猛。** 此人約莫四十出頭,髮如飛蓬,虬髯

傘,但他那一身短裝灰衣可找不出一寸乾 他揹着一個包裹,手裏還拎着一把雨 金牌巨型俠情故事 盧

的地方

-

的耳朶,擺偷?

L 5

只是招呼道:「客官是投宿? 虬髯大漢冷冷道: 小鈴子雖是心有所疑,但也不便詢問 「廢話ー 」脚下一

椿怪事!

客人,否則又何必開這家客模?

不曾怎樣,

開店的總不能拒絕上門的

,舉步跨了進來 小鈴子嬌容一變,正待反唇相譏,蓉

去張羅一點吃的,這位客官想必餓了。」 蓉急忙迎上前道:「客官請坐,小鈴子快 鈴子雖是一萬個不願意,却不敢違

官任意挑選一間,先換下濕衣再來吃飯,一笑道:「小店還有兩間空着的客房,客 你看可好?」 抗蓉蓉的吩咐,只好噘着嘴到厨房去了。 笑道: 「小店還有兩間空着的客房,客 蓉蓉替虬髯大漢斟了一杯茶,再微微

迫人

老頭雖然是瘦小,

但一雙眸子却神光

,除了一雙赤脚,全身沒有沾到半點雨人,他披着一張大油布,連頭部一起蓋

兒

及開門一瞧,原來是一個乾癟瘦小的老頭

她不願去開門,蓉蓉只好自己去開

去歡迎客人的興趣了

,接連週到硬木頭,臭石頭,她已經失

話是不錯,但小鈴子却不願再去開門

水着

• 走進第一間客房 虬髯大漢唔了一聲,提着包裹及雨傘

小鈴子的手脚十分利落,片刻之間

聲 來

道。「想不到啊,想不到……」

再抬頭向蓉蓉打量一眼,忽然啊了

他先抖掉油布上的水漬

將它捲了

起

蓉蓉道:「什麼想不到?客官先進來

酒菜便巳備齊。 虬髯大漢並不挑剔,有甚麼吃甚麼,

再說呀。」

蓉蓉添酒。 只是酒量驚人,連乾兩壺二鍋頭,還在叫 正當他喝完第三壺之際,店門之外忽

「開門呀,店家,做做好事呀,老朽

同時神色一呆。 看來又有客人上門了 ,但蓉蓉姊妹去

替你準備飲食。」

瘦小老者道。

「姑娘不止人美,心思

房是空着的,請你先回房歇一下,咱們再

蓉蓉淡淡道。「客官。右側第二間客

得不相信了。」

點不太相信的,今天一見姑娘,老朽就不

讚道··「有人說野花偏有色,老朽原是有

瘦小老者一面跨進店門,一面連聲稱

姊妹如非另有原因徑,但一年之中很難 荒凉所在,雖然此地有一條通往苗疆的小 龍角洞僻處湘西,是一個人烟稀少的 非另有原因,早就遷地爲良到別處一年之中很難經過幾個客人,她們

安慰。」 子今天够辛苦了,泡泡熱水對它算是一點 得請姑娘替老朽準備一盆洗脚水,這雙脚

也這般細密,好,老朽先去歇歇,待會還

偏偏客人會接二連三的上門,這豈不是 今天風雨交加,天氣是如此的惡劣 沒有獲得一句讚美,人家甚至連正眼都沒 帮子一片鐵青,她接進兩個客人,不止是 有瞧她一下 瘦小老者進房去了,小鈴子却氣得腮

連聲讚譽,這實在太不公平了,她那能不 她姊姊蓉蓉才接進一個客人,就獲得

學那山鷄舞鏡,顧影自憐,只要有客人上 氣得粉頰鐵青一 滴的好模樣,小姑娘情竇已開,因而時常 小鈴子約莫十七八歲,生得一副嬌滴

房睡覺去了 ,總希望別人讚她幾句 現在她感到十分懊惱,一賭氣逕自回

近午夜了 也樂乎,待打發完了瘦小老者,差不多已 無可奈何,只得下厨房燒水炒菜,忙得不 蓉蓉對小鈴子的態度雖是不滿,但 也

因爲狂風暴雨依然籠罩着山區,好像 但白晝比黑夜並不見得如何高明 又是一個白晝。 0

老天爺要痛快淋漓的發洩一次似的

大談其當年之勇。 碗筷相碰之聲,還有一個人在口沬橫飛的 客人到齊了,食堂在進着早餐,除了

住他的嘴,廢話帶着飯屑,不斷的向四外 他是那位乾癟瘦小的老者,菜飯堵不

噴出 道者,在自得其樂的演說着,直到蓉蓉取 不管別人願不願意聽,他倒像一個佈

就。 來一本旅客登記簿,他才暫時停止他的演

保 「咳,姑娘,貴地一無衙門,二無地 過他的問題又來了

,要這個勞什子作甚麼?」

要給老闆瞧的。」 「請客官原諒,咱們還有老闆,這是

草的寫出幾個大字「包曜名, 他拿起毛筆,像鬼畫符一般,潦潦草 原來是這樣,好呀 五十八,膠

,走方名醫。 蓉蓉一瞧到他的姓名及職業,忍不住

哧的一聲笑了出來

甚麼?是瞧不起老夫這個走方名醫? 蓉蓉道:「不敢,我只因事先不知道 瘦小老者包曜名雙目一瞪道: 「妳笑

客官是一位名醫,多有怠慢罷了。」 夫喝幾杯就是。」 不要緊,不知者不罪,只要妳以後多請老 包曜名搖頭幌腦的哼了一聲道:「這

喝酒不成問題。」 蓉蓉道:「行,只要大名醫肯賞臉

敢請你治病?」 巳經不倫不類,你還包要別人的命,誰還 小鈴子撇撇嘴道:「名醫加上走方

,該活的我治不死,如果當真沒有人請我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該死的我救不活 ,難道要我喝西北風不成?」 包曜名道。「姑娘這麼說就錯了

茶。」 瞧瞧厨房的水開了沒有,開了就給客人沏 蓉蓉道:「小鈴子:別打擾客人

小鈴子道。一好的

虬髯大漢,他毫不猶疑的提筆寫道: ·大漢,他毫不猶疑的提筆寫道··「鬼遣走了小鈴子,蓉蓉再將登記簿拿給

刀 蓉蓉一怔道··「客官··鬼刀是你的渾 ,流浪漢。一

號呀,寫出你的眞實姓名好麼?」 虬髯大漢冷冷道:「廢話。」

等隨和之人,都跟他有一種格格難入的感 此人形貌威猛,神情冷肅,無論是何

他不顧多瞧人一眼 ,也不願多說一個

但在蓉蓉來說,那冷冰冰的「廢話」 好像那些都是浪費 ,未免使她難堪了一點。

包曜名忽然哈哈一笑道。「姑娘,這

識淺陋了,只是我也讀過百家姓,却不知 什麼一定說是他的渾號?」 就是妳的不是了,這位鬼刀本姓鬼,妳爲 蓉蓉道:「當眞麼?客官,這是我見

道有這麼一個姓氏。」 包曜名道:「中國姓氏當在千家以上

一個鬼! 個鬼侯,中國確有此一姓氏,只是不常 所知,黄帝時代有一個鬼界區,商代有百家姓所載只是常見的姓氏罷了,據老

蓉蓉道: 「多謝指教

眼的包曜名,學識竟然如此淵博。 會有如此一個怪姓,更想不到看來毫不起 這當眞是人不 可貌相 她想不到中國

在嘀咕,適才兩位一個是「包要命」 她捧着登記簿送往青衫公子,心中却 難不成這位青衫公子也是一 一個

衫公子眉目清秀 她認爲八成是她的多慮,因爲這位青 俊雅絕俗, 怎麼會是一

L 6

原來青衫公子寫的是「温深,二十五沉穩練達的蓉蓉姑娘禁不住面色一變。 ,當青衫公子寫下他的姓氏,這位

一個「包要命」加上一個「鬼刀」 台,讀書人。」 E

經使她感到頭痛,現在又來了一個「瘟神 她還能不面色不變?

內 個眼色,姊妹雙雙就一同進入一間秘室之 收好登記簿,向沏過茶水的小鈴子使了 不過,蓉蓉姑娘也不是等閒人物,她

呢! 「大姐,我看,這三人似乎來意不善

事 油的燈,能够過過手癮,未嘗不是一件快 「哼,他們來意不善,咱們也不是省

,此時雙目神光暴射,混身上下都迸出 這位原本像依人小鳥一般的美麗姑娘

片殺氣。 小鈴子向她這位大姐怯怯的瞥了一眼

道··「大姐··咱們怎麼着手?」 蓉蓉說道:「別急,咱們先瞧幾天再

的 說。 小鈴子道:「瞧幾天?他們只是過路 一停他們不就走了麼?」

別有居心,就算山洪消退,他們也不會離他們走不出龍角洞的,再說,這般人如是 開這兒的 五天內山洪也不會消退,除非脅生雙翼 蓉蓉道。 「放心呀,縱使雨停了,三

了 但爲什麼不乾脆將他們收拾下來?」 蓉蓉投目窗外,瞅着那急風驟雨搖搖 小鈴子道:「那麼咱們是要靜觀其變

心一點就是。」

心一點就是。」

心一點就是。」

訴他準會砸鍋。」 蓉蓉道。「使不得,他胸無城府,告 小鈴子道·「要不要告訴二驃子?」

小鈴子道·「好吧。」

大男人。 物以類聚,食堂裏聚集着三個同類的

各異,加上許多內在外在的因素,所以他 們相處得並不融治。 他們雖是同類,但以年歲有別,心性

話,準會將他整個半死。 話的一個,如果要他在一刻時辰之內不說 乾癟瘦小的走方名醫包曜名是最愛說

倒 的吸了一口,顯得舒暢已極。 一隻旱烟桿,裝上了烟,打着火石,深深 ,舒舒服服的靠上了牆壁,再伸手摸出 現在早餐吃完了,他的身子向後面

是無法離開龍角洞了,但不知鬼大俠赴苗 疆有什麼貴幹?」 「這天氣可眞煩人,看來咱們三五日內 鬼刀也靠在一根木柱之上假寢,包曜 然後目光一抬,向鬼刀瞥了一眼,道

,輕估對方的力量,結果麼?嘿嘿,只怕,原是一個均勢,但,如若有人自命不凡是他却忽然嘆出一口長氣,道:「三對三 不要說回答了,連眼皮都不願睜開 名的問話,他只是微微抖動了一下眉峯 碰了一個釘子,包曜名並不氣餒,只

悲慘得很! 鬼刀雙目條睜 冷冷道。 「你在說什

古訓了?」 有緣,你莫非忘記三人同心,其利斷金的 包曜名道。「鬼大俠。咱們相逢就是

同不相爲謀,好意心領。」 鬼刀雙目一闔,冷哼一聲道:「道不

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 此人言語生硬,面色冷酷,完全是一

咱們能够聊聊麼?」 瞧看風雨的青衫公子溫深道·· 包曜名呆了一呆,再扭頭向卓立店門 「溫公子

家有什麼指数? 溫深擰轉身形,雙拳一抱道。 一老人

包曜名道。「老朽適才說的話,溫公

子都聽到了麼?

溫深道·「聽到了

人家只怕問錯對象了 溫深道:「你們說的話小生不懂,老 包曜名道:「溫公子有什麼意見?

花 包曜名哼了一聲,道。 「老夫兩眼不

淺薄的人 作對,其他什 生瞧得出 說道·「好得很 包曜名微微一怔,忽然哈哈一 溫深道。「老人家身體健朗得很,小 ,只怕聊不起老人家的興趣。」他什麽都不懂,像小生這麼見識 ,看來咱們只好各憑手 陣大笑

一生氣不再說話了 面向客房走去。 ,嘴裏嘮嘮叨叨

才能打發這漫長的時間 裏,睡覺的確是一個好辦法 下雨天留客,在這般長日無聊的日子 ,也只有睡覺

**数**而散,只好各自回到客房,做他們的清 秋大夢去了 聚集在食堂的三個大男人既是弄得不

L 7

將飯食開到房裏,誰也不去干擾誰。 這一天他們賭氣沒有再見,而且分別

射在雨後的山林之中,特別給人一種清新 晚餐之後,風雨停止了,夕陽餘輝投

淙流水之聲,就像天籟一般的悅耳。 溫深是一個讀書人,讀書人對詩情畫 而且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道泉,那淙

石 意的景色感受特別强烈。 ,向店後一片山坡之上走去。 因此他迎着颯颯晚風,踏着潔淨的山

就在石塊上坐了下來。 勢磅礴無比,樹下有一條長形石塊,溫深 山坡上有一顆大松樹,虬枝怒突,氣

要緊,至少也會腫起一個疙瘩。 他的頭頂竟然挨了意外的一擊,雖然不太 他只不過剛剛坐下,忽然噗的一聲,

及起身一瞧,原來是樹上落下的一顆

了楣,喝凉水也會噎着,松子砸到頭頂又 說起來這也沒有什麼,一個人如果倒

不過你要是仔細想想,就不能說這顆

有墜落,現在風停雨止它倒掉了下來。 第二,就算趕上了一個巧字,一顆松 第一,在連天的狂風驟雨侵襲下它沒

子能有多大力量?說甚麼也不會將頭頂砸

出一個疙瘩一

的玩笑

難找到一絲空隙,他那裏瞧得出半隻人影 虬枝盤結,松針叠翠,密密麻麻的很於是他抬起頭來,運目向樹上瞧去。

算我倒楣。」

的那個疙瘩,身形一轉,準備走下斜坡。 才的那顆松子 落地無聲,那份輕巧,必然不會重過適 由巨松枝葉間向他身前洩落,身法輕靈 忽然刷的一聲輕响,一條纖巧的人影 他嘆了一口氣,摸了一下被松子砸腫

「姑娘•原來是妳: 溫深神色一呆,然後巴巴結結的道。

是她,小鈴子。

啼笑不得。 的玉手向腰際一叉,那份俏模樣實在令人 眉兒一揚,櫻唇輕噘,一雙白如羊脂

**還會飛,不過妳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小生讀聖賢書,心頭自有一股浩然

怪! 之氣,如果換了別人,不被妳嚇破了胆才 「嗯……咱們好像誤會你了

莫非 ……哦,我明白了……」 「誤會?姑娘,妳們誤會小生甚麼? 「你明白什麼?」

客便是 贩夫走卒,像小生這等文弱的書生 大惡深藏不露,就是作奸犯科四海難容之,妳們從未見過,所以認爲一生不是巨奸 「妳們以爲走這條路的,不是江湖豪

就是小生來到龍角洞的原因。」 萬貫家財,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 「小生祖籍荊州,先父母爲小生留下

州了,那等窮山惡水的貧瘠之鄉有什麼好 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両銀的貴 地既無名山,也沒有勝水,再過去就是天

農產可以自給,木,鑛,及藥材可以爲人 可相信,何况……」 民帶來不少財富,那些過甚其辭的說法豈 風土誌,知道貴州氣候溫和,鑛藏極豐, 「這麽說姑娘就錯了

種天麻十分稀少,小生想去碰碰運氣。」 配藥可治療不少羣醫束手的絕症,只是此 「聽說雲霧山產有一種天麻,用麻根 「哦,原來公子也懂醫道!」

「小生只是略諳醫理,要是跟走方名

不 痛?讓我瞧瞧。」

什麼。」 「不敢勞動姑娘,這點小疙瘩算得了

「怎麼,你還是瞧不起我?」

少小鈴子就是這樣的。 令人動心的女人,八成都是美女,至

「那你到底是那一種人?」

「原來公子是爲了遊歷而來,不過此

,小生曾經查過

「何况甚麽?公子。

醫相比,那就差得遠了。」 「你太客氣了,哦,公子,頭上還痛

兒實在令人動心。 小姑娘櫻唇一噘,腮帮子一鼓,模樣

由髮尖至脚踵,每一樣都是上蒼的傑作她的確美麗,眉目如畫,骨肉均勻

誰敢瞧不起妳?」 「姑娘說笑話了,像妳如此美艷的姑娘 溫深向她打量一眼,然後微微一笑道 只有一件差了一點,她還稚氣未脫

了一下道:「哼,你倒是真會騙人。」 的粉頰,但她忽然笑容一飲,櫻唇輕輕撤 從那裏說起?」 溫深道:「我騙人?哎,姑娘,這話 小鈴子雙目大張,一片羞喜湧上了她

小鈴子說道。「從你來的那個時候說

起

我一眼,跟本就沒有將我放在心上。」 温深道:「原來爲這個,那你錯怪人 溫深道:「從來的時候?我不懂。」 小鈴子道:「哼,那時候你瞧都不瞧

的書生,經過一天的櫛風沐雨,沒有倒下溫深道:「小生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 小鈴子道。

怎麽就沒有想到?」 個地方倒下去,還能有精神想到別的?」 去巳經是僥天之倖了,那時候除了想找一 溫深道:「瞭解一個人原是困難的 小鈴子點點頭道。「這倒是真的,我

妳的年紀還小,再過十年妳就不會犯這樣 小鈴子尖聲大叫道。「你說甚麽?我

年紀小,哼,別瞧不起人,你才多大?」 個十歲八歲的,沒有錯呀?」 小鈴子道。「沒錯,可是我已經十八 溫深微微一笑道:「我麼,總比妳大

深笑道: 「好,好,算我的錯,行人家十八歲都已經……」

蓉蓉忽然面色一肅,說道。「妳沒有見的天麻,可以治療羣醫束手的絕症。」小鈴子道。「他說雲霧山出產一種罕小鈴子道。「哦,他是到苗疆採藥?」

「妳沒有

醫道之人,能够化解咱們所中的奇毒? 點腦筋? 蓉蓉道.. 小鈴子一怔道:「大姐認為一個略語 「二妹·妳爲什麼不多用

小鈴子一呆道: 「大姐是說他深藏不

蓉蓉道:「妳想想,他能配出羣醫束

仰仗的只是雲霧山上特產的天麻。」 手的靈藥,豈是一般庸醫所能辦庭的!」 蓉蓉道。「二妹。妳這是說優話了 小鈴子道。「這話的確有理,不過他

醫 別人爲甚麼不去找天麻?譬如那個走方名

小鈴子道:「那好 ,大姊,小妹去帶

可能會先遭到池魚之殃,所以要他住到後 走方名醫及鬼刀會對咱們姊妹不利,他 蓉蓉愕然道·「妳帶他來?」 小鈴子道:「不錯,小妹會經告訴他

蓉蓉道·「他答允了?」

進。」

蓉蓉微微一笑道。「不管是咱們保護 小鈴子道: 「咱們是保護他,他為甚

保護他的安全。」 他還是他保護咱們,妳去帶他來呀。」 蓉蓉道·「妳去呀,我要試試妳如何 小鈴子道:「好,小妹這就去。」

「咳咳-「是我,怎樣?」 -姑娘,妳的力氣大,敢情

「哦,這話怎麽說?」

小鈴子噗哧一笑,說道。 「這還差不

她忽然面色一整又道。 「願不願跟我

溫深道。「當然願意,不過我明天要

走,咱們的這段友情似乎太短促了點。 走得成才算怪事。 小鈴子哼了一聲道:「想得美,明天

溫深道。「明天爲什麼走不成? 小鈴子道。「咱們這裏只要下一天大

兩天一夜,你明天還能走麼?」 溫深啊了一聲道:「這麼說我還要在 至少要三天山洪才能退去,這回下了

此地停留七八天了? 小鈴子道:「就算不要七八天,至少

也要四五天才能離開此地。

我也沒有什麼急事。 小鈴子忽然眉峯一蹙道。「我倒是希 溫深道。「那就多留四五天吧,反正

來 溫深道:「怎麼,妳想趕我走?」

望你早點離開,可是老天爺偏偏要留你下

小鈴子道: 「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

思。」 溫深道·「那妳是什麼意思?」

以及那個鬼刀都不是好人……」 小鈴子幽幽道。「走方名醫包曜名,

他們並不稀罕銀子。」 多少銀子,他們如果想要……」 小鈴子道:「這個你倒是可以放心,

溫深道: 「這有什麼要緊,我並沒有

溫深道••「那就更不必担心了,他們 小鈴子道:「別怕,我回去跟大姐說

是好是壞,與我絲毫無關。」

將你搬到咱們裏面去住。」

溫深道。「不…

間如果沒有枉死鬼,陰曹就不會有枉死城 小鈴子道。「與你絲毫無關?哼,人

溫深愕然道。 「姑娘・當眞會有這麼

你? 「當然,我爲什麼要騙

溫深道。「這究竟爲了甚麼?再說 溫深沉吟半晌道:「想不到會碰到這 小鈴子道:「有什麼不解?你說。」 不過我却有些不解。」

姑娘姊妹難道不怕?」 小鈴子道:「爲了甚麼你不必知道, 其實咱們

這位公子 並沒將他們放在心上,叫人担心的只是你 不過他們的目標却是咱們姊妹, 難道不會對我這個無拳無勇的局外人不 溫深道。「他們的目標既是姑娘姊妹

是局外之人,爲了怕你碍手碍脚,他們可 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自然也不會相信你 小鈴子道: 「他們不會相信你是一個

能先將你除去!」 溫深怒哼一聲道。「青天白日,朗朗

乾坤, 不會作那些殺人越貨的壞事了,而且此地 小鈴子道:「他們如果害怕王法,就 難道他們就不怕王法?」

横直數十里,就只有咱們一家客棧,那兒

被你這麼一說,我當眞有點害怕了。」 來的王法?」 溫深眉峯一皺道:「我原是不怕的

> 士子。」 惜有用之身,就是枉讀聖賢書了! 先在食堂歇着,我去找大姐去。」 回頭向她瞧了一眼道:「姓溫的呢?」 ,死有輕如鴻毛重於泰山之分,你不愛 威武不屈是讀書人的本份。 蓉蓉道:「怎樣?」 小鈴子道。「在食堂。」 小鈴子走入後進,蓉蓉正在房裏卸粧 溫深道•「姑娘請。 小鈴子牽着他的手走回客棧道: 溫深道•「這個… 溫深道。「姑娘忘記小生是讀書人了 小鈴子道·· 小鈴子噗哧一笑道··「不要迂了,公 「爲甚麼不?」

的絕頂高人,就是一個寄情於山 頂高人,就是一個寄情於山水的風流小鈴子道:「如果不是一個深藏不露

些。 小鈴子道: 蓉蓉道.. 「廢話。」 「本來嘛,我只能試出這

的頭上就腫起一個疙瘩。」 小鈴子道。「我用一顆松子砸他,他 蓉蓉道:「妳如何試法?」

地瘠民貧的蠻荒之區。」 履厚安坐而食的,他却萬里跋涉,來低這 蓉蓉啊了一聲,道:「還有麼?」 小鈴子道··「他家財萬貫,本可席豐

諳醫道。」 是甚麽?」 小鈴子道: 「除了喜愛山水 ,還略

蓉蓉道:「他必然說出他的理由了

L 8

L 9 堂奔了 小鈴子向蓉蓉瞧了一眼, 一幌身向食

「好,公子跟我來。」 「不敢當,請姑娘帶路。 「公子。家姊右請。」

香閨之前約莫五步之時,小鈴子忽然脚下他們一前一後奔向後進,在到達蓉蓉 停,同時旁移一步,正好與溫深站了一

瞧得十分明白。 五步遠近的距離,對房裏的一切自然

艦。 投射在菱鏡之上,現出一張美似芙蓉的嬌 蓉蓉是坐在梳妝枱之前,蠟燭的光輝

來 掌一揮之勢,像閃電一般向溫深的胸口奔 那嬌靨忽然一沉,一縷寒光隨着她纖

松子 這是一隻明幌幌的利剪,决不是一顆

利剪却能洞胸穿腹,奪去他的生命 他瞧到了那隻飛來的利剪,也知道他 松子只是將他的頭頂砸起一個疙瘩

面臨的危機。 但百無一用的書生,他雖是面色劇變

却無力逃避那利剪洞胸之危。 「那有這事,家姊是丢給小妹的 「啊,姑娘,妳……要殺我……」 0

光却在向溫深瞧着。 小鈴子玩把着她接着的那把利剪,目

冷汗,雙唇雖是緊緊的抿着,仍在輕輕的 這位公子已然面色慘白,鬢角在冒着

顯然,適才他當員嚇壞了 ,利剪洞胸

說,仍然感到餘悸猶存。

小鈴子有些過意不去,因而瞪了蓉蓉 「大姊: 妳瞧他…

担待。」 這場讓會,小妹魯莽之處,還望公子多多心,你們適才又沒有出聲招呼,才發生了 愚姊妹身在危難之中,不得不多加一份小 蓉蓉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公子

强過三分。 在驚濤駭浪之中, 她說的是實情,一對綺年少女,置身 警惕之心自然要較常人

倒叫小生開了一次眼界。 溫深長長一吁道:「姑娘姊妹好身手

姊妹要不是習得一點莊稼把式,倒不致落 得這般田地了。」 蓉蓉一嘆道:「別這麼說,公子,愚

莫非不是在正正當當的做生意?」 溫深道。「請恕小生失禮,姑娘姊妹

兩代,經歷七十個歲月!」 不算太久,前後也有四個年頭了,唉,徐這兒超過一個甲子,愚姊妹接管客棧雖是 家老店如非規規矩矩的做生意,怎會延綿 蓉蓉道··「小店是祖業,先父母守在

生出言無狀。」 溫深面色一紅道:「對不起,這是小

生意。」 並沒有說錯,咱們原是正正當當的生意 但是,近一年來就從未規規矩矩的做過 蓉蓉幽幽道·「這不能怪責公子,你 1

溫深道:「哦,爲了甚麼?」

了毒,要咱們替他做傷天害理之事,自然小鈴子氣呼呼的道。 「我姊妹被人下

?他要兩位替他做些什麼?」 無法規規矩矩的做生意了。」 溫深道•「會有這種事,下毒的是誰

甚麼,只怕你更難相信了 記的 姑娘也會害人,這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方名盈,十八歲,家住貴陽,她是這麼登 溫深微微一怔,道••「一位十八歲的」,是假是真的咱們就無法知道了。」 小鈴子道。「你要是知道她要咱們作 小鈴子道:「下毒的是一個姑娘,姓

人吧?」 溫深道••「她該說不是叫你們兩位殺

殺人。」 溫深啊了一聲道。 小鈴子道: 「你說對了,正是要咱們 「兩位……

九十八人而已。」 的依然難免一死,好在這條路來往的客人 不多,一年以來,連三位在內,前後不過 也會派別人來接管徐家客棧的,上門投宿 之人,只是就這麼糊裏糊塗的死掉,實在 心有不甘,再說,咱們姊妹如果死掉,她 蓉蓉一嘆道:「愚姊妹並非貪生怕死

害死了九十五條生命?」 溫深面色一變道·「這麽說妳們已經

人。 手,死在愚姊妹手上的,前後只有一十七 蓉蓉道:「不,咱們只對武林中人下

未足!」 ,姑娘毁了十七條生命,好像還有些意有 溫深哼了一聲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

極惡之徒,只有一個武當門下是好人,咱情非得已,而且這般人沒有一個不是窮兇 小鈴子道。「你別冤枉人,咱們也是

> 山溝,以致被洪流冲走。」 們不忍殺他,故意將他氣走,誰知他强渡

溫深長嘆一聲道·「長此以往終非良

策,兩位爲甚麼不想想法子? 蓉蓉道:「在今日之前,愚姊妹呼援

溫深道。「姑娘之意是說今日之後妳 ,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們就有人援救妳們了?」 蓉蓉微微一笑道:「難道公子不願義

伸援手?

溫深愕然道·「我?」

麼。」 級浮屠,咱們兩條人命,唯道你忍心不管 蓉蓉道:「公子:教人一命,勝造七

奇毒,就算他能,他也不會救助咱們。」 名醫不找,偏偏要找一個一知半解的。」 略明醫理,但他必然解不了愚姊妹所中的 吃定了小生,其實妳們找錯人了,現成的 溫深道:「這我就不明白了,醫者有 蓉蓉道。「不,公子,走方名醫也許 溫深苦笑一聲道。「看來兩位姑娘是

割股之心,他爲甚麼不肯救助妳們?」 蓉蓉道。「因爲他不是醫生。」 小鈴子接着哼了一聲道。「可能還是

咱們的冤家對頭。」 話實說,希望兩位不要見怪。」 頭冤家,兩位却存心要他的老命,小生實 溫深搖搖頭道:「他未必是兩位的對

蓉蓉道·「看來公子是信不過咱們姊

能見死不救,我要先瞧瞧兩位的脈象,方 溫深道:「好吧,不管怎樣小生總不

蓉蓉首先伸出她的皓腕,道: 「公子

帶着赤黃,不知是否如此?」 必然感到口苦舌乾,大便數日一次,小便 盏茶時分才縮回二指道··「姑娘脈象洪大 ,尺脈更爲有力,是毒熱上衝之症,姑娘 溫深以食中二指搭上她的腕脈,約莫

,愚姊妹的症狀正是如此。」 蓉蓉由衷的欽服道:「公子果然高明

服用十日,必然可以痊癒。」 溫深道。「小生帶有怯毒靈丹,但仍

開了一張單方,然後取出一隻瓷瓶,將六 日之後就無大碍了。」 娘姊妹每人三粒,每日睡前暇食一粒,三 粒清香撲鼻的白色丹丸交給蓉蓉道··「姑 小鈴子急忙取來文房四寶,溫深立即

告辭。」 溫深雙拳一抱道·「小生不打擾了 蓉蓉追。「多謝公子。

走。」 小鈴子說道:「不,公子,你可不能

一轉,逕自退出蓉蓉的閨房,向他的客房 與人無爭,沒有人會加害小生的。」身形 溫深淡淡一笑道··「姑娘放心,小生

能中還有說 奸中更有奸

也要好好的調息一下。」

喝忽然由暗影中傳來。道••「站住。」 有什麼吩咐?」 他剛剛跨過一道側門,一聲低沉的叱 溫深一怔道•-「是包老丈麼,老人家

L10

發出一聲叱喝 他像一個鬼魅隱在陰暗的角落裏,冷不防 出聲叱喝的的確是走方名醫包曜名

會出 語氣却平淡得很,好似他早已料到包曜名 溫深處變不驚,他雖是停下了脚步

包曜名由暗影中緩步而出,口裏在不 ,高明,嘿嘿

停讚許 如若老丈肯替她們診治,只怕早巳着手成 當老丈謬讚,小生只是對熱毒略有研究, 機,依然神態自若的雙拳一抱道。「不敢 溫深似乎瞧不出他正面臨着殺身的危 雙目圓睜却是兩縷凌厲的殺機。

包曜名一呆道。「小子。你在說些甚

了毒熱,莫非老丈說的不是這個?」 溫深道·「小生在說蓉蓉姊妹被人下

熱毒了?」 包曜名啊了一聲道。 溫深道。「小生只是碰巧,這是蓉蓉 「你替她們解去

姊妹的運氣不壞。」 包曜名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你們是

要出來?」 臭味相投,變作一家人了,那你爲甚麼還 小生怎能不出來,再說她們服藥之後, 溫深道:「老丈說笑話了,男女有別

幸運之神終於找上老夫了,雖是遲了一點 了運,門板都阻擋不住,老夫年逾半百, ,畢竟是一樁喜事。」 包曜名忽然精神一振道。「一個人走

他取出了他的旱烟鍋,一步步向溫深

様? 迫來,雙目威稜暴射,滿臉佈着殺氣。 溫深大吃一驚,道。「老丈。你想怎

走方名醫了,嘿嘿 ……嘿嘿……」 起制住,今後……嘿嘿,老夫就不必再做 老實告訴你呀,老夫先將你收拾下來,再 趁那兩個女娃兒運功調息之時,將她們一 溫深原是在一路倒退,躲避包曜名的 包曜名道。「想怎樣?唔,問得好

此時他忽然沉聲大喝道。「住口!」 包曜名一楞道:「怎麼,老夫說的不

毒手?」 一大把年紀,怎麼可以對兩個女孩子暗下 包曜名道。「這就要看對甚麼人了 溫深道:「老丈自然不對了,你如此

因爲她們不是好人。」 迫於無奈。」 溫深道:「不,她們是被人暗中下毒

爲你也不是好人,其實……」 包曜名冷冷道。「你帮她們說話,因 其實怎樣?他還沒有說却被別人接了

人之危的。」 去 「其實你才不是好人,好人是不會乘

側門行了過來。 莫非你不想對付那兩個女娃兒?」 是鬼刀,他也由溫深適才出來的那道 包曜名一呆道。「是鬼大俠麼?咳 「原先是想,現在不想了。」

們套上了交情?」 鬼刀面無表情的冷冷道:「閣下這是 包曜名愕然道:「莫非鬼大俠也跟她

> 某是何等人物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你應該知道鬼

但平生不作不義之行,不說欺人之語,但 性冷酷,茫茫人海之中找不出一個朋友, 包曜名說道。「不錯,鬼大俠雖是生

大俠,老朽的確心有所疑。 來,自然難脫瓜田李下之嫌了,是麽?」 包曜名道。「這個,咳,不敢欺瞞鬼 鬼刀冷冷道:「但我却由那道側門出

麼,你就不會心存疑念了。」 俠也跟着這位溫兄進去,瞧到他做了些甚 鬼刀道。「這也難怪,不過如果包大

妹解除所中的奇毒。」 娘的利剪之下,他却義伸援手,爲徐家姊 包曜名直:「鬼大俠瞧到了甚麼?」 鬼刀道·「這位溫兄幾乎傷在蓉蓉姑

徐氏姊妹要他留下來的請求,這些應該够 ,他分明知道咱們會對他不利,却拒絕 鬼刀說道。「施恩不望報,臨難母荷 包曜名道:「就只這些?」

過老朽還有一點提議。」 包曜名哈哈一陣大笑道。「够了,不

是一株臨風玉樹,咱們何妨共謀一醉?」 不喜歡交接像老朽這樣的俗物,但溫公子 包曜名道:「鬼大俠一向志行高潔, 鬼刀道:「包大俠請說。」

生招呼一下店家。」 溫深雙拳一抱道:「兩位先請,待小 鬼刀道。「好,溫公子,請。」

不是飲宴的時刻,但江湖兒女都有一種超此時夜色已深,店家早已入睡,應該

深夜飲酒又算得了什麼? 越常人的豪氣,丢掉腦袋不過碗大的疤

然傳了過來。 溫深正待出聲呼叫,一陣笑語之聲已

「三位請坐,酒菜馬上就來。」 「啊,兩位姑娘還沒有睡?」

公子請邀客人入座,咱們不會躭擱多少時 0 「客人沒有睡,店家那有先睡之理,

在就座之後,包曜名向蓉蓉姊妹瞥了 「那就有勞兩位姑娘了,老丈鬼大俠

過這位妞兒確也可人。」 一眼,道:「這都是沾了溫老弟的光,不 鬼刀道。「包老說的不錯,溫兄弟何

生命了。」

肯不肯賞臉小弟就無法保證了。」 不請徐氏姊妹也來聊聊?」 溫深道:「好,小弟可以邀請,她們

呀 包曜名道:「我敢保證,老弟你就叫

謝你,你倒先謝起咱們來了。」 也來喝點酒,算是咱們三人一點謝意。」 們三人有點過意不去,所以想蓉姑娘跟你 聲道:「鈴姑娘,半夜要賢姊妹下厨,咱 ,你救了咱們姊妹兩條命,咱們還沒有 待小鈴子送上酒菜之際,溫深咳了一 小鈴子道:「不敢當,溫公子太客氣

到底來不來,妳還沒有答覆呢?」 包曜名道。「說的好,只是你們姊妹 小鈴子嫣然一笑道。「當然來,我姊

筷來了 蓉蓉果然端着兩盤菜及加添的兩副盃 ,一桌五人也就笑語不停的開懷暢

姊不是拿着盃筷來了麼?」

飲起來

整道: 朽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兩位姑娘不要見 當酒至半酣之後,包曜名忽然面色一 「蓉姑娘,咱們已經是朋友了,老

說。 蓉蓉道: 「不必客氣,包大俠請儘管

娘,她只是彈出二指,就控制住咱們兩條 們店裏來了一位芳齡二九,姓方名盈的姑 要你們替他守着這條道路,請問此人是誰 ,他爲甚麼不讓道上的朋友進入苗疆?」 蓉蓉嘆了一口氣道: 「姑娘姊妹被人下毒, 「一年以前, 咱

麼一個使毒的高手。」 指就能下毒,除了四川唐門,還找不出這 包曜名道: 「一個十八歲的姑娘, 彈

是江湖道上的一個名門正派,那下毒的姑 娘方盈是唐門弟子的可能性不會太多。」 鬼刀道: 「四川唐門規戒極嚴,也算

之毒是七七四十 作之前必然有人送來延後發作日期的 妳們所中之毒,在兩個月內必然會發作 這一年多來妳們是怎樣應付過去的?」 蓉蓉道: 「公子果然高明,咱們所中 溫深道·「蓉姑娘,根據小生的診斷 九天發作一次, 期的解藥

所以咱們才能苟且偷生的活下去。 包曜名道:「姑娘跟送解藥的朝過相

個 方 盈 咱們追出已經任什麼都瞧不見了。 包曜名道:「這麼說姑娘除了知道一 蓉蓉道。 ,其他都茫無所知 「沒有 解藥擲進屋裏

> 要妳殺人。」 溫深道。

「正是如此。」

的吧?」 「兩位大俠呢?你們不會是遊山玩水來 ,說道

無。」 朋友經由此地前往苗疆,一去半年音訊全 包曜名說道。「自然不是,我有一位

己。」 溫深道。 「鬼大俠必然聽到一些離奇

洞比作鬼門關,任是何等人物,都會有去 鬼刀道: 「不錯,江湖朋友就將龍角

的高人,蓉兒怎敢…… 道··「公子眞會說笑,諸位全是名震湖海 蓉蓉面色微紅,現出一絲不安之狀

粒祛毒靈丹呢,兩位姑娘沒吃,是麼?

麼,老夫中了毒難道妳沒有。」

包曜名大怒道。「死丫頭,妳神氣什

那時比較方便一點。 鈴子道··「咱們準備睡覺的時候再

過,

咱們的命不值錢,所以不必跟你們交蓉蓉道:「不錯,咱們也中了毒,不

溫深道·「那是說妳們雖然已經含進

口

蓉蓉道: 「姑娘也不知道他們爲甚麼 「是的。」

溫深流目向包曜名及鬼刀一瞥

該含進口中又吐它出來……」

蓉蓉姊妹面色倐變,兩人同時長身而

起,一起躍退五尺。

包曜名已瞧出情形不對,及暗中運功

不由面色大變。

「鬼大俠,咱們中了兩個丫頭的道兒

娘的『鷄鳴早看天』之下,更糟的是妳不

我那些毒藥霸道得很,其功效决不在姑

溫深淡淡一笑道。

「不必裝了,姑娘

蓉蓉道..

「公子,你在說些甚麼?」

溫深道:「兩命換兩命,公平交易

蓉蓉道:「公子請說。」

鬼刀道:

的傳聞了。」

了。

?蓉姑娘。」 幾乎又爲龍角洞添上幾縷寃魂,妳說是麼 溫深微微一笑道:「兩位這一好奇

蓉蓉道·「這個····

對吧?

溫深道。「小生有一點建議,不知兩

兩不吃虧。」 位姑娘願不願採納?」

「我沒有朋友,只是好奇而

無回,所以……

溫深忽然語氣一變道:「小生的那幾人,蓉兒怎敢…」

到老

,今天又讓你長了一點見識。」

時時都防範,想不到依然陰溝裏翻船!

「那就只好仰仗溫老弟了,

唉,老尖

蓉蓉撇撇嘴道:「這叫作做到老,學

換兩命,咱們不會吃虧的。」

「不必担憂,溫兄弟適才說過,兩命

「那怎麼辦?」

我知道。」

裏,却又將它吐了出來 小鈴子道:「是的,那也沒有什麼不

這兩位姑娘,他當真變作「鬼迷張天師,塵,見過不少驚心動魄的往事,現在碰到赴義,漢視生死豪情,包曜名一生遊戲風 有法沒處使」 神色冷肅而平淡 大有慷慨

什麼一定要自投死路?」 ,其實妳們本來可以不必死,妳爲深笑笑道:「蓉姑娘是想拉幾個墊

深的勸說,連雙目也閉了起來。 蓉蓉哼了一聲·她不只是毫不理會溫

要想有人墊背,妳們就打錯主意了。」 妳們一定要死,別人也無可奈何,只不過 溫深哼了一聲道·「生命是妳們的,

他取出兩粒丹藥,分別遞給包鬼二人 「兩位吃下去,只要盞茶時間必可恢

復功力。」 道。 蓉蓉再也沉不住氣了 雙目一張,冷

二驃子,看你的了。」 冷道··「你要咱們白死,那有這麼便宜

中的男女,竟全部爲之心神一凜。 驃子一直沒有現身, 現在他出來了, 當他們勾心鬥角,各逞心機之時,二

二驃子决不是一個驃子,也不是一個 食堂

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 這個被人們瞧不上眼的二驃子,原是 傻子

姊妹的嬌靨之上 五人瞥了一眼,最後目光一凝,落在蓉蓉 他跨進食堂,雙目晶芒流轉,向在場

防身之用 ,蓉蓉姊妹曾經教了他一點武功 他是徐家客棧幾年前收留的一個要飯 ,以作

二驃子,難免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現在蓉蓉姊妹才發覺他 决不是往日的

噘,嬌聲叱喝道:「二驃子,你這個沒有 心肝的東西,咱們姊妹可沒有拿你當外人 你爲甚麼要捉弄咱們?」 鈴子忍受不了這口窩囊氣,小

L12

四川唐門也無法望其項背,妳們竟想騙他 道:「這都怪妳們有眼無珠,怨不得別人二驃子臉上的肌肉牽動了一下,冷冷 , 豈不是自尋死路!」 名滿江湖的溫四絕,醫毒之能,縱然是

哼 他們更壞。」 溫四絕)一瞥,以無比幽怨的語氣道。 我原以爲你是一個好人,想不到你比 小鈴子聞言一驚,目光向溫深(本名

下了 娘, 一套十分動人的故事::」 毒手,然後又偽裝被人下毒,還編了 不過這不能怪我,令姊先向咱們三人 溫四絕微現歉意的道:「對不起,姑

驃子 錯 蓉蓉忽然大喝一聲道。「快住口,二 ,不管你是誰,咱們是自己人必然不

人 二驃子道·「不錯,咱們的確是自己

就不會太多了。 到包鬼二人的功力恢復,以一敵三,勝算 蓉蓉道: 「那你就快點動手,要是等

驃子道: 「說的也是。」脚下一跨

全力與溫四絕一摶 便向鬼刀迫了過來 他想先除去包鬼兩名中毒的,然後以

這項計算的確不錯,可惜他低估了鬼

着雙眼,只是在等候獵物而已。 具有藥到毒除的功力,鬼刀所以還閉鬼刀內力極高,溫四絕的「聖心保命」也低估温了四絕怯毒的能力。

剛刺出,就翻身倒退丈外。 晶芒急閃,人影倒飛,二驃子一劍剛 「惡殺手馬驃?我早該想到是你。」

> 現,傷了一條四寸長短的口子 ,適才二驃子(即惡殺手馬驃) 並未傷到鬼刀,馬驃的右臂倒是衣裂肉適才二驃子(即惡殺手馬驃)一劍刺出 ,身形也移動了半步 過她們這一遭呀! 他是在懇求包曜名,但雙拳却逼出一

是浪得虛名之輩。 他是怎樣出手的 惡殺手馬驃嘿嘿一陣豪笑道·「好 沒有人瞧見鬼刀的刀,也沒有人瞧出 ,鬼刀名噪江湖,果然不

把鬼刀,果然名不虛傳。」

家客棧必定是風水不錯。」 身市井,竟然當起店小二來了,看來這徐 鬼刀冷冷道。「好說,惡殺手馬驃隱

咒罵道: 們,實在嚥不下心頭這口窩囊氣!」你們兩個小妖精的手裏,老夫如不治治你 忽然彈身一躍,撲向蓉蓉姊妹, 他一躍逾丈,旱烟鍋以泰山壓頂之勢 走方名醫包曜名此時已功力盡復, 「走方名醫的金字招牌居然砸在 口中同 時 他

她必然無法避過。 也較往常差了許多, .往常差了許多,包曜名這全力一擊,蓉蓉無法提聚眞力,身形的靈活自然 包曜名這全力一擊

向蓉蓉當頭猛砸

包曜名絕對無法如願 不過兩步,只要他揮動一下掌中的長劍 但他却懷抱長劍,面帶陰笑,蓉蓉姊 此時惡殺手馬驃立身之處與蓉蓉相差

管這樁閒事。 妹的生死,似乎與他毫無關連一般。 鬼刀自然也不會出手阻止,蓉蓉姊妹 ,他雖是不屑出手,却也不

個「仁」字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至少他應該學到 只有溫四絕例外,因爲他是讀書人一

名一揖道:「好男不跟女門,包大俠就饒他的確學到了,雙拳一抱,衝着包曜

形也同時落到了地面 出半點痕跡,包曜名却心頭暗暗一震 再作半分前進。 他這等軟硬兼施的手法,表面上 ,身 一瞧不

股柔勁,使這位挾怒而來的走方名醫無法

見 江南北,能够將他像這樣逼下去的還不多 走方名醫的字號不是白叫的,走遍大

再强也不能强到那裏。 他當然也聽過溫四 絕的名號,他却認

現在他總算領教過了,而且是心服口

待雙脚着地之後,立即打了 們了。一「老弟當真是菩薩心腸,看來只好便

溫四絕道。「多謝包大俠」

名醫的旱烟鍋,她們仍然忍不住抹了一把蓉蓉姊妹總算又過了一關,想到走方

,估不到溫四絕竟會挺身相救,使他頗感 惡殺手馬驃原是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

憐香惜玉之心?」 「這是怎麼啦?溫大俠,莫非你動了

耳,也感到非常詫異。 ,只不過在蓉蓉姊妹聽來,不只是十分刺 這話雖不是太文雅,也並不太過難聽

因而小鈴子柳眉一挑道:· 「二驃子

應該免强算得是朋友。」 你到底是咱們的朋友還是敵人?」 小鈴子道·「那你爲甚麼幸災樂禍 惡殺手馬驃道:「咱們原是一夥的 小鈴子道:「哦,那是甚麽?」 惡殺手馬驃道: 「兩樣都不是。」

將你們除去,豈不省了我的手脚。」 門的大事,已是本門的罪人了,有人願意 心腸好狠!」 小鈴子面色一變道··「二驃子,你的 惡殺手馬驃道•「因爲你們辦砸了本 希望咱們姊妹被殺?」

溜丢的大姑娘了, 是這麼窩囊,二十年後還不又是一個花不 溫四絕哼了一聲,接道。「有道理, 死有甚麼好怕的?」

惡殺手馬驃一嘆道:「女人爲甚麼都

只是你為甚麼不死?」 惡殺手馬驃道··「我還沒有活够,所

溫四絕道。 「你怎麼知道徐氏姊妹活

惡殺手馬驃道: 「她們犯了門規

溫四絕冷冷道。 「那也由你不得

依在下相勸,你還是省點氣力爲你自己準 惡殺手馬驃道·「你想插手管閒事

備後事吧!」 溫四絕道·「那要看你有沒有這份能

兄弟,適才在下與惡殺手只過了一招, 到意有未足,這一場就讓給我吧。」 鬼刀忽然踏上幾步,道:「別忙 9 感 溫

> 鬼刀說了一聲「多謝」,身形一轉 溫四絕道:「好,鬼大俠請。」

巳與惡殺手馬驃相對而立 「出招呀,姓馬的,咱們似乎不必再

浪費唇舌了

只不過刹那之間,他已連續攻出五劍! 他果然是一個「惡殺手」,這五劍不 一聲「好」字之後,忽然晶芒暴張

當得是兇悍無比。 只一氣呵成,出招之快捷,招式之凌厲

鬼大俠,不願賜招?」 惡殺手馬驃長劍一收,道:「怎麼 鬼刀沒有還招,却連續退了五步

「誰說的。」

鬼刀似乎仍在原地,神態還是那麽冷寒光冲霄而起,一閃之後立即收斂。

一招如同鬼魅,沒有人知道他是 過他的確出了手 只是攻了 一招 如

何出 手的 這一 這沒有甚麼稀罕,他原本就是鬼刀

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 因爲惡殺手馬驃失踪了,地面上立即 只不過這不算稀罕的一刀,却令人目

留下一灘鮮紅的血漬。 顯然,惡殺手敗了,他無法接下鬼刀

的一擊! 但他一敗即逃,不作絲毫猶疑,此人

不只是難纏,而且十分可怕。

聲道:「他逃得比鬼刀還快,實在是一個 令 人頭痛的人物。」 鬼刀瞅着一扇還在搖擺的窻子嘆息一

> 咱們並不是一件好事。」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他逃得太快對

之間他必然回不到苗疆,至於探詢苗疆的鬼刀道:「不要緊,山洪阻路,一時 消息麼,這兒還有兩個。」

先問問溫兄弟再說。」 話迫供有專長,這件事交給我辦就是。」 鬼刀道: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對,老夫對問 「別忙,老大哥,咱們還是

溫四絕微微一笑,說道:「迫供大可 徐氏姊妹是聰明人,我想她們會合

不言 溫四絕道··「哦,說說看。 蓉蓉幽幽一嘆道• ,言無不盡,但有一點不情之請。」 「愚姊妹願意知無

一個惡勢力的追殺,上蒼是仁慈的,爲什孤身女孩子,擧目無親,四海難容,再經門是不會容許咱們再活下去的,唉,兩個 麼對咱們如此不公? 姊妹辦砸了事,已經犯了嚴重的門規,本蓉蓉道:「惡殺手馬驃適才說過,愚

頭巳百年身,姑娘錯在當初, 溫四絕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 怎能怨天尤

動人的故事了,說說看。」 如今回想起來,那是一個毒惡的安排 溫四絕道:「看來姑娘必然又有一個 「不,公子

願遭天打雷劈。」 公子,不過那時咱們處在敵對的地位。」 蓉蓉道:「如有一字虚言,徐氏姊妹 溫四絕道:「現在所說全是真的?」 蓉蓉面現愧色道:「我適才的確騙了

> 山田,開設了這家客棧……」 蓉蓉道:「先父出身青城,只因淡薄 溫四絕道:「言重了 ,請說。」

妹稍具姿色,竟然……」 戰喪命,我姊妹也雙雙被擒,賊人見我姊 ,徐家客棧闖來一股蒙面强人,先父母力 小鈴子接道。「在三年前的一個夜晚

道。」 們當他的儈子手,替他殺害過往的武林同 於受辱,但他却迫使咱們服下毒藥, 蓉蓉道·「他救了咱們 ,使愚姊妹免 要咱

血腥, 生在妳們手中的,絕對不止一十七個!」 溫四絕道。「當了三年的儈子手 蓉蓉螓首一垂,說道•「愚姊妹兩手 罪該萬死,願意接受公子的任何懲

罪行,沒有人會懲罰妳們的 要兩位回頭向善 ·妹,却要妳們替他當儈子手,此人是 溫四絕道:「適才姑娘說有人救了妳 蓉蓉抱拳一揖道:「多謝公子 溫四絕道:「放下屠刀 ,以行動來贖取往日的 地成佛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鳴鏑門主雷奔 蓉蓉道:「鳴鏑門主雷奔

?老朽走遍三山五嶽,就從未聽過這麼一

有此等魄力的决不會是一 個門派,也不知道雷奔是何許人物。」 鬼刀道:「開山立寨,建立門戶 一個初出茅廬的小秦,建立門戶,具

名的武林高人了,但當代武林之中,絕對 走方名醫道。「那應該是一個早已成

沒有雷奔這麼一號人物。」 鬼刀道:「這就難說了,也許雷奔只

是他的化名。」 走方名醫道: 「這就叫人弄不懂了

他爲甚麼要放棄旣有的名位, 鬼刀道:「自然有原因,譬如他惡名 而另起爐灶

時間,一定可以將他揪出。 走方名醫道:「不錯,咱們如果花點遠播,是一個爲人不齒的武林敗類。」

溫四絕道。「蓉姑娘。此人是怎樣

知道他身材瘦長,聲音低啞,其他毫無 蓉蓉道: 「他戴着一個金色面具,除

所知。」 溫四絕道。「他的手下呢,難道鳴鏑

門中之人妳一個也沒有見過?」 蓉蓉道. 「溫大俠也許不信,咱們的

會沒有聯絡吧?」 溫四絕道:「妳們跟鳴鏑門之間總不

門主會瞭若指掌, 在咱們身邊的一個暗樁,勿怪咱們的行動 在我總算明白了,惡殺手馬驃是鳴鏑門安 蓉蓉道:「咱們只接受指示,啊,現 所有的指示來得又是這

總壇所在姑娘必然也毫無所知了。 鬼刀道:「鳴鏑門果然神秘得很,它

曾經有過猜忖 鬼刀道:「哦,姑娘請說。」 「咱們的確不知道,不過我

L14

個鎭集名叫

『正大營』再往西就是苗區了

蓉蓉道··「由此地往西四十里,有

,鬼大俠請想想,這是什麽原因?」現在正大營苗人絕跡,再也見不到他們了現在正大營苗人絕跡,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鏑門多半就設在苗區之內。」 溫四絕微一點頭,說道:「不錯,他

鬼刀略作沉吟,道:「我明白了,鳴

苗區。」 們不想洩漏總壇的住址,才禁止苗人離開

門派也不是見不得人的壞事,他們爲甚麼 要如此神秘?」 走方名醫道:「這我就不懂了, 成立

兩位有沒有興趣?」 溫四絕道•「這正是咱們要探討的

瞧 鬼刀道:「在下願意與溫兄弟前去瞧

咱們立刻就走。」 溫四絕道:「那好,只待山洪一退 走方名醫道。「老朽想開開眼界。

解藥,服食後運功三週天內部劇毒就可全他取出兩粒丹藥交給蓉蓉道:「這是

部化解了。」 蓉蓉接過丹藥道:「公子:我該說的

允。」 全都說了,但我那不情之請公子還沒有答 溫四絕說道:「姑娘有什麼不情之請

蓉蓉道·「愚姊妹巳是孤苦無依,四

雙一起跪了下去。 海難容之人了,請求公子收留……」 說話之際,伸手一拉小鈴子,姊妹雙

有話起來再說。」 溫四絕愕然道:「兩位姑娘別這樣

錯人了 

貴中人,不會拖累公子的。」 蓉蓉道:「愚姊妹並非衣金食玉的富

還推辭甚麽?」 亮了也有麻煩,老弟,這是飛來艷福,你 走方名醫哈哈大笑道。「男人長得漂

願巳足。」 妹自知不配,但望跟着公子作兩名婢女於 蓉蓉道··「公子是人中神龍,蓉蓉姊

人生一樂。」 够有這麼一對善解人意的艷婢,未嘗不是 鬼刀道:「答允呀,溫兄弟,身邊能

我答允妳們,起來呀。」 溫四絕無可奈何,只得點點頭道。

分別回房歇息。 蓉蓉姊妹歡然向溫四絕拜了一拜,然 ,此時夜色已深,他們也

早餐,再來侍候溫四絕,噓寒問暖,照顧 翌晨天剛破曉,蓉蓉姊妹先準備好了

依然住他的三號客房。 使她們姊妹便於照顧,但溫四絕不願 依蓉蓉之意, 要溫四絕搬往後面居住

苗疆闖去。 每人收拾了一個包裹,跟着溫四絕等逕向 四天之後山洪終於消退了 蓉蓉姊妹

條官道北上松桃 正大營是貴湘邊境的 ,南下銅仁 一個鎭集,有 ,由於過往的

,商業倒還說得過去

來。晚餐之後,蓉蓉姊妹就忙着爲溫四絕姊妹將起們帶進一家「昇陽客棧」住了下姊妹將起們帶進一家「昇陽客棧」住了下 整理床舖,準備洗澡水,忙個不停

碰到。」 年輕過,像這等新鮮的事兒却一次也沒有 走方名醫搖頭一嘆道。「老夫當年也

,閣下這副尊容…… 鬼刀挑挑眉道:「走桃花運也要條件

你老弟也不見得怎樣高明。」 走方名醫道。「老夫自然不够英俊

羡慕別人。」 鬼刀道:「這話不錯,所以在下並不

送。」 她們累贅,兩位如果有興趣,在下願意奉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在下正嫌帶着

惜老朽無福消受,盛情只好心領了。」 走方名醫笑道:「溫老弟够大方,可

四旬的錦衣漢子 ,每人手中捧着一隻頗爲沉重的木盒。 他語音甫落,門外忽然走來一名年約 ,後面跟着三名勁裝大漢

三位大俠。」 拳一抱,自我介紹道··「在下府備,見過 錦衣漢子走近溫四絕等閒聊之處,雙

素昧平生?」 走方名醫一怔道:「府備?咱們好像

不過人的名 咱們不能不盡一點地主之誼。」 府備道。 ,樹的影,三位大俠辱臨敝 「不錯,咱們 的確素不相

**盒分別放置在走方名醫等三人面前。** 大漢立即趨前數步,將他們手中捧着的木 語音甫落,舉手一揮,他身後的三名

對各位的一點敬意。 府備道··「盒中黄金百両,是家主人

不相識之人,貴主人好大的手筆!」 人是那位高人?」 鬼刀道:「大手筆的不會太多,貴主 走方名醫道: 「黃金百両送給一個素

俠也許有過耳聞。」 府備道:「敝主人上雷下奔,三位大

什麽要求? 只是無功不受祿,但不知貴門主對咱們有 鬼刀道:「原來是鳴鏑門子, 久仰

是兩點小小的請求而已。」 鬼刀道:「好,朋友請說。」 府備道:「鬼入俠言重了,敝門主只

望三位大俠鑒諒。」 人進入,以免發生意外,不情之處,還 府備道:「苗疆正值狩獵之期,嚴禁

手 爲了維護門規的森嚴,希望三位不要插 鬼刀面色一沉道:「朋友, 府備說道:「徐氏姊妹是本門的逃婢 鬼刀道:「哦,還有一點是甚麼?」

些金子請你拿回去吧。 取之有道,貴門主的厚賜咱們心領了,這 「鬼大俠是不答允本門的 君子愛財

去何處,就不是在下所知了,再說徐家姊 行動不願受人拘束,在下不一定要去苗疆 妹是溫大俠的婢女,他願不願交給貴門 ,但不能保證一定不去,至於包溫兩位要 鬼刀道。「在下是一個流浪漢,平生

> 朋友最好問問溫大俠。」 府備道:「鬼大俠說的是,但不知溫

大俠意下如何?」 溫四絕冷冷道。「貴門可有徐氏姊妹

的賣身契?」

府備道。「沒有。

門的逃婢?」 溫四絕道··「朋友如何證明她們是書

證明 府備道:「此事遠近人人皆知,何須

不便答允。」 龍角洞徐家客棧的主人,朋友想無端訛許 欺凌兩名孤苦無依的弱女子,請恕在下 溫四絕道:「人們只知道徐氏姊妹是

走方名醫道: 下本門一名弟子失踪 府備道:「好,那麽包大俠呢?」

同意。 老夫必須查個明白,朋友的要求老夫未便 希望三位不要見怪。」 府備道。 「各位・在下有幾句不當之

言

想,明早在下再來候敎。」雙拳一抱,轉我想三位必然十分明白,各位好好的想一 着說道。「强龍不壓地頭蛇,這點道理 他見走方名醫等沒有回答 ,咳了一聲 ,轉

便保管,請你拿走。」 鬼刀道:「府朋友:這些金子咱們不

府備道:「不必,各位不要,交給店

••「三位客官,小老兒姓勞,是這兒的店此時眉頭一皺,帶着一臉的苦笑走過來道 從府備在店內出現,他就一直噤若寒蟬 店家是一名五十出頭的瘦小老者,自

> 主。 事麼? 走方名醫道:「原來是勞店主,你有

> > 三百両黃金不能算重,只不過十八斤

認識,他是鳴鏑門的外事總管。 勞店主道·「適才那個姓府的小老兒

走方名醫道:「勞店主必然知道鳴鏑

門了,咱們被那個姓府的弄得滿頭霧水 正好請店主指示一二。」

些甚麽? 老兒是做買賣的,那裏會知道這些。」 走方名醫道:「哦,那你要跟咱們說 勞店主搖搖頭道:「客官誤會了,

了各位客官的安全… 勞店主道:「小老兒是一番好意,為 ...

去不得。 武功多高,但雙拳難敵四手,苗疆千萬前

這點忠告 三位既是小店的客人,小老兒不得不提出 勞店主道。「小老兒就只知道這些 走方名醫道·「你還知道什麽?」

三盒金子也請你收起來吧。」 走方名 醫道·「多謝你,勞店主 快替三位

客官將盒子收起來 綠君是勞店主的女兒,年歲與蓉蓉不 勞店主道··「好吧,綠君,

相上下, 美艷却要超過三分

,邁開細碎的蓮步,緩緩走了出來。 她在櫃台之內管理賬目,此時應了

聲

走方名醫道。「好,請說下去。」 的神情 清楚,此人似乎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是深藏不露的武林中 重若輕的神態。 白如羊脂的玉臂所吸引, 那麼方便。 另十二両而已,不過十八斤也不算太輕 取走三隻木盒之際,人們的目光全被她那 閃而過,已被走方名醫的言語所轉移。 般人捧着這三隻木盒,决不會像拿羽毛 這只是溫四絕的一種意念,此種意念 江湖之上藏龍臥虎,莫非店東父女竟 只有溫四絕例外 當勞綠君伸出她那欺霜賽雪的皓腕 「鳴鏑門主雷奔將咱們三人摸得十分

,他却注意到勞綠君

沒有人注意她學

手馬驃的報告,自然對咱們有點瞭解。」 馳的念頭,拉回到現實的問題上來了。 鬼刀道:「在下要到瀏義瞧瞧一個友 走方名醫道:「鬼大俠如何打算?」 鬼刀道:「這也沒甚麼,他得到惡殺 這是現實,走方名醫又將溫鬼二人紛

必須經過苗區, 銅仁經貴陽,這條路遠了一點,走近路就 走方名醫道: 鬼刀道:「我不想浪費時日。」 走方名醫道。「到選義有兩條路,由 鬼大俠如何走法?」 「好,老朽陪你,溫老

只怕鳴鏑門放在下不過 本是不必經過苗區的 溫四絕道: 「在下 ,但扯上徐氏姊妹 原想去雲霧山採藥 原想去雲霧山

走方名醫道··「如若他們不再追究徐

氏姊妹之事呢?」 溫四絕道。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他們如不再追究,在下一過明午就走。」 ,老朽倒希望咱們三人聯手到苗區去見 走方名醫道:「看來咱們要分道揚鏢

走方名醫道:「溫老弟不願意?」

位,老朽一個人也會鬥鬥鳴鏑門的。」 老朽是存心到苗區闖闖,縱使沒有遇到兩 氏姊妹之事,怕使兩位受到牽連。」 走方名 鬼刀道:「在下有一個建議,不知道 溫四絕道。「不,在下只是考慮爲徐 醫道:「這是溫老弟的多慮,

鬼刀道: 走方名醫道:「鬼大俠請說。」 意下如何?

咱們三人都是鳴鏑門的敵人,該門對咱們 就不必再束手束脚。 三人都不會放過,旣然樑子已經結上了 鏑門在龍角洞的一處暗卡 下不願因走遠路而浪費時日,溫兄弟收了 的兩名逃婢,咱們三人又共同毁了鳴 「包大俠爲了門下失踪,在 ,依在下判斷,

走方名醫道。「我明白了,鬼大俠是 鬼刀道:「在下之意,咱們應該化明 走方名醫道•「鬼大俠是說…… ,也不必等到明天再走。」

說咱們今晚就走? 鬼刀道:「不錯,敵衆我寡 ,咱們只

何? 有出奇制勝。一 走方名醫說道: 「溫老弟,你認爲如

> 西邊鎖口會合。」 走方名醫道。「好,初更之時咱們在

妺 溫四絕道。「在下要先去關照徐氏姊

等他 溫四絕道·「他會來,但咱們却不能 他回到客房,蓉蓉立刻捧來一盅茗茶 「公子:姓府的明早還會來?」

走? 溫四絕道。「不是天亮,是起更就走 蓉蓉道:「公子是說咱們在天一亮就

的 婢再叫醒你。」 妳們姊妹準備一下。」 ,倒是公子快歇息一下,待起更之時小 蓉蓉道··「小婢姊妹沒有什麼好準備

妹也該調息一下。」 溫四絕道。「現在時間還早 ,妳們姊

蓉蓉道:「是,公子

# 俠進苗疆

跟着一條山徑走,後來連羊腸鳥道也沒有 進入層巒起伏的山區,溫四絕等一行原先 **,好認方位,一步步的向裏面深入。** 所幸還有一點月色,他們五人全有一

們不住。 身高明的武功, 雖是層巒叠嶂,倒是難他

鬼刀脚下一窒道: 「不好 咱們被發

> 措手不及。」 爲外援,伺機裏應外合,必可殺他們一個 蓉蓉道:「咱們以三人守裂隙,兩人

溫四絕道:「辦法可行,但人手如何

個便宜 裂隙的不必太多,有在下跟包大俠就够了 便宜,就由溫兄弟主婢担任,各位是否由外面向苗人突擊,較爲吃力,在下討 鬼刀道:「一人當關,萬夫莫開,守

名醫及鬼刀向溫四絕雙拳一抱 入那條裂隙之內。 皮鬼刀向溫四絕雙拳一抱,返身一躍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到達裂隙,走方 溫四絕道:「好, 就這麼辦

蔽身形,敵人决不會想到有人藏在那兒。 方圓的石塊突了出來,石上長有野草可隱 着塊山壁道:「走, 對隙口瞧得十分清楚,妳們就藏在此地 溫四絕說道:「這裏不錯,居高臨下 溫四絕壓目向隙口之外打量一陣, 那兒距離地面一丈多高,有一塊兩尺 咱們到那兒瞧瞧。 指

吧。二 着這頭就行了。」 小鈴子道:「何必那麼費事,咱們守 溫四絕道。 小鈴子道: 「我到隙口的那頭去。」 「你呢?公子

溫四絕道:「如果敵人由那頭衝出來

逕向另一端奔去。 ,妳們小心一點 溫四絕道。 小鈴子道: ,我走了。」點足彈身 「不,咱們不能冒這個險 「咱們再攻過去。」

另一端的地勢較爲開闊,在隙口附近

間遇 公主

由正大營往西走, 越過一條小河,就

然冲霄而起,它帶着扣人心弦的銳嘯, 左側飛起向他們前進的方向射去。 約莫三更左右,一隻刺耳的响箭, 由忽

現了

變一下?」 們前進的方位相同,咱們的路綫是否要改溫四絕道:「响箭所指的方向,與咱

側走。」 他們改變方位,速度也快了不少 走方名醫道:「好,咱們現在轉向右

脫敵人的追躡,只見响箭划空,此呼彼應 奔出未及百丈,一隻响箭又由頭頂飛過。 整個苗區已形成一種草木皆兵的態勢。 走方名醫道。「這般冤崽子真他娘的 經過幾次變換方位,他們依然沒有擺

說。」 冤魂不散,要擺脫他們還真是不易。」 鬼刀道。「在下倒是有一個主意。」 走方名醫道。「甚麼主意?鬼大俠請

但他們不會武功……」 走方名醫道:「我明白鬼大俠的意思 鬼刀道。「苗人身輕體健,長於弓弩

大開殺戒。」 咱們不必再跟他們捉迷藏,乾脆來一次

毒箭太多,咱們不能不防。」找一個有利的地勢,以冤四面受敵,苗人找一個有利的地勢,以冤四面受敵,苗人 溫四絕道: 「殺鷄警猴,又可迫使鳴

再被人兩頭一堵,它就是咱們的葬身之時不過它也有一項缺點,如若戰局不利着兩端,縱然是千軍萬馬也不必害怕了 溫四絕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然後點 小鈴子道·「公子·你瞧……」 縱然是千軍萬馬也不必害怕了, 「雙峯排天,一綫中裂,只要守 ,它就是咱們的葬身之地

溫四絕道。 蓉蓉道:「小婢有一點拙見。」

L16

溫四絕道:

「在下完全同意。」

L17

他可能會引開敵人,那就會計劃落空,失 **决戰,如果溫四絕通過曠地之時被發現,** 去利用有利地形的原意了。 他們是想利用裂隙的有利地形與敵人

身形一幌,躱進了隙口附近的一撮草叢之 ,要是被人各個擊破豈不更糟!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冒一個險, 再說,距離隙口過遠,可能馳援不及

光

怕過早被敵人發現,但以形勢所迫,別無 這樣易於支援隙口,最大的缺點,是

香風,就經驗推斷,他幾乎可以肯定這股 選擇的餘地。 香風是由女人身上發出來的。 他剛剛躲進草叢。鼻端忽然飄來一股

經着了別人的道見。 他還未轉過念頭,腰際忽然一麻,已 莫非徐氏姊妹暗中跟了過來?

內 接着被人抓着衣領,拖進一個山洞之

想不到這兒還有一個山洞,這是他意

處處落在下風,處處都在鳴鏑門的計算之 如若對方是鳴鏑門的,那就表示他們已經 最意外的,自然是遭到別人的暗算,

弄着他們這幾個獵物。 這太可怕了,別人是靈貓戲鼠,在玩

失敗了就得認命,他灰心得連雙眼也閉了 想到這些,他的心頭不由一沉,不過

> 般的悅耳。 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口音,却像黃鶯 「你姓溫?」

的興趣,只是以一聲冷哼作爲回答。 不管那聲音如何好聽,他已失去欣賞

「哼,你這人倒是神氣得很!」

拍的一聲脆响,一陣香風送來一記耳 「廢話。」

冒起無邊的怒火。 「疼痛」他不在乎 「侮辱」却使他

「小賤人,妳敢打我?」

着對方瞧去。 他終於睜開了雙眼,以憤怒的目光向

猜錯,沒有想到的她竟是一個苗女。 對方是一個女人,這一點他倒是沒有 這一眼瞧出,他竟然神色一呆。 一頭烏油油的長髮,用一條紅色布圈

的小口 束縛着,星目瑤鼻之下,是一張像櫻桃般 瓜子形臉蛋,長得像一顆熟透了的夭

桃。

墜那般可愛 她那身滾着闊邊的短衣,黃底紅花 論身材,是屬於嬌小形的,如同香扇

嬌艷動人 身下穿着一條同樣的短裙,纖纖玉足

之上,是一雙長統鹿皮小蠻靴 致使蠻腰一握,以及圓圓的臍眼也露在衣 這身裝扮的最動人之處是衣短裙短,

圓玉潤,只要瞧看一眼,就會連咽幾口 下面更不必說了 ,一對修長的玉腿珠

裙之外

估不到蠻荒之區竟有如此動人的尤物。 像這樣美麗的姑娘,當得是塵實罕見

瑕疵

啊,他竟想人力回天,爲她除去這塊

且還發出一聲憐惜的長嘆。 但溫四絕的目光却迅速收了回來,而

很難令人領悟的。

,也說得太過突然,不太完整的語句,是

其實「我能治」這句話說得太過簡短

的爲她担心起來了? 溫四絕莫非認爲她太美了 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因而杞人憂天

輝,緊緊的向他凝視着。

一對明如秋月的眸子,射出兩縷明澈的光

她懂了,螓首一抬,雙目大張,

個而嘆息 她的確太美,但溫四絕却不是爲了這

這是一點瑕疵,却將她的美感破壞得

又是一聲遺憾般的嘆息,按說應該挑起苗

們都治不好我這塊黑斑。」

「妳娘請遍天下名醫,却沒有請到溫

,是麼?

武,超凡逸俗,但我娘請遍天下名醫,他

「知道,你叫溫四絕

,醫,毒

文

我的名字。」

「姑娘既然知道我姓溫,就應該知道

塊黑斑。」

「真的?」

「是的,姑娘,我能除去你臉上的那

「公子:你說……你能治?」

的流下了幾滴淚水 女人的笑固然可以傾城傾國,女人的

哭也具有難以思議的魅力。

治病?

「你是咱們的仇家,我怎能讓你替我

「不過甚麼?姑娘。 「是的,公子,不過……」

識

怎會變作仇家?」

「仇家?姑娘說笑話了

,咱們素不相

「你來消滅咱們苗人,搶奪咱們的金

「我來了與姑娘何干? 「可是你却來了。」

經過苗女這一黯然傷神的珠淚暗洒

使溫四絕的心情受到一股冲激。

水。

撮粗短的黑毛 竟生有一塊錢大的黑斑,黑斑之上還有 女的怒火,給他一點罪受受才對。 **熟滴無餘** 不 就不該再破壞它。 的,覺得上蒼旣然塑造了如此一個傑作 可,不過那只是惋惜與同情而已。 就拿現在來說吧,溫四絕原是有點惋 適才溫四絕曾經給她一聲怒罵,現在 也許是天妒紅顏吧,她的右頰之上 那他究竟爲了甚麼? 就算她只是曇花一現,並無損於傑作 但她沒有,螓首一垂,接着黯然傷神

這只是惋惜,如果說它是同情也未嚐 鑛

在下一生都會花用不盡,我要妳們的金子 家祖傳良田千畝,藥材行南北十二家,終 次聽到這項消息,就算妳們有金鑛吧,寒 「妳們苗區會有金鑛?在下還是第一

「那你來做甚麽?」

稀有藥物,時常親往搜求,此次前來苗區 只不過搜尋藥材罷了。」 「我家開藥材行,在下對各地特產及

「姑娘不信?」

割吧?」 鏑門的一處分舵,那是爲了甚麼?」 「我相信,可是你們在龍角洞挑了鳴 「那是爲了自救,咱們總不能任人宰

「說的也是,能够活着離開龍角洞的

你們幾個還是第一次。」

「姑娘旣已相信,就應該替在下解開

穴道了

她果然替溫四絕解開了穴道,但她似

道。「多謝妳,姑娘,請問那些施放响箭 乎想到了甚麼,神色之上顯得十分凝重。 ,對咱們步步緊逼的可是姑娘的族人?」 溫四絕明白她的心意,因而雙拳一抱 苗女說道:「不錯,是我帶他們出來

道姑娘還要跟咱們爲敵?」 「咱們已經是朋友了 ,難

的

美的法子,不過請姑娘先約束貴族人不要 鏡門,這不要緊,咱們可以想一個兩全其 只不過……咳,這些話叫我怎麼說呢?」 溫四絕道··「我知道姑娘顧慮的是鳴 苗女道:「我自然不想跟你們爲敵,

對我的朋友展開攻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傷亡。」

L18

「這個你請放心 ,沒有我的

的辦法,你說吧。」
吩咐,他們不會發動攻擊的,有什麽兩全

當?

疫是鳴鏑門主造成的。」

溫四絕道·「瘟疫,四年前苗疆的瘟

秀娃說道。「我娘上當了,上了什麼

身份。」 溫四絕道··「我想先知道妳在苗族的 苗女道:「有關係?」

娃 苗女道·「我爹是恢宏德王,我名秀 溫四絕道:「關係很大。」

,失敬。」 溫四絕道: 啊 ,妳原來是苗族公主

沒有騙我?」

不就可以造成瘟疫了麼?」

秀娃面色一變道:「會有這種事,

在你們日常飲用的水源中洒下一點毒藥,

溫四絕道·「爲甚麼不可能?他只要

秀娃道:「那怎麼可能呢?」

你的辦法呀 溫四絕道:「別忙,還有幾點問題 秀娃嫣然一笑道:「別酸了 ,快說出

是學出一個例子,說明那場瘟疫有可能是

溫四絕道。「冷靜一點,秀娃,我只

我先要弄個明白。 秀娃道:「什麽問題?

必是經過妳爹允許的了,他們憑着甚麼溫四絕道:「鳴鏑門能够在苗疆立足

能够獲得妳爹的允許?」

我娘就容他住了下來。」 區發生瘟疫,本族罹難者極多,那時來了 歲太小,本族是由我娘管理的, 一個金面人,他拯救了咱們的族人,所以 秀娃道:「我爹已經過世, 我弟弟年 四年前苗

的?

鳴鏑門,並向妳娘顯露他的武功及門下强 的鳴鏑門主了,後來他招來同黨,成立了 們了。」 大的力量,妳娘心存畏懼,更不敢干涉他 溫四絕道:「那金面人必然就是現在

人了

道。 秀娃雙目圓睜,傻呆呆的瞪着溫四絕 「原來你都知道。」

娘上當了!」 溫四絕微微一笑運:「我不知道,只

溫四絕道。「好的。」

的是鬼刀,他接着溫四絕道。「溫兄弟。 苗人很久沒有動靜,莫非有了變化?」 特秀娃走後,他才奔向裂隙,守隙口

情。」 待在下將包大俠他們找來,再告訴你們詳 們有了意外的收穫,鬼大俠先守在這裏 溫四絕道。「不是變化,是轉機,咱

鬼刀道:「好,溫兄弟請。」

說明。 找來,並將巧遇苗族公主秀娃之事向他們 溫四絕很快的將走方名醫及徐氏姊妹

只是找到了金鑛,還要主盟武林,胃口當 鬼刀無比興奮的道。「好像伙,他不

用黃鷄姑娘,才能掏出他的牛黃馬寶 梟雄,具有這份魄力的决非等閒之人。」 走方名醫道:「此人必然是一位武林 鬼刀道。「這話不錯,咱們要好好利 他們言談之間,三條人影已遠遠的向

跟枉死的族人報仇,决不能讓他如願。」想進軍中原,逐鹿武林的盟主,哼,我要

溫四絕道··「秀娃·這些妳怎麼知道

咱們的金鑛,並招收亡命,擴充實力,妄

秀娃道:「是他做的,沒錯,他强佔

無憑無據的不敢說絕對是他做的。」 鳴鏑門主造成的,不過我沒有親眼瞧到,

溫四絕道。 「是秀娃公主 他們奔來

裹 名苗女,其中的一名苗女還揹着一 待他們走近一瞧,果然是秀娃帶着兩 個大包

見,鳴鏑門主喜歡她,就要娶她作門主夫秀娃道:「蔐鷄是本族大風長老的女

溫四絕道·「黃鷄是誰?」 秀娃道: 「是黃鷄告訴我的。」

溫四絕迎上前去道。 「公主・都安排

們想住到妳的家裏,妳敢不敢收留?」

溫四絕略作沉吟道。「秀娃。如果咱

秀娃道。 「安排好了 ,快換上衣服跟

使遇到他人,也不易瞧出破綻。 女苗裝,他們立即換上,在月夜之下, 苗女打開包裹,是三套男苗裝,兩套 縱

機密,尤其要防着大風長老父女。」

溫四絕道:「這個當然,而且要絕對

要改扮一下,扮成咱們的族人。」

秀娃想了一陣道:

「可以,不過你們

裂隙中等候,我去安排一下馬上就來

秀娃道: 「好,你去招呼你的同件到

待秀娃領着他們向西北急馳之時 响响

來。 箭划空而過,那尖銳的呼嘯聲再度响了起

士巳將入侵者逐回龍角洞似的。 它是逐漸移向東方,好像這般苗族武

咱們來了。」 只要咱們隱藏得宜,鳴鏑門就很難找出 秀娃咧嘴一笑道: 「這沒有甚麼,辦 溫四絕由衷的讚許道。「公主好計策

法是人想出來的。」 ,不過苗族武士如此之多,難免有人洩漏 走方名醫道:「公主的計策的確不錯

消息!」

只有他一人知道詳情,你們儘管放心。」 以响箭指示族人的,是我娘舅神風長老, 秀娃領頭健步如飛,總算在黎明之前 秀娃道:「這個不必担心,追蹤你們

接近三千,是苗族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中,這兒聚族而居的苗人約六百戶,人口 此地名叫「甘龍口」 位於叢山峻嶺之

趕到了王府。

王府是一幢古老的房子,雖是顯得陳

然後獨自去見她娘 秀娃將溫四絕等安置在一處別院之內 然不凡

經花白,面容上也刻下不少飽經風霜的痕人,她才不過四十出頭的年歲,但兩鬢已王妃是一個身材中等,容貌淸瘦的婦

力,處理重要的事故,可以不眠不休 她是一個堅强的女人,有智慧,有魄 ,勿

但王妃却秉燭達旦,在等候着秀娃的消

此時,天近黎明,大地依然一片黑暗

怪她能够妻代夫職,領導苗區數千名族人

秀娃無恙歸來,她的眉頭展了一下。

回龍角洞去了 秀娃道。。「那般人十分見機,已經退 °

殺?

王妃間道。「哦,沒有跟他們發生搏

秀娃道。「沒有。」

快去歇息呀。」 王妃吁了一口氣道:•「很好,妳辛苦

秀娃道: 「是治療女兒臉上這塊黑斑 王妃道:「有事妳就說呀。」 秀娃道••「娘••女兒還有點事……」

的事。」 王妃道:「是找到了醫生,還是找到

了靈藥?」

秀娃羞澀的低頭一笑,然後向侍立的

她却有點羞於出口,少女就是這般模樣公主治療痼疾,這是一個好消息,與女揮揮手道。「妳們都出去。」 婢女們自然不以爲異的笑着退了出去。 但

一整道。「娘。四年前咱們這兒發生瘟疫 娘不覺得有點奇怪?」 她向閉着的門窻瞥了一眼,忽然面色

起那次慘痛的災難,不由一怔道。「秀娃 • 妳提這個做甚麽?」 王妃想不到秀娃會舊事重提,忽然提

秀娃道。「自然有原因,娘想想那次

如非他凑巧來到苗疆,咱們的族人還能剩咱們能够知道的,這倒要感謝雷門丰了, 瘟疫的發生及結束,是不是有點奇怪?」 王妃道••「瘟疫的發生是天意,不是

下多少就很難預測了

王妃道••「哦,妳是怎麽想?」

的事不要隨便亂說!」 秀娃道: 「咱們雖是沒有證據, 他的 王妃心頭一震道: 「秀娃··沒有證據

行爲却已說明了一切。」 王妃道:「這只能說你挾恩望報的結

果而巳,並不能算作證據。

甚麼不認爲這些都是姓雷的預謀?」 王妃道:「這個-秀娃道: 「還有,他不是自詡爲神醫

麼?女兒臉上的這塊黑斑他爲甚麽醫治不

娘幾乎請遍天下名醫-

能治。」 有一個旣不是神醫,也不是名醫,他偏偏 王妃愕然問道:「此話當眞?他到底

是誰?」

苗疆的那個姓溫的麼?」 王妃一怔道:「甚麽,他不就是入侵

的敵人。」 王妃面色一沉道:•「不行,他是咱們

,娘,他是鳴鏑門

秀娃說道。「不,這事女兒不是這般

認爲不可能麼?」 毒,使苗區發生像瘟疫一般的疾病,娘 秀娃道:「如是有人在咱們的水源中

秀娃道。「娘老是喜歡往好處想,爲

王妃道:•「妳這塊黑斑是胎裏帶來的

秀娃道。「這些女兒知道,但現在却

秀娃道:「溫四絕。」

秀娃道:「不錯,正是他。

秀娃道•「妳錯了

搶去了,說他是雷奔的敵人還可以,但他 搶刦咱們的金子,咱們的金鑛早已被雷奔 的敵人,却是咱們的友人。」 决不是咱們的敵へ。」 爲甚麼會是咱們的敵人?如果說他想 秀娃道:•「娘想想,他與咱們素不相 王妃道·「妳根據甚麼如此說法?」

妳面上的黑斑?」 王妃一陣沉吟道:「妳說他能够治好

王妃道: 秀娃道:「仰是這麽說的。」 「妳就相信了?」

說謊話的人。 秀娃道:•「我相信,因爲你不是一

秀娃道…「女兒已經將他們帶進來了 王妃呆了一呆道:「他人呢?

現在住在別院

現的,就算當眞被他發現了也不要緊,他 這筆賬豈不更好?」 們在咱們這兒,乾脆挑開了跟他算算清楚 年來咱們受盡了 强佔咱們的地域,霸佔咱們的金鑛,這些 被雷門主知道, 秀娃道••「咱們謹愼一點,他不會發 王妃道•「秀娃•妳太胡閙了 他的窩囊氣,趁溫公子他 他必然不會善罷甘休。」 如果

王妃道。「不,這件事咱們還得慎重

第四他們是不是眞心願意帮助咱們。」 過雷門主,第三要知道他們眞正的意圖, 瞧瞧溫四絕是否當眞有能力替妳治好丟斑 第二要知道他們的武功如何,能不能勝 王妃道:「要考慮的太多了, 秀娃道·「還要考慮甚麼嘛?娘。」 第一要

秀娃櫻唇一噘道•「娘•妳不嫌問題

「參見王妃。 「各位不必多禮,請坐。

主秀娃坐在她的身側。 如銀的老婦,及四名身佩苗刀的姑娘,公王妃首先坐下,她身後立着一名白髮

「不敢,在下溫四絕。」

「聽說你能治癒秀娃臉上的黑斑?」

找別人去試呀。」

「王妃是要在下作肯定的答覆?」

「好,只要將藥物配齊 百日之內在

下保證治癒公主的痼疾。」

「好,你們的五顆人頭, 秀娃,咱們

「不,娘,這樣是不公平的。」

担保?」 「別人替女兒治病,爲甚麼要以人頭 「不准胡說,娘那兒不公平了?」

們,適才姓溫的自己說的,莫非妳沒有聽 「這是他們自願的,娘並沒有强迫他

以人頭担保的確是溫四絕說的,秀娃

王妃面色一整,肅聲說道:「孩子:太多了麽?那有這麽多的麻煩。」

危機。」 主,决不能為幾個外人使咱們的族人陷於這四點馬虎不得,否則咱們寧願通知雷門

聊,那天不行

偏偏要在這人困馬乏

那般說法,只是對溫老弟的關心罷了

溫四絕淡淡道•「我說過,

包大俠儘

,在下醫道雖是不精,那塊黑斑還

豈是臨危賣友,貪生怕死之人,老朽適才 改色哈哈一笑道。「蓉姑娘說笑了

樣考査他們?」 秀娃無可奈何的道。 「好吧 ,娘要怎

步。 ,不許外人進入,也不許他們走出別院 王妃說道: 「從現在起別院加强警衞

「妳不要管,娘會有分寸的 「爲甚麽要這樣?娘。」

,天巳大亮了 ,妳去歇息吧。」

秀娃道。「是,娘。」

環山 王府原是依山而築的,別院更是三面 ,只有正面一條路可以出入。

起來道。「好像伙,這不是一個關野獸的 走方名醫包曜名一走進別院,就叫了

管說。」

溫四絕道··「不要緊,包大俠有話儘

感,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只要咱們同心

溫四絕道。「鬼大俠的話在下也有同

協力,我想任何難關都可以渡過的。」

走方名醫道: 「那麼咱們就不打擾了

,溫老弟歇息吧。」

她與鬼刀告辭退出

來就跟禽獸差不多。」 鬼刀冷冷道: 「這有什麼要緊, 人本

着櫻唇笑了一笑。 溫四絕沒有答腔,徐氏姊妹也只是抿

却 可以收到投石問路的效力 也只是一句玩笑話,玩笑話無傷大雅, 不過走方名醫並不是亂開黃腔,他說 話說多了沒有好處,所謂言多必失。

院的苗女, 一點淡淡的笑意。 他的石頭自然是投向領導他們前來別 可惜收獲不多,對方只是露出

L 20

走方名醫是一頭老狐狸,人老成精 ,顧慮的自然也比別人多點

> 去找溫四絕 當他們安頓下來之後 ,他就拉着鬼刀

「溫老弟・咱們想跟你聊聊。

的節骨眼裏? 因而小鈴子道•• 「你是怎麽啦?包大

一夜都沒有閣一下眼皮,難道你還不

難不倒在下。」

?不過事有輕重緩急,咱們不得不研究一 走方名醫說道: 困 ,誰說我不困了

風雨同舟,自然應該和衷共濟,來對付眼

實在的,同船過渡,五百年修,咱們此時

走方名醫長長一吁道。「那就好,說

前的這個難關,你說對麼?兩位老弟。」

這回他說話的對象不只是溫四絕,連

茶。」 溫四絕道。 「兩位請坐,小鈴子快倒

鬼刀也算上了

如果不弄個明白,老朽是難以安枕的。」 四絕,只得倒來兩杯茶水然後退了開去。 走方名醫歉然道。「對不起,老弟, 小鈴子雖是滿懷不願,却不敢違拗溫

境却是一樣的。」

咱們前來苗疆的目的不盡相同,咱們的處

鬼刀道。「這話的確有點道理

,縱使

過基於愛美的心理,才將咱們帶來這裏, 咳,只怕就不堪設想了。」 如若溫老弟無法治癒她的痼疾,後果…… 禮儀,比野獸還要可怕,那秀娃公主只不 走方名醫道:「苗人茹毛飲血,不知

主,却不能寫下一張包票。」 病者有絕對的把握,在下可以醫治秀娃公 難,不過天下任何一個名醫,也不敢說對 然不是名醫,治癒那塊黑斑還可以勉爲其 了這一點不安,那你就放心好了,在下雖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包大俠如是爲

J.

飯?」

溫四絕說道。

大俠只要離開此地,就不會受到公子的牽 蓉容撇撇嘴道: 「其實這很簡單,包

> 蓉蓉的話份量不輕,走方名醫却面不 ,老朽 就教,使得溫四絕等神色一呆。 他們自然不會失禮,同時雙拳一抱**道**

胖子流目一瞥,最後目光一凝,向溫四絕王妃眉峯輕輕一揚,一對精芒迫人的

冷冷的瞧着。

「你是溫大俠?」

「在下願意試試。」

「試試?溫大俠如果是試試,你還是

「不錯,苗疆的公主豈是給你作試驗

品的

示道: 「你們只怕餓了吧,要不要立即開 妹的確太疲乏了,雖然是大白天,他們仍 「好的,那就有勞姑娘 ,溫四絕與徐氏姊 一名苗女前來請 走。 「你用甚麼保證?」 人頭,行麼?」

然閉門調息起來。

午間,他們醒來了

分崇高的地位,她居然會親勞玉趾,移駕 道:•「王妃公主駕到。 王妃是苗族的領導者,在苗區具有十 飯後稍作歇息,一名苗女匆匆奔來 到?」

是溫兄弟說的,王妃要五顆人頭,咱們也 不反對,但有一件事王妃似乎沒想到。」 雖然覺得她娘有些過份,却也無話可說。 王妃道。 鬼刀冷哼一聲道。「以人頭担保的確 「甚麽事?」

是病人,但醫生却要投下五顆人頭的賭注 王妃認爲合理麼?」 鬼刀译:「醫生替病人看病,受益的 王妃道:•「我說過,這是姓溫的自願

鬼刀道:「就算是溫兄弟自願, 咱們

提出一個相對的要求,不算過份吧?」 王妃道:「你有甚麽要求?」

該交給咱們五顆人頭才對。」 主的痼疾,那就應該禮尚往來,王妃也應 鬼刀道:「溫兄弟治不好公主臉上的 ,咱們奉上五顆人頭,如若治好了公

王妃道••「這個……」

内!」 完,這五顆人頭,必須包括王妃的人頭在 鬼刀道:•「別忙,在下的話還沒有說

王妃面色一變道。「大胆,新嬷嬷

子裏過幾招玩玩。」 道: 「漢娃子: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到院 別看她年歲巳高,但行動之際却俐落 新嬷嬷就是王妃身後的那位白髮老婦 聲「遵命」 ,再對鬼刀抬抬手

這一場搏殺是難以避免了 王妃母女也帶着婢女來到院中, 看來

溫四絕有點過意不去的道:「鬼大俠

怨自己,誰叫咱們跑到苗疆來的?」要來到苗疆,必然會遇到凶險,要怨只能 鬼刀淡淡道:「你錯了,溫兄弟,只

過招之時,還望鬼大俠手下留情。」 鬼刀道:「我明白,走吧,再不出去 溫四絕道:「多謝鬼大俠諒解,待會

別人還以爲咱們貪生怕死呢!」 ,瞧架式,敢情她習的是青城武功。 他們到達院中,新嬷嬷已然蓄勢以待

請賜招。」 鬼儿走進場中,雙拳一抱道:「前輩

腿飛了出來。 新嬷嬷道了一聲「好」 ,身形一矮

到第一次發招會是一記飛腿,由於心理上鬼刀以為她習的是青城武功,决未想

未加準備,幾乎甲了她的道兒。 總算鬼刀功力够高,反應够快,在危

機一髮切間避了過去。 新嬷嬷一招佔了上風,手底下决不容

因 只守不攻,在作冷靜的觀察。 情,掌拍足踢一連攻出二十幾招。 爲他摸不清楚新嬷嬷的武功招式,因而 在頭十招,鬼刀的確有點手忙脚亂,

是雜凑, 練 才能有今天的這種成就 不過她的功力不弱,必是經過長期苦凑,東鱗西爪,凑成的一個大雜會。 最後他弄明白了 ,這位老婦人的武功

不願傷她,却不能不叫她知難而退。 對這樣一個苦練有成的老婦人,鬼刀

· 她只好認敗服輸了。 追撲,結果弄得筋疲力盡 追撲,結果弄得筋疲力盡,連邊都摸不着般在鬥場遊走,開始之時新嬷嬷還在奮力 於是他撮口一聲長嘯,身形像鬼魅一

四避 雲上。」 ,並沒有勝過妳一招半式,妳歇着呀

手 四雲就是王妃身後的四名佩刀苗女 一嬤四雲名滿苗疆,她們是苗疆的高

士 ,沒有人是她十合之敵 新嬷嬷功力深厚,

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套合擊之術,如集四人聯手,新嬷嬷也不

武之地了 法,如果是四雲聯手,他那套身法就無用 王妃最爲鬼刀仰仗的只是一套神奇身

必然瞧不到明天的日出。 然錯得離了譜,如果鬼刀要四雲死,她們 原因很簡單,四雲的合擊之術不管用

身後的樹幹之上 奪奪之聲响過,四柄苗刀竟一起插進王妃 了起來,但見寒芒若電,冷風掠耳,幾記 ,鬼刀舉手投足之間,四柄苗刀就同時飛

王妃原是依在一顆樹幹之上的,苗刀 ,竟然夾着她的面頰

六七個人,就算长 5.1 3.2 2.6 之後,又全都噤若寒蟬,因爲她們與人家也以,又全都噤若寒蟬,因爲她們跟人家 六七個·

一變,立刻就恢復了自然的神態 王妃究竟不同凡俗,她只是面色微微

「鬼大俠好功夫,當真讓我們這些化

「禀王妃,老婆子無能……」

「這沒有甚麼,他只不過仗着身法逃

他是巾幗女傑。 她曾經鬥遍苗疆勇

四雲的功力不及新嬷嬷,但她們有

這是王妃的估計 想不到這項估計竟

外之人開了一次眼界。」

海涵。」 「好說,在下適才失禮,請王妃多多

中午我準備一點蔬菜淡酒咱們聚聚,務必 「是我失禮在先,鬼大俠不必介意

她能够治理苗疆,獲得族人的擁戴了 明快爽朗,絲毫都不拖泥帶水,勿怪

就在王府住了下來。 出一張藥方,叫秀娃派人採購,然後他們 午間他們赴了王妃之約,溫四絕並開 王府的內部頗爲單純,除了王妃母女

一百二十人之多,另一支是由新嬷嬷統率兒子楊傑爲統率,他精選的苗族武士共有 的領導中心。 還有一名老國師楊善保,這三人是苗族 王府有兩支武力,一支是由老國師的

行跡外洩的 四絕一行五人住在這麽一個地方,是不會 這也是他們能够領導苗族的另一原因,溫 的苗女七十二名 他們人數不多,却崇尚團結和榮譽

,苗疆風雲日緊,巳呈現山雨欲來之勢 當天傍晚時分,王妃派人將走方名醫 只是這裏並非溫柔鄉 ,也不是安樂窩

「包大俠請坐。」

「多謝 , 王妃召見老朽, 必然有什麼

事而巳。 「包大俠言重了,我只是想證實一件

「哦,王妃想證實甚麼?

說那個『遍』字-

也不可能在 也不可能在一二日之間,搜遍廣大山區的她說的是理,鳴鏑門縱使人數再多一點,王妃這是抬槓,是故意給他爲難,但 每一個角落

那五人還隱藏在山區之內?」 因此大總管唐山 「王妃是說

子。」
「在下說個譬喩吧,遇堯舜講仁義,

,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

氣節,重然諾的,不知此話是否當眞?」

手

「是真的,不過有時候會因人,因事

**阅**氣節與信義了,對麼?」 到一個江湖宵小,武林敗類,你就不會重是一個尚氣節,重然諾的人物,但如果遇

包大俠名滿江湖,

應該

俠不妨跟他們坦白的談談。

「王妃說的是

個正義感極爲强烈的熱血青年

也不是一個袖手旁觀的人,包大感極爲强烈的熱血靑年,鬼刀面

「這不要緊,據我的視察,溫四絕是

前此並不相識。」

「這就難說了,咱們是在龍角洞相遇 「難道鬼溫二人會袖手不管?」

「可以這麽說。」

跟苗溫二人聊聊,我不留你了。

王妃略作沉吟道:「包大俠請回別院

待走方名醫退出之後,她才對苗女道

「禀王妃,鳴鏑門大總管唐山求見。」語音未落,一名苗女忽然匆匆奔來追

疆 却有不便搜查之處。」 爲你們言語矛盾,令人無法理解而已。 才有多大,莫非他們化作輕烟不成?」 ,又說搜遍方圓百里沒有找到他們,苗 唐山道••「苗疆的確不大,只是咱們 王妃道:「你說那五人沒有退回龍角 唐山道··「哦,在下那裏矛盾了?」 王妃道: 「我沒有這麽說,我只是認

,居然還有人不讓你們搜查!」 王妃面色一沉道··「鳴鏑門威震苗疆

妃。 苗 咱們也合作得頗爲愉快,妳說是麽?王 疆,是經過王妃允許的,而且這些年來 唐山說道··「王妃言重了 ,敝門立足

王妃說道:•「不敢當,大總管有何見

即派人搜查甘龍口,如果發現他們的踪跡 面色一霽道。「說的也是,這樣吧,我立 ,我會派人通知貴門的。」 王妃不願在此時就跟唐山翻臉,因而

唐山雙拳一抱道:•「多謝王妃,在下

客 王妃道:•「大總管好走,國師替我送

進走了出來。秀娃櫻唇一噘道。「鳴鏑門 待唐山離開之後,秀娃與溫四絕由後

欺人過甚,娘不該放過唐山的。」 王妃說道:「娘何嘗不想將唐山留下

請說。

「聽說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大多是尙

,只是牽一毫而動全身 秀娃道•「娘放心 ,娘不得不忍耐一 ,女兒適才跟鬼大

俠談過,他願意全力支持咱們。」 王妃道:「哦,那麽溫大俠呢?」

秀娃道•「那還用說?」

瞧去。 種含義。因而王妃雙目大張,向他們兩人 絕也會全力相助,不過語氣之中却另有 「那還用說」這句話自然是表示溫四

「啊,秀娃 快過來讓娘瞧瞧。」

過十遍八遍?莫非秀娃的臉上長了花,因瞧,瞧甚麼?娘兒兩個那一天還不瞧 而引起了王妃的興趣了?

去了 不, 秀娃的臉頰上沒有長花, 但却失

她粉頰上的一塊黑斑不見了,還剩下

一絲淡淡的黑影 她原是一個絕色美人,爲了那一點小

痛苦歲月 小的瑕疵,竟使她們母女挨過了十多年的 在溫四絕的悉心調治之下,早晚必能還 ,現在雖然還有一點淡淡的黑影

笑額開,更是容光煥發。 而且人逢喜事精神爽,秀娃不止是喜

咱們能够辦到,决不會叫你失望! 大俠·大恩不敢言謝,你需要甚麼,只要 喜悅的淚水,向溫四絕連聲稱謝道:「溫 王妃的高興决不在秀娃之下,她含着

溫四絕搖頭道。「別這麼說, 王妃

就是你們中原所稱的君子呀。 王妃一嘆道:「施恩不望報,這大概在下只是舉手之勞,並沒有花費甚麼。」

項目的。」

是武林敗類,這一點包大俠是否承認?」志,替他治理苗疆,旣非江湖宵小,也不 「在下明白王妃的意思,要在下怎樣 「好,包大俠果然是快人快語,那我 ,包大俠前來苗 疆 教?\_\_ 方圓百里。」 龍角洞了 三名漢人,王妃是否知道?」 山見過王妃。」

查明他的生死,是此行的目的之一。 究竟爲了甚麽?」 就要冒昧的請敎一聲了 「兩點,在下一個門下在苗疆失踪

,王妃儘管吩咐。」

,替他治理苗疆,旣非江湖宵小,也不

五

旬,面貌精瘦的黑袍老者走了進來。

苗女應聲奔出,片刻之後,一名年約

雙拳一抱,向王妃微微一拱道:「唐

「你聽我說,包大俠,我秉承先夫遺

「請唐大總管。」

「王妃之意……」

「另一點呢?」

江湖了,聽說苗疆出黃金,所以想來碰碰 「在下 很窮,希望後半生不要再奔波

本門曾經出動大批人手,搜遍了龍角洞

「已搜遍方圓百里?大總管言過其實

唐山道。「不,他們沒有退回龍角洞

王妃道: 「知道,聽說他們已經退回

,大總管問這個作甚麼?

唐山道: 「日前由龍角洞闖來苗區的

「包大俠找錯對象了 不過只要包大

王妃與在下的力量,只怕不是鳴鏑門的對「我衷心願意跟王妃合作,不過單憑

吧!

巉崖無數,叢莽森森,貴門有多少人?敢 「不錯,方圓百里的地區何等廣大,

「王妃不信?」

L 22

在下就此告辭。」 溫四絕道:•「不敢當,王妃如果無他

國師楊善保道:「請溫大俠留步,老

朽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王妃道: 「國師還有什麽事? ,溫大俠必然聽到了,鳴鏑門喧賓奪 「適才唐大總管與王妃的

主 力 很同情貴族,所以咱們决定助貴族一臂之 ,要咱們怎樣帮助,國師不妨直接了當 ,實在欺人過甚。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我知道, 我也

來請溫大俠拔刀相助。」 也不急在一時,老朽先要作一些安排,再 楊善保道:•「多謝温大俠,不過此事

的說它出來。」

**待溫四絕離去之後,王妃詢問道**: 楊善保道•「溫大俠請。」 溫四絕道:「好,在下告退!」

法。 國師,你究竟有甚麼打算?」 楊善保道。「禀王妃,老朽有一種想

楊善保道:•「我相信溫大俠他們會帮 王妃道:「什麼想法?你說。」

咱們,但不一定肯賣命。」 王妃道:「此話怎講?」

的 果危及他自己的生命,他就不會管這閒事 武林中的一種道義,這種道義是有伸縮性 ,也就是說拔刀相助可以量力而爲,如 楊善保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 王妃略作沉吟道:「我懂你的意思,

你想咱們要怎樣才能使他們賣命?」 楊善保道。一很難,依老朽估計,只

有

只有走方名醫一人愛財,但愛財的必然十 分惜命,所以給金子是行不通的。」 楊善保搖搖頭道:「他們三人之中 王妃道··「給他們金子?」

困難的問題你想到了沒有?」 楊善保道。「將公主嫁給溫大俠。」 王妃愕錯良久,道:「國師,有兩項 王妃道•「要怎樣才行?」

並非不可解决的。」 楊善保道。「老朽認爲只有一項,但

王妃道:「好,你說。」

央這項問題並不困難。」 是公主必須繼承王位,治理苗疆,其實解 楊善保道••「老朽認爲惟一的問題 王妃道: 「說下去。」

苗疆仍由王妃治理,但他們太婦如想離 楊善保道。•「公主與溫大俠成婚之後

-

的孩子來接替王位?」 開苗疆,必須等待生下孩子之後。」 王妃道:•「我明白了,你是要以他們

麼不放心的?」 主生的小王爺已經長大成人,王妃還有什 十年二十年之內,仍可治理本族,那時公 楊善保道:「不錯,王妃春秋鼎盛,

呢? 王妃道••「如果溫大俠不願待在苗疆

我想溫大俠暫留苗疆他會同意的。」 楊善保道••「秀娃公主是天下絕色 王妃道:•「秀娃,妳有什麼意見?」

娘作主就是。」 秀娃螓首一垂道。「女兒沒有意見

王妃道。「好呀,國師,這件事就交

給你了。」

楊善保即說即做,派人將溫四絕請來 楊善保道••「是,老朽告退了。」

義舉表示謝意,此外也想好好的聊聊。」 「溫大俠請坐,老朽是對大俠的仁心 「國師找在下有什麼吩咐?」

「國師好說。」

溫大俠的府上是……」

遠達一百八十餘里,這五台二字,只是沾 「是五台山的五台麽?好地方。」 「敵地雖稱五台山縣,但距離五台山

沾名山的光而已。」 「原來如此,大俠的家中還有什麼親

人? 「在下雙親早亡,孑然一身,否則就

不會浪跡江湖了。」 「不錯,沒有家就像株沒有根的浮萍

看怎樣?」 樣,大俠應該成家了,老朽替你作伐你

子 誰願意嫁給我?」 「不要妄自菲薄,溫大俠, 「多謝國師,不過在下是一個流浪漢 咱們的公

主秀娃就願意嫁給你。 ,這個玩笑開不得。」 啊,公主千金之體,在下無福消受

不過王妃有一個條件,希望溫大俠能够答 「如此重大之事,老朽怎敢開玩笑

允。 公主帶返中原,王妃也不堅持,但公主必「公主是王位繼承人,溫大俠如要將 「是什麼條件?」

須替王室生一個孩子。」

「這個……」

難事 分健全。只要你們生理正常,生孩子並非 「溫大俠與公生都習過武功,身體十

伐? 「當然同意,否則,老朽怎敢前來作 「公主同意了麼?」 「好,在下答允。」

朽的安排。」 「恭喜溫大俠,請先回別院,等候老

「有勞國師,在下告辭。」

張,準備得極端隆重。」 不只是整個苗疆萬衆歡騰,王府也大事鋪 公主下嫁,是轟動苗疆的一件大事

得花團錦簇, 焕然一新。 新房就是秀娃的閨房,此時已經粉刷

準備成婚期間,除非極端重大之事,多半 避免見面 在中原, 無論新郎新娘如何熟識,在

跟溫四絕泡在一起。 **管這些,一天十二個時辰之中,幾乎多半** 秀娃究竟是一個苗疆族少女,她可不

這天晚餐之後,秀娃牽着溫四絕的手

麼不妥當的,也好叫他們改正。」 道 溫四絕道••「這倒不必,咱們到外面 「四絕,咱們去瞧瞧新房,如果有什

走走吧。」 秀娃道:•「這麼晚,到那兒去?」

溫四絕道··「就到鎭外,我有話跟妳

說。 秀娃道:「好吧。」

向鎭外一片山坡走去。」 他們帶着徐氏姊妹,迎着落日與晚風

走過山坡,穿越一片叢林,在一座小

後瞧着一點,不管發現什麼異狀,趕緊通 山丘之上,席地坐了下來。 溫四絕對徐氏姊妹道。「妳們一前一

向四週作嚴密的監視。 知咱們。」 徐氏姊妹答允一聲,立即前後馳出

「你是怎麼啦,莫非有什麼不對了?」 秀娃見溫四絕神色凝重,不由一呆道

總覺得不太對勁。」 秀娃說道:•「有什麼不太對勁,你說 「也許只是我的疑心,我

秀娃道:「一百二十名,由國師的兒 溫四絕道:「王府的武士有多少?」 吧。

少女,是保護內部的主要武力。」 子楊傑率領,另由新嬷嬷訓練的七十二名 溫四絕道:「那是說王府的武力合起

來不過兩百名左右了,可是現在聚集的武 士,怕不有千人之多?」

各族武士兩千個人,在咱們婚期之日到達 們的安全,其實這並不算多,娘還要徵調 不安,那是你多慮了,咱們結婚是一件大 那才叫熱鬧呢。」 ,所以娘下令調集民間武士,以確保咱 秀娃微微一笑道。「你原來爲了這個

主了?」 溫四絕道。「有些什麼人參加咱們的 溫四絕一怔道: 「有這個必要麽?」 秀娃道: 「怎麽沒有,你忘記我是公

婚禮?」 秀娃道: 「咱們轄下有八族,各族的

> 了,他們的主要人物共有九人,全都受到族長及長老都會參加,外人就只有嗚鏑門 邀請。」

> > 護,豈不變作一對廢物了,你請吧。」秀娃哼了一聲道。「咱們如果要你

一聲道。 「咱們如果要你保

以冤到時候措手不及。」 妳必須份外小心,兵双暗器都放在手邊, 好像會發生什麽意外,不管怎樣,這幾天 溫四絕道。「秀娃,我有一種預感,

是好的。」 溫四絕道。「有備無患,防着一點總 秀娃道:「會有這麽嚴重?」

娘。 聲,叫她也當心一點。」 溫四絕說道:「不行,妳不能告訴妳 秀娃道••「旣是這樣,我得告訴娘一

不管我的行動。」

一次,那也是阿珠她們,王府的衞隊從來

秀娃搖搖頭道。「只有十年前才有過

過這樣的情形麼?」

武士逕自轉身而去。

溫四絕眉峯一蹙道••

「秀娃,以前有

們會很快就回去的。」

楊傑不敢再說,躬身一禮

,帶着兩名

,風露過重,公主……」

秀娃不耐的揮揮手道。「我知道,咱

楊傑道••「屬下遵命,不過時間已晚

秀娃道:「爲甚麽?」

話來?」 無事實根據,如果妳去一說,豈不弄出笑 不會有事的,再說這只是我的預感,毫 溫四絕道••「妳娘有新嬷嬷她們保護

慮。」 秀娃呆了一呆,說道: 「但願你是多

忽然嬌叱一聲道•「誰在那兒鬼鬼祟祟的 ,出來!」 她語音未落,守在他們身後的小鈴子

的一排大樹之後走出三名彪形大漢 溫四絕與秀娃回頭一瞥,只見五丈外 秀娃一怔道:•「是楊傑,你躱在那兒

傑 ,他帶着兩名苗疆武士也是衛隊的。 雙拳一 領頭的彪形大漢果是王府衞隊隊長楊 抱,楊傑向秀娃及溫四絕行了

> 沒有見過。 與以前有些不同,妳說的阿珠呢?我好像 溫四絕道••「也許因爲妳出嫁,所以

來的。」 怕的一封,新嬷嬷她們是娘後來在別處找 王府有不少人罹難, 秀娃黯然道•「那次苗疆發生瘟疫 阿珠也沒有逃過那

也該回去了,記住,從現在開始,妳要隨 時注意保護妳自己。」 溫四絕道:「原來如此 ,好啦, 咱們

的。」 秀娃說道••「你放心,我會照顧自己

## 俠勇除邪魔 義風掃陰霾

還有四天,就要擧行苗疆罕見的結婚大典 公主下嫁的黃道吉日是國師選定的

別帶來族中勇敢善戰的武士數百人,合計 各族族長及長老巳陸續到達, 他們分

不到竟難逃鈴子姑的法眼。」

一禮道:「屬下只是想暗中保護公主,想



L 24

長楊傑統率調用 約有兩千一百人之衆,全部交給王府護隊

王府內已經張燈結綵,眞箇是熱鬧非

名醫及鬼刀三人在客室中閒聊,他忽然面 在婚禮前一天的夜間,溫四絕與走方

色一肅道。「蓉蓉小鈴子到前門後館守着 ,有人前來就招呼一聲。」

兩位可曾發覺,這王府之內,有些異乎尋 門窓兩面撲去。 溫四絕向包、鬼二人瞥了一眼道。

徐氏姊妹應了一聲,晃身一躍,分向

常?

我想無論他們的作法如何機密,必然逃不 公主下嫁漢家郎…… 溫四絕道:「不要笑話了 走方名醫包曜名道: 「當然有 包大俠 ,譬如

你被女色冲昏了頭,原想今晚抽腿一走的 必須籌妥應付的法子。 過兩位的法眼,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咱們 走方名醫面色一整,道。「咱們以爲

,經你這麼一說,咱們倒是不宜一走了之 溫四絕道。「包大俠誤會了,在下只

是同情秀娃,决不是貪戀女色。」

色,不, 一走,實在找不出更好的法子。 鬼刀道:「我相信溫兄弟不會貪戀女 溫四絕道••「我想兩位不是到苗疆來 咱們的處境的確危險,除了悄悄

好待以後再說了。 鬼刀道。「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只 玩的吧,拔腿一走,能够解决兩位的問題

們並未絕望,問題是咱們肯不肯開誠佈公 衷心合作。」 放棄了現在,不見得會有將來,何况咱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時機稍縱即逝

鬼刀道··「好·我聽你的,要怎樣作

遣。 ,只要溫老弟有辦法,老朽也願聽憑差 走方名醫道。「兩人合作不如三人同

武士,數字的確驚人,再加上他們的吹箭語音微頓,長長一吁道。「三千苗族 及毒弩,咱們生存的機會實在不多, 溫四絕雙拳一抱道•• ,在下已經作好了克敵的準備 ,必可萬無一失。 「多謝兩位。」 不過

弟儘管吩咐。」 只要兩位帮帮在下 兩位放心 走方名醫道••「好,要咱們怎樣,老

鳴鏑門是否存有過節?」 溫四絕道••「在下先要請教,兩位與

只是想弄點財物,使晚景不至太過凄凉 走方名醫道。「沒有,老朽前來苗疆

下在此地失踪了麽?」 溫四絕道••「包大俠不是還有一個門

來呀。」 理由,老朽總不能說是爲了苗疆的金子而 走方名醫面色一紅道。 「那只是一個

也是爲了金子?」 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鬼刀道:•「不,我是爲了替師門清理 溫四絕道··「不錯,尋找失踪的門下 ,鬼大俠呢,你

門戶。」 溫四絕道··「鳴鏑門主雷奔是貴門的

爲五通神雷震。」

溫四絕愕然道。 「那麼鬼大俠是終南

只是渾號而巳。 鬼刀道: 「是的,在下申無晴,鬼刀

,幸會。」 鬼刀申無晴道: 「溫兄弟不必客套

及個人的想法說出,咱們再作研究。」

之間,似乎有着某種深厚的淵源。 走方名醫道:「那是甚麼淵源,連秀

女關係,事關別人的私隱,我也不好問下 上來,不過根據秀娃的描述,好像涉及男

鬼刀申無晴道。「溫兄弟還發現了什

叛徒?」

鬼刀道: 「不錯,他不叫雷奔,原名

溫四絕抱拳一拱道••「申大俠名動江

溫四絕道:「在下先將近日所見,以要咱們怎樣帮你,不妨直說。」

鬼刀申無晴說道。「好,溫兄弟請說

溫四絕道··「據秀娃說,王妃與國師

現了二點可疑之處。 並爲婚禮壯壯聲色,但經我暗中調查,發 了公主下嫁之時,用以顯示王府的武力 名武士, 溫四絕道•「王府在甘龍口徵集近千 交由衞隊長楊傑統率,據說是爲

娃也不知道麼?」

溫四絕道。「我問過秀娃,她也說不

點可疑?」 走方名醫道:「哦,溫老弟覺得那兩

溫四絕道··「第一點這般武士集中於

特別訓練。」 **曾經悄悄前往探查,發覺他們在舉行一種** 來往,使人覺得份外神秘,第二點,在下 王府右側幾幢房屋之內,他們禁絕與外客

溫四絕道:「他們以吹箭及强弩練習 鬼刀申無晴道: 「那是什麼訓練?」

草人發射,兩位可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草人向不同的方向拋出,讓箭手向飛起的 鬼刀申無晴面色一變道。 溫四絕道: 鬼刀申無晴道: 「由臂力强大的壯漢, 「甚麼叫做飛靶? 「是對付身

備對付咱們三個。」 走方名醫道:「溫老弟說的是,咱們 溫四絕點點頭道。 「不錯,也就是準

雖然不見得怕了他們,防着一點總是好的

略知一二。」 三絕徒擁虛名,只有最後那個毒字,倒還 給在下文武醫毒四絕的渾號,在下對其他 但不知老弟的袖裏乾坤是甚麽?」 溫四絕道。「承蒙江湖朋友抬愛,賜

法? 了,他們人數如此之多,不知老弟如何用 走方名醫道:「這麽說老弟是要用毒

立即動手清理門戶?」 如若那五通神雷震來到王府,申大俠是否 溫四絕道··「在下先要請教申大俠

後,在下不會不近人情。」 會讓他活着離開,但也要等待舉行婚禮之 鬼刀申無晴道。「只要他前來,我不

舉行之後,申大俠不動手也不行了。」 溫四絕道••「多謝申大俠,我想婚禮

會向我們挑戰? 鬼刀申無晴道:•「你是說五通神雷震

亂箭齊發,咱們就插翅難飛了! 千名武士,再加上各族的兩千精銳,四週 們跟雷震火倂,然後來個一網打盡,王府 溫四絕道。「不,是王妃,她會要咱

着玩的,無論你如何善於用毒,也不可 走方名醫道。「溫老弟!這可不是間 能

在下 温四絕微微一笑道: 的法子,包管萬無一失。」 「兩位只要依照

位還有沒有疑問?」 的耳根作了一番交待,然後詢問道。 黑色丸藥分別交給包申二人,並附着他們他取出兩根三寸長短的竹管,及兩顆

鬼刀申無晴道:「沒有問題。

溫四絕道。「那好,在下告辭了。 走方名醫道。 「這法子很好,應該不

這是一個罕見的歡樂之夜,苗疆全境

載歌載舞的狂歡着。 學行完畢,依然笙歌不絕。 騰歡,處處昇着營火,一羣羣苗族男女在 歡樂的焦點自然是王府了,直到婚禮

鏑門主五通神雷震等八人。 妃,國師,三名年齡最大的長老,以及鳴 最上首的一桌,除了新郎新娘,就是王 在王府的大廳之上,擺着十幾桌酒席

是新郎新娘了,但那位五通神雷震的吸引 力决不在一雙新人之下。 一般婚宴的場合,最令人矚目的自然

L 26

因爲他頭戴金色面罩,身着錦緞長袍

般,不得不令人多瞧他幾眼 ,配上一副魁梧的身材,有如鶴立鷄羣一

,並不防碍他的進食 ,自鼻尖以下就露了出來,不必摘下面罩 他在飲食之際,只要將面罩向上一推

問大名怎樣稱呼?」 四 絕一凝道。「新郎官好像並非苗族,請 在酒過三巡之後,他的目光忽然向溫

原 溫四絕淡淡說道:「敝姓溫,世居太

我這個做娘的也拗不過,哦,咱們這兒 王妃微微一笑道:「小女願嫁漢家郎 五通神雷震愕然道.. 「溫四絕?」

還有兩位來自中原的客人,門主要不要見 五通神雷震道: 「很好,王妃就請他

們出來吧。 請包鬼兩位大俠,就說鳴鏑門主要見見他 王妃回顧身旁的一名苗女道••「快去

顧苗疆的安危了!」 下來,同時目射殺光,向王妃瞥了一眼道 嘴角輕輕撇了一下,立即伸手將面罩拉了 「咱們一向互相尊重,王妃今日是想不 當苗女應聲奔去之後,五通神雷震的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王妃平靜的一笑道: 「門主不要多心

收留雷某的敵人,還說沒有這個意思?」 這可怨我不得。」 王妃道:「門主並未說出仇家的姓名 五通神雷震忽然推杯而起道:「王妃

申無晴已並肩進入大廳,徐氏姊妹一身勁 她語音未落,走方名醫包曜名,鬼刀

> 裝,雙雙奔到溫四絕的身後。 鬼刀申無晴濃眉一挑,冷冷道•「不

找到你的 五通神雷震哼了一聲道。「申無晴」

必怪王妃,你縱然躱到天涯海角,我也會

願跟你一般見識而巳。」 雷某並不怕你,只是看在同門的份上,不

我套同門的關係了。」 共憤,申某今日要清理門戶,你就不必跟 鬼刀申無晴道••「你欺師滅祖,人神

招吧。 有强存弱死,在武功上一分高下了,你出 五通神雷震道••「既然如此,咱們只

坡之上,才好施展手脚 便,兩位如果一定要動武,請到西鎭口山 國師楊善保道••「慢來,大廳不太方

見 五通神雷震說道: 「好吧,咱們鎭外

的 坡 大片山坡圍得水洩不通。 ,但他們全都手執兵刄,背負弓弩,將 ,苗族武士已像潮水一般的湧了過來。 他們先後奔出鎮外,雙方剛剛走上山 由表面上瞧看,苗族武士是來瞧熱鬧

意思?」 中的國師楊善保道•「國師!你這是什麼 五通神雷震面色一變,向擠在武士羣

是瞧瞧熱鬧,開開眼界而巳。」 楊善保道:「門主不要誤會,咱們只

的 點另行約門?」 ,苗人心存叵測,咱們何不換個時間地 因而以傳音對鬼刀申無晴道: 「姓申 五通神雷震自然不會相信楊善保的解

鬼刀申無晴冷冷道。 「師門之仇,不

> 過。」 共戴天,你縱使舌粲蓮花,今天也放你不

爲突出,不待五通神雷震回話,他忽然怒 霹靂神彈孫山的性格最爲粗暴,功力也最 天連本帶利也應該結算一下了 吼一聲道:-「姓申的,當年一敗之仇,今 一字排在他的身後,這八人之中以二總管 五通神雷震帶來的八名高手,此時已

識,而且曾經結下樑子。 敢情這位二總管與鬼刀申無晴原是舊

之仁 難改,這就怨不得申某手辣心狠了。」 鬼刀申無晴冷冷道。「當年申某一念 霹靂神彈孫山不再答話,彈身一躍 ,給你留下一條生路,想不到你惡性

蟒鞭也具有極高的造詣,此時一鞭抽出 揮手抽出一鞭。 此人以霹靂神彈馳名江湖,掌中一條

湖上實在不易多見。 竟連續响起一串爆音,其功力之高,在江 鬼刀申無晴自然不會畏懼孫山的蟒鞭

力? 自貼着苗人圍成的觀戰人牆遊走起來。 一味的逃避,莫非他害怕了霹靂神彈的威 ,只是他却不想接招,身形輕輕一擰,逕 霹靂神彈孫山不明白申無晴爲什麼要

出霹靂神彈,必然會波及無辜。 申無晴是貼着觀戰的苗人遊走,如若他擲 想到這裏,孫山似乎心有所悟,因爲

在此地集中,如若傷了他們,可能會激起 那可不成,苗人全境的戰士幾乎全都

罵起來。 想到這裏,他竟然暴跳如雷,破口大

孫山就再也罵不出來了。聲也不過剛剛出口,一綫品 此時他們已經繞了兩遇,孫山辱罵之 ,一綫晶芒忽一閃即收

一刀由頭頂劈下來,一直划到他的胸

霹靂神彈孫山幾乎巳被劈成兩半,他

瞧見申無晴出刀,孫山却死得如

論霹靂神彈死得如何慘烈,以塲中的形勢 而論,他們的前途並不樂觀。 不過無論鬼刀申無晴的功力多高,無 鬼刀震撼江湖, 盛名果非虚致。

因爲他只有一個,對方却還有八人之

敵,縱然是一對一,也不見得就能穩操勝 尤以鳴鏑門主雷震,是一個罕見的勁

着黑色布袋的鳴鏑門下立即將布袋送了過 他解開布袋,取出一張鐵胎短弓,及 五通神雷震一伸右手,一名揹

數十枝短箭,那些箭是白羽紅桿黑鏃,顯 在箭桿尾端有一個銅哨,當羽箭划空

之時,銅哨就會响起扣人心弦的刺耳之聲 ,這就是鳴鏑門的由來。

嚴肅,兩股如同寒星的目光,冷冷向鬼刀 五通神雷震弓箭入手,神情顯得極端 鬼刀申無晴與五通神雷震是同門,他

年,無法明白彼此的進境而已 們自然明白對方的武功,只是雙方分別多 他們相距約莫一丈,像兩頭負隅相抗

> 着對方 的猛獸,雙方不言不動,目光却緊緊的盯

連空氣都已凝結,壓得人們直冒冷汗。 此時全場靜寂,幾乎落針可聞,似乎

良久,一聲銳嘯劃破長空,五隻白羽

連串飛起,向鬼刀申無晴攢射過去。 一發五矢,隻隻奔向對方的要害,五

過去,第五隻却擦過他的肩頭,帶去了一 壁 通神雷震的功力,堪稱巳達神化的境界。 ,鬼刀伸縮之間,一連劈掉三隻短箭。 第四隻他來不及出刀,只好閃身讓了 接着晶芒乍閃,响起一陣金鐵交鳴之

塊油皮 風,他的神色十分凝重, 第一輪攻守結束了, 但並無半分胆怯 鬼刀似乎落了下

之色。 怯懼的是旁觀者, 人們目瞠口呆,連

害怕? 大氣都不敢喘出一口。 這是爲了甚麽?旁觀者爲什麽會如此

到雷震的手裏。 被鬼刀劈掉的三隻,餘下的兩隻都已飛回 因爲五通神雷震的短箭會轉彎,除了

的人必然會估計不到。 方或一側射出,在利箭貫胸以前,他身後 如果他要射他身後的人,他可以向前

危 這太可怕了,四週觀戰者幾乎人人自

兒觀戰。 ,五通神雷震無暇他顧,否則誰還敢在這 好在鬼刀申無晴也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响起,這回仍是五箭,却是並排飛行

了回去。 閃動之下,短箭被劈掉四隻,只有一隻飛

箭,他不再發射了,而且哈哈一聲狂笑起 兩次交接,五通神雷震損失了七隻短

頭砸去 右臂忽然一揮,一片烏光向鬼刀申無晴當 他說話之際,已經向前迫進了六步 「好一把鬼刀,果然名不虚傳。

使人防不勝防 泛起漫天烏光,短箭仍可伺機傷敵,當眞 敢情他的弓箭也可以近身相搏 ,短弓

難分出勝負。 交上手,只打得天昏地暗,兇狠無比,這

聲,雙雙向塲上衝了過來,秀娃及徐氏姊 一擺掌中的長劍, 溫四絕及走方名醫包曜名同時大喝一 其餘鳴鏑門下, 也紛紛撲出搶攻。 首先撲了 出去。

狂歡的所在,此時已變作修羅地獄。 紅的血水在無情的飛洒着,原是一個人人 刀光劍影帶着聲聲慘嘷,及一溜溜鮮

嬷嬷及數十名苗女出現了。 國師楊善保迎上前去道•「妳來得正

王妃冷峻的點點頭道•「既然正是時

它們仍然奈何鬼刀不得,在晶芒連續

只是鬼刀申無晴並非弱者,兩人這

對終南門下的絕頂高手,只怕短時內很 鳴鏑門的大總管唐山可不願乾耗下

妹也一起投入了戰鬥。

正當搏鬥達到高潮之際,王妃帶着新

是時候,要不要現在就傳下命令?」

國師楊善保道•「好的。」他由衣袖

之中取出一隻海螺,就口一吹,一股令人 亢奮的怪異之聲,立即貫入人們的耳鼓。 它不只是沒有使搏殺者停止拚鬥,由於 這股海螺之聲,當眞怪異得到了極點

够使他們亢奮,也是叫他們殺人的訊號 音調亢奮,使他們的搏殺更加兇猛。 以在四週觀戰的苗人來說,它不僅能

射,就可以達到殺人的目的了 手裏人人都有弓箭,只要向着鬥場一陣亂 苗族殺人多半愛用弓箭,現在他們的

的仆倒下去。 的 ,那般苗族戰士竟出人意外的一片一片 但海螺之聲並未達到它傳訊殺人的目

再也吹不下去了 已全部仆倒,沒有一個人還能站立起來 只不過片刻之間,三千多名苗族武士 國師楊善保大吃一驚,他的法螺自然

他是在跟王妃說話,他竟然呼叫王妃 「竟會出這種事!怎麼辦?霞珮。」

莫非王妃名叫霞珮?

爲

就算如此,國師也不能直呼王妃的閨 但王妃並沒有因此而有所不快,她忽

然銀牙一咬, ,不許留下一個活口!」 新嬷嬷應了一聲,立即率領手下七十 向新嬷嬷揮手道:「妳們上

二名女殺手向鬥塲衝了過去。 此時場中的搏殺已告結束,溫四絕等

獲得輝煌的勝利。 鳴鏑門主的人頭被鬼刀切了下來,他

帶來的八名高手,沒有一個留得命在。 只不過鬼刀申無晴巳身負重傷,他的

在約莫半盞熱茶之後,銳嘯之聲再度

胸腹之間尚插着三隻短箭。 徐氏姊妹也受了傷,虧得溫四絕及時

出来 場兇狠的搏殺,因爲鬼刀申無晴不只是無 援手,她們只受了一點皮肉之傷而已。 戰,還要有人對他加以保護 以他們現在的實力,將很難迎接另一

力軍,王妃與國師還是兩名深藏不露的武 而且他們的對手是一枝人數衆多的生 在此等形勢之下,他們的處境豈

「娘是怎麼啦?莫非責怪咱們不該殺掉鳴 秀娃瞧到此等情况,惑然不解的道:

溫四絕道•• 示 ,她是存心要除去咱

秀娃雙目大張道:「你瞎說,娘怎會

用箭攢射咱們,那時,他並未顧慮妳跟咱 有瞧到適才國師吹海螺傳令,要三千武土 溫四絕道。「不是我瞎說,難道妳沒

「虎毒不食子,娘爲什麽要這樣?」 溫四絕道•「因爲她不是妳娘!」 秀娃想想的確不錯,但仍不解的道:

秀娃一呆說道••「我不信……給我站 「給我站住」是對苗女叱喝的,因爲

她們已經迫近秀娃的身前。

脚下一窒,就一起停了下來。 對公主的叱喝,苗女不敢不遵,她們

妳這是做甚麼?難道連女兒女婿妳也要殺 秀娃越前幾步,對王妃說道:「娘

L 28

.....好 ,妳過

,其餘的都是我丈夫的朋友。」 秀娃道:「娘!溫四絕是女兒的丈夫

王妃道:「不要管他們了,孩子,娘

兒的終身依靠,怎能隨便的換來換去!」 是苗人,也不能這麽不知羞恥,丈夫是女 會替妳找一個比溫四絕更好的丈夫的。」 秀娃高聲大叫道:「不,娘,咱們雖

給我殺!」 是不孝,我不要妳這個女兒了,新嬷嬷, 王妃面色一沉道:「不聽娘的教訓就

我娘不會這樣的,妳是誰?說。 秀娃呆了一呆道:「妳果然不是我娘

王妃的地位 頭上自然要造成一股極大的混淆了 王妃是假的,公主却半點不假,在當 最後幾句問得聲色俱厲, ,在那上十二名苗女來說,心 等於否定了

前情况來說,只有公主才是她們的主人。 出來,秀娃沒有瞧出 此等微妙的變化,巳由她們的眼神中 ,却瞞不過溫四

·快些命令七十二名女殺手圍着王妃及因此,他立即以傳音對秀娃道··「秀 不許一人離開這兒。」

得離開,不聽命令者殺!」 面色一肅道:•「給我圍着現場,任何人不 秀娃不知道苗女會不會聽她的,仍然

斯應,刹那之間已將王妃,國師,新嬷嬷 ,連同溫四絕等一起圈了起來。 她這一聲令下,想不到苗女竟然如响

王妃面色一變道:「你們想造反?莫

右,三人都已取出了兵双。 幾名苗女迫去,國師及新嬷嬷跟在她的左 溫四絕知道他們遭到全面挫敗,必然

王妃雙眉一挑道•「姓溫的 ,我將女 想乘機逃亡,因而用手一拉秀娃,飛身攔

絕麽?」 兒嫁給你,待你不薄,難道你也要趕盡殺 溫四絕微微一笑道。「可惜她不是妳

的 王 女兒,這個情溫某只好心領了。 妃母女的感情,本國師先斃了你!」 國師楊善保大喝一聲道:•「你敢挑撥

一連攻出五招,但覺勁風震耳,功力竟 此人使的是一對金筆,雙筆翻飛之間

開封打官司去吧,也許你的叔叔還能再救 冷冷道。「不要反抗了,帥一民,跟我;部封住了楊善保的攻勢,然後長劍一收 帥一民,跟我到 ,全

楊善保大吃一驚,禁不住連退幾步

開封總捕湯無影呀,他是我的師兄。」 楊善保呆了一呆,忽然暴吼一聲道。 溫四絕道。「你不認識我,應該知道

每一招都是指向溫四絕的關節要害。 連攻出二十七招,每一招都是竭盡全力, 身形暴起,金筆縱橫,刹那之間,

王妃似乎也急於除掉溫四絕,手中單

住王妃的去路道:「別忙,大妹子,你們走方名醫身形一幌,旱烟鍋一横,擋 替妳出個主意。」 究竟犯了溫老弟什麽了,告訴我老哥哥好 此人當眞胆大包天,竟稱呼王妃爲大

以爲侮 但說來也有些奇怪,這位王妃竟然不

金子的!」 ,懷璧其罪罷了,誰叫咱們擁有數不盡的 「咱們犯着他甚麼?只不過匹夫無罪

富堪敵國的當代石崇了 有數不盡的金子, 連和氏之璧, 夜明寶珠 麼?只要你帮助咱們除掉姓溫的,你就是 都在咱們手裏,你不是想後半世享享清福 啊, 「哼,你的眼光太小了,咱們何止擁 數不盡的金子?此話當眞?」 願不願帮咱們?

難拒絕的誘惑。」 ,這的確是一個很

「你答允了?

不與命爭,因爲我是一個天生的窮命。 「妳弄錯了,我沒那麼大的胃口 「那你攔住我作甚麼?」

拾妳。 「不讓妳依多爲勝,等待溫老弟來收

「找死!」

「跟你打官司?嘿嘿,先將你的狗命留下

在那兒。 在那兒。 一片刀光像怒潮一般湧了過來,但

把勾住王妃的手腕,同時彈出兩指 原來溫四絕已擒住楊善保,趕過來一

旗

塩酸事

### 大內高 手的拳脚

麥海雲

於創造了一種新的拳法,它叫做「尺長的考慮,以及深入的研究,他們終 長的考慮,以及深入的研究,以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 是比較一般人更加凌厲的,怎樣才可 向强敵挑戰,故此他們的武功必然 舊日的大內高手,準備派出京外 ·經過深

內那麼短的距離出擊。 這種「尺拳」,暗指要在一尺之

下領。 當長的距離,約三尺左右,突然發招 過半邊身之際,仍然跟對方有一個相 是他施展這一招必須跟步法配合,轉 前,轉過半邊身,右手握拳,由下邊 招稱做量天尺,猝然疾走到敵人的臉 進,變成貼身,眞的只有一尺那麼遠 打上,撞擊着對方的下頷,最巧妙的 拳頭打到上邊去,一雙脚以箭步推 於是,那一拳就有機會打中對方的 至於尺拳招式,特別古怪,有

手就用手壓低對方之手, 用來接應的,假如對方用手擋格,左 打眉心 那時右拳已經提高,既可打眼打鼻 右拳仰攻之際,左手不動,它是 ,又可打擊對方的咽喉 使右拳騰空 ,極爲

然奪取最後勝利了。 此人的脚趾踏斷,十趾痛歸心,他當算對方的脚穿了棉花鞋,仍有力量把 ,往下踐踏,踏中了對方的脚背, 萬一兩手被封,他立刻提起石脚 就

方的肋骨出擊而已,同樣的有極大威的「牛角捶」,不過改變攻勢,向對,這一招等於進攻敵人左右兩邊額角兩邊肋骨同時被人襲擊,不容易招架 脅。 左右兩邊肋骨進攻的,叫做 ,由於對方的距離十分接近,左右 尺拳還有另外一招,就是向對方 「蟹鉗手

盡。 招之前已經把他擊倒,故此招招打到「尺拳」純然採用攻勢,務求對方發 外,還要講究守勢,大內高手使用的 照理,拳師的搏鬥,除了攻勢之

往往會打輸的。 ,沒有練習過尺拳的人,難以防範 由於各種招式在最短的距離出擊

或是整整的一套拳?這個問題不易回 ,因爲它早已失傳 尺拳究竟是只有「散手」呢?抑

答

謝老哥哥 然後雙拳一抱,對走方名醫道。一多

分我一點金子咱們就算扯平了。 走方名醫道:「多謝大可不必,只要

的身上 溫四絕哈哈一笑道:「好,包在小弟

睜着一雙迷惑的目光,走過來依

着溫四絕道·「你說她不是我娘? 溫四絕道•• 「不是,我想她必然戴着

她的面具撕了下來。 人皮面具,妳不妨到她脖子上摸摸。」 秀娃奔過去一摸,果然找出破綻,將

了悔不當初的淚水。 五六歲的年齡,此時圖窮匕現,她也流出 拍的一聲脆响,秀娃先賞了她一記耳 她是一個頗爲清秀的女人,約莫二十

了? 光,然後怒叱道。「我娘呢?妳將她怎樣

恨,妳殺了我吧。 假王妃嘆息一聲道。「一失足成千古

秀娃道••「我不會饒恕妳的,妳先說

不是咱們害死的。」 假王妃略作沉吟道。 「妳娘死了 ,但

我娘怎樣了?」

捕頭湯無影的妻子 原來假王妃名叫胡霞珮,是開封府總

胡霞珮 日常忙於公務,又不善禮貼,難免冷落了 湯無影雖然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但

一民。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之中,他認識了帥

**曾經當過副將,遂以帥少爺自居,後來仗姓帥的是一名江湖惡棍,仗着他叔叔** 

然害死了湯捕頭捲欵潛逃 好情又被人撞破,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竟 子。後來稅務舞弊東窻事發,他與湯婦的 **還藉機接近楊總捕頭,並且勾上了他的妻** 着叔父的關係,在府衙弄到一個稅務的差 這一下不只是翻雲覆雨, 大飽私囊

毒藥造成瘟疫,這些鬼門道自然瞞不過帥 民。 他們逃到苗疆,正趕上五通神雷震以

並除去 神雷震虛與委蛇,然後想法子將鳴鏑門一後扮成他們,一面治理苗疆,一面跟五通 他們乘機殺了王妃及國師楊善保,

滿盈,要接受國法的裁制了 現在鳴鏑門是除去了,他們却也惡貫

開封銷案。 踪,才獲得這對元兇,他必須將他們押往 自然,溫四絕爲報師兄之仇,千里追

但他還會回到苗疆的,因爲他不是



# 氣吞河嶽轉

客人要趕早投店。 有住宿的客人趕着要上路,也有趕夜路的 **閙起來,原因是這座小鎭靠在官道邊上,** 天剛黎明的時候,這座小鎭上巳經熱

有人知道。 忙碌着,但到底是爲別人還是爲自己,沒 人總是爲自己在忙碌着,也爲別人在

醉仙樓主

令

盧

文圖

劍

向平靜而安寧的小鎭上,突然喧嘩起來 北天際,一閃而沒,那速度好快,這座一 天際,閃燦着一道紅光,劃天而過,向東 這當眞是稀世奇觀。 鬧,沿門托缽,在爲着自己的五臟廟打算 看買賣的聲音, ,行人也逐漸的多了,此際,突然從西南 炊烟從每一家的屋頂升起,街巷間嚷 一些小叫化子也在凑着熱

另一人道•「那是流星。」 有人大叫道:「看啊,那是什麽?」

劍俠禪機短篇故事

沒有這樣快,更沒有這樣的亮。」 「胡說,流星在夜晚才會有,而且也

7我— 「那麼你說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底是什麽呢? ,而且也不會那樣快的一閃而沒,但那到 如果說是彩虹,也絕不會祇是一種顏色 的確沒有人知道那道紅光到底是什麼

招牌倒是很响亮:「醉仙樓」 下二層,看起來極不够氣魄,但那塊金字 小鎮的左側有一家小小的酒樓,分上

在靠窗口的一張桌上坐着,面前放着兩 醉仙樓中沒有醉仙,但却有一個醉鬼

> 劍 動星斗移

打盹。 盤殘餚,及一隻空酒壺,人却伏在桌子上

兒吃醉了,看他那一身襤褸的衣衫,比叫 笛,讓人看來的確有些不倫不類。 化子好不了多少,而且腰間還挿着一枝短 ,本來就很少,而這個醉鬼旣然已經在這 這本來是大清早,大清早上吃酒的人

得滿臉的亂腮鬍。」 這個人看年紀大約在四十上下,還生

啦,要些什麽菜?」 看樣子像個書生,這個人來得也够早,他 忙的跟上來說·「公子爺,你是趕吃早酒 走到醉鬼的對面一張桌子坐下,店小二趕 人,二十上下的年紀,穿一件白色長衫 此際樓梯一陣咚咚聲響,又上來一個

壺酒?」 那書生隨意的說道。「半斤牛肉,

見到……。」 轉了回來說道。「公子爺,今兒早上你可 小二應着去了,但很快的又拿着酒菜

「你是說那道紅光?」

星,更不是彩虹,公子爺,你是讀書人 定知道那是什麽?」 那書生道•「我也不知道。」 「瞧啊,那紅光飛得好快,既不像流

招呼: ,公子爺你慢慢的吃,小的還要去樓下 那書生一揚手,店小二飛快的下樓去

**藏廣的人都不知道,那我們就更沒有辦法** 

小二尴尬的一笑說:「像你這樣見多

L30

萬古雲霄飛一劍。 ,此際那個醉鬼突然打了個呵欠說:「

還會飛?」 那書生道。「怎麼,你說我是劍,劍

腰中的謂之仙劍,擺在閻羅殿上的謂之鬼 上的謂之神劍,拿在道士手中的謂之法劍 ,插在壯士的背上的謂之寶劍,掛在神仙 ,能飛行絕跡,而瞬息萬里的 醉鬼道••「劍有很多種類,放在神壇 ,謂之飛

,不知那魚腸巨闕,紫電青霜,昆吾甚 ,又算是什麼劍?」 書生點頭道·「原來劍尚有這許多種

醉鬼道。「寶劍!」

書生道:「寶劍亦可飛否?」

聚氣成形,一以空形之神,神化萬靈。」 以有形之質,行法飛行,一以無形之氣, 書生道: 「如此說來,寶劍亦可以法 醉鬼道:•「飛劍之道,其類有三,

醉鬼道:「不錯,但這已是等而下之

推形,飛行上空です」

飛從神,神屬上乘,煉劍之道,至神而止 此爲劍仙中最高的境界。」 醉鬼道。「去形從氣,氣屬上乘,去 書生道。 「如何才算是等而上之?」

有,一定是江湖中奇人。」 我的底細,今夜三更,鎭外土地廟見。」 識英雄,我看你却是醉眼識狗雄了,欲知 右手在桌上一拍,人巳飛出窗外不見,桌 鬼醉吃吃大笑起來說:「人家說慧眼

> ,好快的手法,江湖多奇人,這話當眞一間,已從腰間取出了銀子,放在桌面之上 點也不假了 了一小錠銀子,原來他趁這一拍之上却多

是人,更何况這是三更半夜,要說有的話 香,但平時連鬼也影難找到一個,不要說 三里路,過年過節的時候, **那**祇是有一個, 鎭外的土地廟 醉鬼。 ,離這小鎮也不過是二 也許會有人燒

精,要吃醉了還能保持鬼靈精般的聰明,裏糊塗,人事不知,那裏還能稱得上鬼靈 方能稱得上是醉鬼。 因爲一個正真吃醉了酒的人,必然是糊要當一個醉鬼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亂髮,滿臉鬧腮鬍,破舊衣衫,腰間還插 墊上,呼聲如雷: 着一枝短笛,躺在神壇的前面,頭枕在拜 醒鬼仍是在酒店中的那個樣子,一頭

原有的蠟燭已被野風吹熄,那年輕人走到 年輕人,輕輕的走到廟前,廟裏黑黑的 土地廟門口猶豫了一下 這個時候,一個穿白衣服書生打扮的

原來醉鬼並沒有醉,更沒有睡 醉鬼說:「你來啦?」 醉鬼道••「請進來坐。」 那書生說··「我來了

何坐法?」 書生道··「廟中無燈火,不知叫我如

看閣下衣褸破舊,形同討乞,但却胸羅萬

書生恍然哦了一聲說。「原來如此

了麽?」 頭,說。「現在可以告訴我關於你的底細 起來,書生緩緩的走進,坐在拜墊的另一 醉鬼哈哈一笑,廟中的紅燭又燃燒了

> 清晨那道紅光是飛劍對不對?」 醉鬼道··「當然可以,我曾經告訴你

醉鬼又道・「劍怎地無緣無故的自己 書生道。「不錯。

飛起來,當然是有人操縱的了?」

間。 里之外,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功行高 謂之劍俠、劍俠、劍仙之流了 行,劍住則人住,萬里遨遊,祇在瞬息之 的,可以煉到身劍合一的境界,劍行則人 「那麼操縱那飛劍之人,就是世人所

生書問道: 「天下眞的會有這一種事

嗎? 「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你想要學劍

前出了不少劍客,如紅綫聶隱之流,總以 有此事。 爲彤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誰知道會眞 書生道: 「我幼讀野史,也曾知道以

麼? 醉鬼說道。「我祇是在問你,你想學

書生道··「如果眞有此事,當然是想

徒弟,你與劍仙有緣,早晚必可登堂入室 之學是徒弟尋師父,求劍仙之學是師父找 但不是現在。」

大概說一下。」

書生道: 「在下洗耳恭聽。」

「我想也是。」

,此劍在千

醉鬼道: 「學劍與求仙不同,求神仙

入門之前,我倒可以把劍門的種類,向你 醉鬼道。「爲期不會太遠,不過在未

書生道·「那要到什麽時候?

你說過,劍分形氣神三乘,而每一乘皆有 五種煉法。」 醉鬼道••「記得在酒樓之時,我曾跟

書生道。「那五種煉法?」

土五行之分也。 醉鬼道:•「此五種煉法,乃水火木金

書生道·「請道其詳ー

故也。」 金可拱金,其劍必壯,因同類相助也,以 形,因冶灸之功也,以木煉劍,金可尅木 氣之故也,以火煉劍,火可尅金,其劍化 土煉劍,土可生金,其劍必猛,因得生之 ,其劍必銳,因所向無敵也,以金煉劍, ,以水煉劍,金可生水,其劍縮形,因洩 醉鬼道。「有形之劍,配以後天五行

書生道:「若無形之劍呢?」

火劍,其色紅,肝臟煉成爲木劍,其色青 五行之劍,蓋人有五臟,而五臟各有生氣 **重於體內之生機,以自己之生氣,而煉成** 土劍,其色黃。」 肺臟煉成爲金劍,其色白,脾臟煉成爲 腎臟煉成爲水劍,其色黑,心臟煉成爲 醉鬼道••「形而上爲氣,以氣煉劍

但亦不能無水,如以心爲火,以氣爲風, 水又從何處而來。」 書生道:「煉劍之道,雖不離風火

,五臟之液即是水也。」 書生道·「五行之劍,以何種爲最厲

醉鬼道…「五臟中各有氣,亦各有液

害?」

醉鬼道: 「土劍 却是爲何?

「五行土居其中,承載其他四行 ,而

之機也。」 劍銳,土劍中和,然其中不離於五行生尅 行之,則水劍柔,火劍剛,木劍平穩,金 劍智慧,金劍義氣,土劍信實,如反其道 之秉性而論,則水劍仁慈,火劍禮儀,木 行之中,水火以神氣爲用之故,若以五行成五行之五氣,其次則爲水火二劍,因五

法?」 書生道:•「氣上如神,神劍又如何煉

木金土,黑紅青白黃之分。」 以心神爲主,其法與煉氣相同,各有水火 醉鬼道: 「五臟有氣有液也有神,統

書生點頭道。「我知道了。」

累德的大好之期,你不可放過。」 門,如今天下荒荒,盗賊四起,正是積功 故欲煉劍者,必積功累德,方可得入此 醉鬼道••「劍道即人道,劍道即仙道

功法?」 書生道。「在下一介寒儒,如何個立

個不晓?」原來這儒生正是司馬冲和。 中,即一代儒俠司馬冲和,誰人不知,那 他一笑說:「就算是吧,但前輩尚末 醉鬼哂道: 「當今江湖之上,武林之

見之紅光,實乃我師姪黃兵,飛往東北去 醉鬼一笑道··「我乃白羽也,今晨所

告訴我有關你的底細呢?」

辦一件緊要之事也。」

是劍仙中人,在下失敬了。」 白羽道。「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司馬冲和拜了下去道: 「原來前輩就

我們之上也。」眼前白光一閃,一道白虹,祗要你立心不變,將來的緣份,又能在 ,冲向東北天際,一閃而沒,好快!

司馬冲和心想。「如此的速度,看來

,他雖然不會飛劍之道,但以他的輕身功他猶豫了一下,立時起身又奔回小鎭所謂瞬息萬里之說,絕非欺人之語了。」 「醉仙樓」之中。 法,也不過半個時辰,又回到那家酒樓,

因,是因爲早晨那道紅色劍光也是向東北明日便往東北走,他所以要往東北走的原 北方一閃而沒。 自己去的時候,一道白色劍光,也是往東 飛去,據劍仙白羽說,那是他的師姪黃兵 找一個蔽風雨的所在,好好的休息一夜, 跡江湖的人,回到酒店來的目的,只是想 空空的,店小二也早已睡了,他本是個浪 樓之中,仍坐在那個老位子之上,桌子上 他却翻上屋脊,然後從窻門竄入,進入酒 ,趕往東北去辦一件急緊之事,最後白羽 這是半夜,醉仙樓當然不會開門,但

來的?」 店小二趕到樓上來打掃之時,見到了司馬 ~和不由一愕說··「公子爺,你是怎麼進 煉內功,不一會工夫,天色已經大亮,當 北方一探,因此他在酒樓上閉目打坐,修 們連袂趕往東北,難道說在東北方向發生 了一件大的災害不成,是以他决心要往東 劍仙行道的目的,旨在救人救世,他

從樓窻中進來的 司馬冲和一笑道。「你別見笑,我是 。 二

吧。 「樓窗,那麼高的樓窗,你沒有騙我

會 「我想起來啦,那你一定是武林人物 「小二哥,我怎麼會騙你。」 會什麼功來着?」

原來你還是文武全才,幸好…「對,對,你一定會輕功, 「幸好什麽?」 「對,對,你一定會輕功,眞了不起「輕功!」

「你不是强盗,要不然,小店可就慘

看店中可曾少了什麽?」 小二雙手連搖說。「沒有,一件沒有 司馬冲和朗聲大笑起來說: 「你先看

少

「你怎麼知道?」

的看了一遍。」 「那就好。」 「小的一早起身之時,便已前前後後

「一斤牛肉,一壺酒。」 「公子爺,你要吃些什麽?」

他還向店小二要了些乾肉及饅頭,便開始 聲音…… 乾肉吃,正吃之間,忽然聽得有人說話的 今天比白羽更早,酒也醉了,菜也飽了, 上路,一逕向東北方行去,行了半日工夫 ,感到肚子餓了,便掏了一個饅頭,包着 要說是醉鬼白羽昨天來得早的話,他

那又要吃不了兜着走?」 能躭擱,要是誤了會期,上面怪罪下來, ,也祇有三四個月了,我們這一路上可不 一人道:「老大,時下離那中秋之夕

我好想他。」 去一趟,看看那個丫頭片子,你不知道 山,祇要兩個多月就够了,你陪我到秦嶺 另一人道。「你放心,從這裏到五台

人家,人家可不喜歡你,說實在的,人家 老二道•「我看算了吧,你雖然喜歡

> 身。 又是堂堂正正的武林世家,我們是什麼出

沒了他們。」 己威風,憑咱們嶺南雙煞的名頭,並不辱 老大叫道。「你別長他人志氣,滅自

的也祇有陪你走一趟了。」 老二道。「如果你真的要去,做兄弟

話,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轉轉方向。 老大這才大笑起來說:「這還像句人 兩人加快脚步,穿到前面去了。

使他們? 林之中已是威名赫赫了,還有什麼人能指 上頭尚有更厲害的人物,這讀南雙煞在武 要趕到五台山參加一個什麼會,而且他們 司馬冲和心想·「聽他們的語氣,是

吃天鵝肉麼?」 然會對她起了垂涎之心,這不是賴蛤蟆想 是十七八歲了,那嶺南雙煞的胡氏兄弟竟 的時候,生下一女,取名明珠,如今應該 方大年了,東方大年年老無子,祇是中年 他又想。「秦嶺武林世家,當然是東

山不也是在東北方麽? 黄兵皆是駕着劍氣向東北方而去,那五台 他忽然又想起那劍仙白羽說他的師姪

不獨可以傷敵,更可用來鎖敵人的兵刃。 爲,全是黑道中的巨梟,他們因地勢之利 氏兄弟之上,嶺南雙煞老大胡作,老二胡 以功力與名望,司馬冲和都在嶺南雙煞胡 五行輪,此輪有五個齒輪,其銳如刃 中人必死,同時兄弟二人各使一件奇兵 利用嶺南蠻荒中的瘴氣煉成了一雙毒掌 司馬冲和雖然是藝高人胆大,但對這 司馬冲和這樣一想:立時跟了上去,

座小的集鎭,三人同時在一家酒帘中歇了即若離的,跟踪了七八天左右,來到了一兩個怪物,也不能不處處小心,是以他若

跟踪了我們七八天,不知有何目的?」 中的老大胡作冲着他一聲怪笑說。「閣下 司馬冲和冷冷的道。 「天下 那 嶺 南 雙 煞 人走天下

,因何老是不前不後的 老二胡爲說道。「如果你不是跟踪我 何以見得我就是跟踪你們?」 ,與我們首尾相

走在你們後面,那在下祇有走在你們前面 司馬冲和說道: 「如果兩位不願意我

我們,除非你是不想活了 胡作一聲怪笑道:「諒你也不敢跟踪

煩。」 一步到那邊去等你們,豈不省了很多的麻 你們是到秦嶺的東方大年家中,我何不先 了酒帳,便獨自一人上路,他想。「反正 司馬冲和再不理他們,怱怱吃完,付

他與東方大年原是舊識,老友重逢,別有 事,詳細說了一遍。 過三日工夫,便已到了東方大年的家中, 番情趣。他便將半途中遇到嶺南雙煞之 他這樣一想,脚下便加快起來,也不

那胡作已經六十出頭了,還對小女生出了 東方大年眉頭一皺道:「眞想不到,

行輪及那毒掌,甚是厲害,不可不防。」 司馬冲和道。「這兩個魔頭的一雙五 東方大年道・「若以我一人之力,恐

> 們了。」 難取勝,如今老弟你來了,我可就不怕他

,現出個紅衣少女來。 兩人正閒話之間,忽見院中白光一閃

馬叔叔。」原來,那院中少女正是東方明 東方大年叫道。「明珠,速來見過司

當眞的是可喜可賀了。」 長得亭亭玉立了,而且更入了劍俠之門 大笑道。「想不到三數年未見,姪女已經 司馬冲和未等東方明珠見禮,已哈哈 東方明珠嬌笑道:「原來小叔也知道

劍仙之事? 司馬冲和道:「小叔雖未曾習劍,但

也會遇到劍仙之流亞。」接着便將白羽之 詳細說了一遍。 東方明珠道:「白羽是我的三師叔

妖魔邪道在那裏集會。」 之所以趕往五台山的原因,是因爲有一些 黄兵是我二師叔弟子" 也是我師兄 ,他們

又集什麼會?一 司馬冲和道。「是些什麼樣的邪道

了。 此說來那嶺南雙煞可能已經加入邪道劍派 立志却各有不同,他們準備在五台山開統 邪正兩門,煉劍之法雖然是大同小異,但 一劍道大會,要將正道劍派一舉撲滅。」 東方明珠道。「當今劍仙之道,分爲 司馬冲和道。 「這簡直是胡鬧了,如

準備除去此二人之後,便往五台一行。」 道他們兩人正在走向我們這個方向,姪女 司馬冲和道。「如此說來,小叔也有 東方明珠道。「不錯,而且姪女也知

個件了。」

煞胡氏兄弟,拜見東方大俠。」 正說之間,忽聽有人叫道。「嶺南雙

胡作與胡爲並肩站立在庭院之中。 東方大年道。「不知二位駕到,有失 三人互看一眼,便一起走出屋外,見

遠迎,當面謝罪。」 ,我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是有事相求而 胡作怪笑道。「東方大俠不必客氣了

來。」 東方大年道:「寒舍簡陋,不便奉客

仙 年逾花甲,尚虚室以待,久聞令媛貌若天 ,兩位有話,就請說吧。」 ,故不遠千里而來,爲的是就想攀這門 胡爲道••「我們是求親而來,大哥雖

親事耳 聲譽,是人盡皆知,我不便多說,但此終 身大事,必須要徽求小女同意方可。 東方大年笑道。 「以兩位在武林中的

意。 東方明珠面罩寒霜,說道••「我不同

後果麼?」 胡作嘿嘿兩聲冷笑道。「姑娘不及慮

得很遠。」 二人之力,要想在東方世家撒野,那還差 黑道中的巨梟,江湖中的殺星,但欲以你 東方明珠冷冷的道。「我知道你們是

肆,但我兄弟已今非昔比了。」 我兄弟巳往之能耐,的確不敢到貴處來放 胡爲怪笑道: 「姑娘說得沒有錯,以

你若以此自持,結果吃虧的還是你們。 人已經加入了新近崛起江湖的天地會, 東方明珠道••「我也知道你們兄弟二 - 但

> 應還是不答應?」 風閃了舌頭,眼下我祇是問你一句話,答 胡作怪笑道••「妳不怕話說大了,被

娘下手無情了。」 的性命,就速速滾開,要不然就休怪本姑 「你們如欲保全自己

且退下,讓小叔來會會這兩位高人。」 出去,司馬冲和一聲朗笑道。「賢姪女暫 什麽做的。」一揮五行輪,便向東方明珠 不給一點厲害妳看看。妳還不知道自己是 衝去,同時胡作見胡爲出手,也跟着衝了 胡爲怒道:「眞是不識抬學的東西

兩人攻去。 唰!地一聲,已打開手中的摺扇,向

不到還是位高人,可否通個姓名上來?」 胡作道: 「閣下會跟踪我兄弟很久,真想 司馬冲和未及答話,那東方大年已經 胡氏兄弟的五行雙輪,也隨之迎上

時胡作一五行輪打向司馬冲和的後背,他。」呼!地一聲,五行輪已攔腰打到,同 當眞是瞎了眼了。」 一個大名鼎鼎的儒俠司馬冲和都不認識,代答道:「你們兩人混了半輩子江湖,連 胡爲冷笑道: 「無名小卒,何足掛齒

這分光掠影的大羅扇法,的確是神妙無比 洒而自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他 大穴,他避拒閃身出招之間,身形極爲瀟潑風暴雨一般的,分點兩人前身的三十六 們這是前後夾攻,威勢確也驚人 ,一招出手巳將兩人迫得連連後退。 司馬冲和身形偏右閃出,掌中摺扇如

的武功絕世,獨以他手中的一套大羅扇法 胡爲道。「大哥,久聞儒俠司馬冲和

虚。」 ,更是巧妙絕倫,今日看來,江湖傳言不

胡作道:「不錯,看來以你我兄弟二

出手,看來我們今日是敗定了。」 人之力,今日很難勝他。」 胡爲道。「更何况尚有東方父女未曾

名望,這個人可丢不起,我們得想個辦法 胡作道:「以我兄弟二人在江湖上的

中禁令。」 胡爲道。「唯一的辦法,就是遠反會

「你是說用飛劍?」

「不錯,除此而外今日我兄弟很難生

處置之慘, 「至少我們可以保住性命,以後之事 「可是你別忘了 也不是一個人所能忍受的。」 ,違反禁令的後果其

日之危再說。」 ,那也祇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胡作點頭道。「好呀,我們且逃過今

麼?」原來當嶺南雙煞對話之時,他一直 站在一傍未動。 司馬冲和冷冷的道•「你們商量好了

一道黑氣,直撲司馬冲和的門面而來 胡作道。「商量好了 。」一張口吐出

搧了開去,但飛劍乃本身靈氣煉成,靈活 如龍,在空中兜了個圈又飛了回來。 氣所至是無堅不摧,因胡氏兄弟煉劍未久 道,硬生生將那股黑氣擾轉了彎。本來劍會了飛劍?」摺扇一揮,發出一股强大力 ,劍氣尚未老練,是以才會被司馬冲和一 司馬冲和又用扇搧開,如此格鬥了一 司馬冲和冷冷的道。「原來你們也學

刻工夫,誰也傷不了誰 胡爲此時大叫道••「大哥,你真的喜

歡那個丫頭麼?

行,後果堪慮了。」就是怪罪下來,其罪也不大,若果一意孤 們以劍氣阻擋, 劍氣阻擋,尚可全身而退,這樣會中胡爲道。 「如果大哥能放棄此女,我 胡作道:「不得此女,誓不甘心。」

接不暇之概,正在在急緊之時,忽見一道 張口也吐出一道黑氣,兩道黑色劍氣,前 黑氣,揮爲四段。 白光,閃電而出,甫現之間,已將那兩道 後環攻,司馬冲和頓感壓力大增,大有應 意如此,小弟祇有帮你完成心願了。」「 至今,一向以大哥馬首是膽,如今大哥執 胡爲嘆道:「我兄弟二人,闖蕩江湖 胡作道•「不行。」

逃 領南雙煞胡氏兄弟大吃一驚,返身便

障, 此際忽聽那東方明珠大喝一聲: 還想逃麼?

兩顆人頭,亦已滾落地面之上,屍身也隨 眼前白芒暴漲,在倆人頂上一繞,那

之倒了下去。 ,三人又回到大廳之中。 東方大年立時命下 人將兩具屍首埋了

司馬冲和笑道••「想不到賢姪女的功

的關係 煉劍的時間長短有關係,但立心也有很大 力,比起嶺南雙煞又强得多了。」 東方明珠道:「劍道之强弱,固然與

東方明珠道:•「邪不勝正,古有明訓 司馬冲和道…「這話怎麽說?」

> 立心作惡,則必然是爲善者勝,此謂之邪,若彼此力量相等,一個立心爲善,一個 士,亦必可大破羣魔,此謂弱不勝强。」 若魔道人手雖多,但正道中皆是久煉劍之 敵一,則二人勝一人敗,此謂寡不敵衆, 不勝正,若三人力量相等,其中一方以二 東方明珠又道:「其次尚有五行生尅 司馬冲和點頭道。「有道理。」

的問題。」 曾涉獵,不知在劍道上又如何說法? 司馬冲和道:「五行生尅之理,我亦

行本原之所化,以黑紅青白黃,配以水火 可尅火之故也。」 木金土,比如說紅光劍屬火,黑光劍屬水 彼此如力量相等,則黑光劍勝,取其水 東方明珠說道。「劍道五行,亦由五

司馬冲和點頭,首:「原來是這樣子

者仁也,若多事殺戮,其不也有傷天和了東方大年道。「我聞劍道即人道,人

從院中走進一人,蓬頭垢面 此際,忽聽外面有人應聲答道: ,衣褸破

爛,腰中還插着一支竹製的短笛,原來此 人正是醉鬼白羽。

東方明珠趕忙拜了下去說: 「姪女叩

强,而腎强者必定好淫,青色劍氣是從肝同,如黑色劍氣是從腎臟起煉,故腎部必 術之道,不離五行,五行之道各有本性不 白羽一擺手,便向東方大年道。 一劍 司馬冲和也忙站起來招呼。

> 邪道, 暴戾之士,是以劍道中青黑二光者,多為臟起煉,故肝部必旺,肝旺則火盛,必為 這亦是必然之理也。」 煉,故肺部必强,肺强屬金而重義多殺 如令媛煉的是白光劍,是從肺臟起

那麼紅黃二光呢?」 東方大年雙手一拱道。。 「多承指教

黄色劍氣是從脾臟煉起,故脾必盛,脾盛堅不摧,獨怕水柔之劍,因柔可尅剛也, 行之主宰。」 則信心卓著,可以統攝其他四色 心必堅,心堅則爲正不二 白羽道。「紅色劍氣是從心臟煉,故 ,意志剛烈 一,而爲五 無

厲害了 司馬冲和道。「如此說來是黃光劍最

敗。 之能,如尅他者强,被尅者弱,生他者洩但仍離不開生尅之機,因五行有互生互尅 光劍,因而黃光洩氣, 土,木可尅土,故靑光强者可以勝黃光劍 氣,受生者益,此爲生尅之理, 白光劍屬金,土可生金,故黃光劍生白 白羽道。「不!黃光雖能統攝五行 白光增氣, 黄光劍屬 故黄必

害的劍光了。」 司馬冲和道。「如此說來是沒有最厲

白羽道:「有!」

「什麼劍光?」

含五行之全機,可以機動的尅敵致果。」 腎心肝肺脾,五行五色五臟混合而煉,內 「是綜合水火木金土,黑紅青白藍

彩雲劍。」 白羽道: 「此劍煉成之時, 東方大年直:「這叫做什麼劍?」 名曰五色

L34

道,懂得如此之多,何以我以前未曾聽說 東方明珠笑道。「原來師叔對劍術之

緣未至,你叫我如何說法。」 白羽道。 「人間萬事,各有因緣,因

馬冲和 了一件事,那就是酒後白羽立時駕着劍光 積功累德的事情,以爲將來修道之基礎。 ,但尚未煉到身劍合一的境界,則陪同司 ,趕往五台山,而東方明珠雖然也有飛劍 人間那得幾回聞,當眞是妙理!妙理!」 東方大年仍留在家中,他們一經决定 立時吩咐擺酒,酒席之中,他們决定 東方大年笑道:「此語祇應天上有 一路趕往五台,就便在路上做一些

,飯後立時分手,各奔前程

忽聽前路有人一聲暴喝:「站住!」 人影,一前一後,速如奔馬,正行之間,此際在中條山的山道之上,飛馳着兩3 月明星稀, [的山道之上,飛馳着兩條萬家燈火,又是黃昏時候

兩人身形一停說:「什麼人?」

「攔路的

布包頭。這七八人甫現身之際,已把兩人七八人一式的是黑色勁裝,手執單刀,黑暗月之下,一連竄出七八條人影,這 自動奉上,否則……哼!」 圍在當中說:「識相一點,將腰中的銀子

前面那人道:「否則怎樣?」 「否則閣下等將要身首異處了。 -

們的頭上來了,小叔,你說該怎麼辦?」 是刦路的,當眞是不開眼,居然打刦到我 原來這倆人是一男一女,男的道。 陣嬌笑之聲,後面那人道··「原來

> 佔山爲王,打家刦舍,那會有什麼好東西 ,如再不讓路,就請他們回姥姥家去。」 七八個黑衣人突然一聲暴喝,各執短

刀向兩人身上招呼。

的後退了十數步。 撒了一地,七八個黑衣人也齊是大吃一驚 眼之間,那七八件兵刄,竟然一齊脫手 那男的一聲龍吟,摺扇起處,僅一轉

報上 夫,好身手,不知兩位是何方高人, 此際暗影中有人一聲怪笑道: 一個名來。」 「好功 可否

環的 淡月下閃閃發光,右手還提着一柄九耳八黑色長袍,腰束黄色絲帶,頭束金匝,在下看去,大約有半百上下的年紀,穿一件 從一株大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從淡月 大砍刀,刀光映月

台去辦件要事,路過寶山,不知因何觸犯 雙名冲和,與世姪女東方明珠,準備往五 前面那個男的道…「在下複姓司馬、

久聞司馬先生精於大羅扇法,猶以分光掠?原來是儒俠司馬先生,當眞是失敬了, 影一招,獨步江湖, 那黑袍人一聲長笑道:「我打算是誰 今日眞是有緣了。」

告也。」 問,司馬先生祇要能勝得了在下,自當奉 在下愧不敢當,未請教閣下如何稱呼?」 黑袍人道。「武林末學,不敢有勞動

司馬冲和道•-「那是江湖朋友抬愛,

未還手。 之處,司馬冲和身形一偏鬥閃了開去,並 冲和的右肩砍來,他這一招出得毫無驚奇 一陣刀環聲响,白光如電,已向司馬

> 可馬冲和矮身後退。 半身磕去,這一招變得有些名堂了,迫得 ,刀光泛起千萬追光華,向司馬冲和的上

之後,繼之一招長虹貫日,這一招變得的 確有些够狠,也够辣。 一道匹練,直貫敵人的前胸。在風雲變色

開去,他連讓三招,立時還手,掌中摺扇 立時展開反攻。

聽得雷聲隱隱,威勢無窮。陽,地煞象陰,陰陽相搏而生雷霆,立時 含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數,天罡象大羅扇法,共計一百零八招,招中暗

鄭之聲响, 驚人。 招叫横掃千軍,本來是一招極爲普通的招 式,但從黑袍人全力施爲之下,威勢相當 ,突然一聲長嘯,九耳八環刀,刀環嗆 黑袍人連接了三十餘招,只無還手之 刀面一平,向右方掃出,這一

司馬冲和的摺扇不閃不避,奮力的向

手又輸出二成功力,便向對方摺扇上碰去 面,而司馬冲和手中的摺扇却絲毫未損 中的九耳八環刀,尸經碎成數段,墜落地 ,耳際但聽一陣嗆啷啷大響,那黑袍人手 黑袍人一聲怪笑說。「你找死。」右 東方明珠嬌笑道:「小叔好料純的內

黑袍人此時却被嚇得連連後退。

黑袍人鋼刀就勢一轉,一招風雲變色 道人上步進身,刀光再起,猶如

司馬冲和身形如閃電一 般的向左偏了

對方的大刀上磕去。

力。

,你總可以報出你的姓名來了吧!」 司馬冲和道••「如今我已經勝了你了

> 麽?! 如今我既已敗了,還告訴你我的姓名做什 黑袍人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

得出來!」 司馬冲和道••「你不告訴我我也猜想

安窰立寨的並不多,而當今之世能用九耳 八環刀的更不多。」 司馬冲和道。「江湖之上在這中條山 黑袍人道:「你說說看,我是誰?」

黑袍人面色一變,說:「你,真的知

司馬冲和道:「當然知道,你是黑虎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司馬冲和道:「苦海茫茫,回頭是岸 黑袍人丁兆雄道:「是又怎樣?」

盗是做定了。」 俗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這一生的强 羔袍人咄咄怪笑起來說·「你錯了

分射黑袍人丁兆雄的半身三十六大穴。 ,但司馬冲和却以手中摺扇,一招翻雲覆 備,備而不防,功力稍差的人,决難躱過 一雙袖管中急射而出。這是打一個防而不 ,將那數十道寒芒,全部人拍了回去, 突然身形一矮,數十道寒芒,從他的

雨

芒,全部打入他的身體之內。 滾,讓過了十數道寒芒,另有二十多道寒 黑虎丁兆雄大吃一驚,緊急間貼地一

比,是以那丁兆雄反中了自己的神針之後 而成的五毒神針,中人見血封喉,厲害無 ,丁兆雄一死那些嘍囉也跟着一哄而散。 ,便一聲不响的死去了,俗云樹倒猢猻散 這數十道寒芒,乃是黑虎丁兆雄苦練

赦十惡之徒,他也是咎由自取了。」 司馬冲和搖頭嘆道:「天網恢恢,不

,我們走吧。」於是兩人又離開了中條山 一路向太原方面奔去 東方明珠道。「殺壞人即所以救好人

光,來到一處小的集鎭,他們不知道這是 他們這一路行來,經過了半個月的

少也有千戶人家。 什麼集鎭,但見炊烟縷縷,人物萃集,至 馬冲和道。「這半月來,我們都未

在此休息一宿,也好沐浴一下,换换衣服能够好好的休息,看這鎭中有沒有客寓, 這小集鎭有一道十字大街,交叉分向 東方明珠道••「我們進去看看去。

,算起來,這還是個交通很方便的小集鎭東南西北四方,而這四個方向,皆是官道 日 也祇分上下二層,大門上有一塊橫匾,名 在十字交叉的中心鬧處,有一家酒樓, 「明月樓」

先後走入,小二已迎了上來 司馬冲和向東方明珠看了一眼,兩人

店小二笑道:「客房在後院,兩位請 司馬冲和道。「小二哥,你這兒有客

敢情這明月樓尚有後院,而且後院還 比起普通的小酒店,要氣魄多了。

堂的左邊兩間住下,便讓小二照顧他們沐 浴,好好的梳洗一下,要了酒菜在正廳上 雅房,分爲東廂,西廂,正堂,他們在正 後院中假山亭台,花木扶疏,有九間

> 好睡不暖,滿身汗臭也無法梳洗一下。」 却也相當之苦,常常一弄就是多少天吃不 增長了自己不少的閱歷,但生活的感受, 東方明珠道:「行道江湖,雖然也能

路 有什麼,但既已出外,總不能帶着屋子走 如此,那有在家內這麼舒服,要什麼,就 司馬冲和道。「在江湖上,本來就是

走下 也可以說壞就是好的開始,好也就是壞的對壞的事情,好則壞隨之,壞則好隨之, 開始,如人上山,走到頂峯之際, 大千世界,沒有絕對好的事情,更沒有絕 東方明珠嬌笑道:「小叔的話不錯 必定要

,而陰陽迴旋之機,不離於三百六十五度天地萬物不離陰陽,陽極生陰,陰極生陽 ,生機流轉不息,故定名曰輪迴,言生機轉,從因緣而變化,是以釋凡以天地萬物 而又終,極宇宙無窮之變化 而另一件事情又開始,如此終而復始 是以足名曰終始,言這一件事情終止了 期,以萬物而論,則生生死死,流轉不息 天,儒家論爲天地萬事萬物,有其終始之 四分度之一,而成週天之變化,故名四週 迴旋,如車輪之流轉,迴旋不息,追家因 ,以萬事而言,則成成敗敗,迴旋無疆, ,左右相隨,治亂與衰,莫不隨天機而流 司馬冲和點頭道。「不錯,上下相形 ,始

足以道破浩卿之天機。」 原理,研究得如此之精微,區區數語 「妙論!妙論」想不到小叔對天地運行之 東方明珠放下手中竹筷, 拍手笑道。 ,亦

司馬冲和道:「小叔本來也懂得很少

理,是以對宇宙經緯之演化,概略有個了 解而巳。 ,只是近數年來,閒暇之時,稍爲涉及易

東方明珠道。「只此,已經發人深省

鬼鬼祟祟的做什 羔子,我老人家睡得正甜,你們却在此地 的西廂中,有人大罵。「唔呀!混帳王八 他們邊吃邊說,正說之間,忽聽隔壁

攔在門口,此際房中又衝出一人,穿一件 這三人甫一出門之際,便霍然轉身,並排,這三個人全是一身黑衣,手執鬼頭刀, 土黄色長衫,腰插三尺長短的一技旱烟管 生得橫眉豎眼,一頭亂髮。 話聲剛了,從西廂中 奔出三個人來

寨子挑了,今日你可難逃公道。」 「你這個糟老頭子,無緣無故的將我們的 三個黑衣人用刀一指,其中一人道。

們不該打算盤打到我老頭子身上來。」 人,你們打家刦舍我可也管不着,只是你 ,原來是葛嶺三鬼,我老頭子不是什麼好 葛嶺三鬼馬氏兄弟,以忠仁義三字排 黄衣老人哈哈大笑道··「我打算是誰

義 名 ,可是,他們的作爲,却是不忠不仁不 馬忠道:「你既有胆量挑了我們的野

太。」 份 前 馬寨,總該有胆量報出一個名來吧!」 ,江湖上的朋友,都稱我老人爲土龍周 ,我老人家若不報個名號,豈不沒了身 黄衣老人道…「在你們後生晚輩的面

確不小,要是在三年前,我兄弟聽到你的 馬忠冷冷的道··「土龍周太的名氣的

> 名號,怕不早已夾着尾巴逃了。」 周太道·「現在呢?」

周太的前胸, 動,那馬仁馬 氣如被碰上,怕周太不立時被揮爲三段 葬身啦! ,直撲周太的面前飛去,他這一開始行身啦!」一仰首之間,巳吐出了一道黑 《被碰上,怕周太不立時被揮爲三段。《的前胸,一撲周太的丹田,這三道劍那馬仁馬義也同時吐出兩條黑氣一撲 馬忠冷笑道。「現在麽! 司馬冲和悄聲道。「原來這高嶺三鬼 要你在此

以當今江湖之上,會飛劍的, 之後,便廣收武林敗類,加入其會中, 東方明珠道。「自從那邪道劍派猖狂 巳經不在少 是

也學會了飛劍。一

仁周義,皆巳身首異處。 段,同時黃光再進,那嶺南三鬼,周忠周 之間,那三道黑色的劍氣,立時被揮爲三 ,長約數丈左右,如劃天遊龍,一個旋繞 ,從那周太的口中,吐出一道土黃色劍氣 正說之間,忽見眼前土黃色光芒大着

者,皆爲正道之士,如今這周太並非好人 ,如何學會了黃色劍光?」 ,曾聽白羽說,黃色爲五行之主,修此劍 司馬冲和嘆道。「好厲害的黄色劍氣

眞眞假假,有時使人難以分辨,但內行人 過,凡宇宙之間,有一正者,必有一假 東方明珠道・「這一點我會聽家師說

一見便可知道。」 司馬冲和道: 「如何分法?」

白色以潔白爲主,黑色以玄黑爲主,其餘 主,青色以碧青爲主,紅色以朱紅爲主, ,正者爲正,副者爲邪,如黃色以杏黃爲 東方明珠道:「五行五色有正副之分

皆次之。」

L37

有一事,我不太明白。」老人周太亦已不見,不由的道:「只是尚老人周太亦已不見,不由的道:「只是尚司馬冲和黙黙頭,向外看去,那黃衣

東方明珠道・「什麼事?」

鬼同是邪道中人物,爲什麼又要自相殘殺鬼同是邪道中人物,爲什麼又要自相殘殺

然也會自相殘殺了。」然也會自相殘殺了。」,是以不會自相殘殺,邪道講私利,凡是,是以不會自相殘殺,邪道講私利,凡是好,祇要與自己利害上發生衝突之時,當好,祇要與自己利害上發生衝突之時,當於也會自相殘殺了。「正道講公義,凡是講

,也可能就在這一點了。」

再躭擱了。」 已經快到了,我們得速趕往五台山,不能 東方明珠笑笑道。「小叔,五台會期

巴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經暗了下來,但見暮雲四合,炊烟籠罩,時已經過午,他們趕了兩個時辰,天色已時已經過午,他們趕了兩個時辰,天色已

是來參不忍視。

是來參不忍視。

是來參不忍視。

是來參不忍視。

終結是絕對的公平的。 你生前是名臣勇將,才子佳人,但最後的 這是人生的終點,大夢的結局,無論

東方明珠道:「有!」
東方明珠道:「有!」
一下,又得到了什麼?又帶去了什麼?」
一下,又得到了什麼?又帶去了什麼?」
一下,又得到了什麼?又帶去了什麼?」
如穿梭,短短數十年歲月,轉眼即屆,回

也們得到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 司馬冲和驚異的道:「有?妳說說看

幾樣東西。」

・他們得到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他們得到了什麼,又帶走了一大學有形的物質而言,若以無形的精神而數十年歲月,空手而來,空手而去,這祇數十年歲月,空手而來,空手而去,這祇數十年歲月,空

司馬冲和道••「噢!」

有聖賢愚劣及窮誦得失之相別。」 感前世之因,結來世之果,是以人間世才 感前世之因,結來世之果,是以人間世才 東方明珠道。「無形之物,心影相隨

能够想得通的。」 簡單的道理,茫茫人海,竟然沒有一個人

會造成世上的爭奪求取的風氣,而形成了東方明珠道。「也正是因爲如此,才能够想得通的。」

迴旋之玄機吧。」 司馬冲和道:「這當然就是陰陽二氣治亂興衰,相等的迴旋不息。」

東方明珠道・「不錯ー」

覺野風呼呼,陰氣森森,正走之間,忽見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四野更無人烟,但也已經完全黑了下來,四野更無人烟,但中心,原來這條官道,並不太寬,直穿整中心,原來這條官道,並不太寬,直穿整中心,原來這條官道,並不太寬,直穿整

,鬼洚於也,鬼火之形成,乃鬼髮之氣總東方明珠道。「人死之後,魂升於天鬼火之事,今日看來,此事當眞不假。」司馬冲和身形一停道。「常聞人說有迎面有數點鱗火冉冉飛來。

理存在。」 电震离易,易减坚青理存在。」 电火之形成,乃魄靈之氣總集而凝結,聽起來很玄,其實也有它的道集而凝結,聽起來很玄,其實也有它的道東方明珠道: 「人死之後,魂升於天

,這也是必然之理。」 ,這也是必然之理。」 可馬冲和道:「瑰靈屬陽,陽氣輕清

,所以成爲輪迴也。 老,爲神爲仙,在陰者爲祗爲鬼,鬼感人 之精血,重新投生,又得陽和,人因元陽 之精血,重新投生,又得陽和,人因元陽 之精血,重新投生,又得陽和,人因元陽 之精血,重新投生,又得陽和,人因元陽

而來,似乎無現於兩人之存在。正說之間,那數點鱗火,已冉冉前撲

十數丈,向那追慘碧光華迎去。吃一驚,毫無攷慮的口吐一道白光,長約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倒使東方明珠大

華繞去。 一圍,一經飛出之際,便向那道慘碧色光出,這道紅色光華,也長約數十丈,粗約出,這道紅色光華,也長約數十丈,粗約

飛舞,美麗之極。
飛舞,美麗之極。
東方明珠見已有人迎敵,急收回白色東方明珠見已有人迎敵,急收回白色

,魔道相因,互旋不息,如今固然魔道倡夷方明珠道。「道因魔生,魔因道立步難行了。」

是以孔湖雖然險惡,步步荊棘,但仍然有興,但正道之中,亦出了不少簡道之士,

司馬冲和正欲答話。忽見那道數十丈,道之所趨,魔必困之,魔因道消,道因魔消,陰陽相搏,魔長,魔因道消,道因魔消,陰陽相搏,魔人,魔因道是,道因

東方明珠道。「看情形那道慘碧色光乘勝追出,反而暴長了十餘丈之多。了十數丈之多,而那道火紅色的劍氣,却的慘碧色光華,突然向後一縮,竟然縮短

可与中和宣,「宣大宪也是邓下游上華已經是敗定了。」

的道理了。」

洩氣之象,所以必敗也。」 紅色光華在五行則屬火,木可生火,此乃 一原因是那道碧色光華在五行爲木,而火 東方明珠道。「這祗是原因之一,另

東方明珠大喜,說道:「原來是四師了出來說:「來人可是明珠麽?」之間,連紅光也不見了,一條黑色人影走之間,連紅光也不見了,一條黑色人影走

叔翁杰。」 隨向司馬冲和介紹道··「這是我四師叔。」

司馬冲和忙報名見禮。

· 四師叔乃喝止不知是何道理?」 東方明珠道:「適才我放劍抵抗之時

劍氣,借烈火之威,决難除去!」之久的殭屍,感於地靈之氣,而成氣候,而成氣候,或於地靈之氣,而成氣候,而成氣候,此乃埋藏墳墓之中有百年

經失誅了。」 東方明珠道:「如此說來,那怪物已

翁杰道…「你們來看。」

毛,而且已經在逐漸的廢化。 前躺着一具白色殭屍,體形高大,全身白 一一齊走到那古墓之邊緣,果見墓

**从!」 康方明珠直••「此怪既是奇毒無比,** 

一番手脚呢。」
一番手脚呢。」
一番手脚呢。」
一番手脚呢。」
一番手脚呢。」

L38

翁杰道··「近在眼前了,妳先隨我上車方明珠代問道··「當在何時?」際週,猶在我們之上,當眞可喜可賀。」際週,猶在我們之上,當眞可喜可賀。」

程。」
,可馬先生因緣已至,不可躭誤了他的前路,師叔用飛劍接引妳,一齊飛往五台山翁杰道:「近在眼前了,妳先隨我上

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

司馬冲和微微一楞,後退一步道:「
中案之下,已有人說道:「你才來呀?」
神案之下,已有人說道:「你才來呀?」
神案之下,已有人說道:「你才來呀?」
可馬冲和微微一楞,後退一步道:「

睡覺的,你說會是什麼人?」 那人哈哈一笑道: 「能躱在神案底下

劍俠白羽。 語聲剛了,從神案下趲出個蓬頭垢面

緣將至,莫非就是應在你的身上。」 怪我半途上遇到翁老爺子之時,他說我因

人差遣,來送一樣東西給你。」一般表化子那來那樣大的造化,我可是受白羽大笑道:「老弟台可別高抬」我無知。

爱,圓如龍眼。 白羽從懷中掏出一物,潔白晶瑩而可 百馬冲和道:「不知是什麼東西?」

司馬冲和道•「什麽事?」我先說一件事情給你聽聽。」 自羽道•「你先別問這是什麽東西•司馬冲和道•「此是何物?」

山是爲了什麽?」
白羽道:「你知道那些邪派齊集五台,可馬冲和道:「什麽事?」

舉消滅。」 夕開一個統一劍道大會,要將正道劍派一 夕開一個統一劍道大會,要將正道劍派一

次之。」

「不錯,如今邪道劍派,集
白羽道。「不錯,如今邪道劍派,集

邪之間,很難明確的劃了出來。」屬於靑黑二光麽,怎麽也有紅白二光?」同用冲和道:「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

司馬冲和道:「爲什麽?」

各不是 大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 法悉歸邪,是以心正則諸法皆正,心邪則 法不明,不是以心正則諸法皆正,心邪則 是以心正則諸法皆正,心邪則

含着七十二地煞之散。一合着七十二地煞之散。一白羽道:「但正邪陰陽之分,皆不出白羽道:「但正邪陰陽之分,皆不出司馬冲和道:「我明白了。」

個數字,則為統一正道之大全,天罡象陽十七派,隱合三十六天罡之數,此多出一是甚麽之主宰,正如我們這次參予的有三追之大成,地煞象陰,陰爲邪魔,此一派白羽道:「那多出的一個,是統一魔

,陽爲正道,此一派是萬道之宗。」

那一派的勝利機會較大。」
「馬冲和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子的

誰負,尚難預料。」 也必淨爭至最後一塲,方成定局,在此之 也必淨爭至最後一塲,方成定局,在此之 都是正道獲勝,這就是邪不勝正的道理, 白羽道·「自太極而後,邪正之爭,

是最後一塲的爭鬪呢?」

機將絕,必有來覆。」白羽道。「道消魔長,天翻地覆,生

的丸子有什麽關係?」

粒白色的丸子了。」

立成,是勝是負,就全要看這一个方面,五台之戰,是勝是負,就全要看這一

司馬冲和道• 「噢!」日色的丸子了。」

便可放光,此白色劍丸即子劍也。」在學劍人的身上,依法行持,七日之內,的方法,叫子母劍,用子劍的劍丸,移植的方法,叫子母劍,用子劍的劍丸,移植

年紀與白羽皆不相上下。 去之時,現出四個人來,一色黑色長衫,如流星一般的飛入破廟之中,當光芒歛,如流星一般的飛入破廟之中,當光芒歛可馬冲和道••「原來是這樣子的。」

正邪之爭,全要看司馬先生的修爲而决定可速取出劍丸,加以移植,要知道這一塲可速取出劍丸,加以移植,要知道這一塲

四個黑袍人也同聲大笑,每人從身上

五色長龍,向東北天際,一 破廟中冲起黑青紅白黃五道光華,如 閃而沒

**劍丸是否真的有用,正疑慮間,忽聽上空內力所發出,非關劍丸之事,心下懷疑這內力所發出,非關劍丸之事,心下懷疑這不由自主的用手向廟外指去,有一股指風不由自主的用手向廟外指去,有一股指風** 一,則不能見功也。」月透關之功,而使劍丸與本身⇒氣化合爲村人笑道。「五色劍丸雖植,如未行持七 場大夢,心想·「這五色劍丸,已經植 司馬冲和回想自己適才的際遇,獨如

透神光,精力健旺 者,看年紀大約已在七十開外,但仍是目 後破廟的橫樑之上,落下一個黃衣老

來? 馬冲和問道。「敢問長者,從何而

後,你將成爲三十七派中的宗祖,這一次人之托,來傳授你七日透關之功,功成之 的祛魔衞道,你將要負起主要任務也。」 黄衣老者笑道…「我乃長風子也, 司馬冲和翻身便拜。 受

我非你師,你師父要在這一次大會之後 口訣,並爲你護關七日也。 方能與你見面,快坐下來,我來傳授你的 長風子雙手一托說•「莫拜,莫拜

> 邊傳了口訣。 司馬冲和盤膝而坐,長風子便在他耳

往五台山也。」 七日功德圓滿,恭喜,恭喜,我們可以趕 看去,見黃衣老者長風子微笑點頭道: 然感到破廟之中,五色光芒大作,急睁眼 進入忘我之境,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 司馬冲和如法行持,半晌之後,巳經 突

色光華,向東北方趕去。 一拉司馬冲和的手 ,立時冲起一道黃

行 才能身劍合一,御劍飛行?」 ,邊行邊道:「不知道我在什麽時候 司馬冲和也放出五色彩雲劍,護衞而

必能如願也。」 長風子道。「勘練所學,一年之後

之外, 正說之間已經到了五台山區 也不過眨眼之間。 ,數百里

司馬冲和道。 「好快!」

彩雲煉成之時,那就更快了。」 司馬冲和道:「爲什麽?」 長風子道。「這還不快,要是你五色

快之一種。」 之,而黄色乃四色之總和,但五色彩雲劍 劍氣之中,以紅黑二色最速,青白二色次 長風子道…「火炎速,水流急,五行

看附近的形勢如何。」 長風子道。「我們且繞黃山一週,看 司馬冲和道•• 「我們可以下 去了 ٥

色劍光,直撲兩人迎面飛來,離開十丈左空,兩人正看之間,忽見東南面有一道紅辺,但見那後山之中,烟雲密佈,妖氣冲 兩人駕着五色劍氣,緩緩的繞黃山

> 家師之命,來迎接兩位大駕。」 是長風子道長及司馬先生麼。晚輩黃兵奉 右之時,忽然一停,有人叫道。「來者可 長風子道:「此地情况如何了 ,離開

那大會之期尚有幾日。

人也催着五色劍氣, 至於此地之情形,兩位下去便知了。 講完一撥紅光,又向東南面落去, 隨後跟下

中空一洞 ·空一洞,約有數十丈方圓,洞中石面這是一處很大的石崖之下,石壁凸出

,司馬冲

**冲和降落之時,洞中人已一起迎了出來。** 平坦,已經坐了不少人,當長風子與豆馬 中,長風子道: 袍老人,其餘的人皆不認識,看情形這些、翁杰等四人,另外尚有送劍丸的四個黑 人對長風子似乎甚是尊敬,兩人被迎進洞 司馬冲和認識白羽、黃兵、東方明珠 「三十七派,都已到齊了

過各派之中,尚有幾位長老未到。」 司馬先生一來,三十七派算是會齊了,

爲主。」 約有五百餘衆,主派是黑石山的黑石老魔 白羽直:「對方七十三派亦巳到齊

名。

位前輩劍客曾在此處洗過劍,故而因此得

在後山人跡罕至之處,更沒有人能知道了 洗劍坪之上,這洗劍坪本不出名,猶其是

,此處所以稱爲洗劍坪的原因,相傳有

先後飛來,兩百多人,齊集在五台後山的 就是中秋之期,各派中未到的長老,都已

三日之期易過,在第三天的早晨,也

長風子道: 「那麼我們目下有多少人

們已經吃了虧了。

白羽道。「三十六派早已到齊,如今 不

白羽道: 「如果到齊了 ,大約有兩百

五十 長風子道。「這樣說來,在人數上我 人左右。」

紹三十六劍派中的首要人物,及自己的師 長及司馬先生了 白羽道。「這次的决戰,全要仰仗道

」講着便替司馬冲和介

,大師兄翁明

黄兵道: 「離開大會之期,尚有三日

和原認識而外,其他五人,有四人曾爲作 之首,諸全是老七,黑光派之首。 老三,白光派,翁杰是老四,紅光派,丁 翁玄,乃黄兵之師,紅光派之首,白羽是 是老五、白光派,白標是老六,青光派 乃東方明珠之師,白光派之首,二師兄 這七人除去白羽、翁杰二人

類。 但亦有靑黑劍氣,如白標與諸全,便是一 未見過面的是東方明珠的五師叔丁鋒 送劍丸到古廟的那四個老人,另一人唯一

劍道之中,正道雖以紅白劍氣爲主

長風子又道:「對方的情形如何?」

動?

百不及一,是以在劍派之中,以他爲首

長風子乃黃光劍派,習此劍光之人

長風子道。「對方大概在什麼時候發

空間來佈置一下 離開午時尚有兩個時辰,我們大可趁這段 長風子道…「現下大概是卯末辰初 白羽道:「可能在正午時分

劍氣纏上,怕不要劍毀人亡盡全力,此時如被那二道二 ,此時如被那二道二十餘丈的黑色

在半空中翻滾飛舞。 此際變成了六道劍光,分靑黑紅白四色 餘丈的靑色劍氣,敵住了另一道黑劍氣, 七八丈的白色劍光,敵住了 ,同時她六師叔白標,吐出一直長約三十 東方明珠見狀大驚,一張口吐出一道 一道黑色飛劍

黑色劍氣的敵手,劍光在逐漸的縮短。 東方明珠的劍光太短,因此不是那道

增强一分功力,便多一分勝利的機會。」 高靈氣足的時候,可以煉煉劍氣,要知道

「正是!正是!」

以給予敵人不測之機。」

翁明道。「不錯,也唯有如此,才可

長風子道:•「現在我們大夥兒趁此山

正的實力先且隱藏起來,不到必要的時候

勢之時,我們盡量先由小一輩出手,將眞

長風子道:「待一下邪道劍派發動攻

翁玄道: 「直長的意思。」

,决不可草率行動。」

退縮 際,那道黑色劍光,立時被壓得不斷向後 紅色劍氣,將她接替下來,丁鋒一上陣之 丁鋒一見,忙吐出一道長約四十丈的

住了另 諸全却口吐一道三十丈長的黑色劍氣,敵 際對方又飛出兩道三十餘丈長的靑色劍光 隔空一絞,將那道黑色劍氣絞得粉碎,此 ,敵住了丁鋒的紅色飛劍,而他的七師弟 丁鋒得理不讓人,用心念一催劍氣, 一道青劍。

來,大地上現出

一遍光明。此際在西北天

此時已經是日正當中,太陽高高的洒射下

在靜定之中,兩個時辰很容易過去,

到達此處。

是以鮮爲人知,祇有飛仙劍俠之流,方能 鏡,由於處於萬山之中,更無路徑可通

洗劍坪廣闊約百丈方圓,石面平滑如 於是兩百多人就在洗劍坪盤膝而坐。

風驟雨的一般,向洗劍坪上飛來。 際,突然陰雲密佈,有一道黑色劍光如急

丈,短的也有七八丈長短。 佔多數,紅白色佔少數,最長的有五十餘 直撲洗劍坪,而這些劍氣之中,以靑黑色 西北天際,又一連飛出有多道劍光

一刻工夫,對方的劍光巳被絞碎了十多道 紅白色爲主,紛紛敵住來犯的妖劍。不到 而洗劍坪羣俠的劍氣,也被對方絞碎了 洗劍坪上也立時飛起百多道劍光,以

紅色劍氣也長約十餘丈左右,兩下可以說黑色劍氣長約十餘丈左右,而黃兵的

那道黑色劍氣,纏鬥不休。

下了。」旋口吐出一道紅色劍光,迎住了

黄兵道··「五師叔,這一場由弟子接

丁鋒道。「對方已經開始發動了。」

是勢均力敵,如兩條遊龍一般,在半空中

翻翻滾滾,各不相讓,這樣纏鬥了約半個

劍氣飛來。 敵方見自己受挫,立時又有兩百多道

尚未出手呢?」

四五直,幸好未有傷人。

不勝正,但敵勢太强,對方是以二敵一之的人,差不多都已放出了飛劍,雖說是邪馬冲和,及各派中的少數長老而外,其餘馬冲和,及各派中的少數長老而外,其餘 勢,所以大感吃力。

了 遊龍,光華四射, 場面,此時滿空之中,劍氣飛舞,若萬條 司馬冲和初學飛劍,也從未見過這種 蔚爲奇觀,一時看得呆

强起來。 碎了數十道之多,正派的劍勢,又立時增 每道皆長約五六十丈,向敵方的劍氣掃去 老放劍,立時又有三十多道紅白色劍光 不到一刻工夫,那敵方的劍氣,已被絞 長風子見敵勢太强,立時吩咐各派長

足可以壓制羣魔了 司馬冲和道••「看情形我方的勢力

强,如果他出手,那情形就不樂觀了。」 劍主派的黑石老魔尚未出手,此派威勢極 司馬冲和道••「道長怎知那黑石劍派 長風子道•「你錯了 ,據我所知,邪

無比。」 同 ,此派劍氣黑中帶紫,光似透明,凌厲 長風子道:「那黑石派的劍氣與衆不

麼?」 司馬冲和道: 「紫色的劍氣就很厲害 不

而洗劍 此際上 紫色,雖然厲害,仍有尅制之法 黑石派的劍氣,是黑中帶紫,而並非是正 那五色彩雲劍,也難是其敵,所幸的是那 用說我這黃光劍不是對手,就是你所學的 長風子道:「若是正紫色的劍氣,

> 待援手,長風子却搶先一步,吐出一道黃白色劍光已被敵人絞碎,他入吃一驚,正 才倖免於難 色劍光,將對方那正劍氣絞碎,東方明珠 司馬冲和正欲答話,忽見東方明珠的

碎了兩百多道,此時雙方的勢力已經相等 祇要一碰到黃色劍光,非碎即斷,四百多 **道劍氣,不到一刻工夫,已被他的劍光掃** 圍,如一條金龍劃天飛舞,敵方的劍氣, 丈,在絞碎對方的劍光之時,當時加入戰 打得更爲激烈。 長風子所吐出黃色劍光,長約七十餘

收回黃色劍光,而作壁上觀。 長風子見雙方勢力已經拉平,立時又

收回來。」 司馬冲和道。「道長爲什麽又將劍光

敵人所傷。」 黑石派,同時也可照顧我方之人,不要被 長風子道:「保留着實力,以便對付

無再戰之能,便站在司馬冲和身邊。 東方明珠此時飛劍已被敵人絞碎,已

但却因禍得福。」 長風子道••「妳的劍雖然被敵人絞碎

之緣,從今以後你可以學五色彩雲劍。」 晚輩的福氣了,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不太 東方明珠道•「果眞如此,所當眞是 長風子道。「妳本與司馬先生有師生 東方明珠道:「道長這話怎麽說?」

明白。」 長風子道:「那一件?」

下? ,那麼,去年恩師又爲什麼要將我收歸門 東方明珠道:「既是我該拜小叔為師

L40

際,又飛出了二道黑色劍氣,每道長約二

時辰左右,仍是不分上下

,此際在西北天

十餘丈,直衝黃兵的飛劍

黄兵力敵那道十餘丈的黑氣,已經竭

空
フ
中

洗劍坪也飛出百道劍氣敵住

,敵人的飛劍有四百多道,

皆徒弟尋師,凡學劍道者皆師父尋徒。」 長風子道: 「歷古以來,凡修仙道者 「却是爲何?」

時已絕,再生之緣因該是司馬先生了。」 曾是他的門下, 世爲人之時,又再收回來,以冤其迷失而 生生死死,輪迴不息,因此雖名師父尋徒 於茫茫人世之中,難冤與魔道發生衝突, ,其實就是將從前巳死去的徒弟,當其再 長風子道:「人世因緣,看起來是糾 **翁明之所以教妳學劍,是因爲妳前生** 東方明珠道・「原來是這樣子的。」 以凡學劍仙者,承玉清之旨,衞道 如今師徒之緣,到毀劍之

以及妳的毀劍, 東方明珠道。「原來人世因緣,如此 才會與司馬先生接上這一

迷失,不會墜落。 共光,長垂天壤,永著無疆,是以才不會 續無窮之因緣,可與天地同久,又與日月 對茫茫人世而言,若以仙道來說,則有永 是結果,因結緣生 長風子道…「因緣繫於因集,了緣就 ,緣了因算,但這祇是

百多道劍光,差不多每兩道劍光,敵住一 剩下百直青黑色劍氣,而正道劍派仍有兩 劍派削落了一百多道,此時半空之中,祗 被長風子削落了兩百多道,如今又被正道 就要覆沒,此際忽見西北天際,一連飛出 道邪氣,因而邪道劍派的威勢大減,眼看 道劍派劍光大減,本來有五百多道劍光, 東方明珠點點頭,正說之間,忽見邪

> 色劍氣,立時紛紛墜落地面。 洗劍坪上的正道之劍,一經碰上這些黑紫 數十道黑紫色的劍氣,皆長約七八十丈。

光華,耀眼生花,向那紫墨色光華掃去。 飛劍口發動了。」一張口吐出一道杏黃色 長風子叫一聲··「不好,那黑石派的

子光憑一人之力,仍難是其敵手,不過半 個時辰,巳相形見拙。 那墨紫色的光華約有數十道之多,而長風 劍一出,正道之劍氣,方始穩住,但由於 **瑩透光的杏黃色光華,長約百丈左右,此** 長風子此次凡施出全力,是以這道晶

劍氣繚繞,更覺美麗有趣。 的黑了下來,在夜色之中,看天上數百道 此時天色已經入暮,晚烟回籠,漸漸

**葛不清,**其實皆井然有序,翁明收妳爲徒 ,那祇是接引之緣,因爲有了他的接引,

是吃力 絞碎了十數道,但自己也是大汗如雨,甚 餘丈,那數十道黑紫色劍氣,雖然也被他 長風子的百丈劍光,此時祇剩下八十

一片平靜!

叔!趕快放劍。」 東方明珠見情形不對,旋叫道••「小

之時 道劍,倏地紛紛收回,再也沒有消息了 天墨紫色的烟霧。同時邪道劍派尚剩有百 十餘道墨紫色劍,巳經全被絞碎,散着 丈長短,但那些墨紫色劍氣,一經其衝擊 五色,光芒四射,端地好看,雖祇有二十 指上射出一道彩色光華,分爲黑紅青白黃 ,立即被毁,恍息之間,那剩下的三 司馬冲和右手向當中疾指,從食中

們終於獲勝了 長風子此時方始喘了一口氣說•「我 這時候正道劍派的三十七派劍仙劍客

,也一齊收回飛劍,萬里長空,又恢復了

難攀也。

三十六派正道劍士,一齊上前拜見

這雖說是人人有責,但各位的功不可沒

神龍劍客古長天笑道。「袪魔窩道

珠也拜見過師祖

父,可速上前見過。」

司馬冲和趕忙上前拜見恩師,東方明

人稱爲神龍劍客古長天,也是你真正的師

長風子向司馬冲和道:「這位老人家

如長此以積功累德,造福人羣,不愁天階

馬

雲著 新派武

> 有撲朔迷離的結局用抽繭剝絲的筆法 峯迴路 人物怪趣 轉

定價

疑 陣 故 佈 局 詭 異

港幣 四元

均有出 各大書局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光,長約數百丈,向東南天際一閃而沒 之處,容後再謝。」講完右手拉着司馬冲 頭又向長風子道。 太重,可速回山行功,以復元氣也。」轉 ,左手拉着東方明珠,化着一直五彩劍 古長天又道。 一此間事了,諸位損傷 小徒多承接引,炊勞

建此大功,爲天地間又留下一段太平時日

此際有人大笑道·「你初入道門,便

當眞左可喜可賀了。

不同凡響也。」

長風子搖頭嘆道・二五色彩劍舉竟是

彩光華隱現

百的老翁,鬚眉皆白,精神旺盛,全身五

語聲剛了,洗劍坪上,又多出一個過

之分,蓋殊途同歸也。 進入無上乘之林,至此巳無仙道儒釋劍法 劍等劍法,劍道至無相摧心劍法之時,巳 九艷追踪劍、紫雲劍、金光劍、無相摧心 之劍法,向上行,尚有七彩日月星辰劍 乎其範疇,但五色彩雲劍並非劍道中最高 歷古以來,劍仙劍客劍俠之流亞,皆不出 本文雖云是小說,但却劍道之範本 …後記… へ全文完し

他令人羡慕,也令人妬嫉! 詹子美是一個天之驕子

甚至於許多人想巴結,苦於沒有路子,粥派,只要是有些關係的,多少給點面子, **廖**詹子美嗎,就成了恭維的對象-他是武林中名門正派的弟子,各家各

江湖走動,但幾位劍門宗師見過他的劍法 ,譽爲天下第一神劍! 鍾先生的劍法近年更精進,他雖然少在 黄山世家崛起江湖,也不過是一百年

淵遠流長,積千百年的經驗,各有獨到之 崑崙、崆峒、少林,甚至於南海劍派 武林中學劍的人很多,像峨嵋、武當

談劍術。 派掌門,偷偷趕到黃山,事後回家,再不 當然沒有什麼,那沒劍門長老,甚至於 天下第一神劍,震動武林,平常高手

,似乎心底下經已默認了 但對於天下第一 神劍雅號,聽若罔聞

楊盧

血濺風雲

威令

鍾先生本人,更不置一詞,對於詢問 ,向例是不正面回答,只淡淡一笑處

,越來越密切起來 從此以後,各太門派,與鍾先生的關

武俠短篇故事

景,所到之處,有熱烈的歡迎,好的客舍 ,醇酒笙歌,一片恭維聲,不絕於耳! 詹子美藝成下 前後只不過半年光

雙肩覓安危

甲,神劍絕技,換來一陣驚嘆! 招,三招兩式之中,立即打得對方拋戈棄 立刻得來一片熱烈的掌聲。有時也有人試

個像樣的對手,並不容易找一 武林中做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一 ,自己既是黄山世家神劍傳人,應該在 漸漸地,詹子美感到不足;他深深認

今天,他心目中有了對象-他內心深感煩惱一

想,綠林豪傑誰不嚮往一 人越來越多,在風雲堡下,沒有人敢欺負 所做的買賣不僅安全,而且油水好;試 黑白兩道沒有人敢惹這地方的任何人! 尤其是黑道强梁,孔湖巨寇,投靠的 風雲堡,在江湖上的勢力越來越强大

世界一 鐵翅神鷹的訴苦,保鏢這行業本是玩命的 ,風雲堡勢力下 詹子美在席間,聽到四海鏢局總鏢頭 ,完全是個弱肉强食的

,滿桌酒菜跳起,直濺了衆人一身-呀! 詹子美愈聽愈煩, 一掌拍下

高興,他們的 但是, 大家非但沒有怪責,反而暗暗 一番做作,正是要詹子美發

的問。 「風雲堡在什麼地方?」 詹子美冷冷

人告訴你! 「這風雲堡究竟怎樣個厲害法,你們 「人人知道 鐵翅神鷹宏聲道 詹子美皺眉道 ,在路上隨便一問,都有

劍絕技 有時候,衆人慇勤邀請,希望瞻仰神 ,隨意露兩手 會怕成這樣!

L42

一陣咳嗽聲,掩遮住他們心中的窘怨。 鐵翅神鷹王冲突然神色緊張道:「少 …」沒有人答得出話,只有

全憑真材實學;可是江湖上鬼蜮技倆,全 是君子,樣樣講究光明正大,比武論劍, 切不可孤身闖風雲堡,當今江湖,還有很 不是那回事,所謂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你 俠,你可別孤身犯險,那可得不償失,你 多大事,靠你來主持

有打算! 所以,他只是口頭上優應一聲,心內却另 道和這班人口頭上爭辯,太過貴時失事, 「我知道!」詹子美愈聽愈煩,他知

知力不從心,無法過問,事實他們這班老 江湖,早知詹子美已經上釣,何必再多說 ;表面上。似乎已經放開,因爲大夥兒自 ,心內早已在笑了 衆人把話頭帶過·再不提風雲堡三字

詹子美免强敷衍到完席。立即起身告

離開酒樓,立即往風雲堡進發一

,詹子美見前面有兩條岔路,不知往那邊 大約走了半盏茶時分,來到處樹林前

好快,聲方入耳,十數匹健馬,挾着雷霆 萬鈞之勢迎面衝到! 突然,一陣急驟的鐵蹄聲傳來,來聲

後七尺,堪堪避開鐵蹄踐踏危機! 詹子美心頭暗怒,微一提氣,人巳退

到詹子美有此身手,故此發出驚訝聲! 「咦!」馬上人大爲驚異,他們想不 」首先一名騎士喝聲中,人已

凌空躍起,右臂疾振,身形立即轉折,輕

巧落在詹子美面前。 颼颼颼,其餘衆騎士反應好快,配合

爲首騎士,巳將詹子美包圍在中間。 「你是什麼人?」爲首騎士喝問。

「好一名漢子 詹子美定睛看看 心內暗喝一聲采:

這爲首一名更爲突出 金剛臨凡,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這班騎士,全是清一色的彪形大漢, ,整個人就像是丈八

什麼?」爲首大漢暴喝道。 詹子美眉頭暗皺,淡淡道。「過路的 「呔!小子,你是什麽人 ,在這裏幹

個下馬威! 一用力,座下馬匹往前疾衝;待來到臨近 ,難道你們要收買路錢麽!」 壯漢一伸手,運勁拍出,存心給對方一 「大胆!」首先一名壯漢怒喝,雙腿

地上,塵土飛揚中,他竟然昏過去了 飛出三丈開外,才「吧!」地聲响,跌在 迎將上去,「拍!」地聲輕响,壯漢大叫 一聲,人巳橫飛出去;而且去勢極快,直 詹子美暗怒,屹立如山,右掌一翻,

「好小子!」衆大漢紛紛怒喝,羣情

衆而出。 汹湧,大有一擁上前羣歐之勢。 「別嘈!」陡地聲暴喝,一名壯漢排

活張飛。 虎背猿腰,滿臉絡腮鬍鬚,簡直就是一個 詹子美定睛望去,這壯漢氣態雄壯

看樣子,這壯漢是他們的頭兒。 「閣下到此,是有所爲而來!」壯漢

打量了半晌,才冷靜的說出此話。 詹子美只是淡淡一笑,緩緩道:「像

> 懷有極大陰謀,這是如何說法!」 逞兇打人,我只不過是自衞還手,就好像 你們這樣强橫霸道,橫衝直撞,事後還要

何辦好?」為首壯漢反問。 說得滿口是理;事情已經到這步,你看如

計較,算了吧!」詹子美一副莫可奈何之 化無的原則,今天雖然吃了虧,我也不去 狀,轉身走去!

去。 的陽剛勁氣破空擊出,直往詹子美背上打 身形凌空躍起,右掌疾拍,一股强勁無匹 爲首壯漢右手輕輕一按馬鞍,龐大的

「好!」衆壯漢轟然叫好助威!

就必須具有極精湛的內家武功才行 行人看來,這種捏拿得恰到好處的火候 很容易令人產生錯覺,碰巧而已;但內很容易令人產生錯覺,碰巧而已;但內

子,如何有此出人意表的神功!力,必須要有時間苦練,他一個年輕小夥

爲首壯漢心內陪自打突,但此時騎虎

「好,說得好,想不到閣下嘴皮子上 難下,那怕是非死即傷,也要弄個水落石

「在下做人一向抱着大事化小,小事

下

很輕鬆,就那麽巧法,堪堪脫出爲首壯漢風,無關重要,緩緩往前跨兩步,看上去 追擊的範圍。

詹子美僅只一個年方弱冠的少年,或

「嘿!」爲首壯漢口內悶喝一聲,臉 「好小子!」衆壯漢大聲怒罵

上殺氣騰騰,存心要將這年青小子斃於掌 詹子美若無其事,施施然往前走去。

詹子美聽若罔聞,似乎背後强烈的勁

出,誰叫他是個帶頭的人,對手下總要有

者學過武功,甚至於武功很好,但內家功

去!

武林中輕易不見的絕學 巳冲霄躍起,猛喝一聲·「殺!」施展出 個交待一 想到此處,再不猶豫, 雙脚疾蹬,人

論往那方向跑,都別想全身而退! 五丈地方,全在掌力籠罩之下,詹子美無 這身法一施展開來,威力極大,方圓 猛鷹翔身法。

若罔聞,但他右手中指微微上翹,有意無雙目微閉,似乎是老僧入定,對身外物視 意指向天上 詹子美根本就不跑,身法微微一頓 **彩壯漢又忍不住轟然叫好喝采** 

發不出去的感覺-指總是對準他的掌心,使他滿身勁氣,有 爲首壯漢正想猛力擊出,詹子美那中

以復加地步一 往後翻,脫出戰圈,內心震駭,已到了無「颼」!爲首壯漢當機立斷,身形疾 詹子美根本不用眼看,身前殺氣消失

步往前走去一 衆壯漢平素强橫價了 ,今天還是首次

,已經知道强敵退出,當下一言不發,緩

碰到這情形,當下無不駭然一

番事,也不辜負了師門盛譽! 今日定要好好伸手管一管,爲武林道做一 這班人平素一定是殺人放火,無所不爲 或者是有關係的人;看來江湖傳言不假 他們言行舉止,相信必然是風雲堡的人 詹子美雖然未問過這批壯漢來歷,

心內在想,脚下順着大道信步往前走

**》美,雖未說話,但巳比任何言語更有力,齡女人,當道而立,輕倩淺笑,望住詹子** 更令人震動一 往前望去,心頭疾震;前面路上,一名妙 突然,一陣異樣感覺,詹子美急定神

然問,態度上却見溫文有禮-「姑娘,你這是怎麽說?」詹子美愕

「等我!」詹子美簡直不相信自己耳 「專程等你呀!」少女嬌聲道

杂 「一點也不錯,正是等你。」 燦爛不可方物,令人不敢逼視! 一少女的

「我似乎未見過姑娘吧!」詹子美吶

「你敢肯定!」少女笑道,聲音提高

副玩皮模樣,似乎熟得很,難道是什麼熟 孩子,見過一次,一定不會忘記,瞧她那 他內心思念疾轉,暗自道,像這樣美的 詹子美只從鼻中應了一聲

爲了尊敬起見,我已經站了兩個時辰啦! 人,或是師門有關的人吧! 人;但是,我却是專程來迎接詹大公子 「好,詹大公子,當然不會認識我這

」少女似乎在訴苦。 「你認識我?」 詹子美大驚!

堡去麼;我正是奉命迎接引路之人!」少 「好啦,閒話少說,你不是要到風雲

怎會知道;而且派人在路上迎接,這豈非 凡响,神通廣大,自己要到風雲堡,他們 是個未卜先知的神仙 詹子美心頭大震,這風雲堡果然不同

L44

路。 「請吧!」少女說時,即轉身在前引

步 這風雲堡,的確不可輕視,別說其它什麼 僅此消息靈通方面,已到了駭人聽聞地 詹子美只好跟着走,內心暗自震駭

道 「心內可是不服!」少女突然回頭笑

,自己想什麽,她立即知道了,處處者讓她是風雲堡內的帮兇,偏偏觀察力那麽强 女嬌笑道。 她佔先,鬥智方面,可說已落在下風了! 「怎麼, 不說話 看上去 ,天眞無邪,誰相信 ,敢是生氣了!!

想法,同時也想探探深淺 也有獨到之處!」詹子美一方面說出內心 怎會有如此老到的觀察力;敢情武功 「我怎會生氣,只是奇怪,以姑娘年

,反而老老實實不當我傻丫頭,好得多了 「你可別捧我,捧得越高,跌得越重

!」少女說時,笑容愈甜。

詹子美又調開話頭,試探對方 「小妹南宫彩雲!」少女這回說得倒 「噢,我還未請敎姑娘尊姓芳名!」

很莊重。 !」詹子美心內暗自思索,當今武林中 「南宮姑娘,大概自少就在風雲堡吧

出言試探 南宮姓氏的高手並沒有什麼特出人材,這 女孩子不知是何來歷,想到此處,忍不住

着道。 「嗯,我不告訴你!」南宮彩雲嬌笑

詹子美暗自嘆口氣,這女孩子外表

何反對的消息,他們立即採取行動!有外表天真的少女,偏又耳目遍天下,任 不簡單,手下有窮兇極惡的黑道頑兇,也無論如何,還是一名好女孩,風雲堡的確

確不是好玩的! 現出風雲堡的不凡 今天,這南宮彩雲在路中等待,的確公對的消息,他們立即採取行動! ,與這樣敵人交手 ,的

「到了!」南宮彩雲嬌美的聲音驀地

的巨人,聳立在金色陽光中。 吸口氣,心內也不禁暗自欽佩,好氣派! 雄霸武林的風雲堡,像一位巨大無匹 詹子美悚然一震,急睁眼看時,深深

何的不凡了 地上乾乾淨淨,僅此打掃功夫,已不尋常 伸展開去,夾道全是高大而挺秀的樹木, 守衞,還有,一條寬廣的大道,畢直向前 可想而知,風雲堡屬下做事效率,是如 高的城牆,寬廣護莊河,戒備森嚴的

那可不是好玩的事-像這樣一個組織,如果是爲害人間

可是九死一生的危險事情。 詹子美內心暗自警惕,深入虎穴,那

美幼受師父嚴訓,氣節是做人的基本條件 ,才不負大丈夫一生-臨難不苟,勇往直前,做你應該做的事 臨陣逃脫,豈是大丈夫的行徑,詹子

號响處,吊橋緩緩放下 笑,玉手微微學起,輕輕揮動兩下,角 巳看清楚詹子美臉上變化,此時才微微 南宮彩雲站在一旁,清澈明亮的妙目 想到此處,詹子美心內立即坦然一

哈哈哈,一陣雄亮的笑聲傳來,人隨

聲現,七人已自吊橋口走過來 幾人全是精神奕奕,當先一名五十來

爲更深 歲中年人,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內功修 南宮彩雲待他們臨近,首先嬌笑道。

我才好 「胡叔叔,你請的客人請到了, ,大功一件,任你說呀,你 你怎樣謝

別有好感! 中年人笑逐顏開,似乎對這位南宮彩雲特 要什麼禮物,只要叔叔有的,儘管拿了

想不到的事! 義,他竟然當上風雲堡下屬,這確實令 手特徵,五指並齊,心頭大震,勾回手胡 詹子美眼睛一亮,巳看到這中年人右

勾回手胡義笑容可掬,伸手肅客。 「請!詹少俠,怠慢了,裏面請!」

持適當態度! 不能學那潑婦罵街,所以在禮節上仍然保 他將與風雲堡勢不兩立,但名家氣度,總 「好說!」詹子美拱手爲禮,雖然

寬敞,此時巳擺下十二桌上好酒席。 「聚賢館」是風雲堡會客之處,雄渾

突然,一名黑衣漢子,右手疾伸,

帶絲毫勁風,往詹子美後腰扣去! 其餘十幾人大聲談笑,似乎未見到 手指堪堪沾上衣襟,只要扣實,詹子

美只怕就要爬下去。 許多人幾乎叫好喝采,慶賀成功

與衆人往前走去! 衣漢子手腕劃過,然後又像沒事人一般 揮,自然瀟洒,無巧不巧,手指輕輕在黑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 詹子美左手輕

L 45

全在右手上,如今廢了,等於失去了武功 衣漢子整個人像跌在萬丈深淵,一生功力 ,這叫他如何不難過一 旁人不明就裏,以爲沒有什麼;而黑

武林中不可輕侮的高人呀! 是强,天下第一神劍鍾先生,到底是當代 是想收不戰而屈人之兵,令得詹子美不敢 高手 武林的高手,勾回手將他們請出來,大概 雷神李昭及粉面羅刹駱沁芳,全是威震 ,這集賢館內,全是江湖上有頭有面的 不可輕侮的高人呀! 像五鬼天王玩奇,七步奪命判魯寧 喝酒,東拉西扯,談話不着邊

話恭維, 說而引起的念頭,大概已消失了 堡諸人,以爲詹子美年輕識淺,大家幾句 雙方談笑甚歡,絲毫不現敵意,風雲 原來的敵意, 那也不過是道聽途

散席後,又換上名茶

職淺, 毀譽不足輕重,但小弟受恩師教誨弟略有所聞,本來我無權過問,而且年輕胡義道:「胡總管,關於風雲堡種種,小 ,明白做人宗旨,所以不惴冒昧,登門請 詹子美突然神色一整,肅容向勾回手

有所錯漏,有話只管說!」 詹少俠出自名門,所作所爲,自然是不容 勾回手胡義滿面笑容, 歡顏答道: 「

威震海內,自然是貴堡主雄才大略,天下 正容道。「關於風雲堡近年來崛起江湖, 英雄歸附,這股力量,如果爲天下蒼生造 「小可失言了,」詹子美神色一整,

> 福 ,那可功德無量!」 說到此處,詹子美略爲頓一頓

我們如何如何,事實上眞個冤枉!」 得起,引起人家妬嫉,於是流言四起,說 俗話說,樹大招風,風雲堡蒙兩道朋友看 勾回手胡義眼珠一轉, 朗聲說道·· 「

見得吧!」 詹子美淡淡道: 「 眞個冤枉 , 只怕不 ,你是什麽東西

來大罵! 雲堡的事,聰明的夾着尾巴滾出去,否則 嘿……」暴喝聲中 ,一名壯漢跳將起 也配過問風

緩緩站起身來 武功,才能壓制風雲堡,當下一言不發 名的雷神李昭,看樣子今日必須施出絕頂 詹子美定睛望去,此人正是江湖上有

昭吼叫道 有多少斤両,敢在此處吹大氣!」雷神李 「來來來,讓俺試試你的身手 ,究竟

冷冷道 「好,出手呀!」詹子美往場中一站

回手胡義高叫道 「大家點到爲止 ,別傷了和氣! 山勾

雷神李昭愈叫愈大聲。 管起風雲堡的事來了,老子要他的命! 「嘿嘿,這小子乳臭未乾,自大狂妄

敵出手。 詹子美聽若罔聞,屹立如山 ,靜等來

空霹靂,震得大廳內暡暡作 「殺!」雷神李昭暴喝一聲 有如晴

跟着,拳式揮動中,隱隱有風雷聲 跟着吼聲,雷神李昭右拳擊出,左拳 詹子美全神貫注,待對方招式將盡未

> 了出去。 肚如牛,「砰」地聲响,整個人給打得飛盡之際,右手閃電劈出,別看雷神李昭身

想不到有如此威力! 房子都在搖幌,詹子美這一掌毫不起眼

式上,也是神妙無方,所以才能一招制敵 子美這一掌,蘊含上乘內家掌力 無論如何,詹子美絕學,已震懾廳內羣 而且招

老哥欽佩!欽佩!」勾回手胡義哈哈一 豪,大夥兒面面相覷,出聲不得! 「好,英雄出少年,老弟一身絕學 笑

然經驗老到,一時間也僵在那兒。 勾回手胡義顯然不知如何回答好,雖 詹子美淡淡道·「風雲堡怎麽說!」

出 楚傳入衆人的耳內, 但無法確定從那兒傳

詹子美喝道。 勾回手胡義臉有喜色,仍然不出聲 「什麽人 ,有胆的,出手較量較量!

搖搖幌幌自耳門走進來,似乎連站都站不

同聲叫道,神態恭敬有加

「砰!」龐大的身軀撞在牆上,整座

雷神李昭昏了過去,倒在地上動彈不

風雲堡高手如雲,自然有人識貨,詹

走出來打圓場。

「好威風呀!」這聲音突如其來,清

「好兇!」 一個毫不起眼的老頭子

「賈老夫子!」 勾回手胡義及許多人

像! 詹子美心內暗自嘀咕,這糟老頭莫非

面前八尺左右,瞇起雙眼細 這老頭施施然走出,一直走到詹子美 細打量!

大廳上,羣豪鴉雀無聲,都在靜觀其

來歷吧!」 小娃兒,你大概心內奇怪,我這糟老頭的 ,老頭才慢條斯理道:

美不知如何答好 ,但老頭觀察入

頭突然問道 心內也不禁暗自欽佩 「你師父的劍法,你學了幾成!

「六成!」詹子美衝

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了!」老頭喃喃自你如果學會六成,也可以闖蕩江湖,與 似在教訓子姪輩! 「嗯,黃山神劍,享譽數十年不 自語天 衰

詹子美默然。

法,看看老頭這幾年可曾浪費光陰!」 老頭過了半晌,又道:「我們試試劍

嘗不想試 的想法! 怪,似乎是個高手,所以忍不住躍躍欲試 間制勝,益發自信,如今見這老頭頗有古 目空一切,遇到幾個對手,全是一招半式 「好,正要請教!」詹子美心內又何 ,他初出師門,正是雄心萬丈,

劍來! 勾回手胡羲此時叫道:「來人呀 ,拿

凝立待敵 ,却也不是凡品,老頭也不客氣, 柄,詹子美自己有劍,此時緩緩抽出 立刻有人拿兩柄劍,雖不是上古名器 隨手拿

劍門下的高弟,一個是威震武林的風雲堡 大廳上立即緊張起來,一個是當代神

高興趣! 啟,在塲全是高手,對這塲比試自然有極中高人,這塲比試,無疑是極其精采的好

二人一凝神,頓時劍氣漫空,充滿了

他像座山,蘊藏無窮賓藏,無盡內力。 與尋常習劍的大不相同,外人只感覺到, 詹子美系出名門,這定力與練氣,就

抖,手中劍出現了三朵劍花。 老頭微微點頭,呆了半晌,突然信手

嗤嗤之聲不斷,勁急勢足的劍氣,往劍花 **詹子美夷然不懼,三劍點出,只聽到** 

中心點去。 老頭輕叱一聲,手中劍式頓

由 的劍上有股强勁的吸力,有系統的在流動 時慢下來,十分吃力的緩緩推動 ,任何東西在它旋力上,立即身不由主任 周行兩匝 ,旁邊的人也感覺到,老頭

住, 普通人別說運劍過招 與之對抗, 任由宰割罷了! 但老頭劍上吸力愈來愈强 由大驚,全力施展師門絕學 ,只怕連劍都把握不

間長,只怕還要敗落。 當吃力,可以想到的,他不容易獲勝, 詹子美守中帶攻, 並未受挫,但巳相 時

樣高强劍術, ,像這老頭, 風雲堡威震黑白兩道,果然人才濟濟 令得在塲旁觀高手,內心大 不爲任何人知道,但却有這

他大驚之下,决定旋展劍門不傳之秘,拚 個同歸於盡,也要維護師門聲譽 五十招過去,詹子美越發捉襟見肘

> 住詹子美,口中不發一言。 「颼!」老頭身形突然後退,微笑望

拚命! 「老頭子還想多活幾年,犯不着跟你 「爲什麼停手?」詹子美厲聲問

雙老花眼,似笑非笑望住詹子美道。 「你不是準備拚命麼?」老頭瞇起一 「拚命!」詹子美似乎不

淵源不成! 對方似乎知道,難道老頭與師門有什麽 這句話令詹子美大爲震動,師門絕學

陪! ,隨時可以找老頭子,通知一聲,立即奉「今天,到此爲止,以後如果想比劍

自離開大廳 老頭說完,也不與任何人打招呼,竟

頭的劍路, 詹子美呆了好半 用什麽方法破! 晌,心內一直思索老

開眼界!」勾回手胡義笑道。 「詹少俠,今日大展神威,令我們大

擾,告辭!」 後再說,當下立即抱拳道··「今日多多騷 自己一人無法動得了,暫時只好告別,以 這聲音驚醒了詹子美,看來風雲堡

近親近!」勾回手胡義笑着挽留。 「少俠何不在堡內住幾日,讓老哥親

美說時,立即轉身往外走出 「多謝盛情,日後再請教了!」詹子

叫道。 「送客!」勾回手胡義一回身, 高聲

風雲堡內守衞森嚴,假如沒有勾回手這句 話,詹子美能否憑一己之力,平安出得風 「送客,放吊橋!」一聲聲傳出去

雲堡,只怕連他自己也沒有信心

大事,殺幾個平常毛賊,打幾件抱不平 那不是自己的志願。 法,目前這身武功,根本無法在武林中做 心內感慨萬千,自己必須要下苦功練好劍 寬廣、平坦的路,微風拂面,詹子美

上的難題。 住下,一連五天沒有出門 走出二十里。詹子美在一家普通小店 ,竟自思索劍法

小蔭道上獨自一個人散步 黄昏時刻 ,詹子美信步走出門 口

不 見,竟自陷入深深思維中。益發光燦耀目,詹子美心有所思, 滿山錦繡,繁花如錦,在夕陽照耀下 視若

辨認,竟是南宮彩雲的聲音 詹子美心頭微震,這聲音好熟, 突然,一陣嬌美的笑聲傳來 仔細

妳那丹青妙手,畫一幅夕陽垂照,可以在 家慢慢鑑賞有多好!」南宮彩雲的聲音。 「華姊,你看這風景好美;何不展開

股淸凉感覺。 這聲音平和淸雅,令人聽入耳中,有 「你這丫頭總會煩人,何不自己畫去

走 ,反而循聲走去。 簷子美本想避開 ,這聲音令他捨不得

小橋流水,簡直是九天仙境。 轉過彎去,這地方更美,綠竹淸泉

那絕世風采陶醉了 清新生意,詹子美僅僅看側面,已經爲 一雙絕色麗人,點綴其間,益發襯托

彩雲充滿了慈愛 名少女則充份表現了成熟智慧、對於南宮 南宫彩雲天眞活潑,妙語如珠;另一

> 得太寂寞了,何不到風雲堡內住 主,不知多想請你去,他們知道你的性格 不敢冒昧唐突! 「華姊,你一個人居在這兒 」南宮彩雲侃侃而談 ,我總覧 我們堡

性情更淡,江湖上爭强比鬥,我聽到就生性淡泊,不慕名利,近年來硏究佛理生性淡泊,不慕名利,近年來硏究佛理

來,與你一起住;你是趕也趕不走的 風雲堡的事;假如華姊不去,我只好搬過 南宮彩雲撒嬌道。 「我只是想多與你在一起,誰還管它,怎會去參加一份呢!」少女淡淡道。

少女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雅神韻,令人自然而然產生無限敬仰! 高潔,撇開男女相悅之情來說,她那麼高 詹子美心內越來越欽佩,這少女心性

名遊人,嘻嘻哈哈,縱情歡笑。 南宮彩雲與少女微微皺了皺眉,並未 「哈哈!好地方!」山邊突然湧來十

走開,只是停止了談話。 那班年青人很快走過來, 個個身帶兵

**双,**顯然是武林世家之後。

呢!」一名渾身錦繡的少年,趨前向少女不得這地方光采照人,我還奇怪了想半天不得這地方光采照人,我還奇怪了想半天

十氣足,得意揚揚,大吹大擂,以爲可以 小金龍何用,祁連雙英及黄山七友,你說 年英雄,摩雲手伍伯年,天魁星呂宗奇 瑞,還有班兄弟,個個都是當前武林中少 ,這班人總不是普通人吧!」渾身錦繡神 「何必如此生疏呢,在下玉面金剛韓 「我們走吧!」少女說時當先走去

思。

L47

金剛韓瑞笑道。 「咦,小妹妹火氣倒很大呀!」玉面

繡了九條金龍的少年排衆而出 龍的手段!」後面一名身材高大,衣衫上 孩子並不是永遠那樣聽話,還是瞧我小金 「嘿嘿,玉面金剛今天也失手了

詹子美暗暗好笑,看這南宮彩雲如何

做個朋友總可以吧-總是有的,如今不說別的,只是衷心和你 身上好武功, 「小妹妹,在下小金龍何用 家內的銀子不說多,十萬両 ,學了一

軒昂 轉頭迎上去道:•「嗯 我喜歡與你個人交朋友,這班人,在此 南宮彩雲妙目一轉,立即眉 ,頗有英雄氣槪,家裏又有錢,很好迎上去道。「嗯,你果然不同,氣態 開眼笑,

重。 直靈魂飛上了天去了 「說得好,我會辦!」 ,渾身骨頭沒有四両 小金龍何用簡

他們走開,別在眼前惹厭! 南宮彩雲微微一笑,嬌聲道。「快叫

小金龍何用連連作揖道:「各位,山

上的地方很大,你們可以多走幾步! 最喜歡此處!」 然後淡淡道: 「這山上的風景雖好,我却 滿身錦繡的玉面金剛韓瑞只是冷笑,

「你……」小金龍又氣又急,不知如

其餘十幾名少年,也異口同聲說出自己意 何辦好。 「熙熙熙,我們也喜歡此處風光!」

朋友不帮忙,他又如何辦呢! 對付,心內對兩名少女固然傾倒,但這班 人還可以拚命,十幾人的力量,他如何能 小金龍何用 ,只急得滿臉通紅 ,一個

來。 南宮彩雲妙目一轉,突然笑眯眯走過

嘴八舌道・「這い姑娘有何見教ー 衆少年頓時精神大振,迎將上去

「看來小姐自有主張!」 「小姑娘……

簡直是透明的美玉,衆人不禁看得痴呆南宮彩雲左手微微擧起,陽光照耀下

來還要威風,鴉雀無聲。 所有的嘈聲頓時停頓下來 ,比皇帝出

人一眼。 南宮彩雲嬌笑道。「說時妙目掃了衆 「你們喜歡這兒遊覽,我倒有個辦法

齊聲道。 「姑娘請說,我們一定遵命!」 衆人

你們不妨比個高下,輸的走路,贏的留下 欽佩武功高强之士,反正大家也是閒着 不敢比武的算了 「嗯,你們都學得一身好武功;我最 」南宮彩雲嬌笑道

的說 「好極了 ·」玉面金剛韓瑞磨拳擦掌

魁星呂宗奇挺起胸膛大聲道。 十幾名年青人頓時精神抖擻,門志高

「對,胆小怕事的

,可以走開!」天

笑道 的人再比,這規矩可有意見!」南宮彩雲 「兩個人先出場,然後兩兩相對,贏

「殺!一小金龍說幹就幹,猛喝一聲試好麼!」玉面金剛韓瑞直接上前挑戰。 「這樣最好,小金龍,我們先出場試

一番功夫-鐵拳揮出,氣勢汹汹,拳脚上倒也下過

美人面前示弱, 「來得好! 身形一錯,揉身而上。 」玉面金剛韓瑞更不會在

在鬥。 夫,沒有絲毫花假,二人毫不退讓,拚命 一砰! 」雙拳相交,全是硬碰硬的功

經香了過去。 打得飛了起來,口噴鮮血,倒在地上,已 **修踢,玉面金剛韓瑞猝不提防,整個人給** 龍似乎拳頭不够硬,當下不硬拚 二十幾招過去,二人已經力竭,小金 ,穿心腿

六對比試。」南宮彩雲大聲吩咐。 「好,贏的人休息,剩下十二人,分

他們色迷心竅呢! 的武林子弟受了愚弄,也只有活該,誰叫 ,這小丫頭的確刁鑽古怪,這班年青好勝 詹子美躲在林中窺伺,心內暗暗好笑

來愈高,不斷高叫呼喝,發施號令。 場中喊殺連天,南宮彩雲似乎興緻愈

靜悄悄走開。 另外那名少女似乎不願意看這活劇

,他眞不相信世界上有這樣美的女孩子; 詹子美看清她的面貌,心頭大爲震動

不僅如此,她的一言一行,舉手投足之中

拳道··「姑娘,在下打擾了 ,他也不想避;反而迎上去,大大方方抱 她正往林中走來,詹子美知道避不了

「清風明月,並無主人,何必說打擾!」 少女毫無驚慌詫異之色,微微笑道: 「擾人清興,總是大煞風景之事;在

的話。 詹子美心血來潮,說出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下相信姑娘定非常人,或者指點迷津!

道 「噢,你有什麽困難!」少女淡淡說

量對策可好!」解無人之處,待我細細說明白,然後再商 來話長,而且事關重大 美信心大增 ,當下抱拳道:「說 , 姑娘可否找一偏

她上當麼! 吃虧上當,只有她給人苦吃。別人還會叫 乎有點放心不下;事實上,南宮彩雲怎會 少女轉頭向南宮彩雲處望了一眼 ,似

詹子美也不多說,靜靜的站在一旁等

候。 樓,聳立在小湖上。 曲左穿右插,來到座山谷中,一座精巧竹 轉身往前走去,穿過一座小樹林,彎彎曲 「好呀,跟我來 」少女淡淡說時

「好地方!」詹子美情不自禁地叫起

來。 不出的清凉。 美只有跟着·,竹樓裏更加幽靜,有 少女沒有多說,直往竹樓走去 一種說 ,詹子

,可以放胆說話!」少女淡淡道。 「請坐」,此處山居,常人不容易到此

有餘而力不足;我雖然在偶然中遇見姑娘林就要遭遇空前浩刦,在下智術淺短,心 雲堡勢力日益膨脹,再這樣下去,只怕武 詹子美定一定神,然後開口道:「風 ,還不知姑娘姓名來歷,但我深信姑娘仁 天才巨匠,放置其中。 緻,極其精鍊提出來,又經過許多極好的

仍然沒有出聲,似已陷入深深的思維中 詹子美只好耐性等着。 少女靜靜的聽着,直符詹子美講完 心厚宅,智慧過人,定不容人間,有此禍

目直視詹子美,然後莊容道:「你師門中 過了好半晌,少女緩緩抬起頭來,雙

劍法已經學了幾成?」 詹子美相信必有深意,不能以普通情

耐地等着 詹子美不知她到底是何用意,只好忍 「嗯,鍾先生有天下第一劍之譽,你 ,也算不錯了!」少女意頗嘉許。 ,當下老老實實回答 • 「四成!

立即站起身來 功成之日,才可言及其它!」少女說時 「明天開始,你就在我天香谷中練劍

只好耐心等待,查個水落石出。 成就,還會高過師父麽,反正事巳至此 但師父譽爲天下第一神劍,她難道劍上 詹子美愕然,這少女固然不是平常人

件完備,你暫時居住在那邊,日出時在湖 「前面水池有一小院落,一切應用物 」少女說時起身肅客。

**閬風雲堡以至週上這少女,可說都是不可** 多得的奇事 詹子美初入江湖,雖然日子不多,大 ,還不知發展下去,如何結局

> 矣,但這天香谷中,似乎是將天下奇麗景 ,詹子美幼居黄山,以爲天下奇境止於此 黄山七十二峯,具備天下名山之優點

趣 晓霧,聽鳥鳴,湖邊漫步,確有其不同情 詹子美晚上看星象,聽流泉,早上看

臨凡 朦朧中益發顯得風姿綽約,有如九天仙女 晓霧漸漸散去,少女分花拂柳而來 ,不學絲毫烟火味。

「姑娘早!」詹子美自然而然恭敬叫

就 候風雲堡,就不足爲懼! 江湖上流傳,你假若肯用心,吃得下苦 練劍最好。」少女淡淡道。「令師劍上成 一年時間,大約也可以練得差不多,那時 ,武林中有公認,我這套劍法却很少在 「早!」 少女淡淡應一聲。 「這時候

渺

,那可不 自己幸好碰到她,或可因此消滅風雲堡 詹子美怦然心動。這少女果然非常人 負大丈夫本色!

握车手中;少女微一吸氣,立刻在地上游 素手微幌,一柄兩尺來長的寶劍, 已

詹子美觀看,手 步,看來是將步法先顯示給 中劍並未出招。

得了 妙不可言,假如能够領會全部奧秘,那還 無雙步法,雖然只看出少許妙處,那已是 詹子美只看得心曠神怡,這真是天下

清楚,然後一領劍訣,一十二招劍式逐步 少女反覆連走五次,是好讓詹子美看

**演出,反覆三次。** 

奇,一動手對敵,立即發揮極大威力! 大,表面上却看不出,簡簡單單的平凡無 已大大震駭,這妙絕人寶的劍法,威力奇 派認識較深,體會較快,只看了三式,便 天下第一神劍,在劍法一門上,比其它門 第三次立即快速起來,劍招與步法相 詹子美的師門,是當今武林中公認的

台 ,劍氣縱橫,嗤嗤之聲不絕! 「醜!」漫天劍影收歛,少女又亭亭

天仙女臨凡,令人不敢仰視 玉立在朝陽中,水波反光閃耀下,宛如九 詹子美自然而然,五體投地誠心誠意

膜拜在地上 「好好的練吧!」少女說時,人跡已

人間天堂 色如畫,這確是人間,雖然如此,那也是 明亮亮的寶劍仍在地上,天香谷中景 詹子美如醉如迷 ,他有點懷疑是在夢

不能深入領會 倫變化無方的絕着,以詹子美的基礎 糊稜角,無論是步法與劍法, 七天,陷入深沉思索中 ,還只了解模 全是奥妙 仍絕

差過人意學成了 意沉浸於劍法探討內,光陰荏苒,不知 自此以後,詹子美寢食俱廢,全心全 十四個月光陰,這套劍法總算

無人知她底細! 身絕世武功,因生性淡泊,從未在江湖走 人稱天香仙子,雖然幼遇異人,習得一 詹子美可知道這少女叫陸舜華

> 嘗不知風雲堡的作風,怎會明珠暗投,爲 虎作倀,內心中她也想鏟除這武林中禍害 ,詹子美的出現,使她解决了困難! 月明之夜,天香仙子陸舜華與詹子美 風雲堡再三聘請,天香仙子陸舜華何

陸舜華侃侃而談,指示今後行動方策。 下武林同道,與之决一死戰!」天香仙子 內高手,然後剩下堡主一人,可以邀齊天 敵,今後只要小心在意,逐步除去風雲堡 並坐湖前小亭內。 「以你目前成就,風雲堡相信無人能

「弟子謹記!」詹子美恭敬道。

之情見於言表。 臂之力!」天香仙子陸舜華和婉道,關切 中助你,如有什麽困難,我也可以助你一 「很好,你下山去吧,南宮彩雲會暗

一是! 詹子美衷心感謝。

詹子美首先在一小店中居下,周園作來,七大門派一定也在暗中籌謀對策。 過是時間上的問題,最後的大家知道,那不然仍未與七大門派為敵,大家知道,那不

實際任務。 了許多調查,了解個大概,立即着手進行

的响聲。 韁疾行, 鐵蹄敲在碎石路上 **黄昏時分,三匹馬由風雲堡衝出,放** 發出輕雷般

看來此次又是奉命到外去執行任務。 李昭,七步奪命判魯寧及五鬼天王阮奇, 三名騎士

,攔在前面 大約半個時辰,已來到處偏僻山野。 ,無聲地由林中閃

L 48

巳平穩站在地上。 未受影响,但他們動作奇快,騰身而起 嘶:: …馬作人立 ,三人騎術精湛,並

L49

是詹子美,立刻叫起來。 「咦,是你小子!」雷神李昭看清楚

七步奪命判魯寧說時,巳撒下判官筆 詹子美懶得多說,冷冷道:「一齊上 「好小子,敢是不要命,找死來啦,

我們一齊動手!」七步奪命到魯寧緩步上「混帳小子,你以為是什麼人,值得

場中頓時充滿漫天殺氣

般往詹子美身上罩去! 、劈、敲及點穴法,全部用上,狂風驟雨一般!」子母判官筆在暴喝聲中,打 子母判官筆在暴喝聲中,

,聽起來是那麼輕微,幾乎聽不 「嗤!」詹子美右手微抖 ,劍氣破空 到。

失去了生命! 中,判官筆已跌在幾尺外 來,緩緩往地上倒去,「砰!」塵土飛揚 但是,七步奪命判魯寧身形頓時停下 ,和主人一樣,

在人手,而且還手之力都沒有! 信自己眼睛,七步奪命判魯寧, ,也算是號人物,今日竟然只一招,就敗 雷神李昭及五鬼天王阮奇,幾乎不相 横行江湖

的血,再真實沒有一 這事實令二人實在不容易接受,鮮紅

想到這裏,二人想到了逃字。 對方是怎樣的武功,太過駭人聽聞

巳騰身而起,向左横掠開去。 「走!」五鬼天王阮奇大喝一聲,人

,施展全力往左方縱去。 ,只怕今晚就要埋骨荒郊,當下不敢怠慢

全往死穴上招呼,僅此暗器功 七支餵毒的燕尾鏢往後打去,聽聲辨形 驗,早已養成臨危不亂定力,雙手疾揮, 巨擘大驚,他知道生死一瞬,多年搏鬥經 至,巳搶至五鬼天王阮奇前面,這位黑道 人德聞地步 詹子美冷哼一聲,身形展處,後發先 ,巳到駭

鏢臨身五尺,就像碰到一座無形氣牆上, 紛紛跌落地上-好個詹子美, 五鬼天王阮奇何曾見過如此情景,驚 周身已布滿罡氣,燕尾

擊。 魂欲絶,百忙中 詹子美不願多糾纏,右掌幻起道光影 奪起全身之力,揮掌猛

上。 奇快透過五鬼天王掌影, 雷神李昭此時已逃出五丈開外, 一指點在死穴 詹子

丈開外,才「砰!」地跌倒地上,昏死過 過,寶劍輕輕一揮,人巳安穩站在地上。 美三個起落,施展八步趕蟬輕功,人還未 ,喉頭一點粒米大小劍孔泛紅,看來已 ,大喝一聲: 「那裏走!」人巳凌空越 雷神李昭龐大身形走勢不變,直到三

體及馬匹,與呼嘯的風聲。 詹子美迅速離開現場,留下了三具屍

話

經斷了氣。

雷神李昭, 奇,離奇的給人殺害,現場很清楚顯示出 ,曾經有打鬥跡象,江湖上誰有這樣大胆 與風雲堡作對呢! 第二天中午, 七步奪命判魯寧及五鬼天王阮 風雲堡整個轟動起來,

> 老百姓人心惶惶,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搜索,那種强橫法,簡直比官府墨厲害 數十名高手,氣勢汹汹在方圓百里內 詹子美站在樹林中窺伺,待機而動

而行 等了老半天,才看到五騎由道上緩驅 ,不像前面那班人匆忙

象徵式跑跑,也算出了 ,敵人决不敢在如此近距離逗留,所以才金陵四艷,在官道上行走,她們大概認爲 的,爲首正是粉面羅刹駱沁芳本人,領着 來到臨近,才看清楚,這一隊全是女 差

决定 詹子美細細打量附近地勢,迅速作了

別有一番風韻。 如今作勁裝打扮 五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本來也生得美 ,益發現得娉婷婀娜

事? 「沁芳姊,你說,這究竟是什麼一回

喝

留下半點蛛絲馬跡,端的透着古怪!」 也有一身好功夫,怎會給人殺了,也沒有 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再說,他們三人 「對呀,風雪堡人多勢衆,誰有這大

得去不得! 「說不定他來找我們,那時就要他來

「真的麼?」

也推測不到到底是怎麼回事! 粉面羅刹路沁芳聽手下四個女孩子說 金陵四艷也在多方猜測

道呢。」 各大門派早已担憂,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 也別太過自負,風雲堡幾年來勢力擴張 ,這次是否他們派來的高手,目前還不知 好半晌,這位女羅刹才說道。「你們

> 一名女孩子頗爲自負的說道。 「任他是誰,只怕也是來得去不得!

L\_\_

「真的麼!」這聲音由林中响起 」五人齊聲喝問

由林中走出 ,靜靜站在路

年前曾經在風雲堡掀起軒然大波,以後離「是你!」王ノ言を 來得如此奇突。 人當然認識詹子美,一

問 人作爲第二目標 道。 「小兄弟,你今日來此 ° 粉面羅刹駱沁芳冷聲 ,是否將我五

淡淡道。 「很對不起 ,多多得罪啦!」 詹子美

「你:: …你好狠的心!」四艷齊聲怒

文有禮,誰想到他會殺害這五名女孩子 準備拚命。 不能善了 詹子美可是微笑不語,瞧他外表,溫 「拔劍!」粉面羅剎駱沁芳知道今日 ,立即吩咐手下四艷抽出兵双,

靠奇跡! 嚴重,想要活命,只有靠自己努力,別想 此時根本不須吩咐,四女更知道事態

乎在觀賞一幕極有趣的活劇 詹子美幾乎極有耐性, 臉含微笑

點窮兇極惡味道 溫柔,額頭香汗淋淋,驚慌失措,簡直有 「殺!」金陵四艷此時已失去平時的

處此生死關頭,表現出異樣沉着。 粉面羅刹駱沁芳到底經過大風大浪, 五人頗有默契,繞着詹子美,穿花蝴

雷神李昭也知道危機一瞬,再走慢些

帶着滿臉不願意,緩緩倒下去! 們實在不敢相信,世上有如此快的劍招 下,亮光閃過,金陵四艷突然呆住了,她 兵刄快沾衣襟時,他的右肩極輕微幌動一 子美身上招呼,詹子美仍然鎭定如恆,待 颼颼颼,全是要命的招式,一齊往詹盛游走起來,手中兵双窺隙進擊!

往地上一擲,雙手垂下,任由割宰 粉面羅刹駱沁芳廢然長嘆,將手中劍

晶晶的七首已插入心口。 羅利駱沁芳知道無望,手腕一翻,一柄亮 詹子美像一個石人,毫無表情,粉面

呼嘯的風聲中,似在哭泣!

害人命比這多百倍,所以現在必定要狠心 此殘酷,假如風雲堡主宰江湖,只怕殺 詹子美長長嘆口氣,江湖的生涯,是

聲,遠近喝呼的人聲一 安安穩穩的睡着,等待時機,匆忙的蹄 現在,附近數百里的旅舍,簡直給翻 詹子美暗笑,他只輕鬆的找顆大樹

風雲堡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更沉重的打擊了風雲堡。 粉面羅刹駱沁芳及手下金陵四艷的死

高手密佈之下,倐來倐去,他到底是何方 敵人神出鬼沒,竟在門口殺人,而且

第五天,詹子美又開始新的行動-

三十六騎,最後一人落後,迅速給拖 他大搖大擺進入風雲堡

後拍馬追上,前面的人沒注意,詹子美就了下來,換了衣服,將人藏在密林中,然 這樣混入風雲堡。

L50

處 其中驚險處可以說到了極限。深入虎穴,而且全是絕頂高手密佈之

花叢中漫歩ー 較 ,他裝着呼吸新鮮空氣,倒剪雙手 早上, 詹子美深入內院,心內巳有 在

等了半天,怪老頭果然出現了

「咦,老夫子早!

」詹子美聲音透着

好 很大驚喜。 「你又來了。」 怪老頭微笑,修養很

不知可肯賜教!」詹子美拱手道,一副惶我衷心欽佩,今天我想冒昧再討教一番, 恐神態。 「老夫子 ,你那神奇精湛的劍法,使

嘻嘻道。 「好,這有什麼不好的!」 怪老頭笑

麽!」 詹子美恭敬道。 人知的地方,輸了也別給人知道,你說好 然不會是你的對手,所以,最好有個不 「老夫子,我雖然下了一年苦功,必 多

道,這園子附近很少人,我們正可試招! 老頭笑嘻嘻道。 一沒有關係,年青人愛面子 ,老頭知

美說時抽出寶劍 「事不宜遲,我們立刻開始!」詹子

竹枝,當着劍使用。 怪老頭仍然笑嘻嘻不以爲意,伸手折下 詹子美心內暗笑道:「老賊,等會要 「年青人總是性急,我們練練也好

年的水準 你好看!」 「颶!」詹子美揮劍刺出,仍然是去

怪老頭竹枝划動,廻風飛起,和以前

吸力。 模一樣,廻力逐漸加强;而且有極强的

嗤!」一股强力的劍氣破空刺出 詹子美無力應付之下 ,再不客氣,

捉襟見肘,束手束脚。 爲 且正是他廻龍劍法的尅星,他如何不驚! 刺針般的劍氣,正是至高無上的劍法,而 ,怪老頭吼叫連連,拚命抵擋,仍然是 詹子美放開手來,再不客氣,全力施 「咦!」怪老頭顯然大爲震駭,這股

美下手更辣,全是要命的毒辣招式! 五招過去,怪老頭左臂受傷;而詹子 「你是那兇手!」怪老頭叫道。

「來人呀!」怪老頭高聲叫起來。 「嘿嘿!」詹子美只是一陣冷笑。

中了一劍,那是致命追魂一劍,人還未倒往前衝去,怪老頭叫聲還未出口,喉頭已 進入一座高樓上 地 ,詹子美巳贴地掠出十丈,再轉身,巳 詹子美大驚,全力施爲,身劍合一

內 ,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件-老夫子給人用劍殺死,而且在風雲堡

當面殺了,這兇手的武功,豈非到了超凡 入聖境地 法,當今武林找不出幾個對手, 負的高手,這時也噤若寒蟬,老夫子的劍 整個風雲堡沸騰了 原先許多頗爲自 他也給

雲堡內風聲鶴唳,令她也有點興緻索然! 通廣大,如何能潛入內院,確令人費解。 此時,她正坐在房內生悶氣一 南宮彩雲仍然像以前一樣的頑皮 誰也想不出有這號人物, 當今武林中 誰有這樣絕頂武功 但兇手的神 風

一隻手伸出,捂住她的嘴。

聲音又縮了回去。 頭看,看到了詹子美的臉;幾乎叫出口的撞去,只聽得一聲悶哼,聲音頗熟,急回 **撞去,只聽得一聲悶哼,聲音頗熟,** 南宮彩雲不由大驚,一個倒肘 往後

不住問。 「你……你是那兇手?」南宮彩雲忍 「別出聲!」詹子美說時縮回手

忙;否則,只怕很危險了!」 「我是奉陸舜華姑娘之命,還請你帮 詹子美低聲

盡力,那怕是丢了性命!」 南宮彩雲毅然道:「你放心,我一

堡要吃虧啦!」南宮彩雲似乎很高興。 「一年來,你的劍法大成,看來風雲 「很好,多謝你帮忙!」詹子美道

父處,由他出面廣發武林大帖,約會白道 我做兩件事;第一,派人送信到黄山我師 拔去,才算大功告成;現在,姑娘可以帮 「這不過是開頭,必須將風雲堡連根

「第二件甚麼事呢?」南宮彩雲急急

正派俠葬道,聲討風雲堡!

問

襄,詹子美又笑口道:「他對你這位姑娘 不知做下幾多傷天害理之事……」說到這 經查清楚,你們這位少堡主,兇狠殘暴, ,到是情有獨鍾,傾心得很呀!」 嘿, 詹子美冷笑一聲道:「我巳

彩雲嘟起小嘴,裝作生氣的樣子 「你,不是好人,我不理啦!」南宮

時,也可用來牽制風雲堡!」詹子美微笑服下來,可以作爲人質,萬一不可開交之 「別發小姐脾氣,你去把他引來,

道

「別給人看到」 「我去叫!」南宮彩雲嬌笑着出去。 「知道啦!」小丫頭笑着走出去,帶 」詹子美吩咐

口 詹子美個人靠在椅背上,翹起二郎腿

個年青人的聲音在門外响起。 內哼着不知名曲調,神情頗爲得意。 「大妹子 ,你又玩什麽花頭呀!」一

南宮彩雲道。 「我說有寶貝給你看,包你看了高興 「世上任何寶貝,也沒有你這活寶貝

變臉,喝問道…「小子,你是什麽人?」 內似乎不能接受這事實,怔了片刻,立即 悶腦闖進來,猛然間,他看到詹子美,腦 房門打開,一名二十來歲少年,悶頭

堡主出外未回 ,才有此一問。 原來去年詹子美大閙風雲堡,這位少 ,所以未謀面,今天不認識

强,所以想請教請教!」詹子美說時,仍 然吊兒郎當坐着。 「一個普通人,因素仰少堡主武功高

雲關係非淺,這如何不令他妬火大發呢。 位少堡主火氣特別旺,因爲對方也是少年 ,滋油淡定坐在房內,這說明他與南宮彩 ,敢對本少爺無理,今天要你好看!」這 「好小子,敢是活得不耐煩了;嘿嘿

說時,緩緩站起身來,面上一片冷峻。 「好啦,柳晓文,出手呀!」詹子美

少堡主柳暁文沉聲道。

「嗯,我想起來了,你就是那兇手!

命呀一 無門自來,今天是我運氣好,捉到兇手 以大大露面了! 「嘿嘿,你小子天堂有路不走,地獄 」詹子美神色愈來愈冷

「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出手保

施出 以爲可以吐氣揚眉 「出手呀!」詹子美懶得同他多說 」說幹就幹,風雲堡秘傳追魂 」這位少堡主得意洋洋

形。 將這招威力絕倫的「判官索命」化解於無 不同凡响 **詹子美紋風不動,脚下移動兩步,已** 「判官索命」 ,變化詭異,果然

心內雖然滿懷不信,手內並未停,三大絕 今天竟然無功而還,這是從未有的事, 這套神奇步法,令得少堡主柳暁文大

招 哭神愁。 羅地網」同時施出,當眞是風雲變色,鬼 爲震動,他這追魂手一經施出,所向披靡 「判官追命」,「五雷追魂」、「天

抖 少堡主柳暁文氣海穴一麻,全身機伶伶發 劍氣破空而出,追魂手頓時雲消雨散,而 一身武功就此消失了 詹子美冷哼中,手伸處,一股凌厲的

「好功夫!」南宮彩雲由衷讚道。 「把他放在床底!」詹子美道。

雄熱烈响應,聲勢浩蕩往風雲堡進發。 由於天下第一神劍鍾先生出面,天下英 十天過去,風雲堡罩住一層慘霧愁雲

雙方高手齊集在廣場上。

雲堡勢力雄厚,屬下高手仍然不可輕侮。 雖然詹子美暗中狙殺堡中高手,但風 這位叱咤風雲的堡主 震南天柳青

峯,當下開門見山道:「今日荒山有幸, 法消解,只有謀求武功解决,一個對一個 有這麼多武林高人光臨寒地,我們敵意無 手,直到最後爲止,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失敗或死傷,可以退下去,由下一個接 ,各位認爲好麼!」

好麽!」 比試定輸贏;這樣,簡單而扼要,不是很 人喪命;我們何不挑選十名主力,以十塲 「堡主意見,敝人認爲太煩,而且令許多

求第一個出場決戰。 先生面前,低聲說明一年來近况,立即要 戰。突然,詹子美施施然走出場,先到鍾 震南天柳青峯同意,立即準備挑選人手决 命陪君子,我們這就開始呀!」風雲堡主

手非死即傷,這才震動風雲堡。 多人都認識,他們在一年前自見過這少年 人的武功,因此不以爲意。但是,三名高 詹子美在風雲堡曾經大閙過,所以很 「很好,小心在意!」鍾先生吩咐。

一名滿頭白髮老者,緩緩自堡內走出

「雪山老魔!」許多人叫道。

雪山老魔的蓋代魔功! 不到今日竟然爲風雲堡羅致,誰能敵得住 怕沒有百多歲,五十年來在武林出現,想 這眞是令人不可置信的事,雪山老魔

色。

,氣勁漫空,果有非同凡响的功力

「颼!」雪山老魔手中拐杖攔腰揮出

天下第一神劍鍾先生緩緩站起來道。

鍾先生旣如此說,柳某只好捨

,直往場中走去,頓時引起轟動。

詹子美屹立場中,淵停嶽峙,毫無怯

谷劍法,劍氣激盪,與雪山老魔大戰! 「嗤!」詹子美不敢怠慢,展開天香

蓋代神劍,黃山劍法,譽爲天下第一,果 詹子美只不過二十來歲小夥子,竟然練成 然有其獨到之處! 在場黑白兩道高手,暗自震駭不巳,

杖,皮破血流;而雪山老魔胸口却中了 ,緩緩倒下去。 「颼!」人影倐分, 詹子美左肩中了

山老魔蓋代神功,猶不是詹子美對手,他 可一世的雄心壯志,頓時灰飛烟滅,以雪 風雲堡主震南天柳青峯臉色蒼白,不 「呀!」所有的人全部站起來

此退隱江湖,再不言武事。 何學得絕世劍法,那是自己亦望塵莫及 使鍾先生,心內何嘗不大感奇怪,徒弟如 師父那屋得了 在這情况下,風雲堡主當衆宣佈,從 誰知道詹子美的劍法,另有傳授,即

狀甚親密。 天香谷一年經過,南宮彩雲也凑上一份 歡笑中,詹子美伴着師父,低聲訴說

, 鍾先生推坐在主席上 當晚,就風雲堡大廳設宴,自然而然

一場武林風波,就此平息

天香仙子陸舜華的倩影 詹子美在衆人讚譽中,眼前却浮現了

齡,劍法上有此超凡入聖成就,似乎不可 降凡,平常人怎會有如許聰明 他是否能去呢,那是以後的事了 但是,詹子美相信,陸舜華眞是仙子 心內暗自决定,明日再去天香谷。 ,以她的年

## 馬 雲令 文 盧 從中能探知秘密……某日,他們駕車到新界看別墅,半途遇到幾名大漢殂擊,並把畢基 和莎拉抓起來,畢基設法逃去,並在劉福家暫住,不料,莎拉在此刻又自個兒逃去.... 基做僱傭丈夫的目的只是因爲有仇家在追殺她,企圖搶她的財産,希望畢基能够保護她 ,畢基因懷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覺得這女人不尋常,所以他試用期滿後續期一年,希望

# 離奇複雜案中案 勾心鬥角胆搏胆

刚文提要

•

丈夫,在試用期三個月期滿的前晚,富孀莎拉才說出她找畢 上回書至浪子畢基通過徵婚廣告而做了一個富孀的僱傭

話 知道你正在調查她的來龍去脈。」 劉福道:「她有可能偷聽了我們的談

倦極睡去了。 「當我離開客房時,她明明

她心裏有事,自然會睡得處處提防。」劉 到客廳來,無意中聽到我和你的談話。」 福又說,「也許她醒後見不到你,所以跑 「也許是這樣吧 「像她這種女人,怎麼會放心睡去? !」畢基只是輕輕嘆

息,什麼都沒有說。 一役之後,他再也睡不着了 劉福不久之前還是十分想睡,但經此

默相對,很久也沒有講過一句話。 兩個好朋友獃在客廳裏好一會兒,默

是誰要你偵查何冰冰這個女人?」 終於還是劉福先打破了沉默。「到底

的一位遠親,論輩份,我該叫他姨丈。」 「何冰冰是你姨丈什麼人?」 「一個由越南逃出來的難胞。他是我

的確是說來話長。」 「同居的情婦。」畢基道••「這件事

L52

劉福也明白畢基的為人,他表面上雖

然是個花花公子,但却具備一副俠胆仁心

,當他不意亂情迷時,他很理智很能幹。 由於這件事發展至此,似乎越來越複

雜,所以劉福也表示關心起來 畢基的這位遠親叫洪鈞,早年已落籍 畢基於是把他姨丈的故事告訴劉福。

明和智慧收穫是一定很好的 越南,在堤岸一帶很有點聲望。 洪鈞也在越南發跡了 就像所有中國人一樣,憑着他們的聰

連綿,幾乎永無寧日 可惜越南這個多災多難的小國,戰火

覺,早知如此,他早該帶着他辛苦賺來的 洪鈞在美軍撤出越南之後,才如夢初

錢財,離開那令他發達的地方

就像所有中國僑胞一樣,他們的生命 但是一切已成定局 太遲了

果化爲烏有。 財產都受到絕無保障的威脅 洪鈞眼看畢生辛辛苦苦經營所得的成

就在那時候,他的「救星」出現了

色 是在越南出生的中國女人,且有幾分姿 他的情婦何冰冰,也是一名中國僑胞

知這種女人未必靠得住 何冰冰比洪鈞年輕十五年以上。洪鈞

以惟有私自去找門路。家財離開越南,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所 但是,當時身爲中國人,要挾着大筆

中的洪鈞,大表興奮。 何冰冰說她有這種門路,所以在絕望

「套匯」的男子給洪鈞認識 那男子叫江中哲。只有三十餘歲,四 何冰冰果然介紹了一個專做地下黑市

十未到,個子矮小。 「江先生」 據說,堤岸許多富有華僑都認識這位

賣的人很多,但幾乎十之八九要經江中哲 **偷運到香港和台灣來。當時做這種地下買** 許多富僑把資金用套匯方式,由黑市

換句話說,他幾乎是 「套匯」 一的方式 ,大致上是這樣 「總代理」

富有人家先設法通知港台的親友,代

收他們匯出來的錢。 當他們的親友在港、 信通知越南方面。然後那邊的匯 台收到該欵後,

五,亦即賺了五千大元之多。 十分好賺,人家匯上一萬元美金,他收萬 當然,表面上看來,這位「江先生」

但是,熟悉內情的人才明白,真正賺

營才怪。 營才怪。 因為這一類黑市套匯,幾乎是半公開

洪鈞因爲明白局勢如此,如果不將資

因此,洪鈞惟有信一次何冰冰,將金設法匯一些出去,遲早也是沒有了。 以十萬計的美金,經由何冰冰手,匯到香

洪鈞有個遠房姪女洪婉兒,他那五十

萬元美金,就是匯給洪婉兒代收的。 當時洪鈞心裏想。自己畢生辛辛苦苦

總好過白白送給越共。 賺來的錢,即使自己和家人享用不到, 也

在四出登記華僑的私人財產。 何况當時堤岸的情形很混亂,越共正 據說,有錢的人必被搾得一乾二淨

才准許他們離境。

她在這方面,也同樣有門路。 知之數,但是,何冰冰巳悄悄告訴過他 當時洪鈞能否離開越境,雖然仍在未

但是,何冰冰並未能設法令到洪鈞和 結果,錢是匯了出來了

經去得七七八八了。 他的家人們離開越境。 洪鈞十分焦急,因爲他手上的錢,已

却是七十五萬元。 匯了五十萬美金來港,實際要付出的

用光了。 的妻子兒女逃亡,不時向他索取「運動費 。結果,洪鈞手頭上的現金,差不多都 再加上何冰冰爲「搭門路」 給他和他

有了五十萬美元在香港一位姪女的手上,這也不要緊,反正他心裏一直在想:

將來只要人口安然逃得出來,也不致一無

際,他也發覺江中哲同時失了踪。 但是,就在他四處尋找何冰冰下落之

同一個女子悄悄逃離越境。 有人告訴他:江中哲不久之前,已偕

冰 他彷彿從噩夢中驚醒

兩個月。 還未完全恢復正常。書信往還,動輒要三

子也不敢讓她知道。 如果他妻子知道他把一生積蓄都給

文,上面清清楚楚寫上。 洪鈞悄悄翻出一封來自香港的電報原

妥。

「補丸」是暗號。

洪鈞有苦自己 知。

另一方面,他也千方百計,找門路逃二人的行踪和下落。

Ė!

又有人說:那女子正是他的情婦何冰

女連絡一下。但是,當時港越之間的通訊 萬分焦急之際,他想與香港方面的姪

沒有想到的事竟然發生了。洪鈞連妻

個女人,只怕她可能立刻就會自殺

「鈞叔・・寄來的五十粒補丸,經已收

下署•「婉兒」

存心欺騙他。 至此,洪鈞總算恍然大悟了:何冰冰知道此中內容的,只有何冰冰而巳。

方面也有人接應,所以洪鈞才會上當。她一定是和江中哲串同,另外在香港

他 一邊仍在明查暗訪何冰冰和江中哲

這二十両黃金也足供他夫婦二人逃離越如果他够狠心的,只要留下一子一女 想法

地黄金,只要肯做,一定不會餓死。在他們的心目中,香港是個天堂,遍

巳經接踵而至。 可惜,他們的美夢還未發得完,噩夢

有誰肯捨棄自己的骨肉?

但是,有誰願意不理會自己的兒女?

開始出現了毛病。 由於船小人多,海上風浪又大,船身

遠處經過。就是沒有人來理會他們。 可以見到不少懸掛各國旗幟的大洋船在不 這的確是個十分殘酷的世界。飽受戰 船上發出無幾電求救訊號,公海上也

不到竟然還有人見死不救。 火摧殘的他們,滿以爲人間還有溫暖,想 舊漁船開始下沉!

船上的人巳作了最壞的打算。

**危險的。但代價却相當便宜。** 數百人之多,以航海知識而言,那是相當

這批人只用一艘舊漁船出海。據講有

以洪鈞當時的能力來說,那是「剛剛

每個人只收五黃両金。

淨淨之後,便讓他們

「偷偷」離去。

洪鈞又搭上了另一批人。

府似乎也有意趕絕華僑一

越共的幹部貪污是原因之一,越共政

的接踵而至

當時在堤岸一帶,「機會」是一個又 因此,洪鈞又白白錯過了一次機會。

所以,他們把僑胞們的財產搾得乾乾

擠滿了婦孺之輩。 兩艘小艇,加上一艘充氣橡皮艇,已

在最後關頭離船。 男人們,只可以利用救生衣和浮木

洪鈞在風湧浪急之際,目睹妻兒們的 人是感情動物,可惜風浪無情。

男子,穿着救生衣,摟住一些浮木,投身 小艇,在翻翻滾滾中遠離視綫 到了棄船的最後關頭時,洪鈞和數名

海進發。

他們擠身於那艘舊漁船之內,

向住公

他們的目的地是香港

的妻子,還有

一子一女,就此登上了「旅

他們一家四口人一

-洪鈞和他

處小孤島。 當時海面上的風浪很大 洪鈞等一班人, 隨波逐浪,

自此之後,便與妻兒們一直失 飄浮到

但他本人總算暫時獲得喘息了 那是一處無人小孤島,沒有屋宇,沒 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兒女們是生是死

L54

活,他那個姪女也會照顧他們的。

只要人口平安,錢財只不過是身外物

其實漁船上當時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 ,當時洪鈞惟有這樣安慰自己。 女收不到那鉅欵,相信他們一家四口的生

只要他真的能到了香港,就算他的姪

洪鈞充滿了希望。

而已

原來那是大海之上的一個珊瑚礁!有樹木,甚至沒有遮擋風雨的地方。

他們開始感到徬徨!

集到這小 風浪的地方,所以轉眼之間,有百餘人聚 可能這是附近一帶海面唯一可供避過 小的珊瑚礁之上。

船隻前來救走他們 總之,眼前他們可以再生存在這地球 不管以後如何生活下去,不管有沒有

,他們都可以暫時獲得喘息了

之上

集中在珊瑚礁上的人,有些已筋疲力 當風平浪靜時,又見烈日當空。

氣力,即使年青力壯的人,也難以支持得又口渴,加上在海上與風浪掙扎時用去的 盡地,昏了過去。 他們沒有吃的,沒有喝的,又飢餓

斷放眼四望。 能够免强支持身子坐起來的人,都不

船去,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 他們希望有經過的船隻,將他們救上

那是沉船上的廢物,可惜此中却難找 就只有那些在海面上飄浮的廢物。 但是,大海茫茫,除了滔滔的巨浪之

到可以吃的,或者喝的。

麼事,但是,眼前已有不少人在無聲無息 沒有人敢想像到以後將會發生一些什

洪鈞即使僥倖沒有死去,也變得有氣

無力地,倚在一塊珊瑚石旁邊。

到現在,全是一股求生的意志支持他,否他已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人,能支持

排。 破舊的船隻,逃出公海去,聽候命運的安 要付出黄金去賄賂越共,就可以擠上一些 他知道許多僑胞都有逃亡的門路,只

但絕大部份人都希望到香港來 這種逃亡一般都沒有固定的目的地,

希望他們的船隻能來香港。 捧得有些過份,所以出海逃亡的難胞, 也許是香港這「天堂」的稱號被人吹大部份人都希望到了

入水,沉沒。 可惜,有些木頭船只挨到公海就開始

到一些孤島去。 即使不致沉沒的船隻,也有不少被飄

成千上萬的人,不斷嘗試! 有人明知那只是死路一條,結果還是有着 不自由,毋寧死 他們根本無法知道自己的前途,甚至

在暴政下被奴役。 求適合自己的生活,沒有人甘心情願的 以其說是爲了求生,倒不如說爲了尋

洪鈞方千百計,終於給他找到了一條

了收黑錢的越共碼頭官員。 負責人揚言,因爲費用龐大,所以每 人集資購了一隻舊洋船,也連絡好

個人要收十両黃金。 人頭計算,洪鈞一家四口,便要交出

四十両黄金。 以洪鈞的家財,這數目本來不大。問

後,還被何冰冰一再需索。 題却是他除了在黑市「匯」出那大筆錢之 現在他妻子的一些私蓄和首飾,大約

不會超過二十両黃金。

則的話,他早巳倒了下去。 其實這裏每一個生存着的人,都只憑

一股「希望」支持着他們。

假如他們明知沒有希望的話,早已閉

上了雙目死去。

人類本來就是爲了求生存而來到這世

麼會冒住生命危險逃了出來! 界上來的。若非如此,這班可憐的人爲什 想不到命運之神,却偏偏跟他們開玩

餓的侵襲。 瑚礁之上,抵受着風吹、日晒、 超過一百人,集中在這方寸之地的珊 雨淋和飢

笑,讓他們要生不得,要死可也不容易

了 半 洪鈞是僥倖未死的一個 不出三日,這班人之中,最少已死掉

弱之分: ;但是,這班可憐的難僑,却無强與「弱肉强食」,似乎是大自然的「天 「弱肉强食」,似乎是大自然的

人迫到非逃亡不可。 如果說他們是强人,他們爲什麼要被

以支持着,生存下去? 假如說他們是弱者,他們爲什麼還可

爲了生存,他們含淚分食了同伴的屍

體 有些人忍不住作區,但他們在極度飢

餓中 他們沒有選擇之餘地。 ,還是要吃了

惟有喝天上降下的雨水。 他們沒有得吃,也沒有得喝,要喝就

當沒有雨水時,只有喝自己的尿,這

樣總比喝海水好一些。

死之前,吩咐同伴們在他死後,不妨把他 分食,只因爲他也吃過別的同伴的肉。 有些人明知自己快要死去,他們趁未

最後,他們經過連番掙扎之後,只死 眞是慘不忍睹的殘酷事實。

剩三十餘人。

知道還要等多久。 他們不知道究竟在這兒有多久,更不

總之,能生存下來的人,他們所面對

的,

依舊是一片絕望。

只是茫茫大海。 每次當他們睜開眼睛時,所見到的 他們見不到有任何船隻經過

頭,或者陣風陣雨。 唯一分別的,只是日間可能是烈日當

無論天氣是晴是雨,他們身邊的同伴

,都會一個一個地倒下去。 太可怕了

是眼前所見到的,却像一具具的殭屍。 每個人都皮黄骨瘦,不似人形 沒有人能見到自己變成什麼樣子,只 但是他們却無法逃避,亦無意逃避。

滅人類,爲什麼要折磨他們? 上帝如果真的創造人類,自然有權殷

限度目前他們就不必受苦。 亡的人又如何?豈非更深,更重?但最低 如果說他們的罪孽深重,迫使他們逃

失望,也不止一次地,目送那些船隻消失 ,企圖吸引在遠處經過的船隻的注意。 曾經不止一次,他們揮動脫下的白衣 但是,一次又一次,他們不止一次地

> 在遠處。 悔這一次的逃亡! 儘管他們眼見就要死去,也沒有人後 他們欲哭無淚,但却沒有人後悔。

最少,他們已吸到了一口自由的空氣

死也死得泰然。

又是一個小黑點開始。

望過去都只是一個小黑點而已 任何船隻在水平綫上出現的時候,遠

就越來越少! 每過一天,每過一段時間,能動的人

能動的却少之又少。 活着的人只有二十餘個

他們沒有再揮動衣物,只呆呆地瞪住 他們都有氣無力地,獃在一旁

那 小小的黑點逐漸變大。 若非極度的失望,就是再也沒有多餘

的氣力了 艘船的輪廓

物, 才見到有人軟綿綿地,把一件白色的衣 在頭頂之上揮動起來。 直至到有人看清楚那是一

同樣的情形,同樣的動作,他們也不 也只有循例而已

知做過了 然而每次總是失望。 多少次了

巳 只是揮動手臂,把衣物高舉過頭頂之上而 甚至在他們之中,沒有人站立起來, 這一次,他們仍不敢存有什麼奢望!

心情,獃在那兒。 他們每個人,幾乎都只以「等死」的 事實上,他們已沒有氣力支持起來。

> 那是一艘漁船。 但是,那海面的影子越來越大了。

它正開過來

次又一次的失望。 因爲他們都曾經樂觀過了,到頭來還是一

以看得見甲板上的人 不少船隻十分接近他們,他們甚至可

也沒有把船開過來 但是,那些人却沒有理會他們,自然

總之,他們就是無法與任何船隻接觸。 眼又花,所以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每個人都因爲欠缺營養, 現在那艘漁船是真的開過來了 而顯然頭昏

他們才雀躍起來。 直至到那艘漁船停在不遠處的海面

國旗號的台灣漁船。

海面經過,他們也同樣可以見到甲板上的 上的人在甲板上向他們揮手示意。 數天之前,也同樣有船隻在不遠處的 他們眞的以爲自己正在做夢。

那些船並未停下來,當時他們差些兒

逐漸缺乏應有的同情心,對一切都感到絕那些紛紛死去了的人,正是感到人類 望了。於是一聲不响地死去。

絕望中的可憐人仍不敢太過樂觀,只

不管是故意迴避,還是缺乏同情心

那是一艘台灣遠洋漁船,懸掛中華民

珊瑚礁上的二十多個人,可以看見船

沒有 ,但對方並未理會他們,甚至連揮手也

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和信心。

眼前能生存的人,實在是一個奇蹟。

在這個沒有食物與食水的珊瑚礁之上

股生存的意志 ,他們原來已經掙扎了三個星期了 他們之所以能生存到現在,就只憑一

上,開始有人過來救他們上船了。 同情之心,漁船上的人已將救生艇吊入海 甚至還有人懷疑自己在做夢 他們感動到流淚 現在他們能見得到的, 證明人類還有

個奇蹟-人肯停船來救他們,他們覺得又是另外 能生存到現在,已經是一個奇蹟, 有

板,便昏了過去。 半死的人扶上救生艇之上,有些人未到甲 幾個壯健的水手,紛紛將這二十多個

聞報導,他一定以爲畢基又在故意胡扯, 裏,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要不是他也從報章上看過了類似的新 畢基一口氣把他姨丈的故事述說到這 劉福聽了,也感到有點黯然神傷。

然而這一次,他是信定了畢基。 劉福問道••「你姨丈在那裏?」

到消息之後,邀我陪她到台灣去探望過他 去,」畢基說。「事後他的姪女洪婉兒得 「他和那二十多個人一齊被救到台灣

「至今仍無下落。」 他的妻子和兒女們呢?」

冰這個女人展開偵查吧?」 「你大概就是受了他所託,才對何冰

洪婉兒,從未收到那五十萬美金,也 「不錯,」畢基道。「洪鈞的姪女兒

從來沒有打過什麼電報到越南去!」 「何冰冰佈假局?

「是啊,洪鈞太過信任她了

就是何冰冰。」 「我當然不是什麼神仙,但也絕非瞎 「你怎麼會懷疑你這位富孀老婆可能

定的 猜,而是我經過一番調查之後,才作此假

有查到什麼端倪?」 「那麼,你既然做了她的丈夫,有沒

,應該很易找到答案。」

「莎拉巳是你的妻子,你如此接近她

洪鈞幾乎連性命也沒有,當然也沒有她的 才託你代我到日本去查,」畢基道:•「我 未見過何冰冰,我手上也沒有她的照片 「就是因爲有許多可疑之處,所以我

息。」 的人就是何冰冰和江中哲,但是,全無訊 一雙富有的越南華僑,你應該知道我要找 「我足足花了一個月時間,明查暗訪 「那你怎麼會懷疑到她的身上去?」

會以爲莎拉就是何冰冰?」 「別賣關子了,我只想知道,你怎麼

她是誰?」

之力,替我由日本方面找到一點有用的證 」畢基又說,「本來我以爲你會助我一臂 據,但是,結果你那方面又無收穫。」 「老實說,至今爲止,我仍無證據。

之後又照另一張,以示成功,但是,那些 存放在檔案中的照片,却不知何時被人偷 術之前,一定要先映一張近照,手術完成 「那間整容所本來有個規矩,未動手

日本去查嗎?那是因爲有個黑社會幾人告 畢基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請你到

L56

入境記錄中,却沒有她回港的記錄。」 人就是何冰冰,但是在人民入境事務處的 一本假護照,到了日本去。我懷疑那個女訴我,有個由越南逃港的難民,花錢買了

連姓名也一再更改。」 「我倒明白了,她一定是改容之後,

一本假護照。」 「是的,她有錢,自然可以買來另外

想打草驚蛇。」畢基吁口氣道••「前些時 殺她。」 想不到,突然節外生枝,竟然有人要脅要 ,我不斷討好她,希望先獲得她的信任, 「雖然有許多可疑的形跡,但我却不

次玩女人總要麻煩我!」

「可能是江中哲那一帮人,假如她果 「你猜那又是什麼人?」

糊塗得可以,怎麼到了現在,還無法確定 然就是我要找的何冰冰的話。」 劉福出奇地瞪住畢基:「你這人倒也

面,可惜,事情又有了意外。」 說。「本來這應該是個好機會,我帶住她 第三, 去一次,届時她會被我安排與我姨丈面對 逃過對方的追殺之後,便借故帶她到台灣 第二,受騙的洪鈞,目前不能由台來港, 件容易的事,第一,我從未見過何冰冰 「要查出她是否何冰冰,的確不是一 我從未見過莎拉的護照。」畢基又

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去?」 ·」劉福沉思着說·•「你猜她

,一定不會回家去。」畢基又說。「因爲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如果我是她

她 追殺的人,這時候極可能正在她家中等待

很有默契,因此他說:「我們可不先撥一 劉福是個私家偵探,而且一向與畢基他彷彿想起了什麼,目定口呆着。 畢基說到這裏,突然頓住了

對頭人正在那裏等她回去。嗯 一下,看看莎拉是否已返家,也許,他的 劉福故作生氣地說•「他媽的,你每畢基又問劉福•「你肯帮帮我嗎?」 畢基喃喃地說: 「是的, 我們先試探

×

燈火通明,彷彿發生了什麼事。 那是莎拉的住宅。 半山區一幢兩層高的豪華住宅,裏面 凌晨五時。

但是莎拉並不在這裏。

那是幾個兇惡的男人。 相反,却有些人正在那裏等她回去,

都被這幾名大漢叫醒了 他們正被集中在客廳裏,由二名持手 莎拉家裏的花王,司機以及女傭等人

槍和利刀的大漢看管住。 大門後面有個假扮花王的大漢,一直

注視着門外的動靜。 他們估計這間屋的主人一 -莎拉,遲

早 也會返回到這裏來。 因此,他們一直在等待着

外完全沒有人和車出現過。 然而,他們先後已等了九小時多,門

偶然有一輛街車匆匆掠過,但從未停

另外二名大漢則分別在屋內各處展開

他們搜索的範圍,包括了莎拉的睡房

客廳的酒櫃和士多房等處 電話突然响了。

沒有人立即接聽。

話也沒有說。 那幾名大漢互相交換着眼色 但 一句

, 顯然是這一班人的首領。 正在到處搜索的一名三十餘歲的男子

突然又頓住了。 他衝到電話機旁邊,正待拿起聽筒,

睡了,她吩咐不接聽任何人的電話。」 接聽的樣子,然後告訴對方,說你女主人 電話一定是找你女主人的,你裝成剛起來 那男子把女傭召來,吩咐她說:「這

電話聽簡拿起。 電話是畢基撥進來的 女傭在利刀指嚇下,震騰騰地伸手將

퍔 畢基在那邊已經認出了女傭好姐的聲

I 脅住你,你就說 『對不起,你撥錯了號碼 家中可能出了事,是嗎?如果有人正在要 你小心聽着,我是畢先生,我已知道 畢基很機警,他在電話中說道:「好

際,連站在一旁監視的人也聽到了 豈料畢基的說話聲,在這夜深人靜之

來 那似是頭目的大漢一手將電話搶了過

他狠狠地說。 「你小心聽住!現在是

的女老闆而已。」 「她是誰你也不知道?你的老婆啊!」 「對不起,我只是受薪性質,她是我 「什麼?」那大漢幾乎氣得跳了起來 「叫她跟我談談。」

處,

「是我的不幸,知得多未必有什麼好

畢基故意說••「看來我惟有請求警

「你似乎知得很多。」

「你們當然知道誰是何冰冰。」

方保護了

「告訴你,我也正在找她。」

底是什麽人?」 「什麼?」那大漢又是一怔, 「你到

你,你如果報警,我們反而要對付你。」撫着說。「你是局外人,我們决不會對付

-但是,目前我却處於隙縫之

你不必驚動警方,」那大漢安

在一 起的男人。」 「曾被你們囚禁的人,也是曾與莎拉 「你可是那個姓畢的。」

中。

「不錯啊。」 「逃跑了?」 「是的,但是,她逃跑了。」 「你不是跟她在一起麼?」

朋友,既然你是局外人,我勸你還是少管 」那大漢想了想,又說:

留個連絡電話。」

「我們是外地人,居無定所,你最好

個電話號碼告訴了對方

「好吧!」畢基於是把劉福辦事處的

「你可以立刻來一次嗎?」

們取得連絡?」

畢基故意想了想才問·「我如何與你

港元的花紅。」

「如果你能令我們找到她,你有十萬

「如何合作?」

「你可以和我們合作。」

「本來我也不想管,但誰叫我是她的

「你受薪而已,但你有沒有想過,你

答我幾個問題。」 可能連性命也丢掉。 「你要我不管也可以,但你一定要回

萬大元的花紅,將化爲烏有。」 們够聰明的,最好快些走,否則,

大漢果然有點吃驚起來。

他對畢基說··「朋友,你不過想賺錢

。」那大漢倒也爽快 「你有什麼儘管問,我知道的,一定

> 「是的,江中哲。」 「江先生?」 「你們可是江先生派來的人?」

你在那裏聽過這名字。」

「是何冰冰告訴我的。」

莎拉就是何冰冰的話,何冰冰可能又出賣 了江中哲,獨吞了那五十萬美元。」劉福

我也這樣想。」

「先去連絡警方,看看何冰冰或者莎 「然則,你要我怎樣帮你?」

一用什麼藉口?」

之後,我先去找洪婉兒連絡一下。」 者騙婚詐財也可以。」 畢基又說 • 「天亮 「你是私家偵探,當是商業訛騙,或

這是人們最憇睡的時刻。 凌晨時份。

那大漢記下了電話號碼之後,又說道 才間格成兩房一廳 洪婉兒本來與一位女朋友同住,但那

「不,我怕她已悄悄報了警,如果你 我那十

洪婉兒並非孤女,只不過父母仍在鄉

間而已

門鈴聲把她吵醒之後,她幾乎以爲是

發一座金鑛。」 而已,那女人並非什麼好東西,以後,每 日我會給你電話連絡,找到她,你等於開

說完他就匆匆掛斷了

不敢回去,但那帮人却在等她!」 畢基對他的朋友劉福說·· 「莎拉果然

道。 「那帮人一定是江中哲派來的,假如

拉有沒有離境。」

一陣門鈴聲,把熟睡中的洪婉兒吵醒

這是一個細小的住宅單位,免免强强

位女友不久之前去了外地。 她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所以另一間

房却空置下來。

她心情緊張,說不定會先殺了自己。 說沒有人嗎?更怕她乘機要脅要在這 說有人嗎,又怕會對自己不利,萬一

答話,便跑到屋子各處亮燈巡視了一遍。那女人十分機靈,她也沒有等洪婉兒 她滿意地笑道。「好極了,難得你只

有一個人住在這裏。 洪婉兒終於想起她是誰了。

她當然不是洪鈞的妻子 - 婉兒的嬸

片回來,嬸母那有這麼漂亮? 母,因爲年前洪鈞才寄過一幀全家福的照 「我雖然不是你的嬸母,但我却知道

你叫婉兒,你感到奇怪麼?一

現得十分驚惶。 我根本不認識你。」洪婉兒表

她常常提起你。她甚至把你這裏的地址交 「我是你嬸母的姊妹,在越南堤岸,

給我,叫我到了香港之後就找你。」 「我姓宋。你就叫我宋姑娘好了。」

一你剛到?」

我揀機會逃出來。」 「不!我被扣押在難民集中營好幾天

燥。」洪婉兒說着,想走進房間裏去。「 「那你一定很疲倦了。不如先去洗個

讓我找套睡衣給你。 但是,那女人一把將她拉住。「等一

她看得出:那女人目露兇光。 洪婉兒暗自吃驚。

她也看得出:那女人已窺破了她的心

但是,那女人十分機靈,已知道了她浴室之後,悄悄致電報警,或者逃出去。 不錯,洪婉兒剛才正想把那女人騙到

的企圖了

的 個時候向我耍花樣,隨時會連性命也丢了 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那女人冷笑道:「你眞愚蠢,揀着這

也不敢說。 」洪婉兒木然相對,半句話

」那女人又問··「你以爲我是誰?」 「看情形,你已經開始懷疑我的身份

「你一定知道的,說吧!我與你本來 我不知道。

無仇無怨,我不想與你發生誤會。」 「嗯--」洪婉兒吶吶地, 欲

言又止。

「嗯! 「你可認識一個姓畢的男人?」 「洪鈞可是你的叔父?」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 「你獨自吞了他那五十萬元美金。是

「你收過,你一定收過。否則,你怎 「不!我根本從未收過那筆錢。」

起來, 麼會 打電報回覆他?」 「我明白了 一你說謊!」 「我沒有打過電報。」 「你原來就是我叔父洪鈞的情婦何 一」洪婉兒忽然變得冷靜

的?」 好。」她又說,「是你主使畢基去偵查我 冰冰。」 「不錯,我正是何冰冰,你知道了也

係 畢基稱呼我叔父爲姨丈,他們也是親戚關 「是的,爲表清白,我不得不如此。

> 現在你却迫我離開他!」 「但是,你可知道我已經愛上了他?

「你想怎樣?」

「但我實在沒有收過。」 「我要你承認收了那五十萬美元。」

洪婉兒道,「畢基也是明白事理的人。」 「既然如此,我們何不當面談談?」 「你一定收了,你這狡猾的女人!」

信我的。何冰冰輕輕嘆了一口氣。 「看情形,你自己也有苦衷!」 ·我曾經對他說謊,他不會再相

**熟秘密。** 「是的,每個人總無可避免地,有 「你什麼時候逃出越南的?

事。

元。 發誓,我沒有吞掉你叔父洪鈞那五十萬美 「那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

「既然你沒有吞掉那巨欵,爲什麼你

不辭而別?」 的親友都是不辭而別。如果是你,你「逃亡的人都是靜悄悄的,每個人對

他們的親友都是不辭而別。如果是你, 也會爲了安全,而不敢張揚。」 「但是,我和畢基到過台灣,會見過

同騙了他!」洪婉兒說。 我叔父洪鈞。他懷疑你和一個姓江的,串 「他有權懷疑,我也有權否認。事實

懷疑。」 上,在當時的環境底下,我們無法不互相 「我怎麼知道?」何冰冰嘆了一口氣 「那姓江的呢?」

「不!他是個大騙子,他騙了許多人 「你不是跟他一起?」

「我給他害死了-

「你是誰?」 她睁着惺忪睡眼摸到門後,問了出去

床頭的鬧鐘响了

門外傳入來的,竟然是一個女人的聲

但阿珍巳到了外地去了

戀愛成熟,巳跟男友移居外地。 阿珍就是她以前那個同住的女友,她 即使阿珍回來了,也不會揀這個時候

民營偷走出來的,婉兒。」 「我是你嬸母,快些開門吧,我是由難 她正想再問出去,外面那女人又說道

胞的集中營。 她也知道「難民營」一定是指越南難 洪婉兒至此,立刻把大門拉開

關到了集中營去等待送往外國 不定已被公海上的船隻救了來港,被港府 洪鈞的妻子兒女一直失去了連絡,說

既年青,又美麗。 但是,門開了之後,走進來的女人,

「你是什麼人?」 「你不是我嬸母,」洪婉兒吃驚地問

子裏還有些什麼人嗎?」 會害你的。」那女人神色張惶地問: 「放心, 我雖然不是你嬸母,但我不

。因爲她從未遇過這種場面。 」洪婉兒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我們一齊逃離越南,所以給人一種錯覺,的金錢。」何冰冰又說,「不過,我承認 以爲我與他是同夥。」

便各行各路了?」 「你的意思是:你們逃出越南之後

容?

洪婉兒忍不住問她。

「爲什麼你要改

能幹的人,他不時把事態的發展向我反映 所以我知道他派人到日本查過你改容的 「你不必遮瞞了,畢基是個十分精明 「你怎麼會這樣說?」

「就是那姓劉的私家偵探?」

讓自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無法逐一向他們解釋,最好的方法自然是 「人家以爲我和江中哲是同黨,我又

如果你真的愛上了他的話 「你應該把你的苦衷坦白告知畢基

「他會相信嗎?

「可惜現在一切已經太遲了! 「如果是事實,他一定信的

「我可以替你把他約來。我知道, 「怎會遲?」洪婉兒十分乖巧地說, 他也很

愛你 「當然是真的。」 「真的?」何冰冰輕輕苦笑

,他可能仍在夢中。」 「你可知道他現在何處?」 」婉兒望望窻外,「這時候

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我想睡一陣 「不!我不必勞煩你。」何冰冰打了

我倦極了!!

住的空房間··「你請到裏面休息吧!」 洪婉兒指指她臥室對面的一間沒有人 「不!我要睡到你的房間裏去。」

頭再說。如果你逼虎跳牆的話,後悔的是 你,只要你依足我的話去做,讓我避避風 無怨,無論你怎麼想都好,我也不會傷害 冷地說:「不過,我警告你,我與你無仇 「我怕你悄悄出賣我。」何冰冰又冷

何冰冰小心翼翼地,把她押回房間內 婉兒自然明白她的意思。

,她自己則睡到床口這邊。 她關上了房門,要婉兒睡到靠牆那邊

如此一來,婉兒要離床,就一定要驚

她的身裁比婉兒高大,婉兒不敢輕學

他的朋友劉福。

**給那一帮神秘殺手,所以他叫劉福小心接** 因為他把劉福辦事處一個電話號碼留 聽那些連絡電話。他很希望和那班人保持

然後,畢基才獨自去找洪婉兒。

畢基按過了門鈴。

兒還沒有出來應門。 但是,他足足站了五分鐘以上,洪婉

畢基一邊用手拍門,一邊大聲叫着。 「婉兒,婉兒!」

> 畢基也不是頭一次到這兒來找她,但 洪婉兒不會這麼早就去上班的。 畢基看看腕表,才七時三十分左右 但是,裏面仍無反應。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一再看清楚,沒有錯,就是這裏

裏面一片凌亂,但沒有人。 畢基想想感到不妙。 他終於弄開了那度大門

洪婉兒的影子 畢基大吃一驚。 他巡視了屋內各處一遍,仍然見不到

發生;洪婉兒極有可能被人綁走了 畢基想撥電話,但電話綫也被人割斷 毫無疑問,這裏不久之前,必然有事

他惟有立刻匆匆離去。

了

難免替洪婉兒焦急。 劉福在他的辦事處聽畢基的陳述,也

他們正研究誰把婉兒梆去,電話就在

這時候响了起來。

暗示••「可能就是你要等的人。」 劉福一邊將聽筒交給畢基,一邊向他 是一個陌生男人要找畢基。

「畢先生。」電話那邊果然是個陌生 「誰?」畢基問道。

應過與你保持連絡的,記得嗎?」 的男子的聲晉,」我是個守信的人,我答 「當然記得,可惜我連你貴姓大名也

未知道呢。」 「我姓阮。」那人又問:「畢先生,

我們可以見一次面嗎?」

有她的消息呢。」 「我們有心合作,就應該早些見面 「會不會太早?」畢基說,

除非你志在敷衍我。」

畢基心裏想··這一帮人,到底又是什

當畢基發覺洪婉兒失了踪之後,一度

女,她雖然得不到那些錢,但她的地址對 全無關的, 想到可能與這班人有關。 後來他回心一想:-洪婉兒是洪鈞的姪 但是,在表面上,洪婉兒與這些事完 他們又怎麼會找到那兒去的?

一些人來說,應該不是秘密。 爲了揭開其中內幕,畢基終於忍不住 「我在什麼地方見你?」

「皇后廣場。」

「現在。」 「什麼時候?」

「我怕我不認得你。」

分鐘之後,你到了吧?」 「我一定認得你。」那人又說,「十

「差不多了。」

電話掛斷了。 「那麼,等會兒見。」

「可能是江中哲的馬仔。」畢基忖測

劉福道•「你猜他們是什麼人?」

哲也被那個女人出賣了。」 着說,「從何冰冰改容這一點推測,江中 「是的,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 「你現在就去赴約?」

「暫時不必了,以免打草驚蛇。」 「要我陪你嗎?」

面

「我還沒 畢基看看腕表,已是上午十時三十分 「那麼,我只有祝你好運了。」

大會堂的。 人羣,要不是來往尖沙咀碼頭,就是進出 **晨早的皇后廣塲,只見到匆匆掠過的** 

一遍,但見不到任何企圖接近他的人。 畢基到了這兒之後,曾四下裏張望了 他剛吸了一口香烟,便有人在他的身 他故作悠閒,燃點了一支香烟。

邊匆匆掠過。 舉基俯首細看,那是一個香烟盒大**小** 那人很匆忙似的,掉了一些東西。

的金屬小盒子。 那是一具無綫電通話機。 畢基立刻會意,彎了腰把它執起。

「畢先生,你好!」 畢基扳開通話機,果然傳出了人聲:

時間。」畢基顯然有些生氣。 「不要捉迷藏了,因爲我根本就沒有

盒子裏又傳出了聲音。「我們爲安全計, 「請你到停車塲第二層來。」小小的

不得不小心一些。請原諒。」 「就是閣下現在面對着的。」 「那一座停車場?」

畢基抬頭望上去,停車塲的二樓,果

把劉福也一併帶來,否則,對方未必肯出 點,就是爲了易於監視自己;還好他沒有 然看見人影幢幢。 畢基心裏明白,對方所以選擇這個地

他若無其事地走向停車場那邊

畢基登上停車塲的二樓。

示 衣袋裹面,對方不斷地利用這儀器給他指 那具袖珍無綫電通話機一直放在他的

少巳認出其中兩個。 那大房車裏面,有三名大漢,畢基最 他終於進入一輛汽車之內。

另一個似乎未見過,但却最斯文、最

似一個領導人物。

坐在畢基右側。 畢基就坐在他的身邊,另一名大漢則

他們顯得非常有計劃。

車頭只坐了一個司機。

司機很快就將車子開出。

畢基在有意無意之間,發覺後面另外

還有汽車隨後監視。

他忍不住問他道••「我們現在到何處

姓阮,阮大維。」 男子給他一支香烟,又自我介紹道••「小 「談談我們之間的交易。」那身旁的

畢基担心又遭綁架,但眼前已是勢成

畢基冷靜地問他·•「你們到底是什麼

一我們反正有的是時間,爲什麼你不

「姓江的,一定是你們的後台老闆吧 「不錯,我們是越南人。 你們似乎不是本地人。」

畢基問道。

「你也認識江先生?」

而已 「不!從未見過,只是聽過他的大名

「不!從未到過。」 你到過越南?」

有親友常常提及他。」 「江先生是做套滙生意的,我一位富 「那你怎會聽過江先生的大名?」

「你那位親友高姓大名?」

越談越遠了。」 「嗯 」畢基苦笑道,「我們似乎

你最好坦白一些。」 「畢先生,如果你希望與我們合作,

用?」 「我坦白,你們不坦白,那又有什麼

你那位貴親,是否受騙?」 「好吧!那麼,讓我先問你一些事情 Ľ

來。 「你不必担心什麼,只要你講出事實

「是的,她收不到那筆錢。」

信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人的下落。如果你肯助我們一臂之力,相 阮大維道,「相反,我們正要四處找尋此 「告訴你,我們並非江中哲的人。」

畢基恍然大悟:•「原來你們也是受害

她是江中哲的合夥人,只有她知道江中哲 的下落。」 就帶我們去見何冰冰。」阮大維又說, 「不錯,所以,我希望你合作,現在

「你到底說誰?我從未認識何冰冰其

多。

不知?」 現。你身爲她的丈夫,怎麼連這些秘密也 却逃不過我們的耳目。何冰冰曾到日本改 容,改名莎拉之後,在香港以富孀身份出 對方果然又說••「儘管她改頭換面

「你們如何能證實這點?

的 「我們派人到日本查過,不會冤杜她 阮大維說。

「你還有什麼疑問?」 「你似乎把我弄得有點糊塗了。」

人?」 冰亦即莎拉,爲什麼我從未見過江中哲其「江中哲和何冰冰旣是同一夥,何冰

信只有何冰冰最清楚。」 「他們可能拆夥了,但實際情形,相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可惜你們早不將這內容對我說。」

中, 在那兒。」 經離開我。」畢基道。「昨夜我致電她家 本來只想找她,事前絕未想到你們也 「自從由你們手中逃脫之後,莎拉巳

提及的女親友。」 持一名女子逃去無踪,那女子就是我剛才 不過有件事我不妨告訴你們,她目前正挾 「如果我知道就好了。」畢基道, 「那你當然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不說謊?」 的目光,瞪住畢基,「我們如何能證明你 」阮大維側過頭來,用懷疑

最佳的證明。」 「我不報警,我肯來見你們,這正是

> 於沒有什麼用處?」 「照你這麼說,我們的見面,豈非等

讓我知道許多事實。」 「那又未必。」畢基道, 「最少你已

「最低限度,我們不必再生誤會,因 「知道又有何用?」

爲我們的目標原來是一致的!」 「是的,本來我們以爲閣下是本地人

又說。「看來閣下亦自身難保呢。」 你合作。但是現在一 ,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虫』,我們才找 一」阮大維頓了頓,

最低限度我不必分心對付你們。」 「未必。」畢基說,「你們與我合作

我們對閣下絕不放心!」 「但是--」 阮大維冷冷地一笑,「

「担心你出賣我們! 「你們還担心什麼?」

「我爲什麼要出賣你們?」

「你那富有的妻子。」 「就是爲了你那一座金鑛!」阮大維

相信嗎?」 徵做莎拉的丈夫,是另有目的的,你們會 畢基苦笑道··「如果我告訴你,我應

有許多錢。」 「目的自然就是爲了她的錢, 因爲她

就知道我並非一個貪錢的人。 「不!只要你問問認識我畢基的人,

「那麼,你有什麼目的?

越南逃出來的女人。結果,最近我才獲得 筆巨欵。我千方百計查出莎拉可能就是由 丈洪鈞的姪女。她向我投訴,被人騙了 一名私家偵探的證實,她確實到過日本改 「目前被她挾持去的洪小姐, 是我姨

有部份失了踪。」容。但是,檔案中的資料,不知怎的,却

「是的。」墨基道, 「你也派人到日本查過?」 「如果你仍有懷

個黑社會綫人。」

去東京那間整容所查過。」 說出檔案中的資料被竊, 「不!我信你。」阮大維說, 證明你的確託人 「你能

制人。」知道了之後,她可能作賊心虛,於是先發的確就是何冰冰。可惜我知得太遲;當我 「現在聽你們這麼說,我更相信莎拉

機在路口放下他。

合作進行。但有件事我想先講個明白。」境,但你們有人手,所以必要時我們須要默契。」畢基說,「在香港我比較熟悉環 「如果我們要澈底合作,一定要先有 「什麼事?」

等,都會於事無補。跟踪我,或者做出一 都會於事無補 「你們不能太過自私, 一些打草驚蛇的行爲等 例如私自派人

的陽光透射入來。

有些枱椅都叠了起來

酒吧裏面,有些人橫七豎八的躺着

的

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但是,畢基却把大門打開着,讓外面

雖然是日間,但酒吧之內仍然黑沉沉

我的

畢基走進一間酒吧裏面去 只是中午時份。紅燈區很冷落 畢基來到灣仔紅燈區

「你放心,我一定尊重你。」

定要把他們找到。 「我那位親友損失的數目不小,我一

畢基睜大了雙眼:「五十萬美元,你 不過是一個小數目 阮大維輕輕一笑。「你那位親友損失

還說是個小數目?」 「如果我告訴一個實數, 說我們損失

是個小 多少, 我只希望,我們不會找錯合作的對數目。不過,目前多講廢話也沒有你會更加相信你親友損失的,的確

> 到什麼地方去?我可以送你一程。」 阮大維說到這裏,又問畢基:「你要

會派人跟踪自己。 畢基心裏想:看情形,這班人可能還 才睜開了雙腿。

他故意看看腕表,道。「我會先去找 樣,霍然坐了起來! 在他未看清楚是誰之前,他有如彈簧

不是探員,我只是送海洛英來的人。」 年青人瞥了他一眼。「原來是你,這

能當飯吃的!!

?有什麼消息嗎?」

揀出了一張百元的「紅底」

,份外養眼。

逐個去找他要找的人。 畢基在那些還未睡醒的人前面經過 基把手縮了回來

這些都是過慣夜生活的人,所以睡到

長 日上三竿還未起來。 面色蒼白的年青人;那年青人頗高,腿很 ,所以睡在沙發椅上,須要用一把椅子 畢基終於在一張沙發椅上找到了一個

畢基把椅子拉開

擱起一雙脚。

那年青人雙腿跌在地毡之上,但是仍

畢基有些好笑。 他踢了年青人的雙腿一脚,年青人這

畢基惡作劇地笑了笑·「放心吧!我

麼早找我幹嗎?」 畢基道: 「將近十二點了,海洛英不

叫一輛街車去。」

「不!黑社會綫人十分敏感。」畢基

「什麼地方,我可以送你去。」

阮大維似乎很尊重畢基的意思,叫司

麼大聲好不好?」 年青人望望門外, 責怪地說。 「別這

年青人攤大了手掌,道:「你答應給 畢基道··「我託你去辦的事,怎麼啦

香港人習慣了稱呼百元大鈔爲「紅底 畢基掏出了一叠花花綠綠的鈔票,只

年青人企圖把「紅底」取去,却給畢

沒有向我交代呢 畢基道…「錢一 定給你,但是,你還

我不會白化你的錢。」 「好吧!」畢基終於把那張百元大鈔 「放心吧,你也知道我一向做事負責

給了他

問酒吧裏做打手 他是個吸毒的瘾君子。晚間,他在這

他叫阿平,認識他的人都會稱呼他做

什麼綫索,往往為了節省時間,就寧願花諮色人等經常聚集的地方,所以畢基要找 因爲他的門路多,酒吧這種地方又是 日間,他會四出走動,賺點外快。

面去。因爲這裏面的人,已紛紛醒來了。 些錢,叫他去賺。 阿平收了畢基的錢之後,把他帶到外

這是酒吧隣近的一處梯間

人的耳目而已,但樓上是住宅,自然就有 阿平把畢基帶到這兒來,無非避過旁

們就中止談話 次中止,那是當有人在梯間上落之時,他 畢基和阿平之間的談話, 曾經不止

然後才敢繼續 等到在他們面前掠過的人走遠,他們 ,的確很

富有,住在大坑道的住宅,保安十分嚴密 要入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阿平對畢基說: 「那姓宋的 「有些什麼人?」 畢基問

之外,還有五個男女工人。」 「九個。那是宋祥兩夫婦, 兩個女兒

「你肯定無法偷入屋內?」

有狼狗兩隻,三個男人可能是他保鏢。 「你所講的保安系統,又是怎麼樣的 「最少我就不敢。」阿平說, 「裏面

門鐵牆如果被撬,那兒的警鐘就會响!」閘頭上的鐵絲網,夜晚是通上生電的。大 門鐵牆如果被撬,那兒的警鐘就會响! 畢基想了想之後又問。 「簡直像特務小說中描寫一樣,那些

「我沒有親自去試,却主使一些想發

了一頓。因為他們未發財,差些兒還被捕財的黑道朋友去試,結果,我給他們臭罵

」畢基苦笑一下 「看來的

阿平道••「所以你這一百元,實在值 最少你不必親自去冒險。」

畢基沒有再說什麼,便離開了那一

阿平却由梯間登樓!

重要 品,在他的心目中,這比起充飢的食物更 他連臉也未抹過一把,却急於去買毒

之後,立即退回梯間。 就在他從天台木屋購得一 小包海洛英

高樓大厦林立。 他不能在天台外面吸毒的 ,因爲附近

,一定會悄悄致電報警。 住在高處的人如果見到天台有人吸毒

用有掩護的地方,吸食他手上那小包海洛 所以,阿平要退回天台梯間,準備利

着火柴之際。 豈料就當阿平剛剛蹲了下來,還未燃

湧了幾個入來! 梯間下面,以及天台外面 , 不約同地

阿平心感不妙!

幾間互相貫通的。 這是一列四層高的戰後舊樓,天台是 他想逃走,但幾名大漢巳將他包圍。

然懂得由另一處梯間上天台去。 如果這班人是有經驗的警探,他們自

L62

「如果沒有足够證據」,對方就會無可奈 阿平對付警探,很有經驗。他知道

品,拋落街道下面去 於是他企圖把那一小包還未拆開的毒

了他的手腕。 但是, 一名大漢手急眼快 手抓住

的 人將他的一條手臂彎向後面,另一 另外又有二名大漢一湧而上 個搜他

你終於上當了。」 其中一名大漢道••「我們等了你很久

戒毒所」,有什麼值得如此大陣仗? 他過去也不止一次被抓住,但從來未 阿平心裏想:大不了還不是被送入「

之多。 試過有如此大陣仗。 眼前在他面前出現的人 ,最少有五個

們這麼落力? 阿平心裏說:捉賊的時候,又不見你

開槍擊傷。 說,被一名正在向小販抄牌罸欵的警員 但他不敢說出 口,因爲試過有人這麼

然而眼前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他只有

「我是反黑組顧帮辦的綫人之一……」 「兄弟,放我一馬好嗎?」阿平道: 他話猶未曾說完,已被人推入

要你回答幾個問題。你小心聽住,答得不 滿意我立刻把你揍完才帶回去!」 鼻端··「別用什麼帮辦壓我!老子現在只 那人顯得十分暴戾,用拳頭揍到他的

> 人? 那大漢又問: 「剛才你見的 「嗯」 」阿平嚇呆了

「他姓畢。 「就是給你錢的人。」 阿平反問

你錢?你乖乖的,講得一清二楚!」基。他對你講了一些什麼?他為什麼要給 阿平心裏大叫不好 「我也知道他姓畢,而且知道他叫畢

秘密交易,畢基也吩咐過他不要亂對人說畢基一向做事不循正軌,這次他們的 何况現在他面對的還是警探呢 阿平稍爲猶疑。

腰 拳頭打在腹部之上,痛得阿平彎下了

對方巳揍了他兩拳。

振 ,再被揍一頓,就更加感到痛苦。 他還未吸食毒品,所以精神本來就不

蹲下 我惟有帶你回去,讓你吊瘾!」 他痛得想蹲在地上,但對方却不准他 面對着他的人說:「你再不說實話 ,另外有兩個人在旁監視。

流,他的毒癮發作了。 是的,阿平現在巳開始口涎與鼻涕齊 他靈機一觸,對那班人說:「我們有

們不抓我回去,同時還要把那小包東西還賞有罸好嗎?我把一切實情告訴你,但你 給我。 你敢跟我們討價還價?」

那大漢的拳頭又揚起來 阿平忙着連聲求饒

旁邊有個人做好做歹的,爲阿平求情

說了出來。以換取自由。 ,控制着阿平的人終於答允他的條件 於是阿平把他和畢基的 「秘密交易」

了這班人 及畢基要他試探入內的情形,都一一告訴 阿平把那富戶宋祥的姓名、 住址,

自己是什麼幾人。 阿平一直以爲他們是警探。 所以他說

小包毒品作爲交換條件? 但對方旣不肯賣賬,爲什麼却肯把這

見過對方掏出手鐐來 阿平有點懷疑,尤其是他自始至終未 他們可能不是警方的人

阿平正在後悔莫及,他覺得對不起畢

發作的時候 實比生命更爲重要。 但無論如何,那小包的毒品,對他委 尤其是現在正是毒瘾

盤託出。 於是他在無法抵受的情况下 ,終於和

當他感到情况不妙時,對方已經離去

他暫時也管不了 阿平有理沒理,忙着吸毒,其他的事

剛才脅持着道友平的人, 自然不是警

探

和他的手下 他們只是跟踪着畢基的 阮大維

直往大坑道半山駛去。 現在他們的車子已經離開了紅燈區

一步的收穫了 阮大維很高興, 因爲他終於又有了進

可以知道江中哲的下落。 但是,他們對香港的環境相當陌生, 阮大維也知道,只要把宋祥找到,就

也一直沒有宋祥的消息。 畢基既然要試探宋祥的住宅防盗設備

所以才跟踪他。 ,他可能也準備冒險入內 阮大維早已知道畢基一定有所行動,

現在他果然有了收穫。

去,實地視察了一遍! 他們依了阿平所講的地址,到大坑道

但他有個想法,就是希望宋祥總會外出。 他先要了解宋祥的行踪,才决定如何 因此,他决定派人在附近監視。 阮大維也知道這兒不易讓外人闖入,

在劉福的辦公室之內

的好朋友劉福 畢基巳將今天的行動,一一告知了他

。爲什麼你會找他? 劉福忍不住問道••「宋祥究竟是什麼

要從匯欵這件事講起。」 畢基道••「要知道宋祥是什麼人,先

堤岸滙了一筆錢出來,但是,他姪女婉兒 由越共控制的地區,將欵項滙出來麼?」 又如何從香港方面收錢?」 「不錯。就像我姨丈洪鈞,他由西貢 「匯欸?」劉福又是一怔。「你是指

「當然不會從銀行收錢。」

銀行提欵。」畢基又說,「必須有人在香 要是江中哲的拍檔。我在這方面已查得很 港交出巨欵。此人除了極之富有之外,還 一是的,這是黑市套滙,當然不會從

「宋祥就是江中哲的拍檔?」

然是十分密切。」 美元一單。由此可見,他們之間,關係必 交到收欵人手中, 交到收欵人手中,最高額可以做到一百萬不清楚,但是在香港方面,他負責把套滙 「是的,他們幕後的錢財如何計算我

來? 然賺了三份之一,但是,又如何能偸運出 共地區把那麼多的錢財交給江中哲,他雖 劉福道••「我真不明白,華僑們在越

越共官員,把大量錢財偸運出來。」 正因爲他賺得多,所以他一定有辦法賄賂 畢基道: 「這點你倒不必爲他担心,

「是的,我一定要找到那關鍵性的人 「你要找宋祥,就是爲了江中哲?」

物, 否則,這件事永遠無法弄清楚。」 「你何不直接找他?」

「我與他並不認識,他肯出來見我才

奇

了 他連電話也不接聽。」 「還用你教我嗎?什麼方法我都試過 「何不試用電話?」

「不過,現在可不必我動手了。」 「是的。」畢基想了想又笑了起來 「你準備開硬弓?」

「那一班越南人ー

一就是約我到皇后

道友平講出我找他究竟爲什麽? 廣塲去的那一班人。這時候,大概正迫着 「就是那個叫阮大維的越南人?

「是的,就是以阮大維爲首的越南人

如果我估計不錯,他們比我更加急於要 「爲什麼你不直接去告訴阮大維?」

們必然墮入我這個陷阱,爭先恐後的,去 未必肯負責去找宋祥。但經此一轉接,他 「如果我直接告訴他, 「這是心理與環境因素。」畢基道。 他定多多懷疑,亦

那個有錢的老婆了?」 劉福沉默片刻,又問:「你不理會你 「我怎會不理?」畢基輕輕嘆一口氣

非到迫不得已,我也不願傷害她,更不願 意見到她受傷害。」 •• 「坦白說,我對她也有一份情感存在, 「還有你那位女親戚,洪婉兒。」

剛說到這裏的時候一 「是的,希望她吉人天相吧!」畢基

他腰間的傳呼機突然又「必必」的响

他連忙去撥電話。

忙人來說,的確十分方便。 香港近年流行的「傳呼機」,對一些

配給一個號碼給你。 呼設備,你只要化錢購備一具傳呼接收機 向私人電台登記,按時交質,他們就會 那是一種私人服務性質的無綫電台傳

假如他們有事找你,只須致電那個私人電 於是你可以將此編號告知你的親友,

方談話,也想像得到發生了什麼事。 畢基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才好 劉福一直在他身邊,雖不是直接與對 還沒有睡。最少有人未睡。

「事情似乎越弄越複雜了。」 他對劉福道•「她們怎會在一起?」 「我也弄不清楚。」畢基怔怔地說

「會不會是莎拉故弄玄虛?」

仍可能暗中有連絡。這是我的想法。」 之後,逃來港。但她可能對江中哲厭倦了 江中哲。他們串謀騙了你姨丈五十萬美元劉福分析道••「她本來就有個同夥人 所以才徵婚。不過由於利益關係,他們 「你的意思是

所以,他們憎恨她!」 「那麼,他們又何必擄去洪婉兒?」 可能一切麻煩皆由洪婉兒開

脅洪婉兒,目的令我就範。」 是同路人,目前已是走投無路之際, 不會自找麻煩。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要 「不可能的。」畢基說,「假如他們 他們

「洪婉兒爲人如何?」 「不過我却有另一種想法。」劉福道

「你懷疑她?」

「她可能連你也騙了。」 「我認識她的日子並不太久。」

項?然後又叫我作證?」 「你的意思是,她吞了她叔父那些欵

有收過那筆錢啊!」 「不錯。因爲根本沒有人能證明她沒

畢基呆住了,也答不出話來。

到訊號之後,就會發出「必必」之聲响。 無綫電傳呼。你帶在身邊的小小傳呼機收 私人電台就會按照所講的編號,發出

留下的電話號碼是什麼,叫你立即回電… 務人員就會告訴你誰曾來電找過你,對方 去,只要說出你的姓名和編號,電台的服 …等等。 到了這時候,你便撥電話到私人電台

行!尤其是那些忙得團團轉的人,腰間差 不多都掛上了 畢基也有一具。 這一類傳呼服務,近年在香港十分流 一具傳呼機。

是洪婉兒。 出乎意料之外,留名找他的,竟然就 現在他就致電給那個傳呼機電台

基立刻與她連絡。 洪婉兒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要求畢

找洪婉兒。 畢基於是記下了那一組電話號碼 他掛斷電台的電話之後,立刻又撥去

聲音,那是洪婉兒的聲音。 很快,電話那邊又傳出了一個女人的 畢基吃驚地問:一你是誰?」 「你是畢先生?」對方是個男人 「你等一等。」那男人並未回答。

兩條人命就會喪在你的手上。」 和莎拉在一起,請你不要報警,否則我們「畢先生,請你小心點聽着,現在我

電話很快又換上了男人的聲音一 「你在何處? 最

早接聽電話的那一個男人。 毫無疑問,他是將洪婉兒手上的電話

手搶了過去的

經聽清楚了吧?· 對方那男子說:「姓畢的,你大概已

要行差半步,她們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關心的兩個女人,她們正由我控制,你只「別管我是誰,我只想告訴你,你最 「你是誰?」畢基忍不住又問

「第一,你切勿報警,因爲這筆賬與 「你想怎樣?」畢基又問。

們。」 電話號碼之所在,否則,我一樣會殺死她 你無關。」那人說,「第二,不要追查這

班的……」 不過,我想與你談談,洪婉兒小姐是要上 要追查一個電話號碼之所在,談何容易? 「你放心好了,我又不是警方的人,

的公司告假。」那人又說,「我知道你是 你可能連同警方一齊來對付我。」 個很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不及時警告你, 「這點你倒不必担心,我已叫她向她

一莎拉也在你的手中?」

而是莎拉小姐吧?」 「你真正要的人,大概不是洪小姐

「你很聰明。」

會那麼愚蠢。」 「如果她對我毫無用處的話,我才不 「旣然如此,你何不先放洪小姐?」

許多事情,非你所想像。」 電話中聽到你的口音,你不似本地人。 「我早說過,你的確聰明,不過,有 「我眞希望我能助你一臂之力。 因從

L64

「我希望我們能保持連絡。」

小姐已告訴我,找你的方法並不麻煩。 「當我須要的時候,我自會找你。洪 \_

畢基呆在電話機旁,惘然若有所失。

小姐沒有什麼親人在這裏,我怕我等得不 「我很希望你們別令我等得太久。洪

「真奇怪!爲什麼你反而不提她?」

「是的,她一直在我身邊,以爲你總 「你指莎拉?」

不提!」 會惦記着她,叫她聽電話的,豈料你提也 畢基道··「我想要求你讓我跟她說話

我又怕你不會如此大方。 電話那邊很快又換上了一個女人的聲 「你等一等。」

「畢基。」莎拉顯得軟弱無力, 「我

對不起你-畢基聽得出,她想哭。

方在感情方面總算融洽。 是懷着另一種目的,與她結爲夫婦,但雙 有道「一夜夫妻百日恩」,畢基雖然

講白。但是現在-畢基在電話中說。「你早該對我講明 他覺得她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壞。

命中最可愛的一個男人。」 管你懷着何種目的與我結合,你也是我生 「現在一切都遲了。」莎拉道,「不 「莎拉,你可就是何冰冰?」

了一 ? 個理想的好丈夫,想不到-莎拉嘆氣道··「我一直以爲我巳找到 一是的,你不是派人去查個清楚了嗎

未說完**,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 畢基還想跟她再談一會,豈料莎拉話

> 那巨宅之內仍有燈光,表示宅內的人 時間是晚上將近十一點。 大坑道一幢三層高的花園洋房。

花園洋房,但另一些山邊,却仍有不少木那兒是屬於銅鑼灣半山區,有着不少

貧與富的强烈對照,反映出香港這個

格住進去 即使有數百萬元家財的人,也不一定有資 花園洋房並非一般人能够住得起的

築成花園洋房呢。 的收入拿去交租。 那兒的地皮比黃金更貴,何况還要建

作幾何級數的暴漲,一般人巳將絕大部份

因爲香港政府的高地價政策,把地皮

此外,還要講究排場

要齊全才像樣 例如男女工人,汽車和狼狗等等,都

的家財應該是起碼數以千萬計的,絕對不因此,住在這裏花園洋房的人,他們 是數以百萬計 因此,住在這裏花園洋房的人,

是種植花卉的花農住的。 屋,有些是仍未獲政府徙置的人, 有些是仍未獲政府徙置的人,有些則另一方面,混雜在那兒一些山邊的木

成照片或者八米厘小電影。 的遊客,也覺得有趣,將這强烈對比拍看上去很不襯,所以許多「初到貴境

所有燈光都熄滅了 那幢三層高的花園洋房,突然之間 現在巳是晚上,沒有遊客。



仇家竟結義

旦

床各異夢

不過,趙維邦這發出「三星套月」

之

舊友」下落近况,崔明桂與司馬彦以「北邙鬼府」之行事了,乃逕赴雲夢,途次大別山 司馬璐答應派遣「九幽派」得力人物參與「雲夢」大會,以探探那位心狠手辣的「龍秋

却遇到一件心忿不平之事…

「北邙鬼府」會見「九幽冥后」,司徒璐」,意欲激發她屆時同赴雲夢之行,參與盛事

離參與「雲夢爭奇大會」時間尚遠,逐聯袂共赴「北邙」,同闖

上回書至崔明桂與司馬彥,一見投緣,互訂蘭盟,二人以距

文提要

甫見面,冥后說出年前「龍秋舊友」對她段傷心往事,不欲成行,但崔明桂終於說服

學,仍是被動, ,而是在暗中抱打不平的司馬彥,把「三 換句話說,不是趙維邦按動筒尾機括 而非主動

三星套月圓筒」擊爆 陽神功」聚成一綫內家罡氣,生生將這 爲這瞎子防身,你且制住趙維邦,莫讓他 傳聲」,向司馬彥耳邊說道。- 「賢弟,我 彭一秋剛剛騰身,崔明桂便以「蟻語

形勁氣盪開! 把那『三星套月』出手!」 飛襲彭一秋之時,均被崔明桂所發的無 故而七根「子午問心釘」 ,兩面銅鈸

前出現了三點紫色星光,及一團濛濛的白 崔明桂叫聲「不好」 而趙維邦手中,砰然巨響, 一面拉着司 却在他身

朗聲喝道• 彦閃出數丈,一面却向身在半空的彭一秋 彭一秋外號「瞽目追風」 雙手猛帶明杖,空中吸氣仰身 「彭朋友趕緊盡量後退!」 輕功原是

式「細胸巧翻雲」再化成

居然也被他退出了一丈四五十

三點紫色星光漸隱,一團濛濛白氣漸

變作了人間地獄-收,這景色美妙的翠巖飛瀑之旁,竟驀然

已繼續化爲黃水一 所及, 爛掉了半個腦袋。 也爲那奇毒無比的紫色星光,濛濛白氣 「鐵虬龍」童豹因爲距離趙維邦稍近

內衣在地,全身骨肉,都已爛去大半,並

趙維邦祇賸下一件玄色長衫,及所著

的威力圈外,侥倖活命地,亡魂鼠竄而祇を法本和尚,算是身在「三星套月

嘆道: 「賢弟,我要你制人,你怎地竟把 這罕世難求的 崔明桂異常痛惜地, 『三星套月』毀去?」 看着司馬彦失聲

留用麼? 之一,不毁掉它則甚,難道大哥還想奪來 三星套月」有多歹毒?又是『七大凶器』 司馬彥軒眉答道:「大哥請看,這『

崔明桂聽司馬彥如此說法,祇好默然

兩位恩人的高名上姓?」 ,長揖笑道。「彭一秋多承相救,請教遺時,「瞽目追風」彭一秋已走到面

告別,不敢攀談了。」 把『恩人』二字,掛在口頭,我弟兄便當 位是我結義大哥崔明桂,路見不平,拔刀 助,原是江湖人物,份所應為,彭兄若 司馬彥應聲答道。 「我叫耿天心,這

道。「耿兄崔兄如此襟懷,眞是武林人傑 『三星套月』簡兒,係耿兄所毀,這種絕 ,彭一秋適才聽兩位談話,趙維邦的那隻 彭一秋也豪邁無倫,聞言立即改口笑

世神功,委實令彭一秋欽佩萬分一 毀掉一件暗器算得上是甚麼神功絕藝?」 司馬彦失笑說道。「彭兄休要謬譽,

藏若虚?趙維邦的『三星套月』,係風磨 銅所鑄,豈是尋常功力能毀?」 彭一秋搖頭笑道••「耿兄怎的還要深

烱精光,凝注在司馬彥的身上。 「三陽神功」,幾乎敗露了本來面目? 司馬彥聞言,方知自己一時大意,偶 這時,崔明桂雙目之中,也射出了烱

」結束之前,决不暴露身份,遂裝出一副 了眼,耿天心只以尋常內家眞力,聚氣成 毫不在乎的神情,隨口笑道:「彭兄看走 司馬彥早已立意在「雲夢中爭奇大會 向趙維邦隔空一指,那隻『三星套 便告『砰』 然自爆!」

家眞力,隔空點中他 概作惡太多,才被耿兄巧中凑巧地,用內 括之上。」 ,眞是蒼穹有眼,報應臨頭, 彭一秋「哦」了一聲說道: 『三星雲月筒』 趙維邦大 「這樣說 的機

一相如何?

怎未結件?」 ,彭兄俠踪,一向似在皖北,跋陟長途, 已近,舉世武林人物,皆將不遠千里而來 光,向彭一秋含笑說道。「雲夢爭奇會期後明桂緩緩收回巖注司馬彥身上的目

煞? 到了『大別山』前,柴天藻因事與我暫別 見,誰知獨行未久,便遇見這三位凶神惡 秋原本是與『黃山逸叟』柴天藻同來,但 激地,微笑說道…「多謝崔兄關懷,彭一 既有天生盲疾,理應結件同行,遂頗爲感 ,約在『梁子湖』中,雲夢爭奇會塲上相 彭一秋知道崔明桂是婉言相勸自己

藻同來,你們兩位,各懷曠代絕學……」 兄與當世中輕功第一的『黃山逸叟』柴天 崔明桂「哦」了一聲笑道:「原來彭

的『無影十三飄』,確可算是罕世輕功, 崔兄怎的捧我起來?『黃山逸叟』柴天藻 彭一秋則庸俗無能,除了天生盲目,耳力 稍靈之外,那裏會甚麼曠代絕學? 彭一秋截斷崔明桂話頭,搖手笑道。

算太淺,以彭兄的『摸骨神相』,當世中桂在江湖中雖無藉藉之名,但見聞却還不 算太淺,以彭兄的『摸骨神相』 有第二人麽?」 崔明桂哈哈大笑說道。「彭兄,崔明

總算有緣,便請彭兄爲我與崔大哥,相上 樁雕虫小技,則彭一秋便不敢推諉了 彭兄竟會『摸骨神相』,我們風萍偶聚, 彭一秋失笑道:• 司馬彥一時高興,含笑說道。「原來 「原來崔兄指定是這

道。「賢弟不要胡亂請求,據我所聞, 彭一秋尚未答言,崔明桂向司馬彦笑

> 兄這項神技是向一位佛門奇僧所學… 彭一秋插口笑說道••「崔兄的見聞值

賢弟猜想,彭兄行俠四海,交遊衆多, 七人之數,必然早滿,我們如果再作請求 最多祇相七人,否則過洩天機,定遭慘禍 奇僧傳技時,曾命彭兄立誓,學成以後, 難道竟要彭兄應誓麼? 崔明桂揚眉一笑,繼續說道:「這位

笑說道:「彭兄請恕我不知原委,小弟收 回請求就是。」 司馬彥聞言,方始恍然,向彭一秋微

名,不妨且爲二兄,一獻薄技!」十年來,共祇相過五人,恰好尚餘最後兩 我自從向西域奇僧學會 彭一秋搖手笑道。 『摸骨神相』的二 「耿兄不必收回

且地換, 爲自己及盟弟耿天心施技,心中頗覺高興 摸骨神相」 換個地方,此處爲趙維邦、童豹遺屍所 崔明桂久聞「瞽目追風」彭一秋的「 含笑說道:「彭兄旣不吝妙技,我們 血腥氣息車得很呢!」 能奪天地造化之機,聽他肯

處景色更妙的松林以內坐落。 彭一秋點頭一笑,三人遂另外尋了一

相 祇揣摸雙掌掌骨,及腦後『玉枕骨』等三 彭一秋搖頭笑道。「不需,不需,我 司馬彦含笑問道…「彭兄這『摸骨神 ,是要把全身骨骼,完全摸遍麼?」

,不眞成了神仙麼?」 「僅僅揣摸三塊骨頭,便可斷言一生休咎 司馬彥聽得頗爲佩服地,笑聲說道。

彭一秋笑道:「卜筮星相之學,祇能

自降百 一成不變,常言說得好『相隨心轉』,略占奧機,使人儘量趨吉避凶而已,並 而但能行趣正道,德養心田 ,冥冥上蒼

兄 一拜,再對崔明桂,司馬彦含笑道。。「崔 崔明桂聞言,向司馬彥笑道。「賢弟 耿兄,你們那一位先試薄技?」 說到此處,忽然肅容恭身,合掌向天

笑 先請彭兄一施妙技,我在旁瞻仰瞻仰!」 ,伸出左掌一 司馬彥覺得無需推讓客套,便點頭微

手 ,揣摸腦後枕骨。 ,又摸右手,然後再請司馬彥轉過身去 彭一秋先摸五指,次摸掌心,摸完左

「靑囊神叟」諸葛仁所送的極好人皮面具 不知是否會被彭一秋摸出? 司馬彥此時方始想起,自己頭上套有

馬彥祗得聽其自然,任他反覆摸索。 心念才動,彭一秋雙手巳及腦後,司

彭一秋細心摸索好久以後,方自停手

**問禍不問福,請儘管直言便了。**」 司馬彥笑道·「彭兄不必爲難,君子

任何一位,都强得多了。」 絕世天姿,你比我以前所摸過五人之中的 彭一秋含笑說道。「耿兄一身俠骨

我。 司馬彥不禁失笑說道。 「彭兄不要捧

命深思,仍復如此一我從適才摸骨所得 胡亂捧人半句,崔兄,耿兄,雖對我有救 應極爲英俊,是位美男子俏英雄呢! 發現耿兄功力絕世,心地光明,連容貌亦 彭一秋正色說道。「彭一 秋生平决不

絕世無雙的了。」 明,摸骨而知人貌,彭兄妙技,委實可稱 崔明桂在一旁撫撑笑道•• 「高明,高

心之事,及一次極大災厄! 「耿兄命相之中,似已經歷過一件極大傷 秋微微一笑,又向司馬彥說道:

司馬彥點頭笑道。「彭兄委實神相

要再經歷一次極大傷心之事,及一次極大 彭一秋正色說道。「耿兄以後似乎還

但從對方沉吟未語之上,便已猜出大概地 大傷心之事? 厄,極有可能,但怎會再經歷一次甚麼極 村江湖游俠,風險必多,自己再遭一次災 彭一秋雖然看不見司馬彥臉上表情 司馬彥「哦」了一聲,劍眉微蹙,暗

辭安慰?我那裏會有甚麼異常幸福?」 異常幸福。」 司馬彥苦笑說道•「彭兄何必對我設

如此,但據我參詳,你必然會在驚險萬分

,含笑說道··「耿兄不必在意,命相雖然

,危機一髮之中,度過最後災厄,而獲得

光明心地及平素寬仁厚德的俠義行爲。」 禍爲福,化危爲安的無形力量,就是你的 斷之語,迄今尚無不驗,這種能使耿兄轉 彭一秋笑道。 「耿兄放心,彭一秋所

六個字兒,寫的是••「福在知音,禍在骨 ,逢翠須防,遇匪莫獨!」 語音了後,取過明杖,在地上劃了十

司馬彥看完遣十六個字兒,心中半信請謹配這四句話兒,將來必有應驗。」

寫完倚杖,又對司馬彦笑道。「耿兄

半疑

兄弟妻室,下無子女, 妻室,下無子女,「骨肉」兩字,根因爲自己孑然一身,上無父母,中無 信的則是那句 疑的是那句「禍在骨肉」 「逢翠須防」

本就無從有起,自然對「禍在骨內」之語

字之中,提過「翠眉妖女」,連盟兄崔明 疑,因爲不僅天姥山 ,深疑不信! 但「逢翠須防」之語,却使他深信不 削成崖秘洞女主人留

並可能赴「雲夢爭奇大會」! 友」,曾與一位綠眉毛的美艷女子相偕, 桂也看見「九幽冥后」司徒璐的「龍秋舊 彭一秋此時又對崔明桂笑道••「崔兄

請伸左掌!

現敵踪,怎的在百穴心中,滿佈內力?」 便自大鱉失色,低聲問道: 「崔兄是否發 崔明桂緩緩伸手,彭一秋才一揣摸,

這一叫破,祇得氣收百穴,功力散周身地 稍運功,一擊立斃!彭一秋既要揣摸此處 ,微微一笑說道:「我適才彷彿聽見足聲 如今方知是風吹泉響!」 不如早聚眞氣,預作提防,但如今被他 崔明桂本因腦後枕骨,是人身要害,

桂左掌! 彭一秋「哦」了一聲,繼續揣摸崔明

彭兄奇怪甚麼?」 ,便請崔明桂換伸右掌! 崔明桂一面换手,一面含笑問道。 摸完,低聲自語地,說了一句 「奇怪

伸右手 彭一秋搖頭不答,細心摸索崔明桂所

司馬彦一旁含笑相看,祇見彭一秋模

怪到了極處!」

道我是甚麼妖魔鬼怪化身,雙掌骨骼 崔明桂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地,蹙眉問 「彭兄,你連呼奇怪 爲了何事?難 與

位到底是金蘭兄弟?還是同胞手足?」 司馬彥二人問道••「崔兄,耿兄,你們兩

應該義結金蘭,因爲你們的雙掌掌骨, 彭一秋嘖嘖說道。「你們兩位,委實 竟

一模一樣地,毫無相異之處。」

骼完全一樣之人!」 以外,便在百萬人中,也難得找出兩位骨 「耿兄錯了,除去一胎同胞的雙生兄弟

明,容貌英俊的美男子?俏英雄了?」 也和耿賢弟一樣,是位功力絕世,心地光 我

「在我未曾揣摸崔兄腦後的『玉枕骨』前 彭一秋聽完崔明桂問話,點頭答道。

與我耿賢弟一般無二?」 越來了,你且摸摸我『玉枕骨』,是否仍 崔明桂轉身笑道•「彭兄摸起我的興

彭一秋搖頭苦笑,忽然反向崔明桂

意氣相投的金蘭之好,似巳對彭兄說過了 司馬彥接口笑道•「我與我崔大哥是

致相同……」 彭一秋不等他說完,便自連連搖手道 司馬彥笑道。 「人身骨骼,本來就大

崔明桂笑道: 「照彭兄這等說法,

?語中似乎竟對自己微有醋意! 司馬彥聞言暗想崔大哥怎的如此量窄

,確實可以作如此判斷!」

別之處,原來在此!」 「玉枕骨」,摸完以後,失聲嘆道: 彭一秋如言伸手,細摸崔明桂的腦後

耿賢弟的命好?」 別了麼?請問彭兄究竟是我的命好?還是 臉上却仍滿堆笑容,發話問道: 崔明桂目光中微微閃爍森冷光芒,但 「有了分

他奉承幾句 大愛聽逆耳之言,遂暗想囑彭一秋畧爲對 司馬彥巳知崔明桂氣量略嫌狹隘,

自然,聽他怎樣說話? 示神色,又不便與之附耳低語,祇得任其 但因彭一秋雙目齊盲,根本看不見暗

絕不奉承,耿兄剛才說得對,君子問禍不 問福… 崔明桂臉上神色盆冷, 彭一秋微微一笑,說道。 勉强插口笑道 「崔兄,我

兄竟比耿兄還要强過半籌! 「不錯不錯,我原欲彭兄直言無隱! 司馬彥聞言,心中一寬,崔明桂的冷 彭一秋笑道。「若論根骨,資質,崔

竣面容之上,也現出了一絲得意微笑!

多了三個字兒!」 伏了三椿大害,換句話說,也就是比耿兄 彭一秋繼續說道:「但崔兄命宮中隱

兒? 「彭兄請講,我比耿賢弟多了三個甚麼字 彭一秋正色說道:「你手下比他多了 崔明桂看了司馬彥一眼,皺眉問道:

一個『辣』字,腦中比他多了個『疑』字 心上比他多了一個『狠』字 司馬彥聽完這幾句話兒,知道崔明桂

涯,永不相遇,否則,崔明桂見他之際,道。「除非彰一秋從此遠走高飛,海角天司馬彥雙眉方慶,崔明桂又復恨恨說 便是這瞎賊粉身碎骨之時!」

言笑道:•「大哥,常言道:•『但得一步地 夢爭奇大會」之人,怎會不再相見?遂婉 ,何處不饒人』?那彭一秋……」 司馬彥暗想彭一秋也是特來參與「雲

廣行善事

已說過,數雖前定,可由心轉,崔兄祇要 莫要見怪,彭一秋祇是照相直言,先前並

,多積功德,一樣可以轉禍爲福

轉,左手撩起所着儒衫袍角

右手駢掌如

「大哥」二字方出,崔明桂身形忽

刀地,凝勁下切!

却是心狠手辣的多疑鼠輩。」

彭一秋起身長揖, 陪笑說道: 「崔兄

光明,容貌英俊的美俠士,俏英雄,崔明

「這樣說來,耿天心是功力絕世,心地

崔明桂果然俊眉雙挑,縱聲狂笑說道

草草數語!

1

風起處,把彭一秋所留字跡,完全拂去!

崔明桂厲聲狂笑,衣袖忽揚,一片罡

司馬彥要想向他安慰幾句,抱拳含笑

「大哥……

辣,那會積下甚麼功德善果?好在天堂雖

地獄定有門, 崔明桂仗恃

一身所學

崔明桂目光忽露現殺氣,冷笑接口說

「彭兄相法神通,我生平委實心狠手

大哥,你此舉何意?」

司馬彥鱉得伸手相攔,失聲問道。「

不到。」 明桂一概遵從,但要我不殺彭一秋 冷笑說道。「賢弟,你勸我別的話兒,崔 ,却辨

崔明桂不等司馬彥說話完,便自搖手

我們的金蘭盟約,便如此石! 鋼牙說道。「賢弟,崔明桂生平言出必行 掌揮處,把塊斗大山石,擊成粉碎,緊咬 心腸如鐵,你若再爲彭一秋之事進言? 司馬彥尚想婉轉勸解,崔明桂忽然一

司馬彥目光凝注那滿地碎石,默然不

陪笑說道:「賢弟 在被彭一秋那瞎賊氣苦了呢?」 崔明桂也知司馬彥心中不悅,遂歉然 ,不要怪你大哥, 我實

告別

明桂不可

彭一秋也知彼此話不投機,邀向二人

厄?

崔明桂因司馬彥示意阻攔,祇好强忍

,兩皆懇摯,方始臉色漸霽地,緩緩笑道

崔明桂見司馬彥誠中形外

,語意神情

「這樣說法,賢弟竟還看得起你這結拜

不肯背盟絕義麼?」

力,欲將彭一秋殺以洩憤?

一面說話,一面右掌微揚似巳暗聚功

司馬彥見狀,急忙搖手示意,阻止崔

?石爛海枯,此義不斷!慢說術士讕言 哥說那裏話來?我們一盟在地,何異同胞

不足憑信,便算大哥將來眞個有甚災危險

小弟也當盡心彈力地,禍福與共!」

,又復何懼?」

,便下達黃泉,闖進冥府,鬥鬥五殿閻君

與你割袍斷義!」

司馬彥劍眉雙聚地,搖頭說道。「大

認做大哥?我因自慚形穢,不欲高攀,

要

,正人俠士,何必把我這狠辣多疑鼠輩,

崔明桂冷然說道•「賢弟是美俏英雄

以外,又有步履聲息! 司馬彥方自苦笑搖頭,忽然聽得松林

色衣袂 的刹那之間,却已瞥見林口飄拂起一角灰 十餘丈外,但崔明桂,司馬彥一傾耳凝神 這人身法好快?初聞步履之時,尚在

崔兄不以爲忤,我便照樣送你四句話兒,

彭一秋想了一想,點頭說道。「祇要

彭兄是否也要送我十六個字兒?」 怒氣,垂下那隻微揚右掌,冷笑說道。一

世的『黃山逸叟』柴天藻呢? 明桂笑道:「大哥,這人的輕功身法太高 ,可能就是那以『無影十三飄』 司馬彥運用「蟻語傳聲」功力,向崔 ,馳譽當

『聖手人屠』哈少奇都死在我手中,難道 『瞽目追風』彭一秋麽? 一言提醒,遂也用

> 且躱過一旁,我要見見這位欽遲已久的傳聲」,向司馬彥撣手笑道:「賢弟, 黄山逸叟』!

方黑色絲巾,把臉蒙上! 崔明桂一面發話 ,一面自懷中取出一

庸俗天都低……」 忽已縱聲歌道。「黃山黃山不足奇,始信 司馬彥聞言,方悔自己多事,崔明桂

內縱歌,遂又飄身折轉! 那灰衣人影 ,本巳掠過松林,忽聽林

會」字樣備用! 有性命之險,千萬莫令其參與雲夢爭奇大 ,並檢了一張樹葉,在葉上劃出「彭一秋 這時,司馬彥業已藏入大堆怪石之後

鬚老者! 灰衣人身形一現,是位相貌清奇的長

兩隻眼睛,目光烱烱地,微瞥來人,傲然 崔明桂倚松而立,面罩黑巾,祇露出

不睬! 灰衣老者好老辣的江湖經驗?僅與崔

笑說道:「適才唱歌之人,是老弟麼?」 明桂目光略對,便看出對方年齡,微微一 崔明桂兩眼一翻,冷然答道。「是我

歌聲倒蠻好聽,祇是歌詞有些不對!」 的故作傲態所怒,依然含笑說道••「老弟 ,你問我則甚?難道我唱得不好聽麼?」 灰衣老者涵養極深,絲毫不因崔明桂

問道·「我所唱的歌詞,有甚麼不對?」 **遂仍舊裝出一副傲然神態,反向灰衣老者** 奇大會」前 崔明桂存心想激怒對方, ,先行 略試彼此的輕功火候 在「雲夢爭

: 黄山黄山不足奇, 始信庸俗天都 灰衣老者笑道:「老弟適才唱的似是

L68

末後並多寫了: 「愼戒『疑、狠、辣

還殺不了一個

劍穿心。

「天理無虧,吉凶早定,恩仇了處,一

,便長揖爲禮,飄然而去。

,也用明杖在地上劃了幾行字跡 ,看看將來是否應驗也好!」

我們在廬山結盟之時,所指以爲誓的那句

『人頭石下風雲會,巨憝屍前生死交』之

崔明桂厲聲笑道:「賢弟提醒了我連

「大哥,小弟有生之日,永遠不會忘記

心中必定極爲難過,遂恭身含笑說道。

司馬彥知道崔明桂生性高傲絕頂,此

崔明桂閃眼看去,祇見彭一秋寫的是

不對?」 灰衣老者笑道:•「若照老朽看來,黃 崔明柱雙眉一揚,說道:「這有甚麼

低呢! 不庸俗!天都五峯,挺秀雲外,也還頗不北以『始信峯』,號稱天下第一奇峯,絕 山奇處甚多,雲奇、峯奇、石奇、松奇,

笑道: 「老弟對於『黃山』,好似存有成 崑崙絕頂』,『天都峯』豈不低麼?」 外神山,『始信峯』,豈不俗麼?比起『 天大?以管窺豹,祇見一班!你這老頭大 灰衣老者聽他强詞奪理, 崔明桂冷笑說道: 『黄山』,不曾到過別處?比起海 「坐井觀天,怎知 不由蹙眉

,人俗! 、峯奇、石奇、松奇!我却覺得黃山 『黄山』,確有成見,你認爲黃山雲奇 崔明桂點頭答道。「你猜得不錯,我 山俗

眉問道…「請敎老弟, , 怎見得人也俗呢?」 灰衣老者終於被崔明桂挑逗得微軒雙 『黄山』縱令山俗

怎見得黃山之人不俗?」 崔明桂冷笑說道: 「我也向你請教一

灰衣老者目內神光微閃說道: 「老朽

,緩緩說道。「黃山之中,大概祇有一個崔明桂看了灰衣老者一眼,搖了搖頭就是黃山之人,自問還並不太俗!」 長氣笑道:「多承老弟誇讚,老朽就是柴灰衣老者聽到此處,方「吁」了一口 『黄山逸叟』柴天藻,還算不俗?」

崔明桂故意又盯了對方幾眼,搖頭說

施展『無影十三飄』麼? 道: 「我不相信你是『黄山逸叟』 ,你會

鬚,縱聲狂笑! 柴天藻聞言,雙眉連軒,忽然手捻長

問道·「你這樣狂笑則甚?」 崔明桂被他笑得有些迷惑起來,訝然

費心機! 柴天藻搖頭笑道·「我笑的是老弟枉

而已!」 是想看看我那做帚自珍的『無影十三飄』 ?老弟編造歌詞,轉彎抹角半天,原來祇 柴天藻笑道··「明人眼裏,揉甚沙子 崔明桂問道:「我費了甚麼心機?」

自己臉上貼金,我要看你的『無影十三飄 老到!遂「哼」 這「黃山逸叟」柴天藻的江湖經驗,委實 崔明桂心思被人叫破,不由也頗暗佩 了一聲說道:「你別往你

虚實! 怕我,遂欲激怒我施展出來,好讓你先知不落人後!老弟大概是旣想鬥我,又有點 有這『無影十三飄』 是位身懷絕藝,趕來參與『雲夢爭奇大會 弟姓名來歷,但從你神情之上,一看便知 的雄心勃勃人物一 柴天藻哈哈大笑說道•• ,自信還小有名頭 柴天藻別無所長,祇 「我雖不知老

以及與『離垢書生』司馬彥,門一門彼此,目光一射地,點頭說道:「柴天藻,你請對了,我來此參與『雲夢爭奇大會』的之外,還要與『玉琢嫦娥』聶小冰,較較之外,還要與『玉琢嫦娥』聶小冰,較較之外,還要與『玉琢嫦娥』

氣吞河嶽,目空八荒,壯志豪情, 但老朽想奉勸一句話兒!」 委實可

話兒?」

魏出羣』之譽,老弟想鬥這兩人,必無大 『離垢書生』司馬彦也有『堂堂君子,巍 但對於『玉琢嫦娥』聶小冰,『南荒 柴天藻笑道:「老夫向來襟懷冲淡

崔明桂軒眉問道:「爲甚麼要莫加招

乎江湖經驗頗豐,難道你尚不知聶小冰劍 下無情,柳文宗全身有毒麼?」 柴天藻微笑說道··「看老弟神情,似

量一場輕功如何?」 比柳文宗更毒?如今莫論他人,我們先較 這兩句話兒,但也許我比聶小冰更無情,

請恕柴天藻不願奉陪!」 子湖』中,爭奇會上,在此間師出無名

門推月」 人隨聲起,突然身形電閃 雙掌齊發,猛往柴天藻當胸擊 ,一式

此暴戾? 明桂爲何在被彭一秋激怒以後,便變得如

人躍半

內力!

柴天藻目注崔明桂失笑說道。「老弟

崔明桂雙眼一翻,冷然問道••「甚麼

毒蝟」柳文宗,却最好莫加招惹!」

惹?」

崔明桂狂笑說道:「工湖中雖流傳着

柴天藻搖頭笑道•「要輕量請到『梁

崔明桂當下大怒說道。「不陪也要你

司馬彥暗中看得好不皺眉?弄不懂崔

來也不願在此動手,遂微提眞氣,人間柴天藻一來看出崔明桂功力絕高

空,像一張枯葉般地,被崔明桂所發掌風 ,吹出了將及兩丈

就是『無影十三飄』麼?但 『無影』二字,却仍嫌有所誇大! 『飄』雖有餘 「好輕功

,準備繼續攻擊,逼迫對方動手 一面發話,一面施展「移形換影」功

他第一次落足之處,對方身形早杳,祇賸笑,灰衣電掣,人影雲飛,等崔明桂追到笑,灰衣電掣,人影雲飛,等崔明桂追到 下一長笑尾音,留在這松林之內,不住蕩

準備傳書示警一學,都未如願! 處相反,故使他空自在樹葉上劃了字跡 因柴天藻所走方向,與司馬彥藏身之

樹葉,不禁訝然問道··「賢弟手持樹葉爲 未能逼他施展那『無影十三飄』身法! 又太以狡猾,以致空自把他逗弄一塲,仍設道:「賢弟,你大哥委實太笨,柴天藻 崔明桂頓足一嘆,回頭向司馬彥苦笑 語音方了,忽見司馬彦手上持着一張

嗜嗜你摘葉飛花手段?」 何?莫非是想使那『黃山逸叟』柴天藻

到雲夢爭奇會上,再與他較量的了! 誰知他走得這快,方向又復相反,祗能等 摘葉飛出 桂的語氣答道:「大哥說得對,小弟本想 一根古松橫枝,並含笑點頭,順着崔明,遂祗好暗運神功,揚手飛出樹葉,打可馬彥因葉上字跡,不便讓崔明桂看 ,一試柴天藻究竟有多高功力?

古松横枝 一堆碎粉,隨風四散,但樹葉本身,松橫枝,一截而斷,但樹葉本身, 横枝,一截而斷,但樹葉本身,也成司馬彥話音方了,那片樹葉,業巳把

木不同,賢弟居然飛葉立斷,你在眞氣內,軒眉讚道••「老松橫枝極堅,與其他樹崔明桂原是大大行家,見狀深吃一驚 這時,遠處歌聲,仍在悠悠未絕!揮手,便馳出松林以外!

摯友情,將其慢慢勸化? 奇才! 但性情過份驕暴, 不知是否能以純 行 ,崔明桂的一身所學,委實稱得上是武林 ,不禁搖頭一嘆,暗想據自己沿途觀察 司馬彥見盟兄無論何事,均極獨斷橫

祇藏在暗中,冷眼注視着司馬彥的 「雲夢云奇」所住的「梁子湖」中趕去! 他一面思忖,一面緩緩步出松林,往 崔明桂雖然閃出松林,但根本未走 一切動

暗加功力,莫非這張樹葉以上,還有甚秘

賢弟不願意讓我知道麼?」

轉,才怪笑說道。「但飛葉斷枝,葉不應

,聞言正待飾詞辯解,崔明桂又復眼珠一

司馬彥如今巳知崔明桂生性忌刻多疑

力的造詣以上,比你大哥强得多了!

Ŀ

碎,如今葉碎如粉,分明賢弟出手之時,

毫異狀,方釋然一笑,轉頭撲向那幽約歌 直等司馬彦身形杳後,崔明桂見無絲

聲來處! 身材窈窕的綠衣絕色女子口內! 馳出七八丈外,發現歌聲是發自一位

甚麼瞞哄大哥之事……」

話猶未了,遠遠傳來一陣幽約歌聲

顯係女子所唱!

得搖頭笑道。「大哥莫要多疑,小弟那有

但事到這等地步,自然不便直承。祇

完全看破一

結義大哥,委實太以精明,把自己心思,

司馬彥聽得好不心驚,暗想自己這位

把兩道異於常人的翠眉微揚,含笑叫道: 長松,信口作歌,見崔明桂匆匆趕來,參 宗,特去找尋『萬滙朝宗度厄花』, 到手了麼?」 「羣哥哥,你爲了型付 這綠衣女子坐在一方靑石之上,背倚 『南荒毒蜩』 可會如文

秘洞女主人負心薄倖之人! 彦所欲苦心尋覓的,對「天姥山削成崖」 原來崔明桂本名馬空羣, 也就是可馬

與賢弟,暫作三日小別!」

司馬彥訝然地問道。「大哥要往何處

崔明桂目光一閃,含笑說道:「我想

離雲夢夢爭奇會期,

僅有三日!」

司馬彥笑道。「今天是臘月廿六,距

爭奇會期?」

司馬彦問道。「賢弟,還有幾天才到雲夢

崔明桂聞得歌聲,劍眉微動,忽然向

非太以可惜?」
均在即將到手的刹那之間,被人殷去,豈 並看見另一件威力不下於此,一同列名 我此次不僅尋得『萬雁朝宗度厄花』 馬空羣搖頭苦笑說道。「綺妹不要說 之中的 『三星套月』 !但却

這綠衣絕色女子, 姓姬名綠綺 ,也就

> 是司馬彥所讀秘洞女主人遺書中所提及的 「翠眉妖女」!

麼?」 • 「羣哥哥,這樣說來,你是一事無成了 姬綠綺聽完馬空羣的話後,失笑說道

却另有收穫!」 馬空羣冷笑答道:「失之東隅,得之

了一趟 馬空羣陰森森地,得意笑道。「我走 姬綠綺問道。「你有甚麼收穫?」 『北邙鬼府』!

馬空羣搖頭笑道。「司徒聯武功不弱 姬綠綺「哦」了一聲,含笑問 『九幽冥后』司徒璐,殺死了 麼?」 道。一

若想當時殺她?可能僨事!故而祇把『雲,『北邙鬼府』以內,好手又復不少,我 向司徒璐說了一遍一 她那『龍秋舊友』 夢爭奇會』上,有粒『萬妙駐顏丹』 ,也將參與此會之事 事,及

來參與這雲夢爭奇大會? 舊友』在此,可能離開『北邙鬼府』 姬綠綺笑道。「司徒璐聽說她『龍秋 趕

之內! 殺她!若是不來?也將死在『北邙鬼府』 司徒璐若來?我們便在『雲夢爭大會』上 馬空羣目中凶光一閃,冷笑說道:

兒,你大概又在 極媚眼波,蕩笑問道。 **姬綠綺翠眉微揚,向馬空羣送了一瞥** 北邙鬼府 「羣哥哥,聽你話 之中,

散 馬空羣得意笑道。 ,整個暗暗洒在 『北邙鬼府』 『北邙鬼府』之中,

**呢?」** 如今定已瘟疫大作,眞個成了一坵活鬼了

將讚獎一番,誰知姬綠綺反倒秀眉深 滿面不悅神色 他說完這樁得意傑作 ,以爲姬綠綺定

我此事作 馬空羣訝然說道。 錯了麼?」 「綺妹怎的不悅

『九幽』一派!但若用在實際學學學院的學院,祇有這小小一包,你將其洒在『北散』,祇有這小小一包,你將其洒在『北 却足可害死天下英雄!」 委實略欠考慮,因爲我母親所留的『瘟瘟姫綠綺搖頭說道•-「羣哥哥此事作得

"就是我呢?」 司徒聯,直到如今尚不知她那『龍舊秋友 • 「綺妹說得對,我把『瘟塵散』大材小 ,便不必可惜,祇可憐那『九幽冥后』 ,太以可惜!」姬綠綺笑道。「旣巳作 馬空羣被姬綠綺提醒,不禁頓足叫道

我看她直到如今,對你總還有些餘情未盡 德,易釵而弁,拚命騙取司徒璐的感情 馬空羣失笑說道。 「當年你也過份缺

墨丹』被奪,容貌被毁, 食我之肉!」 那裏還會有甚餘情?必然要寢我之皮 姬綠綺搖頭笑道: 「感情被騙, 司徒聯見了我 大 時

馬空羣笑道。「要想食你之內,寢你

雲夢爭奇會一了,好好參硏參硏,然後我絮的『無爲眞經』,本已被我弄來,且等 之皮的人,恐怕不是 ,而是『無爲仙子』歐陽絮!」 姬綠綺翠眉雙挑,傲然說道。「歐陽 『無爲眞經』 ,本已被我弄來,且等 『九幽冥后』 司徒璐

L70

湖三奇小塢之中,再復相見便了

,身形巳飄,祇向司馬彥微

設法!賢弟且獨自前往雲夢,我們在梁子 尚自兩手空空,未作準備,故不得不趕緊

會

,必須先備一件罕世珍奇之物,

我如今

崔明桂笑道•「要想參與雲夢爭奇大

日情人 也車施故智,易釵而弁地,再門門你這昔 ,『無爲仙子』

早已服毒,而認爲她仍在人世? 進入茅屋,以致不知「無爲仙子」歐陽絮 致使隨後前來的馬空羣姬綠綺二人,未曾 原來司馬彥在中秋之夜,到得稍早

一分勝負爲妥!」 還是下些苦功,練成『無爲眞經』 道••「歐陽絮與司徒璐不同,你若易釵而 ,你不要往昔日情人的臉上貼金,照我看 ,車施故智地,戲弄於她,決辦不到,。「歐陽絮與百兒班又」 馬空羣聽完姬綠綺話後,便已搖頭笑 姬綠綺「哼」了一聲說道: 「羣哥哥

請想她與我結交那麼久,依然威(草頭) 袒陽歐絮,她性情貞烈得確實異於常人! 九烈之輩?」 馬空羣笑道。「綺妹妹不要懷疑我偏

來,『無爲仙子』歐陽絮也並非什麼三貞

薤自守,白璧無瑕,不肯和我…… 「這可能是你自己太沒有辦法,或是歐陽 姬綠綺聽得格格蕩笑地,接口說道••

伏在馬空羣肩頭上,呢聲低語道··「群哥 絮根本未曾對你眞心相愛! 你再想想,我們萍水初逢之下,我便 說到此處,神情一蕩,媚眼如絲地

拋棄歐陽絮那等人物?來作你的裙下不二 一見傾心,獻身以報,巫山夢好,雨露情 「自然是綺妹對我好,否則我又怎會甘心 ,向她玉頰以上,親了一親,含笑說道•• 馬空羣輕伸猿臂,摟住姬綠綺的纖腰 是不是比那歐陽絮對你好得多了?」

**姫綠綺秀眉雙挑,佯嗔說道:**「羣哥

大弄玄虚,並送他一柄罕世古劍!」 書生』司馬彥,約到『無爲秘洞』之中, 起?她若眞個貞烈難犯,爲何又把『離垢 哥,你不要老是覺得歐陽絮有甚麼大了不

思而已一 爲相像,想看他幾眼,略解對我的刻骨相 便對他有情?可能祇是爲了司馬彥與我極 笑道。「歐陽絮約會司馬彦之舉,未見得 則兩人情份,顯已不惡,但如今却仍搖頭 素絕不容男人擅入的香閨密室以內追出 曾見司馬彥,經由「無爲仙子」歐陽絮平 空羣昔日掌斃狒狒,隱身桂林之中,分明 女子雖均善妬,男子又何獨不然?馬

柄罕世難求的前古神劍呢?」 見他,而要把他引入香閨密室,再贈送一 馬彥,以聊解對你相思,却爲何不在前洞 拚命辯護了呀!倘若歐陽絮祇想看看司 姬綠綺朱唇一撇,翠眉微揚地 「羣哥哥,你不要替你這昔日情人綠綺朱唇一撇,翠眉微揚地,失笑

得發出尷尬難堪的苦笑! 馬空羣無詞可答,臉上微覺發燒,祇

半都是這樣不講情理,分明你已拋棄歐陽 絮,却仍不願意見她與別的男子要好!」 姬綠綺見狀,微笑說道。 「男人們多

生二司馬彦殺死了麼?」 必再嫉妬了,我不是已替你把那『離垢書 ,姬綠綺又自嬌笑說道。「羣哥哥,你不 馬空羣越聽越覺難堪,正想岔開話頭

彦死定了麼?他有沒有復活可能?」 ,劍眉微蹙地,向她問道••「綺妹,司馬 馬空羣被姬綠綺這句話兒,勾起心事

,又稱『勾魂令』,一被打中,準死 姬綠綺搖頭說道:「我母親的『閻王

> 絲毫回生之望?」 無救!當日你也親眼目睹,司馬彥是先中

,姬綠綺向他間道·「羣哥哥,你好端端

弟 ,神情頗爲詭秘,我有點懷疑他就是 馬空羣答道··「我新近結交了一位盟

馬空羣答道··「姓名可以隨口捏造 姬綠綺問道:「他叫甚麼名字?」

他說他叫耿天心!」 姬綠綺又復問道。

得同樣精妙的人皮面具! 以表現喜怒哀樂神情,與我如今所戴製作 二十一二,但我懷疑他臉上也戴着一副可

·羣哥哥不要疑心太大了呀?」 姬綠綺失笑說道。「司馬彥身中『閻 ,又復墜落千尋絕壑,委實毫無生

因爲我與那耿天心相對之際,

乾脆和此人分開,或是把他殺掉

**覓機下** ! 倘苦耿天心眞是司馬彥所扮,我確要 手,除掉這心中大患!」

姬綠綺問道。 「你是怎樣才會懷疑他

作『天姥山』中的一堆杇骨,那裏還會有 『閻王刺』,然後墜下絕壑,此時早已變

地,疑心司馬彥未死則甚?」 馬空羣雙目仍聚,低低「哦」了一聲

離垢書生」司馬彦呢?」

脆和此人分開,或是把他殺掉,不就姬綠綺笑道:「羣哥哥旣然覺得如此

說道··「我疑心旣已起,便須弄個水落石馬空羣俊目之中,凶光連閃地,冷然

明身負內家絕藝,頗似『離垢書生』司馬

彦傳譽江湖的『三陽神功』?」

姬綠綺點頭說道。「這一點倒還懷疑

如何?難道又與你生得一 馬空羣搖頭答道。「耿天心看去雖僅 模一樣?」

馬空羣苦笑說道:「不是我疑心太大

一種惴惴難安的異常感覺! 彷彿總是

是『離垢書生』司馬彦所扮的呢?」 語音也彷彿曾在何處聽過?」 姬綠綺笑道。「我們遠走天涯,閱人 馬空羣答道。「一來他的身材頗熟

馬太多,這不成一點理由!」 力,但偶而無心流露,居然勁力極强,分 馬空羣道。「二來耿天心有意隱藏功

得有些道理!」

,還有一點令我起了莫大疑心!」

馬空羣又復說道:「除了這兩點以外

,何來生望?我總覺得羣哥哥疑心太大

姬綠綺笑道。「司馬彦旣無『大還丹

「這耿天心的年貌

我一樣起疑的了!」

姬綠綺翠眉微軒,含笑問道。

「綺妹,我說樁奇事你聽,你可能便會與

馬空羣看了姬綠綺一眼,緩緩說道。

馬空羣道:「我與耿天心巧遇『瞽目

追風』彭一秋,曾由彭一秋爲我們摸骨論

百萬千萬人中 與耿天心, 』,舉世聞名,輕易不肯對人施展的! 繼續說道••「彭一秋摸骨結果,認定我 馬空羣略爲敍述搭救彭一秋之事以後 姬綠綺笑道。 可能是學生兄弟?因爲縱然在 ,也尋不出如此骨格相同之 「彭 一秋的『摸骨論相

你是因於彭一秋摸出你們骨格相同 姬綠綺「哦」了一聲,恍然笑道:。「

馬彥了!」:

三種可疑情事,而作如此判斷!」 姬綠綺笑道。「對於耿天心究竟是否 馬空羣點頭答道:「我是綜合了上述

司馬彥之事,我認爲極易査出!」

我在『雲夢爭奇會』上,突然冒叫一聲 姬綠綺笑道:「有兩種方法,一種是 馬空羣問道:「怎樣查法?」

本來面目,看他是否大感驚訝?」 看他有何反應?另一種是由你突然出現 馬空羣搖頭說道。「綺妹所想的這兩

什麼全不能用?」 姬綠綺感然不解地,揚眉問道。• 法,全不能用!」 「爲

萬妙駐顏丹』,足以引誘舉世中任何自詡 馬空羣笑道··「大頭仙子紀西屏的

絮對手 絮,可能也會趕來?我們在剛得『無爲眞姿色的美妙女子,故而『無爲仙子』歐陽 尚未研參經內奧秘之際,决非歐陽 ,我那裏還能向耿天心露出本來面

**羣哥哥說得對,歐陽絮心中恨極翠眉妖女** 不僅你不應該露出本來面目,連我也要 姬綠綺「哦」了一聲,點頭說道:

並把兩道翠眉,暫時描成黑色!」 馬空羣笑道·「綺妹最好仍作男裝

舊友』出現,豈不又要發怒如狂地 易釵而弁?雖可不怕『無爲仙子』歐陽絮 但『九幽冥后』司徒璐,驟睹她『龍秋 姬綠綺翠眉微蹙,失笑說道:「我若 與我

L72

中除了: 來?我 聯約到此處,替你了斷一樁心頭隱患!」 姬綠綺聽馬空羣如此說法,遂改易男 馬空羣軒眉狂笑地,目射凶光,厲為 『北邙鬼府』之行,便是想把司徒 『無爲仙子』歐陽絮以外,還怕誰「綺妹,以我們一身所學,在當世

居 裝 「梁子湖」中的「三奇水塢」以內! ,描黑翠眉, 一同趕往「雲夢三奇」所

坐 見較拔台上,巳擠滿人羣,司馬彥人巳在馬空羣和姬綠綺,雙雙躍身上岸,只 岑大化在台上對衆說道··「此次較技

仍依照舊例進行,諸位兄台可有異議? 片寂然,無人答話·

之物提出,當塲爭取…… 人,便請登台,並將雙方已編號碼的珍奇化即當開始抽籤較技!凡屬被抽中號碼之 便請登台,並將雙方巳編號碼的珍奇 岑大化緩緩笑道。「既無漏列,岑大

定,方不失公允?」 技雙方,所擅長功力,必有不同 說到此處,台下忽然有人問道。「較 ,如何决

由較技人抽取一根,以作較技標準!」 力、拳掌、兵刃、暗器、輕功等根竹籤, 安排,木架上另一籤筒中,共有玄功、內 岑大化聞聲笑道: 「岑大化對此早有

若得勝之人,能不能繼續參與?」 岑大化點頭笑道: 「不論勝方負方

皆可繼續參與,但必須再以珍奇之物編號 ,等待另行抽籤,决定對手!

音問道。「岑仙翁,除了爭奇以外,若遇

,能不能權借會場,彼

話方至此,台下突又傳上一種森冷語

台下有人繼續問道。「爭奇結果,倘

此略作交代?」

憑緣,凡被抽中號碼對方,若有宿怨舊仇過拂尊客盛意,又覺欠妥?最好來個萬事 捲入江湖恩怨!但岑大化等,身爲主人 道。「照說雲夢之會,旨在爭奇,本不應 位蒙面黑衣女之一,遂想了一想,含笑說 則請儘量避免,或是在會後再論! 無妨一併交代,至於單獨指名叫陣之舉 蒙面黑衣女子,向姬綠綺及馬空羣 岑大化眉或微皺,見發話之人 ,是三

這位向台上發話的蒙面黑衣女子,便是 司馬彥等目光微掃,默然不語-三人聽得語音,均自心頭雪亮,知道一一一

北邙鬼府』中的那包『瘟塵散』,未曾發 九幽冥后」司徒璐--「司徒璐居然能來赴會,難道自己洒在 尤其以馬空羣眉頭暗蹙,心中忖道:

到木架之前,連搖籤筒,隨手抽了一根籤 「眇目仙翁」岑大化交代完畢,遂走

他用以編號的珍奇之物,是件「天蠶軟甲 第一號」, 那有如此巧事?第一根籤兒,便抽的是『 ,遂由值台弟子,自木架上取下,放在 一張小几之上! 目光微注,不禁搖頭失笑道:「天下 而第一號又恰巧是我自己!」

清號碼,舉籤含笑叫道:「第十四號!」 「尊客可否留名?」 岑大化又自籤筒中掣了一根籤兒 岑大化見來人形貌陌生,抱拳笑道: 台下一名青衫老者,應聲飄身上台!

青衫老者笑道: 「小弟孟萬森!

> 神叟』,大概就是孟兄? 川邊『打箭爐』,有位名震西南的 岑大化「哦」了一聲,含笑問道·· 道・「

太以寒酸的了! 的罕世異寶『天蠶軟甲』 提,倒是我所用以編號微物,與岑仙 孟萬森點頭笑道:「小小匪號,不足 ,相形之下 却翁

架上檢出,放在几上! 也由 這時「推山神叟」 「雲夢三奇」手下的値台弟子 孟萬森的編號之物

的翡翠馬,色澤綠潤欲流,雖非武林異寶 顯也價值連城,極爲難得!

號『推山神叟』,眞力定强,你若能抽着 籤决定怎樣比較?依岑大化看來,孟兄旣 那根『內力』籤兒?最爲理想!」 遂含笑伸手說道:「孟兄過謙,請抽

面含笑說道。「天下事那會盡如人願?我 **籤兒,便巳萬幸** 生平不擅暗器,祇望莫抽着那根『暗器』 孟萬森走向籤筒,一面伸手抽籤,一

話完,抽出一根籤兒,籤上鐫的是「

我們是點到爲止!」 岑大化含笑說道: 「孟兄請亮兵刃

得屍橫當場,血流五步! ,見好即收,何必爲了一點身外奇珍,弄我們旣無一天兩地之恨,自然是點到爲止 官筆來,點頭笑道··「岑仙翁說得不錯, 孟萬森還籤入筒, 自腰間撒出一對判

**籐杖,面含微笑地,開出門戶** 岑大化命值台弟子取來自己所用的朱

(未完)

是個有情有義的,沒白摟着妳睡一夜。」 快去寫妳的信吧。」 小公子哥兒臉又紅了:「妳少討厭, 美姑娘看看他,笑了:「我就知道妳

了床後,床後有個布簾擋着的地方 小公子哥兒脚下輕移,似乎是很想過 美姑娘帶着笑,帶着一陣香風,跑進

着一封信,像隻蝴蝶似的飛了出來,把信 一遞•「喏,就是這封。 就這麼猶豫了一兩次,美姑娘手裏拿 可是模樣兒猶豫好像是又不敢。

小公子哥兒沒接。「還沒告訴我,把

手裏拿着這根玉簪,誰過來問妳『你是寳 到『四海茶園』往下一坐,信放在桌上, 綠的一根玉簪。也遞向小公子哥兒。 」,妳把信交給他就行了。」 美姑娘從頭上拔下一根玉簪,通體碧 「你

道。

你在這兒,一夜摟得妳緊緊的嗎?」 小公子哥兒的臉,又紅了。 「妳少討 小公子哥兒聽得一怔。「我是寶。」 「不是我的寶貝兒,昨天晚上我會留

美姑娘把手裏的東西往前一送•• 她發起嗔來,似乎就這麼一句。

接過去吧,我的少爺。」 小公子哥兒一搖頭:「不忙,告訴我

帶信。」 妳是誰,究竟是幹什麼的,不然我不帮妳

跑一趟。」 「妳不帮我帶,頂多我找個別人帮我

L74

「咱們都這麼熟,這麼好了,還不能

讓我多知道妳點兒。」

妳信得過信不過我是個朋友。 小公子哥兒一驚。「妳知道-

,說不知道妳是勝家的那一位,那是故「昨天晚上我數勝家人的時候就知道

「也不稀奇,大江南北,有幾位數不 「對勝家,妳似乎知道得不少。」

信得過我。」

上,半晌,他點了頭·「信得過。」 小公子哥兒一雙星目緊盯在美姑娘臉

「那一天。」

「真要是這麼樣,勝家感激,必報大 「好管閑事的人。」

「別這麼客氣了 ,忘了, 咱倆的關係

美姑娘推着她往外走。「快走吧, 小公子哥兒臉更紅。

子哥兒走了,她笑了:「勝八姑娘一直深 她去打水,只是支開她,省得她問東問西 她把小公子哥兒推出了門,望着小公 信我沒封了,可別偷看啊。」 讓

美姑娘臉色忽趨莊重。「勝八姑娘,

意逗妳的。

「別可是了,八姑娘,只問妳是不是

「那就不要多問,有一天妳自然會知

「找到兇手,追回金錶,把勝大爺接

的

出勝家人來的。」

回來的那一天。」 小公子哥兒一震•「這麽說妳是—

恩。 不同!」

藏不露,也不讓鬚眉,只是妳嫩多了。」

見客人不在了,忙道:「客人呢?」她剛轉過身,老鴇端着水進來了

要他的,大娘妳昨兒晚上收了人家那些個 ,也够了。」 美姑娘道••「相當投緣個人兒,我沒 」老鴇一怔。「那錢

,是,够了,够了 老鴇又一怔,臉上扳起了强笑。「是

小公子哥兒拐出了「藕棒兒胡同」,

裏取出了那封信。 路上來往的人還不多,找了個角落,從懷 她想看看信裏寫些什麼。

,是幹什麼的。 長這麼大,她從沒做過這種事,臉色 她想從信裏看出美姑娘究竟是什麼人

發白,兩手在發抖。 直了眼。 小心翼翼抽出了信箋,忙展開,她看

她根本看不懂。 小段,一小段的,說不出那該叫什麼, 信箋上寫的不是字,是些彎彎曲曲,

怪不得這封信不封口,美姑娘她根本就不 怕人看。 突然間,小公子哥兒明白了,一笑, 這是怎麼回事,又是什麼意思

信裝好,往懷裏一放,直奔四海老號。 半天,小公子哥兒才定過了神,忙把

吊過嗓子的 候的茶園正熱鬧,玩鳥的,談生意的,剛 到了四海老號,太陽已老高了,這時 -什麼樣的人都有。

既是什麼樣的人都有,誰也沒注意他

# 絕地現天龍

顧作護花使者,可是那紅牌姑娘單獨挑選了一名年輕矮小公子哥兒留宿香閨,

以作護備

。原來那年輕公子竟是易致而弁的女兒家!天還未亮,秦隊長帶着一干人馬到來

屋之際,北京八大胡同的紅牌兒姑娘突然爲「耗子」出現嚇得花容失色,數名客人爭相 戴呢帽的轟走,替濃眉大眼漢子解了圍……熱鬧的「藕棒兒胡同」妓院裏,正在客滿盈 子哥兒監視着,當那兩名漢子離開茶館在外爭持不休動武之際,公子哥兒啣尾追至,把

前文提要:

戴呢帽的及一名譽眉大眼漢子,可是他們的行動却被暗坐一隅的公

上回書至十里蓮花湖的「四海老店」茶館裏,

先後出現了一

兒,跟咱們沒關係,麻煩大娘打點水來, 人家少爺還沒洗臉呢。」

有多窘。

小公子哥兒衣裳都穿好了,天知道她

花都藏嬌鳳

「好,好,我去打水我去打水。」

情,替我帶封信好不好。 美姑娘笑望小公子哥兒•「念一夜恩

美姑娘道:「大娘不也這麼早嗎?」

,都是那個短命的偵緝隊秦隊長。」 一句話勾起了老鴇的惱恨。「唉,別

誰。

「秦隊長怎麼了。」

小公子哥兒强笑點頭。

「是的,是的。」

「怎麼這麼早就要走哩。」

小公子哥兒嗔道。「少討厭,帶信給

四海老號」去是不是。」 『四海老號』去。」 小公子哥兒道:「妳怎麼知道我會上 美姑娘道:「從這兒出去,妳會上「

性還眞好,一點也沒漏,甚至把大茶壺碰

老鴇從頭到尾把經過說了一遍,她記

上的都說了

那兒嗎?」 「咦,你昨兒晚上不是說,妳打算住

晚上已經過了,現在已經是白天了呀。」 美姑娘一怔。「這麼說,妳是不打算 「昨天晚上我是想住那兒,可是昨天

上『四海老號』去了。」 「嗯,我是不打算去了

他?」

「姓趙的見了他,裝不認識,還想躱

理了。大娘,秦隊長要抓姓趙的。」

「像是這麼回事。」

, 姓趙的, 姓趙的追耗子, 一定有他的道

靜靜聽畢,美姑娘目閃奇光。「耗子

跑一趟,那對得起妳這一夜的恩情小公子哥兒瞪了美姑娘一眼說:「 「那就算了,我找別人送去。 不不

了聲「是你?」她笑了:「那是他們的事是姓趙的,她也想起了姓趙的一見耗子說

美姑娘知道昨兒晚上闖進來的那個就

「嗯,是這樣。」

小公子哥兒找了副座頭坐下,要了壺香 然後照着美姑娘的話等上了

指那根玉簪:「小兄弟,要賣?」 個戴老花眼鏡的瘦老頭兒,手裏的摺扇一 倒是真靈,頭碗茶還沒喝一口,過來

小公子哥兒一怔,搖了搖頭:「不

貨的行家,賣給我絕不會讓你吃虧,這是 瘦老頭兒笑了…「小兄弟,我是個識

前清宮裏的東西一 小公子哥兒自己都不知道,忙道:

呃,是嗎?」 瘦老頭兒搖頭笑道:「你不用考我

在我眼裏這是個『寶』。」

我不會看走眼的,在外行眼裏不算什麼,

可是東西是寶,不對。

蜜的。一 氣道··「老人家你誤會了,這根玉簪不是

「眞不是賣的?」 「眞不是賣的!」

「那就算了,小兄弟, 要賣你賣給識

貨的,我出的價錢絕不低。 「我知道,等我要賣它的時候,再說

吧。 瘦老頭兒搖着頭走開了 一副依依不

捨的樣子

一驚忙低下了頭 小公子哥兒剛想笑,突然她看見個

是五爺勝奎 那個人就在離她不遠一副座頭坐下

勝五爺是勝五爺,可是幾天不見憔悴

刺痛,禁不住紅了眼圈兒。 小公子哥兒微微抬頭仰看,心裏一陣 ,鬍子沒刮,兩眼也佈滿了血絲。

帽,一臉的笑容,她忙道::「不敢,什麼個人,頎長的個子,長袍馬褂兒還戴頂呢 她身邊响起:「對不起,請問一聲。」 小公子哥兒忙抬頭,她看見身邊站了 正在她難受的當兒,有個低沉話聲從

「你是寶嗎?」

小公子哥兒心頭猛一陣跳,脫口道。

「這封信,我能看看嗎?」

該說什麼好,人家也沒等她說話,又道: 「我就在這兒看吧。」 小公子哥兒想說話,可是一時不知道

抬眼望着小公子哥兒··「勝八姑娘,我失 信,抽出信箋展開一看,立即目現異采, 他就在桌旁坐了下去,拿起桌上那封

天,一定是信上告訴他的,他居然看

過不管怎麼說,妳能替我帶這封信來,我 們自己瞎造的鬼畫符,難怪妳看不懂,不 **臉好紅好紅,那位道•「八姑娘,這是我** 那位咧嘴笑了,笑得小公子哥兒一張 小公子哥兒脫口道•「你怎麼

位姑娘拿我當朋友,我應該的。」 小公子哥兒紅着臉道。「別客氣,那

知道我們一點, 小公子哥兒很窘。「我不急,令妹答 「她是我小妹,她問我能不能讓妳多 我不能告訴妳這麼多。」

> 出幾分,賢兄妹一定是俠義奇人。」 應我,將來有一天會知道,不過我可以猜

是好管閒事而已。現在外頭的情勢很複雜 ,姑娘還是跟他回去吧!」 不適合姑娘走動,令兄勝五爺就在那邊 那位笑道:「俠義奇人不敢當,不過

小公子哥兒忙道。「不,我不能回去

娘也救不了勝家,是不是?」 娘操心,要是連這些人都辦不了,恐怕姑多人為這件事忙,我們辦得了,用不着姑 「我們知道,不過,八姑娘,有這麼

這

害了勝家嗎?」 幾位顧那一頭?姑娘要救勝家,不是反而 鬥狠的,要想參與這件事,必須先有能力「再一說,那隻金鐵引出了不少玩命 自衞,萬 姑娘再出點什麼差錯,讓令兄

在家裏。」 「我懂這道理,可是我不能安下心待

裏。 「爲勝家好,姑娘必須安下心待在家

小公子哥兒還待再說。

請代爲保管,將來再拿。」 能奉陪了,我說的話,還請三思,玉簪先 那位站了起來:「我還有別的事, 不

他轉身往外走了。

了 座頭已經走了,勝五爺不知道什麼時候走 回 過頭想再看勝五爺,她爲之一怔,那副 小公子哥兒一直目送那位出了茶園

感交集-望着那副空座頭,小公子哥兒一時百

勝如蘭道••「我跟兩位打聽個人,耗兩個壯漢齊點頭••「不錯•」

他? 不錯,耗子是我們『霸王寨』的人。」 兩個壯漢互望一眼,左邊的點了頭。 「那麼請兩位告訴我,那兒可以找到

追他的那個吧。」 勝如蘭索性來個將錯就錯••「是。」 右邊壯漢道••「你大概就是昨兒晚上

摸去的那樣東西,可是花多少錢都買不到

霸王寨,也不惹你,不過你從那個人身上

秦彪定了定神道: 「耗子,

我惹不起

王寨一樣就行了。」

了,只你知道動了我耗子就跟動了整座霸

耗子邊拉衣裳邊道。「那你就不用管

霸王寨的人了?」

秦彪眼都瞪圓了。

「你什麼時候成了

耗子帶笑推開了秦彪的手

的,先放你那兒吧,自有惹得起『霸王寨

』的人,找你要回來。」

我們霸王寨過不去。」 從現在起,一筆勾銷,要不然,那就是跟 什麼過節,冲着霸王寨,請你高抬貴手, 「那最好,我們不管你跟耗子之間有

買不到的

,奶奶的!」

耗子突然一跳老高,順着那小胡同跑

耗子直了眼,自語道:「花多少錢都 說完話,秦彪帶着他的人走了

我找耗子有要緊事見!」 兩個壯漢說完話就要走 勝如蘭伸手又一攔。「兩位不能走

「我們說的話你沒聽見!」

遍。

「我們說的不够明白。」

「那你是誠心跟霸王寨過不去。」

運。

,是那位西貝小公子哥兒勝如蘭。

有個人迎面而來,跟秦隊長擦身而過

道。「霸王寨,耗子成了霸王寨的人,

秦彪走過去了,她還怔怔地站在那兒

她扭頭走了,眼往前看,忽一怔,大

成了霸王寨的

人,娘的,他走的是什麼狗

•• 「耗子居然成了霸王寨的人,耗子居然

秦彪帶着他的兩個手下,邊走邊嘀咕

左邊壯漢的腕脈。 口說手不閒,側身躱過,探手抓住了 勝如蘭一怔。「你怎麼」 左邊壯漢突然一拳擊向勝如蘭小腹。

如蘭頸後 勝如蘭一帶左邊壯漢,同時滑步旋身 右邊壯漢從她身後出手,揚拳猛砸勝

退後,道:「我不願傷人,也不願 ,左邊壯漢迎着同伴撞了過去。 兩個壯漢兩把駁壳槍離了腰,黑忽忽 右邊壯漢一驚收手,勝如蘭同時翻身

搖大擺的。 耗子進了「十里蓮花湖」,而且是大

他順着大街往前走,去的方向是四海

可是正走着,兩個打扮俐落的漢子從

什麼?」 街邊竄了過來。一左一右架住了他。 耗子一驚掙扎,叫道••「你們這是幹

「有什麼也是一樣。」 「你們不能,我有 「去了你就知道了。」

處 不由分說,兩個人把耗子架到了僻靜

我耗子可沒犯法。」 耗子一看見秦隊長就叫:「秦隊長, 那兒有個人等着,是秦隊長秦彪。

說你犯法了嗎?」 秦彪笑笑道。「我知道你沒犯法,我

「想問你一件事兒,只要你告訴我 「那你們爲什麼抓我?

你走。 昨兒晚上,爲什麼有人追你,我馬上就放 「呃!」耗子笑了

摸進她屋裏去,想給她來個霸王硬上弓,看不上我,花錢都不行,所以我昨兒晚上 沒想到她一叫驚動了人 :「你去過那個老鴇子那兒了, 我看上了她們那兒一個姑娘,那個姑娘 ,笑得很不好意思 是這樣的

己的事,告訴我,是什麼事!」 追你的那個人,他不會為別人的事兒追你 ,他既然對你窮追不捨,就一定是爲他自 「不是這回事!」秦彪搖着頭道。「

> 道他是爲這檔子事追我。」 耗子道··「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

爬起來對個賊窮追不捨嗎?」 被窩裏,懷裏抱着個光溜溜的女人,你會 「少跟我來這一套,要是你,正在熱

可是我不知道 他突然想起了那一聲「是你」,忙道 耗子呆了一呆。「這倒是,我不會,

「慢着,秦隊長,那個人你認識。 「你問這個幹什麼?」 「他長得什麼樣?」 「認識,當然認識。」

我。」 誰都不知道,怎麼能够告訴你他爲什麼追「半夜裏,屋裏又沒點燈,我連他是 「他姓趙。」

耗子想了想,道:「我不認識個姓趙 「四十來歲,白白胖胖的,唇上還留

的

笑了:「是他呀。」 着兩撇小鬍子。」 耗子在腦海裏閃電翻動記憶,突然他

說嗎?」 耗子眼珠子一轉。「秦隊長,我能不 秦彪忙道。「怎麼回事。

「耗子 秦彪一把揪住耗子,把耗子揪近眼前

上刻的有字,還有花紋。 前,那是塊銅牌,半個巴掌大小,銅牌耗子的右手舉着一樣東西,到了秦彪 「哎,秦隊長,你看看這個一

秦彪一怔•「西霸天。」

「秦隊長到底是見多識廣啊。」

的也出來了,今天就把你小子撂倒在這兒的槍管齊對着勝如蘭••「要不是我們當家 ,跟我們走。」

敢過問。 句話沒說,讓兩個壯漢押走了 街上聚了不少看熱鬧的,可却沒一個

血肉之驅誰敢硬碰槍子兒,勝如蘭一

湖」,緊靠「十里蓮花湖」南邊,是樹林 兩個壯漢押着勝如蘭出了「十里蓮花

跟紅、綠二婢,八名護衛站在一旁。 ,兩個壯漢就押着勝如蘭進了樹林。 樹林裏,樹蔭下,坐着那位女西霸天

, 只是這姑娘是什麼人 勝如蘭心想, 西霸天的八護衛都出來

「怎麼回事,這是誰?」 左邊壯漢把碰見勝如蘭的經過說了一 她正想着,穿紅的小姑娘跳了起來。

的?」 倒不小啊,你姓什麼,叫什麼,是幹什麼 「好俊,好嫩個小伙子啊,人不大,胆子 女西霸天站了起來,瞅着勝如蘭道:

勝如蘭道•「找你們當家的說話。」

兒。 「我們當家的沒出來。」 「瞪着眼說瞎話,他的八護衞都在這

見! 嗎?」 勝如蘭一怔 「他的女兒,就不能够帶他的八護衞 道。 「妳是西霸天的女

「不錯。」

「爲什麼要妳聽說?」「我怎麼沒聽說西霸天有個女兒。」

「你不配問。」

了你的小臉蛋兒!」 女西霸天柳眉一豎。「你不怕我打壞

「那麼妳也不配問。

「兩把槍押着,我當然只有任妳宰割

然後,女西霸天冷喝。「給我打。」 女西霸天一抬手,兩個壯漢收起了槍

兩壯漢從後頭出了手,他們被摔到了

前面 女西霸天一怔。「有兩下子啊。」

勝如蘭道:「怎麼,倚多爲勝,車輪 八護衞過來兩個。

戰啊。」

跨到,揚手就摑。 女西霸天一聲冷笑,帶着香風,一步

髮也披散下來了 的對手,只三個照面,帽子被打掉了 勝如蘭當然還手,可是, 他打掉了**,**長

眼前的人都怔住了

女西霸天叫道··「妳,妳是個女的

要緊的是我要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耗「我是江湖道上的那一號,不關緊要 「妳究竟是江湖道上的那一號 「女的怎麼樣?

訴妳耗子在那兒。」 女西覇天道:「妳不說 「我不能說,找到耗子我才能說。」 「妳一個女人家,找耗子幹什麼。 我就不告

L76

伸手一攔。「兩位是霸王寨的人。」 她迎面走了過去,迎着那兩個壯漢子

她一眼就認出,那正是「霸王寨」的人。 街上,前面來了兩個打扮俐落的壯漢子,

她道…「想找誰誰就來了,這可真巧

L77

勝如蘭冷笑道•「好大的口氣。」 「不信妳就試試看。」

**工感急氣交集。** 不過人家,這怎麼辦,正感束手無策, 勝如蘭既急又氣,說理不能說,打又

,這麼多人,圍住一個姑娘家,動私刑 突然一個低沉話聲傳了過來。「好像

女西霸天等急循聲望,林外背負着雙

勝如蘭一聽就覺得話聲很熟,心裏登

位公子哥兒似的人。 手,洒脱神逸地走進來個人。 正是勝如蘭在四海老號茶園交信的那

的。」 雙杏眼緊盯住那位••「看來你跟她是一路 八護衛要動,女西霸天抬手攔住,一

押走了, 這位姑娘,不過是一面之緣,剛聽街上的 人說,她讓兩個旣粗又蠻的傢伙用兩把槍 「誤會,設會,」 我不放心,趕來看看。」 那位笑道•「我跟

「聽你的口氣,你打算在這兒看下去 「現在你放心了嗎?」 「那要看往後的發展是怎麼樣了。」

「不錯。」

「我要是不想讓你在這兒呢。」

「那就要看你們,是不是能把我趕走

兩個壯漢子伸手就要摸槍

叫一聲,各抱腕彎了腰,兩顆小石子掉下 那位右手從背後前甩,兩個壯漢子大

「我要是換用飛葉子,你們倆的爪子

自信能比我快, 認人,那位先動我就先給那位一顆,只要 口已經對準了八護衞:「嗯,嗯,槍兒不 雕花象牙把,小巧玲瓏的「掌心雷」,槍 可是,沒見那位動,那位手裏多了把 八護衛快,八把駁壳槍都到了手裏。 不妨試試。」

眼,但絕快不過一顆槍子兒去,是故,八火,得先把槍口揚起,這段時間雖是一轉 護衞硬是沒敢動。 人家的確快得令人咋舌,八護衞想開

還有比馬標更快的。 馬標,原以爲已是生平首見,可沒想到 女西霸天瞪大眼,她見過一個快的

話,爲防萬一,八位還是把手裏的傢伙扔 只聽那位道•「我還要跟這位姑娘說

寧可挨槍子兒也不會扔槍,否則傳揚出去 ,霸王寨丢不起這個人。 八護衞沒動,在這種情形下 ,他們是

女西霸天抬了手。

地 八護衞手一鬆,八把駁壳槍,掉落了

雷」已經不見了。 心了,放心,才能心平氣和的說話。」 那位笑笑道••「這樣咱們彼此都能放 他手一翻,原握在手裏的那把「掌心

> 槍口。 探腰,另一把槍已到了手裏,順勢揚起了 就在這時候,八護衞裏的一名,疾快

麻,一時抬不起來。 的槍,他的槍飛落在丈餘外,胳膊震得發 「砰!」地一聲,响的不是這個護衛

無覓處,沒想到得來全不費工夫,戴姑娘

又望女西霸天。「我是正愁踏破鐵鞋

轉望勝如蘭,道。「姑娘的行動比我

那位道·「又出了我意料之外

我也在找耗子,是不是能够賜告

到了那位手裏,一縷清烟正在從槍口嬝嬝 那把「掌心雷」,不知道什麼時候又

管是誰,就算是天大的事,冲着我霸王寨

女西霸天冷冷道:「我跟她說過,

也要暫時擱下。」

位願意再試試。」 那位正色道••「有一位不信邪的•那

八護衛硬被震住了,臉色發白,誰也

招呼的是腕脈,八護衞就會減少一個。」「姑娘最好交待一聲,再有一回,我 沒敢再動。 女西霸天鱉怒道:「沒有我的話,誰 「姑娘最好交待一聲,再有一

了 那位手一翻,掌心雷進入袖子裏不見

係。」

懷錶也不見了,勝大爺被押了起來,勝家 員,人給做了,一個內藏重要機密的金殼

「勝家保的是個軍警聯合執法處的要

「聽說了,怎麼樣?」

「姑娘可知道勝記車行出的事。 「我不信還有比天大的事。」 「戴姑娘,這件事比天還大。」

人偵騎四出,找尋兇手跟金錶-

「我都知道,只是,這跟耗子什麼關

都不許再動。

寨』的人,可沒想到這位姑娘是西霸天的 掌珠,姑娘怎惹上了『霸王寨』的人。 是 那位一怔:「我知她們幾位是『霸王寨』的,女的是西霸天閨女。」 勝如蘭如今信心大增, 「我跟他們要耗子 忙道: 「他們

熟,却又怕見秦彪,這裏頭有文章,可是被人沒命的追趕,追耗子的那個人跟秦彪で耗子是三隻手裏的好手,昨天夜裏

寨的人 那位道:「姑娘聽誰說,耗子是霸王 「耗子是他們霸王寨的人!

什麼人?」

他摸走了那個人什麼貴重東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只是你是勝家

那個人爲什麼追他,是有什麼過節,還是

一時還解不透,所以我要找耗子問一問,

娘。」 那位轉望女西霸天··「真的嗎,戴姑 「聽那個偵緝隊長秦彪說的。」

「不錯。」

傷,弄不好就是兩敗俱傷,事實上這

上了『霸王寨』,那是兩虎爭鬥,必有

有人懷疑是『霸王寨』幹的,

如果勝家找

「只爲屍首是從老哈河裏撈起來的

「那你爲的是什麼?」 「何必非是勝家什麼人。」

家任何一家也不能傷。」

,那這一帶就落進了北洋軍的手,恐怕要如果這兩大家垮了一家,另一家傷了元氣 「這一帶地處三不管,本就够亂的,

上是爲了什麼,總該做些對得起爹娘,對 那位神色一動。「好說,人活在世界 「又一個悲天憫人,俠義胸襟的。」

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女西霸天深深看了那位一眼: 「我答

應把耗子交給你們,不過現在不行。」 「爲什麼現在不行?」

女西覇天道:「現在他在替我跑腿辦

事找個人。」 「戴姑娘要找的是那一個?」

「一個姓馬叫馬標的。」

他。」 火了令尊,所以姑娘才帶八護衞出來追殺 「想必是馬標闖進了『霸王寨』,惹

天,不過我找他不是爲追殺他。」 「他是闖進『霸王寨』去差點鬧翻了

「那姑娘是爲什麼找他?」

那位一怔:「怎麼說,他逃婚?」 「爲的是他逃婚。」

「他是逃誰的婚。」

「逃我的婚。」

來居然竟然毫無忸怩羞澀態。 女西霸天真是位女中丈夫,這種事說

意。 ,這一笑,却笑得女西霸天臉蛋上一陣紅 那位看女西霸天,看着看着突然笑了

> 「你明白什麼了?」 「我有點明白了。」

意思來了。」 那位道:「姑娘對那個馬標,是打出

一種獨特的連絡方法。」

「本來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你跟馬標,

女西霸天詫異地望那位: 「這好像是

來就是這麼回事兒,我沒有必要否認。」 女西霸天臉蛋上的紅意更濃了:•「本

「好辦?」 「好辦!」

多唇舌了。」 「姑娘要是早提馬標,就不用費這麼

連絡方法嗎?

「真的?

「誰又說不是來着。」

「那麼你是

「這樣,我替姑娘找到馬標,姑娘把 「你什麼意思?」

耗子交給我。」 「你能找到馬標?」

聲大哥。」

那位道:「生死交,馬標他得叫我

他找到姑娘的面前,怎麼樣?」 「我不但能找到馬標,而且我還能把

「姑娘何妨試試看!」 「真的?」

> 難不成他就是那個馬驃子的馬標!」 她臉色突一變,大驚:「天,你是龍剛

女西霸天道••「龍剛,馬標,龍-

「龍剛。

「呃,你貴姓大名,怎麼稱呼?」

給你 「好,你能給我找來馬標,我就把耗子交女西霸天一陣興奮,立即點頭,道: 「一言爲定。」

「我用『霸王寨』這三個字担保

一聲。 陣尖銳異响直上高空, 槍管上一套,舉手就是一槍。砰一聲,一 忽忽,姆指般長短粗細的東西,捏一個往 到了手裏,另一隻手探入懷裏摸出幾個黑 那位一點頭,翻手之間,「掌心雷」 到了高空又是砰然

得道: 「咱們等着吧,只要馬標聽得見,看 一連三下,那位收起了「掌心雷」 他一定會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這兒

學。

龍爺重新見個禮。」

龍剛拱手答禮道:-「不敢,戴姑娘抬

人栽在天龍,地虎手裏,不寃,戴若男給

女西霸天肅容抱拳••「霸王寨的這些

的,我是這一代的西霸天。」

「旣是龍爺當面,我沒有什麼不能說

「我爹已經過世了,我這個做龍剛道··「這一代的西霸天-龍剛,勝如繭都一怔。

不能不支撑『霸王寒』。」 , 我這個做女兒的

好像是 之忱。」 貴寨深致哀悼之餘,並對戴姑娘再致敬佩 龍剛神情一震,立趨肅然:「龍剛對

「姑娘不是已經看出,這是種獨特的 軟挑不起這副重担,跟馬爺的事, 「不敢,戴若男畢竟是個女兒家, 還望龍

爺大力成全。」

要馬標不願意,「霸王寨」就是個銅牆鐵以馬標換來耗子,把馬標交給戴若男,只 壁也困不住他。 照龍剛的原意,是想召來馬標之後

詐」了,聽戴若男這麼一說 如今這麼一來,龍剛倒不好施這個 照龍剛的原意,是想智賺戴若男。 ,眉皺一皺,

正感難以回答。 勝如蘭道。「戴老爺子已經過世了,

我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一

家基業,我是個年輕的女兒家,應付不了 也是爲了『霸王寨』,怕有人乘機謀奪戴 喪,所以誰也不知道,他老人家這麼做, 

「可是我們家該知道。」

地,要不怎麼說芳駕是寶呢。」

龍剛向她一笑道:「鳳凰不落無寶之

嬌俏鳳在那兒,我見過。

標是地虎,還有個嬌俏鳳—

勝如蘭兩眼一亮,急叫道:「我知道

們!天龍,地虎,嬌俏鳳,你是天龍,馬

「破『龍家寨』,挑『黑龍帮』,你 「看來我們的名氣還不小啊。」

「你們家

姑娘。」 龍剛搶答道··「戴姑娘,這位是勝八

戴若男一怔,道:「呃,勝家的八姑

只聽一聲尖銳哨音起自林外 衆人剛有所反應

L78

來吧。」 龍剛揚聲道•• 「沒錯,我在這兒,進

多了個人,正是馬標 人影一閃,一片樹葉都沒動,眼前已

馬爺。」 馬標楞住了:「大哥,這,這是怎麼 戴若男難言驚喜,脫口嬌聲叫道:

回事兒。」 龍剛道·「你不是上『霸王寨』招親

去了嗎,怎麼又跑了,人家戴姑娘找上了 我,這些人,這麼些槍,逼着我非把你交

> 出來不可,沒辦法我只好把你找來了 馬標臉色一變,怒指戴若男··「妳

妳

她連我都不知道,怎會知道大哥你。」 忽又一怔,急轉臉望龍剛:「我不信

馬標滿頭霧水,叫道:「大哥,這究 「現在人家已經知道了

「就是這麼回事,明白了吧。」 龍剛含笑把經過說了一遍,最後道:

馬標臉紅了,類子也粗了,聽完就叫



那個地方,他作了一首詩寄給他的兒子: 兵由福建把他押送到杭州,中途走到合沙 端宗景英年間,他出任福建,廣東的宣撫 因抵抗元朝,與元軍打仗時殉職。當宋朝陳文龍是一位忠義的民族英雄,他是 ,並兼興化縣的軍事指揮官,興化城陷 他被元兵所俘,不肯投降,後來被元

指淌胥盡,惟有丹衷天地知。」勉勵他兒 信繫囚堪釁鼓,未聞烈土樹降旗,一門百 自經溝賣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 一斗壘孤危勢不支,書生守志定難移 須

子要爲國盡忠,絕不可投降變節

决不肯以一寸土地便宜無恥的敵人 他以守土有實,一定要與城共存亡, 早就放棄縣城逃跑了,但是文龍却不然, 換別人的話,碰到這樣危險的局面,恐怕部還有賣國求榮的漢奸,沒有肅清。假使 然决心要爲國殉節,他要轟轟烈烈的死 小城,决不能抵抗那兇悍的敵人,而且內 的兵力來攻打興化城時,他明知孤守此一 的精神,决不是偶然。當元兵以優勢壓倒 在這首詩裏面,足能表現他慷慨殉

竟是怎麼回事。」

事軼雄英族民

義忠代世家吾

生求兒胡向豈

死 他

我。」
道:「大哥,你為個下九流的耗子,出賣

我好了

男女婚姻一辈子的事, ,我倒不好跟戴姑娘說這一套了,當然, 一遍,然後接着道。「如今這麼一 龍剛臉色一轉鄭重,把他的原意當場

德, 現成的西霸天, 別人求都求不到, 也是你一樁功德。」 告訴你,能帮戴姑娘挑起『霸王寨』 現成的西霸天,別人求都求不到,可馬標苦臉道··「我還能不知道是樁功

且人家都不怕,西霸天戴家的姑娘也錯不這塊招牌,加上你馬標兩個字就够了,况 龍剛道:「天龍,地虎, 嬌俏鳳,

把耗子叫來 想通了,這種事不能免强,我這就派人去 戴若男突然揷咀道。「龍爺,我突然

馬標猛然停住,瞪眼叫道: 「妳急什

是誰,就應該知道,我還要跟着大哥到處 馬標紅着臉道。 「現在不行?」戴若男爲之一 「妳既然知道我們都 怔

「可是,霸王寨現在就得有個人挑起

「這麼好的事兒叫出賣你,那你出

以自己找耗子去,絕不免强你,只是我要 要兩廂情願,我可 來,

是我跟戴姑娘不過剛認識!

馬標似乎旣難又急,急得他直轉

麼,我還沒說不答應呢。

馬標臉忽然通紅,道:「我也突然想 戴若男一喜急道: 「那你是 ,我願意,可是現在不行

跑,還有很多事

到那兒去,你又怕什麼?」

「不行,現在說什麼都不行。 馬標類子都粗了 ,頭搖得像貨郎鼓。

挑起來,我幹嗎非現在急着找你呀。 「要不是因爲現在霸王寨需要有個人 「妳要是非逼我現在

那麼連將來都免談一 戴若男神情一黯:「那就算了 馬標道:「算了就算了,是妳求我,

寨 去,挑得起來就挑,挑不起來,我跟霸王 又不是我非娶妳不可 一塊兒完,這輩子不嫁人了。」 戴若男一跺脚: 「走, 咱們回霸王寨

龍剛道··「戴姑娘,能不能聽我說兩 她轉身要走

「還有什麼好說的。」 戴若男沒回過身來,可是脚下也沒動

這麼狠,何必找我-那份兒神氣,好像我非求她似的,既然能 馬標叫道·「大哥,你讓她走,瞧她

眼圓 **睁**,淚光閃動着。 戴若男霍地轉過了身,柳眉倒豎,

這是對人家一個姑娘家。」 龍剛轉望馬標,沉聲道: 「大哥-「馬標,

辦不了事兒?」 馬標條地閉上了嘴,低下了頭。

「難道我就非要你不可

一龍一鳳就

然,對兩家都有害,對地方也沒好處,在此都有利,而且對整個地方有好處,要不 不行,霸王寨跟勝家,能守望相助, 龍剛回望戴若男・「戴姑娘,這樣行 對彼

是如此的爲國殉節。 他自己如此而死,而且他的叔父陳瑟玉也他的詩中有。「一門百指淪胥盡」,不但

時就有大志 陳文龍的字君實,福建莆田人 ,他的學問氣節, 遠超過一般 少年

候,元兵乘機會向杭州進攻,局勢非常危道。當文天祥和張世傑起兵勤王失敗的時 格非常講求正義, 賈似道是朝中紅極一時的丞相。他以文龍 廷都對他的請求不信任 ,這是賈似道對他的提拔,但文體的性到幾年,文體便由節度判官升到監察御 ,文龍却請求自己帶了一旅的兵士,與 人才非常不平凡 宋咸淳五年, 死戰。當他的本章奏到皇上 考中 從來不倚靠和盲從賈似 ,特別器重他,因此 頭名進土 ,他因此氣憤而辭 一,其時 朝

元年 更是嚴重, 城的指揮官職務。 了文龍爲福建及廣東宣撫使, 剛中出城投降敵人,益王轉到廣州,恢復 又領了大兵來侵犯,進攻福州,知州王 這就是端宗,封文雕做多加政事,景炎 沒多久,南部被人攻陷 十一月,元朝大將阿樓罕、董文炳等 張世傑等擁護益王 並無興化縣 在福州登位 國家的困

他的部下殺敵,爲國盡忠 來人殺了,增加民兵,加强防務,並勉勵 說服文龍,叫他投降, 攻,便派投降的王剛中的部下前往興化城 化城,雙方血戰很多天,敵人始終不能進 元兵既然佔領了福州 文龍大怒,立刻把 ,好在他的部下 ,又分兵進攻與

和土卒,都深明大義,都願死守孤城。

文龍和他的家屬都綑綁起來,押送到福州結,偷偷的開了城門,把敵人引進並且把 漢奸曹澄孫,他是興化縣通判,與敵人勾 屍骨堆山 他的士卒奮力抵抗敵人,鏖戰血流成河 那有長生不老的人?」說完以後,仍舊和 爲什麼這樣怕死,人早晚要死的,世界上 容易挽救,勸文龍投降,文龍說。「你們 情勢非常危險,有人見宋朝大勢已去,不 ,向元兵領功討賞。 抱定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决心,不料 當時元兵圍困與化城,像鐵桶一樣 ,這時雖無外援,仍然拚命死守

了主,等這件事了結之後,我再跟勝大爺

「勝家有人在這兒,

八姑娘要是做不

辱他 文龍不進飲食而死。 見他不肯屈服,又把他押到杭州 是節義文章,你們能逼我投降嗎?」元兵 陳文龍旣然被俘,可惡的元兵竟然侮 ,文龍非常惱怒說。 「我的肚子裏全 在中途

這話的人,都感動地說。「能有這樣的母 和我的兒子一起死了,我才瞑目。」聽到 見了也會流淚,陳太夫人曾經說:「我能 福州尼庵中 親,才有這樣的兒子。」 這時,他的母親陳太夫人,仍被持在 生了重病,醫藥無效,旁人

能向你們這些胡兒投降求生!」 姪兒,我們家每代的人,都是忠義,怎麼 「你知道那個守城的陳文龍嗎?他是我的在元將唆都逼迫他投降時,他罵賊將說: 大怒,把他梆在城門外,以車分裂他的身 是一位忠義愛國,不屈不撓的民族英雄 ,就這樣慘烈的爲國殉節了 陳文龍的叔父,叫陳贊,字瑟玉,也 唆都聽了

這個朋友在,我請他們兄妹帮忙照顧,等馬標沒上霸王寨去求親之前,隣近有勝家

一些事了了,我跟小妹帶着馬標登霸王寨

姑娘就是了。」 龍剛道:「什麼都別說,叫他回來見兩壯漢恭應要走。

「是。」

去求親,行嗎?」

戴若男低了低頭:「只不知道人家際

分手了,過去跟我未來的弟妹聊聊吧。」 你 馬標一張臉由紅的變成了紫的: 龍剛一推馬標道•「保不定馬上就要 兩壯漢恭應一聲,拔腿奔出了樹林

人家戴若男頭一低,轉身往林深處走

龍剛道。 「快去呀,傻蛋,還要人家

長絕不會不答應。」 是對大家,對地方都有利的事,我七個 不過問,可是這件事我做得了主,而且

對地方都有利的事,我七個兄

勝如蘭忙道••

「勝家裏外的事,

我從 這

龍剛道:

「聽見了嗎,戴姑娘。」

「大哥,這一套我不靈。

怎麼樣?·」

時候自然也就靈了 「還要我教你呀,別的靈, ,快去。」 這一套到

,兩條腿像也不聽使喚, 馬標臉上的表情,像嘴裏正嚼着黃蓮 可是到底還是邁

龍剛又推了

他一把

他呢,妳還不放心嗎。

龍剛失笑道。「有我跟小妹帮妳看着

清楚,咱們到處跑,幹的是這種事,有時

「大哥,」馬標叫道:「這得把話說

**候難免逢塲做戲,就像破『龍家寨』的時** 

,在外頭-

後他自己得記住,他已經是個有人的人了

「我全照龍爺的話,可是,可是從今

動着過去了。 紅、綠兩個小姑娘, 捂着嘴直樂,馬

蛋兒。 標瞪了她倆一眼,嚇得她們忙綳緊了小臉

說嗎?」 低下頭道:「龍爺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龍剛道。 勝如蘭站在那兒覺得有點不自在,微 「八姑娘不想聽聽耗子怎麼

只你憑良心就行了。」

馬標道。

「我本來幹什麼,都是憑良

不是個沒度量的女人,今後不管幹什麼

戴若男道。「好了,江湖出身,我又

!」了一聲,沒再說話。 龍剛又道:「從現在起,勝、 勝如蘭猛然想起還有要緊大事

戴兩家

我只是 如同一家,八姑娘不要生份。」 勝如蘭忙道: 「那怎麼會,我只是。

把耗子叫來吧。」

戴若男喜上眉梢,

向着兩個壯漢道·

一去。」

一團和氣,皆大歡喜,戴姑娘,請派人去

龍剛笑道·「好了

,就這麼說定了

T 80

上見過我那個小妹了

龍剛立即轉了話題:「八姑娘昨天晚

「我只是」什麼,她就是說不下去。

可惜當時不知道!」 勝如蘭只覺臉上一熱:「是我的榮幸 「八姑娘爲兄長,獨自進入江湖涉險

是龍爺的胞妹?」 是我們兄妹的榮幸。」 胆色、行事不讓鬚眉,能結識八姑娘 「龍爺這麼說我就不敢當了,那位,

同道合,情如兄妹!」 「那位的確是位奇女子 機智也都是一等一的,我跟她 她也是個江湖奇女子,彼此志 不但人長得

很投緣,將來要好好親近親近。」 「她姓金,叫金玉鳳。」

勝如蘭道:「呃,金玉鳳,的確是隻

不自在了,天南地北談了開來。 漸漸地,勝如蘭不那麼拘束,不那麼

於武,讀過不少書,一向也頗自負。 在勝家兄妹裏,她是文武雙修,文勝

不是她所能望項背的,對天龍、 鳳,她又多了一層認識,也多了幾分敬 可是漸漸地,她發現了龍剛的淵博, 地虎、嬌

怎麼只他們兩位? 正談着,龍剛道。 「那兩位回來了

勝如蘭沒聽見什麼。

可是轉眼工夫之後,那兩個壯漢奔進 戴若男,馬標也從林深處奔了過

馬標還是有點窘。

戴若男那嬌嫩的臉蛋兒上,却是充滿

戴若男急望龍剛:「龍爺」 戴若男一怔:「怎麼會不見了?」 「我們找遍了,就是沒看見他。」 「當家的,耗子不見了。」

轉笔向勝如蘭:「八姑娘說耗子碰過秦 「別急。」龍剛道・「讓我想想

沒有。」 姑娘親眼所見的?」

那姑娘怎麼知道他碰過秦彪?」

說耗子居然成了『霸王寨的 龍剛立即叫道•「馬標。」 「我聽見秦彪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

「大哥!」馬標一步行了過去。

個發現-「聽我告訴你,小妹昨天晚上有這麼

後再追下去,去吧。」 子跑了,你去問出他曾跟耗子說了些什麼 子,一定是他跟耗子說了些什麼,使得耗 知道耗子『是霸王寨』的人,絕不敢動耗 細說了一遍。最後道:「你去找秦彪,他 不管用什麼方法,一定讓他說實話,然 龍剛把金玉鳳託勝如蘭帶信的事,詳

「事是你去辦,我管我。」 「大哥你

『霸王寨』去。」 戴若男道。「我聽大哥的,或許會回 馬標望戴若男。

龍剛道・「戴姑娘請回「霸王泰」去 馬標沒再說話,一閃就不見了

吧,回去後告訴弟兄們,嚴防各處。」

一怎麼?有人會

去,不管是誰,去了就別讓他走,留住他 寨 ,或許有大用。」 」的人,很可能把麻煩帶到霸『王寨』

娘,後會有期,幾位令兄處,請代我致個 「好,我聽大哥的,這就回去,八姑

上我小妹那兒坐坐去。」

好吧,我也聽大哥的。」

放下了布簾。

槍」裏找到了秦彪。

他沒找到趙明,却讓馬標堵住了他

秦彪兩眼直翻眼前的馬標••「你攔我 兩下裏碰面在大烟館的院子裏。

前文提要· 想結識莫如茵,以便

「我只是這麼猜,耗子既自稱『霸王

戴若男帶着她的人走了

都讓他一個人挑了,這件事他不會

個人能到處走的。」

不到半個鐘頭,馬標就在一家「大烟

秦彪不是來吸大烟(鴉片)的,他是

個過去搜了馬標的身。

秦彪臉色一變,一施限色,他身旁兩

馬標身上什麼也沒帶。

「是關於這個的事。」

馬標手一攤,掌心裏托個金殼懷錶。

「什麼事不能在這兒說?」 「有機密大事奉告。」

龍剛轉望勝如蘭:「八姑娘,要不要

「我很想去,可是!

碍眼。」

馬標一指眼前的廂房:「就這兒,不秦彪道:「你說,咱們上那兒談。」

秦彪沒猶豫,轉身進去了

我要攔妳,這一帶目下的情勢,不是妳一 「我知道,可是-

手攔住:「這件事只能跟秦隊長談。」

馬標跟進去,那兩個也要跟,馬標抬

秦彪施了一個眼色,那兩個停在了門

勝如蘭沉默了一下,終於點了頭:

大,襄頭隔成幾小間,有窗,整套的烟具

馬標進去順手關上了門,這間廂房不

,是專供客人歇息過瘾的

馬標把秦彪帶進了最靠裏一間,隨手

不是難事 不容易,可是要找偵緝隊的秦隊長,絕對 十里蓮花湖地方不算小,找別人也許

來找趙明的,他知道趙明有烟瘾。

路幹什麼?」

能借一步說話。」

「有什麼事?」

馬標臉上沒有表情:「秦隊長,能不

「讓馬標一個人去辦,偌大一個『龍

「八姑娘,我攔不了令兄幾位,可是

不是見過耗子?」 秦彪急不可待,劈頭就問。「你拿的 秦彪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別急,讓我先問問,秦隊長剛才是 「秦隊長,咱們一樣換一樣。 「不錯,見過, 「耗子呢?」 怎麼樣?

## 反客爲主 佈陣懲兇

好再來一次,又顯然知道這個人是很不好 手上還是有刀子,他們似正在考慮着好不 那兩個年輕人還是逗留在附近,他們

文

盧

令

把他們抓下來送上警局!」 「這兩個傢伙,」司馬洛說, 「我得

鬧一整個晚上 你也知道我是那麼疲倦,假如再到警局去 「不要了,」莫如茵說,「算了吧,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氣離去, 這些人就是不值得為他們而麻煩的。 去,司馬洛喝道:「好了,你們,滾那二個青年人還是流連在附近,不服 司馬洛點頭道•-「有時

T85

找尋對象好些。 幌眼就不見了。司馬洛是一 然不敢再繼續逗留,而馬上轉身就走 人,似乎他們算來算去,都認爲還是另外 這一喝是帮助了他們决定了,他們果 個實在强大的

「多謝你。」莫如茵說

你回家吧,我可以叫部車子。 不很安全的! 位小姐,這個時間走在街上實在 司馬洛說,「還是讓我送

「精神太緊張了,煩得要命。」 「我祇是想散步一下,」莫如茵說,

「我陪你一起走可以嗎?」司馬洛問

暗影處竄出兩名持刀的青年,向她打封 步當車,在深夜中踽踽獨行回家,突然由 男女來賓之間,可馬洛趁參加酒會的機會 是這酒店公關的負責人,她在會中周旋於 追尋鄭成名在停車場頂樓被何人暗殺的綫 她毫無抵抗的把財物交給匪徒,這時, **茵**對他並無多大印象,散會後莫如茵獨安 如茵認識,結果司馬洛如願以償,但莫如 店正好開一個時裝表演酒會,而莫如茵又 索,但苦無良策入手。某晚,他旅居的酒 劫之物交還莫如茵,要不是司馬洛向她再 馬洛驀然出現,把兩名匪徒打跑,取回被 ,藉故請求一位與會的貴婦爲他介紹和莫 提起自己的名字 莫如茵打量了他一遍,微笑。 你是救了我呀!」她以美妙的姿勢 莫如茵幾乎忘掉了 「當然

把鬢邊的頭髮掠好

洛也沉默着,他也不想表現得太過急進 過了 他們 一起走着,莫如茵沒做聲,司馬 會,莫如茵說:「世界變了

來他當然就明白了,但那是後來的事。 洛並不知道她這句話有很深的意義,到後 這個地方,本來很少刦案發生的「 司馬

人是越來越兇了,什麼事情都不怕做出來 司馬洛說•-「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特別的人,一個人對着兩個拿着刀子的人 ,你居然有胆量干涉。」 「唔,」莫如茵說,「你也是一個很

衛術,我認<sup>統</sup> ,我認爲我是需要的。」 「我這個人 「就是有一種愛好,喜歡學自 司馬洛有點難爲情

知道,我的身份-「需要保護自己」 「需要打架?」莫如茵微笑着問 -不過你不知道,你 一」司馬洛說,  $\neg$ 

「現在我記起來了 「我沒有忘記。」 莫如茵忽然又微笑 ,你是做的珠寶生

上有很多珠寶,需要保護嗎?」 她又頑皮地微笑看着他。「現在你身 「現在沒有,」司馬洛說, 「妳的記性果然很好 司 馬洛說 「但是有

選擇的,我不能够沒有自衞的能力。」 時我是要把一些很貴重的珠寶送去給客人 一 唔, 」 莫如茵說,「我希望你不是

爲了推銷珠寶而救我。」 「我並沒有够好的珠寶向你推銷。」

說 司馬洛 「你以爲我是很有錢的嗎?」 莫如茵

說, 得上你一半。」 「我們家族裏沒有一件珠寶的光芒及 「你就是一件最佳的珠寶。」司馬洛

吻。 莫如茵咭咭地笑起來:「推銷員的口

道 「我並不是一個推銷員。」 可馬洛說

忘記了,你是家族生意,祇有那些大的生 「是呀,」司馬洛說, 意,才會由你親自出馬的。」 「噢,對不起!」莫如茵說,「我又

「你的記性真

好,你要記的時候,就什麼都記得了。」

興趣,當我需要購買珠寶的時候-做 珠寶生意的,我是女人,對珠寶當然感 「有些不重要的人一 「我有時是記不起來的,」莫如茵說 不過,你既然是

友!! 實在我心裏想做的事情,就是跟你交個朋的話,我是非常樂意替你服務的。不過, 。」司馬洛說,「當然,假如你用得着我 「我却不是單單希望和你做生意而已

在我已經回到家了,而我又是那麼疲倦, 我不能够請你到我家裏來坐。」 「多謝你,」莫如茵對他微笑:「現

「明天我也是很忙!」莫如茵說。 「後天呢?」司馬洛又問。 「明天呢?」司馬洛問。

「不過,明天晚上我却有空。」 「後天也是忙,」莫如茵忽然笑起來

馬洛問 「明天晚上,我們一起吃晚飯。」司 「很好,

方?」 樣的。不如我給你電話吧,你住在什麼地還不能决定,你也知道做我這種工作是怎 莫如茵說,「但是時間我

茵跟他一握手,便上樓去了。 店名字和房間號碼,告訴了莫如茵,莫如 司馬洛是住在酒店的,他也把他的酒

不是把他當作普通男人看待的。 一種特殊的意思,可以使司馬洛知道她並 雖然是輕輕的一握手,却能够表現出

遲得多的晚飯,這也難怪,她的工作,的真的與他一起吃晚飯,不過這却是比平時 第二天晚上,她果然也沒有食言,她

得的 把夜間的時間都花在他的身上,這是很難

今天晚上,他們是不會那麼匆忙地分手的 是需要一個男人的,尤其是像司馬洛這樣 一個英俊的男人,她並且還含蓄地暗示,

以後却是若無其事,這個女人是一個非常那停車塲的天台,讓鄭成名給人殺掉,而馬洛不放心的就是,她曾經把鄭成名引到 有顯露出來吧了。 危險的女人,祇不過她的危險的一面還沒 一個那麼懂得發揮魅力的女人,唯一使司 司馬洛跟她一起實在感到享受, · 她是

意到車子是朝着郊外的方向進發。 與她的工作無關的夜總會載走。司馬洛注

道

會知道。」現在我不會告訴你的,去到的時候,你就

「不如讓我來開車好不好?」

了,我是從來不會喝得太醉的,用不着担你放心好了,我不會撞車的,你以為我醉 「你胆小起來了?」她又笑着,「但

司馬洛說。 「我對你的駕駛技術是還放心的

「你害怕嗎?」莫如茵說,「但你不

確是使她沒有那麼容易調配時間的,而她

也許她到底是一個成熟的女人,她也

深夜,她開着車子把司馬洛從那一家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司馬洛問

一個神秘的地點,」她說 「但是

酒的,現在顯然有相當的酒意,司馬洛說 她正在神秘地微笑着,她是喝了不

° 用電操縱的。

把你帶到任何地方去,你都沒有理由害怕 應該害怕,以你昨天晚上的胆色,我就是

「誰說我害怕?」 司馬洛問

酒! 是想做一些瘋狂的事情的話,我又不會喝 情的。」頓一頓,又說道: 「但假如我不 在喝了酒之後,我却是會做一些瘋狂的事 當我喝酒的時候,我不會喝得太醉,不過 「你還沒有了解我。」莫如茵說,

馬洛問,「開快車嗎?」 「你所講的瘋狂的事是什麼呢?」司

道。 「開快車所去的目的地。」莫如茵說

把鄭成名引上死亡之路的人 情就是羅曼蒂克的事情,因爲到底她就是 不過她現在却是顯得風情萬種, 司馬洛却並不敢肯定她所講的瘋狂事 到底

她是一個女人,她總是有需要男人的時候 車子把他們載到了一問郊外別墅,當

莫如茵按了一下號角。 池的水面正在月光之下閃爍着。 地的水面正在月光之下閃爍着。

看守的人,向外面望了一眼然後不見了。廳中的情形,一個龍鍾的老人,看樣子是將牆都是玻璃的,所以可以很淸楚地看到燈光在廳中亮起來了,由於屋前的整 跟着那歲門就自動打開了, 顯然乃是

「我們現在是去探訪什麼人呢?」 莫如茵把車子開進去了 ,司馬洛問道

間裏叫道。 「這邊,」莫如茵的聲音從另一間房

你不希望到一個祇有我們兩個人的地方去

「我們自己。」莫如茵說道,「難道

**晋,好像是有人在想叫喊,而阻巴又給塞** 住了,叫不出聲來似的。就是那種聲音。 見他敵的那一度門內傳來一些很古怪的聲 另一間房間門口,要推門進去,却忽然聽司馬洛果然是摸錯了門口,他再走到

說: 「我們在捉迷藏嗎?希望你不是在最 後一間房間裏。」 司馬洛的心冰凉下來,但他哈哈笑着

如茵說。 「我總之不是在第一間房間裏。」莫

有出現,莫如茵在司馬洛的臉上輕輕一吻

他們下車,進入大廳,那個老人並沒

分鐘時間準備,然後到房間裏來吧,坐一

,說:「我不喜歡假裝,所以,你給我十

車子停住了。

了,你並不是我的老板的貴賓,而是我私 由我自己親自招待。這一次我是假公濟私

招待一些外地來的貴賓,不過通常不會是

「老板的。」莫如茵說,「有時用以司馬洛說,「這屋子是你的嗎?」

「你倒是很會猜中男人的心事的

人的貴賓。」她咭咭笑着在屋子的前面把

來 祇能够從喉嚨發出聲音, 用膠布之類封着,所以不能够開口叫喊, ,手脚都給用繩子縛住了,而阻巴也是給 門內是亮着燈光的,有兩個人正伏在地上 扭一扭,這房間的門就開了,他可以看到 司馬洛小心迅速地把第一間房門的門 而聲音從鼻孔出

莫如茵也用他的方法了。

莫如茵這樣倒是很爽快的,不過,他

子來做同樣的事情,沒有想到這一次却是

那就是他想起自己也是經常借人家的屋

**酸上坐下來,心中忽然有一種滑稽的想法** 

她飄然進入了走廊之中,司馬洛在沙

去看清楚呀!」 「進去吧,」莫如茵說,「你可以進

的一把手槍。 有動過,而且還多了一件東西,就是手上 所料的那樣是沒有衣服,她的衣服根本沒 對面的那一間房間門口,身上當然不如他 司馬洛扭頭,看見莫如茵就出現在斜

死了一個人而歡笑尋樂的,司馬洛却還是

人有了很大的好感。儘管她是可以剛剛害 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之內對莫如茵這個女 却像是心中有點不尋常的感覺,那就是他

點所在吧,對女人判斷得不够準確。 對她起了一種好感,也許這也就是他的缺

他等了五分鐘,然後走進走廊,在其

在門邊的牆壁上,一面伸手要把自己的槍時間反應,一跳就跳進了那房間裏,貼身個人就是已經死在槍下了,於是他以第一 特別是這樣一個女人,因爲她上一次約那 司馬洛是不喜歡人用手槍對着他的

L84

覺,

就因爲他是從沒有到過這問屋子來的 度門上敲一敲,心裏又有點滑稽的感

一間睡房而已,那麼莫如茵究竟是在那

這樣大一間屋子,當然不是單單祇有

拔出來

比較羅曼蒂克的事情,他還是不敢不把防,所以雖然預算今天晚上發生的會是一些他正在執行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任務 

他以爲他是用得着

脫身。 了一個精密的佈局的,他並沒有那麼容易 莫如茵把他帶到這裏來,是已經佈好

把聲音就說:「不要!」 當他的手才觸到那槍柄的時候,另

另一邊的角落還有第三個人,這個人則不司馬洛馬上僵住在那裏了。原來門的 是給縛住的,他是拿着槍坐在一張椅子上 這個人說:「我的眼界是很差的,朋友 但是我相信我很難會射不中。」 司馬洛馬上僵住在那裏了 司馬洛明白他的意思,這個人手上拿

在一秒鐘之內發射十發以上的槍彈。 是不是這個數目就記不清楚了,即使

很好的眼界的 是五發吧,在這樣近的距離之內掃射過來 ,就很難射不中。這個人是的確不需要有

心地慢慢把雙手伸開,遠遠離開了身體 所以司馬洛完全不考慮抵抗,他很小

亦即是說 人的目的 了並不 , 即是說,他與那人以及房門口之間並不 他沒有說要走多大步,司馬洛祇是走 也沒有說要走多大步,司馬洛祇是走 之不太大的四步,但這仍然是適合這個 之不太大的四步,但這仍然是適合這個 之不太大的四步,但這仍然是適合這個

是在同一條直綫上。 「現在你可以

他們安排是很好的,而且合作得也很好 **綫上了,但是現在她却沒有這個危險了** 在司馬洛與那人之間,也即是說是身在火 不是向左走了四步,她一踏進來,就會隔 莫如茵踏進來了,剛才,假如司馬洛

尤其是她手上還有那把槍在着,所以對男 一些時候的媚態畢露是有很大的分別了 人是更加沒有吸引力了 莫如茵臉上的表情是冷酷的,與她早

洛的身上搜了一遍。 馬洛身上的槍取了,並且還小心地把司馬 莫如茵走到司馬洛的身邊, 「這位先生的身上有槍。」那人說 伸手把司

竟是怎麼回事嗎?」 司馬洛苦笑着。「你可以告訴我這究

該告訴我,爲什麼你的身上會是携着一把 「我認爲,」莫如茵說, 「也許你應

着的並不是一把普通的手槍,而是那種軍

人所用的短管手提機槍,他知道這槍可以

你不相信,你是可以調查一下的。」着,「我也對你講過我是什麼職業的了。 「我是要保護自己的」 司馬洛苦笑

亦已經替他安排好了 洛說的乃是真話,因為莫先生連這個背景 假如莫如茵調查一下,她會發覺司馬

的男人的。現在,地上那兩個像伙,你把 是那麼愛說識,而我是向來都不喜歡說読 他們咀巴上的膠布解開來吧! 你的印象本來是相當不錯的,就可惜你却 「司馬洛先生,」莫如茵說,「我對

司馬洛祇好走過去把其中一 人翻轉渦

現這個人就是昨晚的刦賊之一。另一個也 來,解開這個人臉上的膠布。他馬上就發

與有這種事情,因而我們也不容許發生這 句口,他們就給找出來了。」 種事情。尤其是發生在我的身上。我開 是甚少發生却家的嗎?就是因爲我們不高 司馬洛苦着臉,不知道說什麼好。 莫如茵說:「記得我昨晚說過,這裏

「你們!」莫如茵嚴肅地喝道,「再

演那一幕行刦的活劇的。 收買的二個游手好閒的小阿飛,叫他們串 的話再講了一遍。他們就是司馬洛在此地 那兩個人把他們已經對莫如茵招供過

告訴我,他們講的是真話還是謊話吧。」 「現在,」莫如茵對司馬洛說, 「你

自然,眞相揭穿了之後,印象就不大好 「他們講的是眞話,」司馬洛說道: 不過是想給你一個好印象吧了

說••「你認爲我會相信你這是眞話?」 想像過原來她硬起來的一面是這樣的。她 得完全冷酷無情了,司馬洛從未見過或者 莫如茵看着他。 現在她的臉上更是變

「你不相信也沒有辦法,」司馬洛聳 「人你也抓到了,假如你認為這還

如茵問 「你爲什麼要給我一個好印象?」 莫

應該是很明顯的了。 「這個--」他紙是苦笑着,因爲這並不是適很明顯的了。任何男人看見你都希 司馬洛又聳聳肩, 一這

宜說這種話的場合

到我的好印象嗎?」 知道了我是一個這樣的女人,你還希望得 「現在呢?」莫如茵問, 「當你現在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應該怎麼講呢?」 「假如你認爲我原來是一個這樣可怕 一司馬洛說,「你認爲我

走,我不會認為這是侮辱的。」 的 女人,」莫如茵説,「你大可以現在就

洛難以置信地看着她 「你是說,我現在就可以走?」司馬

她以十分熟練的手法把司馬洛的槍內一你可以誘誘的 「你可以試試的。」莫如茵說。

司馬洛接住了。 的彈夾褪出來,又把空槍向司馬洛一拋 「他們呢?」他指的是那二個曾經給他收 「但這— 「怎麼樣?」莫如茵問。 -這兩個人,」司馬洛說,

買的刦賊。 「我認爲你還是爲自己担心好些!

莫如茵說。

司馬洛說,「我看現在他們已經受過教訓 而且,這是我的責任。」 「他們 不過是拿了我一熊錢,」

槍的人揮揮手道:「好吧,放他們走!」 莫如茵看了他一會,對那個拿着輕機 「放他們走?」那機槍手顯得不大願

走出去了。

,於是他便取出一把刀子來,把兩個年輕睛,那人就知道她是已經决定了這樣做的 兩脚。那兩個像伙看見這樣多的槍,已經人身上的繩子割斷,在他們的屁股上踢了 莫如茵沒有再命令一次,祇是一瞪眼

> 也連忙爬着走了 魂飛魄散,雖然手脚麻痹,不容易走動,

馬洛。 「你現在滿意了沒有?」莫如茵問司

回的。 司馬洛說,「他們也可能會給在半路上截 「你能够答應我眞是放走他們嗎?」

的人。」們也不會罸得太重。我們並不是這樣空閒說,「不過,他們犯的祇是輕微的事,我 「不過,他們犯的祇是輕微的事,我「我並不需要答應你什麼,」莫如茵

?還是要留下來? 「現在,」莫如茵說,「你是要走呢 司馬洛說

「我對你很感興趣,」司馬洛說,「爲什麼要留下來?」莫如茵問。 「假如我要留下來呢?」 司馬洛問

談。 我希望跟你談得詳細一點, 」他看看那個輕機槍手 莫如茵考慮了一下,對那人說: 那輕機槍手也不悅地瞪着他。 不過是單獨談 「很

好, 不容異議的命令,於是那個機槍手便起來莫如茵的眼睛又是一瞪,等於說這是一個 那倜機槍手的表情是表示反對,但是 你去散步一下吧。」

,現在我們還是回到廳中去吧。」開始一次如何?剛才我們是在廳中進來的 莫如茵的手中。司馬洛說•「讓我們再來 馬洛的槍中是沒有槍彈的,他的彈夾是在 手 中都拿着一把手槍,機會似乎是均等的 然而實則是莫如茵控制了局面。因爲司 司馬洛和莫如茵面對着面。兩個人的

司馬洛祗好走在前頭,到了廳中

「你走。」莫如茵還是冷酷地說

去吧了,他並沒有奉命走遠,因此司馬洛望進來非常清楚,那個機槍手祇是奉命出 使司馬洛一點安全都沒有。 還是可以成爲他的一個很清楚的目標。這 廳中是有那一大片玻璃牆的,從外面

這玻璃牆完全遮住了。 了一個電掣,電動馬達就使窻簾移動, 不過莫如茵則相當大方,她走過去按馬洛一點安全習沒不

好了。 現在我們還是應該喝一點東西,淡一點的得多了。雖然我們已經喝過不少酒,不過 「唔,」司馬洛說,「現在氣氛是好

「讓我來吧。」莫如茵說

手仍然可以拿着她的槍。 兩隻杯子,用一隻盆子拿過來,以便她的她走到酒櫃,拿來了一整瓶白蘭地和

「你斟吧。」她說。

道 「這個不太烈一點了嗎?」司馬洛問

「我是不容易醉的。」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 9 莫如茵說

淺淺地呷了一口 一隻杯子交給莫如茵,舉一舉,兩個人都可馬洛在每隻杯子裹斟了一點點,把 司馬洛在每隻杯子裏斟了一點點,

的 你還是拿着那槍,那我們是很難談得開心 」他的空槍已經收起來了 司馬洛放下杯子 嘆一口氣:「假如

你還沒告訴我,你究竟想要一些什 莫如茵還是保持着那冷酷。她說・「 「我還以為我已經講過了

也許還可以,但是槍是在她的手中,而他 這樣透露他的來意。假如槍是在他的手中女人嗎?」司馬洛問。他不認為他應該就 「難道你認爲你不是一 個值得爭取的

名的人。他一出現就被殺死了。這使我很 到停車塲頂樓,去談判一件事情,來的却 了。我喜歡坦白。前兩天晚上,有人約我 了。我喜歡坦白。前兩天晚上,有人約我 了。我喜歡坦白。前兩天晚上,有人約我 大來開口好 是一部偷來的車子,警方不能够憑車子而狼狽。幸而我也早有一些準備,我開走的 查出我的身份。」

她一坦白起來就是這樣坦白。她先提起這可馬洛在心裏叫苦。他倒沒有想到, 件事情有關的了。 她既然先提起了,就不能够否認她是與這 來意說出來,試試他是不是爲了鄭成名的 件事情了。這是什麼意思呢?是要哄他把 事而來的嗎?但這個試法似乎並不聰明

苦笑着••「我不大明白你在說什麼。」 事情有關的話,似乎又是太遲一點了。他 不過,司馬洛現在承認自己是與這件

麼任務,要使用一些什麼詭計。上一次的 不成功,現在又來另一套了?」 「我是說,我要你坦白一點,」莫如 「我想知道你這一次來又是負担什

量着當前的情形,以便决定自己應該說什 麼和不應該說什麼。 可馬洛的頭腦正在飛快地轉動着,衡

莫如茵却嫌他的腦子不够快。她說:

是要來爲鄭成名復仇,但也許你是另一個出了你是從鄭成名那座城市來的。也許你「我雖然查不出你是什麼人,但是我却查 。我想知道究竟哪一種才是真相

酒是在你的面前。假如我提議你把這酒整「槍是在我的手裏,」莫如茵說,「 小心地觀察着她的眼睛。

司馬洛還是不能决定應該說什麼,他

瓶喝下去呢?」

是醒過來之後。 過量之酒,這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是亦有一些人喝了這些酒之後就爛醉如泥 多的酒之後,秘密就想守也守不住了 ,什麼都說不出來。但無論如何,被逼喝 這方法司馬洛也用過,有些人喝了太 。特別

在却似乎太刺激一點了。」 這裏嗎?我本來是很欣賞你的刺激性,現 司馬洛說。「現在,我可以選擇離開

你走嗎?」 以爲假如剛才你說你要走的話,我真會讓 「別那麼天眞吧,」莫如茵說,

司馬洛聳聳肩。「假設我說我是真的

爲了鄭成名的死而來的呢?」 「那我告訴你,」莫如茵說,「你是

弄錯了 「我是約了一個人在那裏談判一件事 「但你當時是在場的。」司馬洛說。 。那件事情不是我的責任。」

「我相信你,」司馬洛說,「那麼我 「這個却與你無關了。」莫如茵說 「例如談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現在可以走了嗎?」 「當然不。」莫如茵說

> 。你知道我們是報嘗是大學一樣的地方這裏渡假好了。這裏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讓我們先調查一下你的背景。你就當作在讓我們先調查一下。 「你還是要留下來,」莫如茵說,「那你究竟想怎麼樣?」司馬洛問

「我——呃——」司馬洛吶吶着說, 的招供是真的,我們也不會太難爲你。」 「恐怕沒有那許多時間了。」

兩個小鬼,我們也把他們放走了。假如你

你知道我們是相當寬大的,譬如剛才那

在,斟 斟酒吧! 手中的槍也輕微地擺動了一下,「現「你大可以開始喝酒的,」莫如茵說

來。你說你跟鄭成名的死無關,你可以證的問題。我相信我可以從你的眼睛裏看出這跟美麗並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忠實與否着你的眼睛,我認為你不像是在騙我的。 明嗎?

們這些人對法律並不很有信心。」 白而要證明是清白反而是最難的。所以我」莫如茵說,「清白可以證明爲有趣,清 「怎樣可以證明一件事與自己無關?

台上去幹什麼?我是在你手中,你告訴我洛說,「譬如,你實在是到那停車塲的天洛說,「你至少可以舉出一個理由,」司馬 多一點也不怕,你大可以不放我走的 0

留下一張字條,然後到停車天台去等,與時間之內,上頭已有幾個人死了。我接到時間之內,上頭已有幾個人死了。我接到這個轉取,「我告訴你爲什麼吧,有人正這個要求,「我告訴你爲什麼吧,有人正

死去了。」對方談判。但來的是鄭成名,而他一來就 「你們與鄭成名有些什麼關係嗎?」

司馬洛問 「完全沒有來往。」 莫如茵說

「也許他就是要侵吞你的地盤的人之

呢?」司馬洛說 「那就沒有理由是會死掉了。」莫如

呢?! 一司馬洛問 「但藉他而嫁禍於你又有些什麼好處

,製造仇恨,他們就更加可以乘虛而入,「也許是要挑撥我與鄭成名那帮人之「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莫如茵

「鄭成名那帮人?」

『鄭成名本身並不大。』司馬洛說,還沒有完全淸楚,也許他背後有人吧。』 初步知道,鄭成名並不是那麼大的, 「我們仍然在調查,」莫如茵說,

「我也不相信他有能力侵吞你的地盤。」

「但你還是來了。」莫如茵說。

「我來了!」 「對了,」司馬洛的手在腿子上一拍

「別再做這種突然的動作。」 莫如茵手中的槍的槍咀又提起來一下

辦法叫他回來嗎?」 你聽我講,剛才那個拿輕機槍的人,你有 的話,那是糾纏不出一個結果來的。現在 司馬洛指着她。「我們假如互不信任

「爲什麼?」莫如茵問

洛說 「不要露出什麼慌張的態度,」 「召他回來 司馬

你的安全有損害嗎?」 莫如茵遲疑着。 「他回來了,」司馬洛說,「難道對

增强她的實力的。 吃虧的地方,她本來就是放這個人在這裏 把這機槍手召回來,對她來說並沒有什麼 ,但是却也認爲司馬洛是講得沒有錯的, 莫如茵雖然對司馬洛的動機有點懷疑

好一下 於是她走過去,把窻簾合縫的地方整

是一個預定的暗號。 人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她的輪廓了。這顯然 洛知道她在那裏出現,迎着燈光,外面的 其實那裏也並沒有什麼不齊整,司馬

馬洛與莫如菌來的時候是由露台的門進來 來的。事實上那才是正式的門口,剛才司 聲走向側門。那裏是還有一個門口可以進 面十分注意這裏的情形的。過了一會,他 用不着說,那輕機槍手當然是正在外 脚步聲從園中走回來了 。這脚步

來的 人不是他,你就開槍!」 「小心一點,」司馬洛說,「假如

「你在開玩笑嗎?」莫如荫說。

口。 以毫無困難地同時指着司馬洛,也指着門起身來走到對她最有利的角度,她的槍可 「我不是轉移你的視綫!」司馬洛站

那 個機槍手 脚步聲到了門 口,門開了,進來的是

在裏面等着,我們再談談吧 司馬洛舒了 口氣。他說•• 「你叫他

莫如茵問着,但

說 中 起碼知道我跟你的關係似乎是正在改善之 把他們捉起來,就知道我跟你談過什麼了 我們早已查清楚了,他對我們沒用處。 那人便進入房裏。 小鬼,你有派人跟着他們嗎?」 雖然他們也沒有機會聽到很多,但他們 司馬洛說••「現在•關於剛才那兩個 「但是,」司馬洛說道,「假如有人 「沒有。」莫如茵說,「他們的底細 「什麼人?」莫如茵問

會活下 「因爲我怕他們被盤問過了之後就不 「希望我的人有跟着他們,」司馬洛

「我的人比你還要多,」司馬洛說, 「你的什麼人?」莫如茵吃驚地問。

以來教我出去的。現在請你不要開槍,我「你以為我真的上當了嗎?我的人隨時可 要跟我的人講幾句話!」

那兩個像伙?」 屬烟匣來,對裏面說:「你們有沒有跟着 他急促地說着從上裝裏面取出一隻金

對我們沒有用處呀! 「沒有,」裏面傳出聲音來,「他們

希望他們還沒有走遠一 「媽的,快找一找,」 司馬洛說,

說 「現在就找,」那烟匣中傳來的聲音

他,眼睛都凸出來了。司馬洛說:「你看 我是有人的,我們所講的話,他們一直 司馬洛把烟匣放回袋裏,莫如茵看着

> 說: 服之餘,又不大服氣,而又有點恐懼。她莫如茵臉上的表情相當複雜。她是佩 「你究竟是什麼人?」

是還是不反對司馬洛的提議,她揮揮手,

的的, 而是你要求我相信你了。 。也因此,現在不是我要求你相信我 ,所以你可以相信我不是來搶你的地盤 「我把你這個地盤搶過來應該是不太難

洛又急急地說下去。「你跟七武士這個組 莫如茵想不出一句適當的回答,司馬

織有什麼關係?」

麼關係,也沒有交過手。\_ 「我却是正在跟他們交手,」司馬洛

**皺着眉頭說** 「我却是與他約會的人。」莫如茵緊

的了 「因此自然我認爲你是與七武士有關 」司馬洛說。

們 ,而不是一件事。」 對手看來不是七武士那一類組織,不然我

會透露他的身份的。」 ,」 司馬洛說,「你不知道他是誰吧?」 「不知道。」莫如茵說,「當然他不

「把我們引入迷途,使我們以爲鄭成「爲什麼這樣做呢?」莫如茵問。

「以我們的人手和設備, 司馬洛說

「聽過,」莫如茵說,「但是沒有什

成名,故意讓他逃,想知道他跟誰聯絡。說,「鄭成名是他們的人,我正在追查鄭 他却給殺掉,這是滅口。」 故意讓他逃,想知道他跟誰聯絡。

可能早已吃了大虧了。這應該是兩件事 「我不明白,」莫如茵說, 「我們的

「那個打電話約你到停車站談判的

「那麼一可能根本是七武士組織來的

電話,一司馬洛說。

都懷疑,那我們和你們就糾纏不清了。」 洛說,「而你們又正在防備着別人來搶你 名這件事情實在是你們弄出來的,」司馬 們的地盤,對任何陌生人和不尋常的事情

?」 莫如茵問。 「你不相信我們是與鄭成名有關的嗎

前的情形之下我們得大胆一點信任了 的人。自然,你們亦可能是七武士的附庸派,你們沒有能力控制一個像鄭成名這樣 正在受他們的指揮,但我相信你。在目 「多謝你,」莫如茵說, 「你們的勢力祇是本地的勢力,」 「旣然如此

七武士的詭計是不成功了 「選未成功。」司馬洛說,「你以爲

我爲什麼要你把那機槍手叫回來呢?」 「爲什麼?」莫如茵問

與正的七武士了。」 想否認也沒有機會,而我們也沒有空去追 的局面,那我們的人就會緊追你們,你們,」可馬洛說,「弄成是鬥殺而同歸於盡 「假設有人把我們在這裏全都殺死了

已富有信心的女人也聽得六神無主起來了 她連忙空室那窓簾。 「有人殺掉我們?」莫如芮這樣對自

麼高處的話,也不能够瞄準我們了。 司馬洛說,「假如有一個槍手在對面什 莫加茵雖然還是覺得不安,但是總算

「肥窻簾拉上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不會害怕有 人放槍射她了

洛說,「所以我先把你的機槍手叫回來了我就怕對方不知道這一點,」司馬她說:「你說有人保護着你的。」

他可能是第一個死的人,因為他要在這 莫如茵點了點頭,馬上就去打這個電

她這個機會 馬洛是也不會知道的。司馬洛就是故意給 如她是已經趁便向上級請示過了的話,司司馬洛則坐在沙發上,呷着酒等着她。假 她在電話中講了一陣,然後再回來

馬洛說,其實他看得出莫如茵是開始相信

裏保護着你。」

莫如茵看看司馬洛,遲疑着 「你似乎還是不想相信我的話。」

她說:「我已經派了人!」

樣安全的。」 司馬洛問,「我認為他們也是不會怎 「你還有一些什麼武裝的人在這裏呢

裏, 老 人。但他是看守的,他住在花園的屋子 我— 「沒有了,」莫如茵說,「還有那個 -叫他進來。」

「隨便你相信不相信好了。」司馬洛以做主的。假如你講的是真話。」

要向你的上級請示?」

情現在變成一件更大的事情了,你需不需

給她一個轉變的機會。他說··「你這件事

武的,而現在却變成差不多是要受司馬洛 段並不長的時間之前,她還是那麼揚威耀 了,不過她是不服氣表示出來,因爲在

司馬洛明白她心中的變化,所以

人巳經在提防着,可沒有那麼容易動手「不必了,」司馬洛說道,「現在我

莫如茵問 「那麼, 你認為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還未曾實現吧了。」 們的確是打算這樣做,紙不過他們的計劃 有的話,那就證明我是猜得不很差的,他 兩個傢伙究竟有沒有安全地回去。假如沒 等一 等吧,」司馬洛說, 「看看那

中去的。也許是在路上截到車子回市區去。我們用車子兜過了。他們不會跑到樹林

「恐怕不會比他們好多少了。」

「肯停車載他們的人,」司馬洛說

「這裏是甚少有的士經過的,」莫如

。那裏面的聲音說:•「那個傢伙沒有找到

時,司馬洛那隻無綫電通話機又响 司馬洛取出來,以便聽得更清楚

司馬洛笑:「這裏是你的屋子, 「我們就在這裏等?」莫如茵問 你總 ٥

不會担心安全的問題吧?」 人呢?他們也可能會有危險的。 莫如茵想了一想,又說:「那麼你的

不同了。」 「而且他們是早有防備的,那情形就是 「我的人不是等閒人物,」司馬洛說

「坐在這裏等?」莫如茵說

是答應今夜不回去的!」 馬洛又微笑道••「你帶我到這裏來,似乎 「這不正是我們本來的計劃嗎?」 司

莫如茵的臉紅起來。「我不過說我不

猜一猜你究竟是在盤問我抑或是給我說服很長時間,可能花一個通宵的了。讓他們大好的。反正原來也是計劃要盤問我一個 ,「你現在離開或者我們現在離開都是不「坐在這裏談談不要緊,」司馬洛說 ·好了

?你對我一定是早巳知道很清楚了。」 信任的了,你告訴我你究竟是什麼人如何 了一點酒,「那麼,既然我們是可以互相 莫如茵聳聳肩,自己再斟

「我並不知道你會拿槍,」司馬洛說

够作主。 「也不知道原來你在重要的事情上也能 莫如茵又聳聳肩,說•「你現在知道

趣。」 這種事情女人不會管,我却管了。我有興 了,我這個人的性格是近乎男人的,本來

信,不信就是不信。 下,他不能够對莫如茵半信半疑,信就是 及他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在這種情形之 司馬洛告訴了莫如茵他是什麼人,以

友了,你們是對付我們這種人的。」 毛說:「那麼你就也是不能跟我們成爲朋 莫如茵又爲自己添了一些酒, 抬抬眉

赦,有些却是很講道理,你們却是比較講 種人有很多種不同的作風,有些是十惡不 我們也會跟你們這種人合作,因爲你們這 「這也不一定,」司馬洛說,

> 他們沉默了一陣,等待着。他們都知道理的那一類。」 們就可能會受到進攻了

已經打烊的時候。」 她的家去。那是一個舞小姐,現在也正是朋友,他受了這樣的苦,應該首先就是到 個傢伙還沒有踪跡。姓關的那一個有個女綫電又响起來了,裏面傳出聲說••「那兩 過了大約一小時之後,司馬洛那隻無

馬洛嘆一口氣。 「那恐怕他們的運氣是不大好了。

司

**真是被捉起來了的話。**」 切都供出來了。」莫如茵說, 「到現在,他們一 定已經把所知的 「假如他們

巳經被捉住了。 像莫如茵那樣,懷疑那二個人是否真的是 「應該很快就會發動攻勢了。」他並不 「他們問出了情形之後,」 司馬洛說

「那我們等吧,」莫如茵說。

機槍出來對着我了。」 說, 什麼事情發生的話,他很可能就是先拿着 「你最好也去對他講一聲。不然,有 「你那個拿輕機槍的手下,」司馬洛

莫如茵點點頭,進去講了

我現在不是要逼你講話了。」她對他淡淡了一些酒。她說:•「你也要一點嗎?當然當她再出來的時候,她又在杯子裏斟 地微笑着。

在逼近屋子,從三個方向,除了門口,那 他那隻無綫電中傳出人聲說:•「三個人正 利用這個機會的時候,却已經來不及了。 這是真正解凍的表示,司馬洛正在想 又會有所不同。

會肯停車載他們的,假如是女人的話,那 在想,那個模樣的人,開車的人通常也不 **筃說**,「假如有也是很巧合了,」她也是

你既然是已經查清楚了他們的底細的,那

或者是到他

司馬洛說:「你可以打電話出去嗎?

們應該到的地方去吧。」 你叫人看看他們有沒有回家,

個方向之外,我看他們是打算爬進來。」 司馬洛莫如茵都一跳,莫如茵馬上把

很 酒杯放下,取出手槍來,而且她的反應也 給司馬洛,跑進去通知那個輕機槍手。 快,跟着把她剛才收起來那隻彈夾也丢

形吧!」 是正對着花園的柵門口, 他們佈防是很容易的,因為屋子的廳 司馬洛對無綫電裏說•「繼續報告情 跟着他就把彈夾納入他的槍內 那裏沒有人接

近,其他三面都是黑暗的。他們每人選擇 個窗口守着 「東面那 陣,司馬洛又聽見無綫電中說 一個先行,其他的兩個採取觀

服那個老人。老人是那邊的嗎? 望的態度,我猜他可能是要爬進來先行制

司馬洛說道…「我相信是的,讓我看

們有什麼事要召喚老人的話,他們就可以 莫如茵和機槍手轉達了。機槍手現在對司 **茵**,把她帶到屋子向東那一邊,那個方向 冒充老人的身份進來。」 看他們就是打算這樣做。假如把老人解决 馬洛是已經大爲改變態度了,他說··「我 剛好是由機槍手把守的。他把這個意見向 ,他們就可以在那間小屋子裏等着,我 他跑到屋子的另一邊去,找到了莫如

手說, 說,「而且距離也太遠了,」他對那機槍 進入屋子之前不能够證明什麼,」司馬洛 「我們的人是不方便動手的,他們未 「現在我們該怎辦呢?」莫如茵問 「當他爬上牆頭的時候,你是一定

可以看見的。開槍射他好了 「你不是要活的嗎?」莫如茵說。

> 槍手 「你能够不射死他嗎?」司馬洛問機

「我可以把他的腿子掃斷。」機槍手

說。 「這樣最好了,」 司馬洛說,「而且

的人的腿子轟掉 槍準備着,很樂意把這個本來打算暗殺他 也不要緊的,還有其他兩個是活着的。」 他們小心地等着。那個機槍手手中的

來了 他們果然可以看到一個人從牆頭爬上

上站起來!
上站起來!
上站起來!
上站起來! 會站起身來的,不過現在的形勢則是有 本來,一個人爬牆潛入一座花園中是

瞄準,其實這也並不是說他的眼界不好。 射出去。這個機槍手雖然說他開槍不需要 槍噴了一陣,在一轉眼之間就有一排槍彈 槍手就發動了機槍。他手上那威力强大的 而當他正準備跳過去的時候,那個機

向外跌回去。跌回圍牆外面了 莫如茵是沒有理由用一個眼界不好的人 那個爬牆的人果然兩腿離開了牆脚

「你殺死了他嗎?」莫如茵問。

掃中了他的腿子。」 如他跌死了,那是與我無關的。我的確是 「我沒有殺死他,」機槍手說,「假

閃。 圍牆外面發出「轟隆」一聲,只見火光一 剛剛這樣說着時, 他們就聽見花園的

「那是什麼?」 司馬洛對無幾電裏叫

道。

這個人爆炸掉了 「爆炸!」無綫電中的聲音回答,

然是爆炸,却並沒有想到是那個人已炸掉 三個人面面相覷,雖然他們知道那當

「他已經炸得人都不見了。」 一無綫電

中人說,「你們是用什麼射他的?」 「這不關我事呀!」那機槍手委屈地

說

聲音說 「這個人是已經完了。」無綫電中的

「其他那二個呢?」 司馬洛問 無綫電中的聲音

說 「他們顯然知道這一 「設法捉住他們! 司馬洛說, 次的任務是不成

電中的聲音說。那聲音之中第一次有了若 許他們能够對我們招供一 干與奮的感情在內,顯然他們也是躍躍欲 「這件事情讓我們來辦好了!」無綫 些什麼秘密!

試,希望有一個動手的機會的 人也出來了,正在迷惘地四面張望着,那 這時,他們看見住在小屋子裏那個老

這裏的事情你不要管!」 槍聲與及那爆炸聲顯然使他感到迷惑。 「你回去睡覺吧!」莫如茵叫道,

他便轉身回到屋子裏去了。 那個老人既然聽見是莫如茵這樣吩咐

機槍手說•「我們出去看看吧!」  $\neg$ 

我們最好還是留在屋裏,而且你也聽見了 ,沒有什麼好看的了 「在這樣一個時間,」司馬洛說,

不關我事,我從來沒有殺過人 「老天!」那機槍手呻吟着說,

地說, 「你從來沒有殺過人?」司馬洛詫異 「那你拿這東西是幹什麼的?」

,但我們還是沒有機會殺人。我們的對手因為地盤之事,我們自己的人是死了幾個 這一點的了。雖然在最近一段時間之內,是比較公道的人,那麼我相信你也是明白 的身份還不明朗,又不在此地。他們就是 找到他們。 我們樂於殺死的人了 的!」莫如茵說,「既然你說你認爲我們 「我們向來是不喜歡用殺人解决問題 不過我們却還沒有

洛對那機槍手說,「那我看你還是改用別「假如你殺了人會感到難過,」司馬 種武器吧。你這東西一發射起來的話, 不傷害人命,才是一件難事呢! 要

說道,「這槍是很準的,這是我自己製造 「機槍當然是準了,」司馬洛設, 「我對這東西比較有把握,」機槍手

是口徑很大的子彈。你知道我這彈夾裏有 不過射中哪一點,却是並不容易控制。」正如你自己所講,這是不可能射不中的, 正如你自己所講,這是不可能射不中的 「你不明白,」機槍手說,「這並不

多少發子彈嗎?一千!」 「這是點一二一口徑的子彈!」機槍手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點二二口徑?」司馬洛說, 「這簡

說

直是女人用的小手槍的子彈! 莫如茵微笑··「他是專家,這是他自

己設計的!」

古今武俠叢書堂筐 混沌書生

貌 輕之 竟,而鏢起,中髯肩,鐵髯長跪而請 尼以口啣之,取閱其鏢,上鐫鐵髯兩 越,再發鏢右越,遂竭力中發,不意 輕發一鏢思死尼,尼首略昂,鏢遂左 艷麗,異甚,近睨之,一女一尼,益 塢,見隣舟頗豪富,又有一女子,**絕** 懾其威名,蓋盜而俠者也,一夕泊江 爲盗,健武有力,出沒齊豫間,靡不清光緒初,有僧號鐵髯者,壯時 誓べ 笑曰,壯哉名乎,惜於此深夜江 刦二在弱女子, 負此名矣, 言未 ,是夜遂躍上船尾,蛇行櫺下, 可造出 [日],子技雖劣,然睹子 今中外方構釁

1.90

敢忘,廿年後如其囑,始削髮入山 則君我兩家,無血食矣,鐵髯志之不 猶生,若泯泯一死於此槍林彈雨中 之女)以待其嫁,則九泉相見,雖死幼子),以待其成,善育娟兒(鐵髯 士停戰,提督忿甚竟違上命,燃放巨器之妻以女,未幾和議成上命前敵將 多,乃揮淚別夫日,幸撫堯弟 砲,傷敵兵無數,自知得罪,遂自刎 鏑多建奇勳,軍中稱無敵將軍,提督 鐵髯飽經困苦,技謀俱壯,每戰冒鋒 投營自奮,爲社稷衞乎,因薦諸陳 女體夫志,又手一砲,斃敵較夫為 ,蓋此舟爲陳督迓其女公子者, (提督 後提

> 同的。彈夾之内是大量的小口徑子彈。看看,才發覺那機槍的設計果然是與別不看看,才發覺那機槍的設計果然是與別不 司馬洛把他那機槍拿過來

美國有一家工廠有這槍生產,不過却不肯 並不是我自己設計的,這主意是偷來的 輕易出售給任何人! 那機槍手有點慚愧地說:「其實這也

光雷射瞄準器的。」 也聽過有這槍。不過他們那一種是裝有激 「呀,」司馬洛點點頭, 「對了

納下來了! 一隻雷射瞄準器,但是其他的原理我是採 「不錯,」那機槍手說, 「我弄不到

淺色的石頭上。

比大口徑的槍彈更强。而且,假如調整到乎在同一時間射在同一點上,那殺傷力就時間之內大量發射,這槍一顆接一顆,幾然後發射。那種小口徑的子彈可以在很短 理上的作 付那些拒捕的匪徒 捉了。這種槍據說已給聯邦探員應用 死,祇是射傷而已。此外那雷射燈亦有心每次祇發射一兩彈,亦可以不致把目標殺 需要浪費子彈了。先用燈光找到了目標, 那一點,也就是槍彈射得中的那一點,有射燈去找尋要射擊的目標,燈光照得到的 這燈光引導,就不需要很好的眼界,亦不 那種輕機槍裝有一盞雷射燈,首先是用雷 司馬洛也記得的確是有這種新設計 知道槍彈也可能跟着來了 種槍據說已給聯邦探員應用,對不可,這樣就可以不發一彈而活道槍彈也可能跟着來了,就非要用。對方看見雷射燈射在自己的

浪費槍彈的方式 現在這槍沒有雷射燈,用的大概就是

「這既然是你的精心設計

他也是已經知道的了。」 那你示範一下給司馬洛先生看看吧 那個機槍手説・「其實用不着示範・

「不要緊,」司馬洛說, 「研究一下

後又沿着圍牆爬上去。終於到達了那塊較,愈伸愈遠,蜿蜒着伸向花園的圍牆,然起來,那綻開的地方便成為了一綫路似的 我想準確地射中它, 子彈便把泥地射得綻開 「譬如圍牆上那一塊比較淺色的石頭, 」他的槍阻朝着地面, 那個機槍手把槍提起來,指着窗外說 但是我的槍法又不好 。他的槍漸漸提 開始扳動槍機

的人,用這個辦法:有很多修正的機會 也是必然能够射中的。 。果然用不着槍法很好,即使是槍法普通 這條路的指引,則是果然可以擊中 的那條「路」就是槍彈射成的,不過有了 槍彈是耗費了不少, 因爲地上現出來 - 目標了

無綫電傳出的聲音說:「你們在射什

邊的成績又如何呢?」 「試槍吧了,」司馬洛說, 「你們那

沒有投降的打算。」 他們知道他們是被包圍了,但是他們完全 「他們正在抵抗,」那把聲音說,

一盡可能活捉吧。」司馬洛說

們,暫時沒空保護你們了。」(未完)過你們小心一點,我們現在用全力對付他 現在已經死掉了,就是活捉比較困難。 簡單之至,」無綫電中的聲音說, 「假如我們是要殺死他們的話,那就 他們 不



遠的摔了出去。瞪着楚留香大罵。 胡鐵花忽然站起來,用力把酒繼子遠

簡直比你老子還瞭解你。」

野狗放的屁還臭一百倍。」 「放你的屁,你説的話全是放屁,比

淚將要奪眶而出。 他罵得雖然兇,眼睛裏却彷彿已有熱

聲吵醒。

人全都笑了,連一里外的人都被他們的笑

我不明白你放這些屁是什麼意思,你也錯 「現在,我也要告訴你,如果你以爲

時候就拚命的喝,真的要去拚命時,也毫

他們要笑的時候就拚命的笑,要喝的

無猶豫。

「好,你去拚你的命,我去拚我的

「你明白個鬼。」 「你明白我的意思?」楚留香冷笑。

瞞着我,一個人去找史天王去拚老命。」 你故意裝作漠不關心的樣子,只不過你想 他握緊雙拳,忍住熱浪。「你承不承 「我不明白誰明白?」胡鐵花説・「

認?要是你不承認,我就一拳打死你。」 ·握緊雙拳瞪着他·· 楚留香也跳了起來,用力甩出酒繼子

去做我的事,你去做你的事,你亂發什麼 「就算我要去,跟你也沒有關係,我

都握得緊緊的,好像真的準備要拚命的樣 兩個人你瞪着我,我瞪着你,拳頭全

麼時候,這兩對鐵打的拳頭,已經握在一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在什

「我本來就不是東西,你也不是,我 「你眞不是個東西。

否則你怎麽會知道我要去幹什麼?」 「你不是人,你是我肚子裏的蛔虫,

少女在等着要見她初次約會的情人。更振奮。他等着這個人出現,就彷彿一個

者最好的掩護。 上黑暗的樹木和猙獰的岩石却是一個暗殺 現在他已經走上了無人的山坡。山坡

暴雨中反而顯得更强烈。

奇怪的是,這一次他感覺到的殺機在血腥氣會給暴雨冲淡,殺氣也一樣。

這一次他無疑又遇到一個極奇怪而可

他在等的人却是沒有出現。 他所感覺到的殺機也更强烈了;可是 這個人還在等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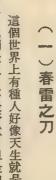
法閃避抵擋的。

可是他非但沒有退縮恐懼,精神反而

發出的必定是致命的一擊,很可能是他無

麼要殺他,他只知道這個人只要一出手, 命。他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也不知道爲什 怕的對手了,正窺伺在暗中,等着要他的

第十三章



的人。他們是人,不是野獸,但是他們的 敏捷,狐狸的狡黠與耐性。 天性中却有熊的沉着,狼的殘暴,豹子的 這個世界上有種人好像天生就是殺人

只因爲他要等最好的機會。 楚留香就給了他這麼樣一次機會。 這個人無疑就是這種人。他還在等

香已經算準了這其間的差距。 所以他忽然滑倒了。 雷霆和閃電的間歇是有定時的,楚留

向楚留香的頭顱。 霹靂春雷凌空下擊,挾帶着天地之威,斬 剛好可以看見一道眩目的刀光隨着這一聲 林木中忽然蝙蝠般飛出一條黑色的人影。 從撕裂的烏雲中漏出的閃電餘光裏, 就在這一瞬間,閃電又亮起,黑暗的 閃電過處。霹靂擊下。

L94

説完了這句話,他自己先笑了,兩個 「因爲我瞭解你,」胡鐵花説,「我 概還不太容易。」

掉,還有你的,誰能拚得了?」

「誰都不行。」

落了下來。 就像是一股積鬱在胸中已久的怨氣,終於 轟隆一聲,春雷又响起,傾盆的暴雨

片銀色光的幕, 籠罩了黑暗的大地。 顆雨點珍珠般閃着銀光,然後就變成了一 一道道閃電撕裂了黝黑的蒼穹,一顆

在沒有閃電的時候,天地間却更黑暗。 現在本來已該是日出的時候了,可是

過別的事。 品茶飲酒看月賞花踏雪外,他幾乎沒有做 他已經陷得太久了,這兩年來,除了

得刺激,值得他冒險去做的事,也不再有 那種能够讓他掌心冒汗的人。 可是現在有了

只不過眞的有人想把我們這條命拚掉,大 「你的命拚掉,還有我的,我的命拚

的雨點打在他身上。打得眞痛快。 楚留香站在暴雨下,讓一粒粒冰雹般

這個世界上好像已經沒有能够讓他覺

的史天王。是個從來沒有被任何人擊敗過 現在他的對手是縱橫七海,不可一世

沒有放在心上。 熱意升起,至於成敗勝負生死,他根本就 興奮與刺激,楚留香胸中就有一股熟悉的 想到將要去面對這麽樣的一個人時的

冒險並不是他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

,就好像他血管裏流着的血一樣。

(三)暴雨中的殺機

走出了城,走上了山坡下無人的泥濘小徑 他是故意走到這裏來的。 雨勢更大,楚留香洒開大步往前走,

因爲他剛才忽然感覺到一種强烈的殺

腥時那麼靈敏正確。 覺得到,他的感覺就像是一頭豹子嗅到血 他看不見嗅不出也摸不到,可是他感



天地又恢復一片黑暗;無邊無際的黑

春雷溶爲了一體。 這一刀彷彿已經和這一聲震動天地的這是必勝必殺的一刀。
×
×
×

種樣子並不是容易裝得出來的。 只不過看起來像是滑倒了的樣子而已。這 不幸的是,楚留香並沒有真的滑倒,

黑暗中看到很多別人看不見的事。可是他

就算他能够像最高級的忍者一樣能在

可是這個人也同樣看不見楚留香。

,楚留香又看不見這個人了

也已看不見楚留香。

勢 ,一種可進可退的先機 ,這一滑中也蘊藏有一種無懈可擊的守 就好像某些武功中某些誘敵的招式一

然奇蹟般失去了踪跡。

因為楚留香閃過了這一刀之後,就忽

電光又一閃。



尖下垂,動也不動的站着,可是全身上下 無一處不在伺機而動。 異的光芒,以雙手握着柄奇形的長刀,刀 ,黑巾上露出的雙眼中帶着一種冷酷而妖 楚留香只要一出手,他勢必又將發出 一個以黑巾蒙面的黑衣人站在山坡上

凌厲無匹的一擊

楚留香沒有出現。

閃電又亮起,一閃,再閃。

持着同樣的姿勢。 這個人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兒,保

他不能動,也不敢動。

出致命的一擊。 已經取代了他剛才的優勢。就好像他剛才 一樣在暗中窺伺着他,隨時都可能對他發 因爲現在情况已經改變了 ,他的對手

無瑕的姿勢就會被破壞。 只要他一動;他這種幾乎已接近完美

他不敢冒這種險。 那一瞬之間就是他生死勝負的關鍵。

定的眼睛却已在動搖。 然還是動也沒有動,可是他那雙冷酷而鎮 雨勢忽然弱了,天色忽然亮了,他雖

他的精力已經消耗得太多。

種隨時都可能會發生但却無法預料的情况 ,他的精氣與體力遠比他在揮刀斬殺時消 面對着一個看不見的對手,面臨着一

柄刀尖指向大地也如大地般安然不動的長 受這種壓力,他的眼神已散亂,他手裏那 崩潰。他無法承受這種壓力,沒有人能承 更可怕的是,他的精神也已剛剛接近

就在這時候,暗林中忽然傳出一聲長

帥還沒有出手,你就已敗在他手裏,實在 春雷伊次,這一次居然敗得這麼慘,楚香 現在就已經是個死人了。 楚香帥也跟你一樣是個殺人的人,那麼你 「我實在想不到號稱無敵的伊賀第一忍者 一種充滿了哀傷和感嘆的聲音説: 「你死了,你已經死了。」 他嘆息着道。 一個人用 「如果

説到最後一句話時,這個人的聲音已

伊賀春雷忽然坐了下去,坐在泥濘裏

刺入了他自己的肚子。 ,忽然從腰帶上抽出了另一柄短刀,一刀

娘輕輕巧巧的走了出來,穿着件繡滿了櫻 暗林中却有個撑着把鮮紅油紙傘的姑

刀鋒自左向右在劃動,鮮血箭一般噴

,却向遠遠的一棵大樹上盈盈一笑,盈盈 這位櫻子姑娘却連看都沒有去看一眼

情館的情姑娘那裏恭候香帥的大駕,我也 希望香帥能去,却不知香帥敢不敢去?」 「楚香帥,今夜掌燈時,有人會在忘

### (二)誰能忘情



的手筆。 上懸着的一副對聯也不知出自那一位才人 晶亮的水晶杯,精美的七弦琴,粉壁

「何以遺此,

如春雷的刀法,使在下領悟了以靜制動, 和文雅而有禮的態度向楚留香舉杯爲敬。 以不變應萬變的武藝妙諦,也使在下大開 無聲無形無影的不動之劍,戰勝了伊次勢 ··「今日凌晨,在下更有幸能目睹香帥以 瀛小國,却也久慕香帥的俠名。」老人説 「在下石田齊彦左衞門,雖然久居東

的口音也很生澀。可是一個來自異國的老

武道的修養都極深,看他那一雙烱烱有光 **拿嚴和信心。** 還是有極堅强的意志,和一種不可侵犯的 的眸子,也可以看出在他那衰弱的身體裏

病り 我是個不太會客氣的人,而且有種病。 「香帥也有病?」老人問道。「什麼

別人說客氣話,就會頭痛得要命!」 「頭痛病。」楚留香説:「我一聽見

「你知不知道是誰要伊次去殺你的?」「那麽我就直話直説。」石田齊問道

聽他的説話,就可以聽出他對漢學和

小情當然能進來。

館?如果這裏沒有小情,還有誰會到這裏 如果她不在這裏,這裏怎麼會叫忘情

算大,嘴巴也不算小。而且顯得太瘦了一 小情其實並不能算太美,她的眼睛不

可是她總是能讓人忘不了她。



看見了珠寶,她的眼睛也一樣會發亮。 她當然也有些地方和別的女人一樣

把這口箱子給你,你肯不肯陪他睡覺?」 萬两。」楚留香説。「要是這位老先生肯 「我怎麼會不肯?」

小情的聲音柔柔的,軟軟的。

「我做的本來就是這種事。做我們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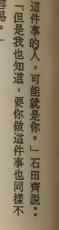
軟軟的手指替他摸着他自己的鼻子

石田齊的臉色忽然變得煞白,因爲他

楚留香已經用一根硬硬的手指把這口

望了,不管你是要找人陪你睡覺還是要找 「看起來今天晚上你好像已經沒有希

着笑説。「因為我可以保證,明天晚上你箱子走,而且最好快一點走。」楚留香帶 「所以你最好還是走吧,帶着你這口



爲什麼不留着他來對付我們?」

「你爲什麼要殺他?」楚留香問。「

一我要殺他,只不過是我跟他私人之

口箱子進來了。 他忽然拍了拍手,櫻子姑娘立刻捧着

不止三十萬両。」 老人說:「可是我相信這口箱子大概還 「我知道她用三十萬兩買了口箱子。

在我活着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能看到他 還是那麽溫和:「我已經活得太久了,現 間的一點點恩怨而已。」老人説話的態度

他用一雙烱烱有神的眼睛凝視着楚留

「要他死當然很不容易,唯一能做到

玉。 他打開箱子,裏面是滿滿一箱明珠碧

去賣給收贓的人,也可以賣七八十萬。 少也值一百五十萬兩。就算這是賊贓,拿 老人撫掌而笑。 楚留香嘆了口氣・・「這口箱子大概最

我估價的方法却和香帥有一點不一樣。 「那一點不一樣?」 「香帥的眼光果然高明極了,只不過

子大概已足够買到三千個黃花處子的貞操 人來估價。」石田齊説。「我估計這口箱 ,也足够能買到同樣多的勇士去替我拚命 「我是用人來估價的,我一向喜歡以

煌,連楚留香都彷彿已看得痴了。 石田齊瞇起了眼,看着楚留香。 「現在這口箱子已經是你的。」

的那件事。另外還有一口同樣的箱子也是 老人說。「如果你辦成了我要你去辦

情,你在那裏?你能不能進來一下?」 楚留香笑了,忽然也拍了拍手,「小

> 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爲我要知道你是不 「我爲什麼要他去殺你?」老人自己 「我知道,是你。」

是眞有傳説中那麼大的本事。」

一個枯瘦矮小的白髮老人,用一種溫

「史天王。」

「殺誰?」

「因爲我要你替我去殺一個人。.. 「你爲什麼要知道這一點?」

了眼界。」 人能够説出這樣的漢語已經很不容易。 他已經很老了,身體已經衰弱,説話

楚留香微笑。 「石田齊先生眞是太客氣了,只可惜

老人也笑了。

方,和任何女人都不一樣。 一點特別的地方,和任何女人都不同的地

「這口箱子裏的東西最少值一百五十

果一天晚上就給賺這麼多,不管叫我幹什 麼都行。」她柔柔的嘆了口氣,「只可惜 種事的女人,一輩子都賺不了這麽多,如 今天晚上我恐怕沒法子賺了!」

「爲什麼?

小情軟軟的靠在楚留香身上,用一根

你啊。」 「因爲……今天晚上有你在,我要陪

已經明白楚留香的意思。

箱子推了過去,推到他面前。

人替你拚命,都沒有希望了。」 他的笑容也同樣溫和文雅而有禮。

恐怕也一樣沒有希望的。





鐵攻擊, **容天軍攻擊,反而對劉孤零擊出一掌,但炸藥引爆,來個同歸於盡,所以未再向惡** 起應敵 付郎如鄭的,但他拔刀出手 强秦帮的洞仙堡,雙方正在對峙中。應女 被白天義阻攔,救了劉孤零。於是海堡主 海堡主見堡內放有很多炸藥、深恐對方將 出掌向坐鎮的慕容天軍發難,慕容天軍奮 婿香飛雨之邀前來助陣的劉孤零, 與白天義相搏,方團、屠滌天則合攻劉孤 前文提要: 。這一場情况的突變,使慕容天軍爲之 走入門場,準備攻擊慕容天軍……。在炸藥庫內殺了聾啞雙魔的海飄 ,互對 竟一刀將女婿殺死。海堡主乘機 掌,慕容天軍稍遜一籌, 和飛龍帮的人,攻入 前文書至海星堡 却不向郎如 原是對

## 皚皚雪花白

何都想證實,自己是否比你更强!」 比你更瞭解,有些人想對付你,只因爲他 慕容天軍目光閃動,道。「這一點我

是最沒有意思的事,就算我死在他們的手 ,那又如何?」 郎如鐵嘆息着,緩緩道。 這本來就

慕容天軍道、「也許我們都是同一種

海飄忽然冷冷一笑。道。 「你和他不

海飄冷冷接道:「他是個英雄,而你 慕容天軍「哦」

慕容天軍彷彿怔了怔,繼而笑道:

一條又瘦又長的臂膀,已被人用刀齊肩削

十三爪連環撲出,急攻劉孤零下三路的要屠滌天雖斷一臂,但仍然不甘示弱,

他的左臂已斷。 屠滌天臉上毫無血色。

然很不輕鬆。

劉孤零以一敵三,衆寡懸殊,形勢當

兒

但他又不捨得,她終究是他唯一的女

相助劉孤零。

但就在這時候,白盈盈也已加入了戰

霍十三刀之下。 還是沒有想到,劉孤零的刀法,已絕不在 雖然他沒有低估劉孤零的刀法,但却

劉孤零的刀法又怎會不厲害? 論起輩份,霍十三刀比他還低一輩

切。 ,但對於劉孤零的刀法,還是無法摸得透 方團和屠滌天,都是刀法上的大行家

劉孤零一刀在手,那種氣勢,簡直可

天軍的暗器。

,居然全部都被海飄的劍擊落。

慕容天軍冷笑•「海小姐果然劍法高

三十二件見血封喉,歹毒無比的暗器

但這一次他却是料錯了

而且他還以爲海飄絕對無法閃避得過慕容

郎如鐵也着實爲海飄捏了一把冷汗,

觀的飛星劍也同時急舞。

暗器雖然來得極快,也極突然,但海 但現在的海飄,已非昔日的海小姐。 不清楚,就已死在他的暗器之下。

若在大半年前,海飄可能會連看都看 絕少人能避得開慕容天軍的暗器。 却猶遠在滿天花雨之上。

這不是滿天花雨的暗器功夫,但威力

中人最懼怕的。

慕容天軍的暗器功夫,一直都是江湖

以鎮壓戰場上的百萬雄師 海三爺突然大喝一聲,然後叫道。

血狐!」 他手裏的武器,是一把金光閃燦的七 血狐立刻出手

首。

過了裝滿炸藥的倉庫,直向後門衝了出去

他說出這句說話的時候,他的人已穿

匕首雖然短小,但他的手却實在太快

海飄想追,但郎如鐵却把她攔住

匕首一出現,幾乎就已刺在劉孤零的

最少他們已攻佔了洞仙堡。

海星堡和飛龍帮總算打了一場勝仗,

這時候,慕容天軍巳走了

但這並不是絕對性的勝利。

還會有許多機關、陷阱,我們不必冒這個

「這裏畢竟是强秦帮的地方,說不定

絕不會比血狐稍慢。 但劉孤零畢竟還是劉孤零,他的身手

他額子旁邊不足三寸的地方掠過。 但劉孤零的刀一閃,七件暗器又被擊 血狐身形一矮,左手射出七件暗器。 他的身子微微向左稍傾,金匕首就在

方團五指箕張,疾抓劉孤零右肩。

點點鮮血紅

不是甚麼英雄,我也是個魔鬼,只不過在

郎如鐵輕輕一嘆,道。「只不過我也

這一個魔鬼,比起閣下,稍爲好一點而

我是魔鬼?他是英雄?」 海飄道。「最少我認爲是如此。 慕容天軍淡淡一笑,兩眼忽然盯着郎

見り 郎帮主對海小姐的看法,有甚麼意

有這種機會。

人會以為我是個英雄,而你却絕不會「只有一點,」郞如鐵緩緩道:「最

好在甚麼地方?

如鐵

郎如鐵道:「她只說對了一半

」郎如鐵慢慢的說道:「閣

秦大官人能有你這種帮手,實在是整個武 的確是一個魔鬼,最少,你助紂爲虐

慕容天軍笑了笑,像是想辯駁幾句

人莫測高深的魔鬼 他的笑容更神秘,他本來就是一 慕容天軍又笑了

海飄聽得有點痴了

閃電 般出手 就是這一刹那間,慕容天軍的暗器已

**枚細小的毒鏢,突然同時向梅飄的身十四支兩寸三分長的天星毒針、** 海三爺沉着臉,幾乎要動手換她。但海鵬却不肯跟隨父親回去海星堡。

一定回到海星堡。 最後,海飄答應父親,在一年之後

一年

竟然要在强秦帮的地方上,自相殘殺直至 突聽一人大喝道··「住手!難道我們 呢 又有誰能預知一年之內會發生甚麼事

一向頑强固執的海星堡主,終於抝不

他居然把自己的心肝寶貝, 交給了郎

海三爺猛攻,未佔上風,也暫時不再

白天義首先停手。 這是郎如鐵的聲音

他是否相信郎如鐵這個人,是另一件

也紛紛停止了戰鬥。

海三爺和白天義都巳住手,其他的人

劉孤零忽然長嘆一聲,道。

「我要走

保護海飄? 他終於帶着方團、屠滌天等人離開洞 但這時候除了郎如鐵之外, 又有誰能

仙堡。

强秦帮作戰。 他們並不是回到海星堡,而是繼續向

乎是糊裏糊塗的就打了起來,現在又似乎

沒有人挽留他,只覺得剛才那一戰似

他說走就走,一去不回頭。

是糊裏糊塗的停戰。

憑着他們幾人的武功,自然可以對强

秦帮構成極大的威脅。 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秦大官

人和慕容天軍逼出來 海星堡的氣燄,似乎已漸漸蓋過了强

秦帮 想殺的人,除了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之外 但方團和屠滌天却都知道,海三爺最

們一天不死,雙方最後的勝負還是未可預

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都活着,只要他

,還有劉孤零。 他與劉孤零之間,究竟有着些怎樣的

恩恩怨怨?

他終於找回了海飄。

他斷了一條左臂。

唯一損失最大的人,是屠滌天

收穫最大的人,似乎是海三爺,因爲

地把他放過?」

梅飄咬了咬牙··「難道我們就此輕易

郎如鐵冷冷道:

「我們總會有一天

切的帳都算得淸清楚楚,妳又何

L95

必急在一時?」 海飄想了一想,不再反駁。

落。

就在這個時候,聚仙堂中血光暴現

## 赌命老師父

雪城裏最豪華的酒家雪梅樓,今夕高 一月初八,大雪紛飛。

朋滿座,生意旺盛極了。 在觀雪庭內,一個錦衣人正在欣賞雪 一年前,他也曾站在這個地方,喝着

那時候,他的身邊還有一個年青高手 ,欣賞着一般無異的雪景。

秦大官人輕撫玉杯。

他的手很穩定,酒沒有半腦向外溢出 杯中有酒,而且酒巳滿及邊緣。

。這是馳名北武林的雪城一品香。 在這裏,它是酒中之王,也是雪梅樓

雪城一品香從來都沒有讓他們失望。 對於喜歡喝酒,懂得喝酒的人來說 秦大官人也許不太喜歡喝酒。

個月滴酒不沾唇。 他可以一口氣喝大量的酒,也可以幾

可以說,他是沒是喝酒的習慣。

雪城一品香確是好酒

「好酒!」能令秦大官人稱讚的酒並 就像是能令秦大官人稱讚的人也並

比去年更香醇 酒依然是和一年前那麼香醇,甚至會

今天的雪景看來也和去年的時候沒有

的苦笑聲會變得比哭還難聽。

但有些人的笑聲,却通常都是那麽滑

在觀雪庭外發笑的人,無疑就是屬於

道··「是郎如鐵的跟班 秦大官人皺了皺眉,沉聲對慕容天軍

不舒服。 人給別人說成是個跟班,心裏都一定會很 這兩個字實在很不好聽,絕大多數的

但八腿貓並不如此。

的跟班,是一種莫大的榮幸。 己的小偷,他甚至覺得自己能成爲郎如鐵 他本來就是個不在乎別人怎樣批評自

老幼一起噴飯。 上的神態,簡直可以讓坐滿八十桌的男女 他居然只是一個人來到這裏,而且臉

八腿貓終於出現了。

那是郎如鐵的飛龍令牌。 他的手裏握着一塊令牌。

鐵之後,他的胆子實在是越來越大了。 毫無疑問地,八腿貓自從跟隨着郎如

子的玉璽,他也絕不敢單獨去會見秦大官 若在兩年之前,就算給他捧着皇帝老

送他到雪城,他也不敢踏進雪梅樓一步。 他會告訴皇帝老子: 即使是皇帝老子再派八十萬御林軍護

L100

子在百萬軍中要摘八腿貓的人頭,簡直比 「御林軍中個屁用,那個姓寨的老小

身邊的並不是方殺,而是慕容天軍。 唯一不同的,就是現在站在秦大官人

是不是已練成了一種很厲害的劍法?」 秦大官人道••「你看得出她用的是甚 他忽然問慕容天軍••「海三爺的女兒 秦大官人終於把杯中的酒喝光。 慕容天軍立刻點頭,道••「不錯。」

慕容天軍搖搖頭。

「我沒有看出來。」

間各門各派的劍法,你總共認識多少?」 慕容天軍道:「十之八九。」 秦大官人默然半晌,忽然道。「天下

秦大官人道:「她的劍法你偏就是看

慕容天軍道•「看不出。

他想了想,接道:「我只知道,我的

**精進,**照你的看法,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 三十二件暗器都已被她的劍擊落。」 」秦大官人冷冷道:「她在江湖上失踪 大半年,重現江湖之後,武功居然大有 「那絕不會是海三爺的飛星九絕劍法

慕容天軍毫不猶豫就回答說。「她有

怕。」 道。「不錯,她一定是遇到了一個武功高 强的奇人異士,給她傳授上乘的武功。」 慕容天軍道··「這人的武功必然極可 「奇遇!」秦大官人嘆了口氣,點頭

「這一點是當然的事,」奏大官人道

不會進展得如此神速,居然可以擊落你的

慕容矢軍閉上了

海三爺的女兒變成絕頂高手? 是誰?竟然可以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把

秦大官人緩緩說道。「我倒想起了一 慕容天軍搖搖頭•「我不知道。」

跟別人動手,雖然曾有不少高手向他挑戰

秦大官人沉聲道。「你一直都不喜歡

,一直都是江湖上的一個謎。

慕容天軍道••

「賀閃山的武功有多高

,他都是一避了事,從來都沒有人能逼他

個人。」

慕容天軍吸了口氣。 秦大官人道。「賭命老師父。」

江湖上出現過,江湖傳言,他早巳在西域 「這二十餘年以來,他一直都沒有在

了。 要在一個月之內,渡過大沙漠,他却是贏 父雖然十賭九輸,但那一次他與人打賭, 秦大官人冷冷一笑,道。「賭命老師

足以完全相信。」

所以不少人都以爲他已死在大漠之中。」 賭命老師父的確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過, 秦大官人道:「但自從那一次之後 慕容天軍道••「聽說賭命老師父曾經

且還在江湖上殺敗不少武林高手。 「不錯,他就是『賭命小煞星』夏侯

「夏侯寶的武功確使人吃驚,據說

••「沒有高明指點,她的武功無論如何也

他單掌挫敗三陽上人的時候,他只有十七

「賀閃山?」

了

個人的笑聲。

因爲在這個時候,觀雪庭外忽然响起

秦大官人也不再說下去。

慕容天軍沉默着一

慕容天軍道。「江湖傳言,本來就不

秦大官人嘆了口氣,道:「這人究竟

就是賀閃山。」

好材料,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爲作的師父

「夏侯寶雖然資質奇佳,是塊練武的

慕容天軍道。「誰?」

出手一戰。」

論,已是驚世駭俗,令人有不可思議的感

慕容天軍道。「就以夏侯寶的武功而

沙漠裏給烈日晒乾。

並不是一件怪事。」

老怪物,她在短短數月之內武功大進,也

秦大官人道:「倘若海飄遇上了這個

有

種滑稽的感覺

笑,有很多種。

笑聲並不响亮,而且多多少少都令人

收錄過一名弟子,一年之後就已藝成,而

的感覺。 些人的笑聲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笑聲很悅耳,有些人的笑聲很刺耳,也有 也有些人的笑聲,會令人有一種滑稽 每個人的笑聲都並不一樣,有些人的

你知道自己的錢夾子給小偷扒走之後,你改變,可能剛才你的笑聲還很悅耳,但當 當然,每個人的心情都在隨時隨地的

<u>具上要娶老婆還容易一百萬倍。</u>」

能抓得住自己。 以一溜了之,大內高手再厲害,也未必就 算八腿貓開罪了皇帝老子,他也有把握可 而且跑起路的時候絕對快不過自己,就 皇帝雖然是九五之尊。但他不懂武功

但秦大官人却遠比皇帝更可怕。

從未見識過,但他却深信對方絕不會在自 功高深莫測,他的輕功如何,八腿貓雖然 八腿貓雖然輕功絕頂,但秦大官人武

的話,那可沒趣。 他若開罪了秦大官人,而又給他抓住

事 不肯幹的。 ,他是寧願自己刮自己七八個耳光也絕 八腿貓是個很有趣的人,對於沒趣的

少比起幹其他沒有趣的事好一點點。 自己刮自己耳光雖然也很沒趣,但最 所以,不少人看見八腿貓,都忍不住

笑了 會笑! 當秦大官人看見八腿貓的時候,他也

笑,但偏偏嘴角間好像在笑,而且笑得比 但秦大官人的笑,却是皮也不笑,肉也不 但他的笑,是屬於「麻木式」 的。

皮笑肉不笑的笑容更麻木。 皮笑肉不笑只是「麻木式」的笑容, 麻木得可以讓別人的心頭發冷。

發炸! 秦大官人這副表情,也不禁爲之一陣頭皮 八腿貓雖然胆子大了不少,但看見了

幸好他還沒有忘記,自己手裏拿着的

是飛龍令牌。

覺得自己簡直就是郎如鐵。 飛龍令牌是代表着飛龍帮主,他現在

件極其光采的事! 他能代表郞如鐵會見秦大官人,可說是一 郎如鐵一直都是他崇拜的英雄人物

個機會不可。 不多,八腿貓覺得自己非要好好的掌握這 人生在世,能擁有光采時刻的機會並

觀雪庭中,八腿貓單獨會見秦大官人

和慕容天軍。 秦大官人終於開口。

他第一句說話是•「你有種。」 能够讓秦大官人稱讚的人並不多!

的表情,同樣足以讓人把三天前的飯都噴 但八腿貓的回答,就像是他臉上滑稽

爲你們的手早已染滿血腥,又髒又臭,連

**婊子床下的臭豬都不如。**」

八腿貓居然也是其中之一。

秦帮主不必誇獎!」 、純種,鴨種貓種豬種都同樣有種,所以 他說:「每個人都有種,無論是雜種

秦大官人的臉色沉下

道你不怕我殺了你?」 「你竟敢在本帮主面前如此無禮,難

不會手下留情。」 要殺我,就算我爬着來求見你,你也一樣 八腿貓挺起了胸膛,傲然道。 「你若

都是木無表情。 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互望一眼,臉上

貓爺又何必怕你這一個强秦帮主?而且你 八腿貓冷冷一笑:「拚着一身刷,本

> 帮主,而不是一個人見人怕的大魔頭。」 秦大官人盯着他-,應該做一個令人奪敬的

「這些說話是誰教你說的?

來問一問。」 它想出來的,你若不相信,可以把它砍下 秦大官人和慕容天軍都楞住 八腿貓指了指自己的腦袋,道:「是

來找死的。」 慕容天軍忍不住道• 「這小子好像是

的自殺方法— 例如在賭桌上賭死,在酒罎裏浸死,在女 本貓爺要找死,最少還有好幾百種法子, 怎樣,我絕不會勞煩兩位的手來殺我,因 人的胸脯間窒息而死,甚至可以用最古老 他的聲音居然有點傲然,道。「無論 「一點也不像!」八腿貓冷冷道。「 「的確很像。」秦大官人點頭。 -吃十八碗飯活活噎死。」

來找死,而且還是來罵人的。」 接着,他長長嘆了口氣。 秦大官人呆了呆 「他不但是

比他的腦袋還大百倍。」 慕容天軍道··「他的胆子的確太大,

秦大官人道:「你可知道他爲甚麼如

慕容天軍想了想,道。「是不是因爲

他的手裏有一塊令牌?」

間上有一種人,當他拿着這些令牌的時候 ,就會以爲自己真的是令牌的主人。 「不錯。」秦大官人緩緩說道。「世

慕容天軍淡淡道。「他以爲自己就是

是。 飛龍帮的帮主郎如鐵?」 秦大官人道。「他以爲是的,但他不

到這裏,他也絕不敢胡亂開口罵人。」 慕容天軍道··「就算是郎如鐵親自來 八腿貓冷冷道:「他也許不會罵你們

白罵!」 因爲你們的臉皮已比牆還厚,罵了等如 秦大官人道••「但你却罵的不少。」

過是他的跟班,他沒有罵人瘾,但我却有 這種癮。」 ,道··「他是飛龍帮的帮主,而我只不 「我和他不同。」八腿貓又再挺起胸

都是被人拖着額子到處逛的狗,主人是不 必吠的。」 慕容天軍點點頭,道。「狂吠的通常

沒有甚麼分別。」 慕容天軍道。「貓貓狗狗,本來就是 八腿貓道。「我不是狗,是貓。」

也沒有分別。」 八腿貓冷冷一笑,忽然道:「我和你

又何嘗不是一樣?」 「八腿貓固然是天下皆知的跟班 你

慕容天軍的臉色有點變了

「只不過我跟着的是郎如鐵,而你跟着的 八腿貓用一種不屑的語氣冷冷接道:

以他的武功,要殺八腿貓可說是易如

但他還是沒有動手

裹,究竟是锲着什麼目的?

的鐵,經過七載寒暑,才鑄煉出來的一桿

渠裏。」 桿好槍,說不定我腰間的刀早已丢進溝 秦大官人嘆道。「我年輕時若有這麽 郎如鐵淡然道:「不錯。」

王紫玉刀爲差。」 秦大官人道。「總算不比劉孤零的文 郎如鐵道•「秦帮主的刀也很好。」

郎如鐵道:「它的名字是…… 「沒有。」秦大官人道・「這把刀沒

刀 郎如鐵緩緩道。「幸好秦和生巳叫它無名 有名字,所以我一直都叫它無名刀。」 此刀就以『無名』二字爲名,也無不 「如此好刀竟無名字,未冤可惜,」

未嘗不是武林佳話。 秦大官人淡淡道。「無名刀對英槍雄

郎如鐵的掌中。 郎如鐵默然。 陣北風吹過,兩尺長的英雄槍已在

槍中還有槍,一節緊接一節的英槍雄

不住,又道。「你的槍,還可以再伸長一 ,就在這一瞬間變成六尺二寸。 秦大官人本巳沒有話要說,但忽然忍

郎如鐵承認。

就不必保留着那一尺。」 「倘若今天的對手不是秦帮主,在下

下最後一注本錢,只有死得更快。」 秦大官人毫不客氣地道:「你若不留

L102

在下留下最後一注本錢,結果還是差不多 「我知道,」郎如鐵點頭道:「即使

地决戰

八腿貓終於走了

都沒有留下一根。他留下的是一封書信 他沒有留下自己的腦袋,甚至連頭髮 信上只有寥寥數語。 0

他要找秦大官人决戰。 那是郎如鐵的挑戰書

、更神聖。 沒有任何事,會比一塲公平的决戰更偉大的事,但在戰士的眼中看來,世間上再也 事,但在戰士的眼中看來,世間上再也儘管有人認為決戰是一件殘酷、野蠻

他是江湖中的戰士。 郎如鐵是個戰士

一個人。 上夜闌人靜的時候,他還是會記起他們每 記。就算他白天的時候沒有記住,到了晚 而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郎如鐵都沒有忘

就是秦大官人。 但自從老尉遲死後,令他最難忘的人

也是他絕對無法避免的對手。 秦大官人是他的敵人,是他的仇人

郎如鐵從來都沒有想過要逃避 一塲公平的决戰,也許就是唯一可以

解决一切的方法。

探愛着的並不是自己,而是白盈盈。但已找到了海飄,他已成爲了海飄最他已找到了海飄,他已成爲了海飄最

他曾目睹不少高手死在自己的槍下 其是與敵人决戰。

再有機會生存。」 唯一有分別的,就是我死,你也絕不會 秦大官人說道:「你有這份把握?」

愚蠢到向你挑戰,白白送死。」 郎如鐵道。「我若沒有把握,也不會 秦大官人不說話,也不動。

你,但却有信心讓你陪我一齊死。」信的光芒,又道。「我沒有把握可以擊敗 秦大官人忽然嘆了口氣。 郎如鐵目中露出了一種奇異、充滿自

「你還年輕,難道不覺得未免太可惜

都會覺得很可惜。」 天你若不死,江湖上最少有九成以上的人 「世間上值得可惜的事還有很多,今

點的表情留存着。 秦大官人擬注着他,臉上再也沒有半

心上! 他沒有喜怒哀樂,也沒有把一切放在

秦大官」並非得道高僧,但此刻的他 他甚至彷彿已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竟似巳進入了忘我境界。 他不動。 郎如鐵也不動。

他若比秦大官人先動,他就會死 **,** 立

會死 他若比秦大官人先動,他就一定 =

滑稽。 這種道理似乎全無道理,而且跡近乎

如母鷄生出來的一定是鷄蛋,同樣正確。 但在真正的武林高手看來,這道理就

> 飄却還是一無所知。 蠟丸裏的秘密,郎如鐵已知道,但海

她也沒有去問郎如鐵

西 她根本就無權過問 因爲這是霍十三刀要交給郎如鐵的東

對她是有多麼重大的關係。 但她怎樣也想不到,蠟丸裏的秘密

正因爲她一無所知,所以她現在還是

假如她知道蠟丸秘密的話 ,情况就會

秘密根本就和自己毫無關係 大大不同一 但她一點都不知道,還以爲這蠟丸的

在遼闊的雪地上。

陽光溫柔,風也溫柔, 冬夜雖然漫長,但黎明終於又再降臨

秦大官人喜歡在這種天氣裏做事,尤 今天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

風輕吹,郎如鐵一身白衣,迎風站在

雪地上。 有腰間這一桿英雄槍 他的神態是冷 他背負雙手,英雄槍斜插在腰間 在這雪地裏,唯一陪伴着他的,也只 酷,也是寂寞的

終於有了一個人相陪。 直到一 陣徐緩不急的馬蹄聲响起,他 秦大官人

那是他决戰的對手

5人就想起了方殺。 看見了郎如鐵,皚白如雪的衣裳,奏

强孵出來之後也絕不會從蛋殼裏走出一隻

候出手。

沒有人能知道他的第一招會在甚麼時

方已枯謝了的林木-在別人的眼中看來,這無疑是進攻秦 他彷彿已完全忘記了郎如鐵的存在 他看的是遠方的雲,遠方的冰峯,遠

秦大官人沒有看着郎如鐵。

大官人的大好機會。 但郎如鐵却似已變成了一塊木頭,彷

會 彿就算在他的身上釘上幾口釘子,他也不 作出任何的反應。

×

高手相爭之前的對峙。

對峙不動,是靜的表現。

相對咫尺之際保持鎮靜。 「靜」比「動」更高深,更難於控制。 只有眞正的高手,才會瞭解武功之道 定力稍差的人,根本就無法在與强敵

像。

至不待敵人出手,而自行崩潰。 旭日東昇。 不靜則亂,亂則難冤會露出破綻,甚

步 秦大官人的脚步,忽然向前跨出了

方位 他無破綻,槍亦然。 六尺二寸的英雄槍還是保持着原來的 但郎如鐵充耳不聞,他仍不動。 ,槍尖連半點顫動的跡象也沒有 脚步聲沉重有如千斤巨閘落地

種極沉重的壓力 在他等待的同時,他已給予郎如鐵一 秦大官人又在等待。

> 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能令秦大官人懷念的死人並不多,甚

方殺也許就是僅有的一

服的貴介公子。 平時的郎如鐵,而是像一個很懂得穿着衣 着一條黃金腰帶,令人看來根本就不像是 如鐵的靴子却是用金綫繡成的,腰間也緊 不同,方殺穿的是白衣裳、白靴子, 郎如鐵今天的衣飾也許就和方殺有點 但郎

點! 上落下 郎如鐵搖搖頭,道。「只比你早一點 秦大官人單人匹馬而至,他剛從馬鞍 ,就說道:「郎帮主久候了。

腿上。 忽然「啪」的一聲,用馬鞭抽在馬兒的後 秦大官人靜靜的看了郎如鐵好一會

馬兒吃驚,狂奔

在遠處山丘之外。 郎如鐵盯着秦大官人佩在腰間的一把 馬鞭並不太長,但也足足有五尺 牠的速度,漸漸放緩,但最後也消失

寶刀 刀鞘鑲金砌玉,刀柄却是一片白銀之

色

也有武器。 都沒有見過他帶着任何武器。 但現在秦大官人的腰間有武器,手中 郎如鐵見過秦大官人不下數次,從來

「好槍! 秦大官人也盯着郎如鐵腰間的槍 刀固可殺人,馬鞭又可嘗不可?

秦大官人道:「這是用七種不同時郎如鐵靜靜的道:「好在何處?」

地 ,在這種情况之下,他已絕無留手的餘秦大官人的第一招,肯定是足以致命

巳消失一 天空一片清朗,地上却還是一片白雪 **晨曦時變幻無定,絢麗爛霞的彩雲早** 

毒蛇般纏住了郞如鐵的槍。 秦大官人的手終於急揚,手中馬鞭如

過這種經歷。 郎如鐵自出道江湖以來,一直都沒有

却在一彈指間就已給一條馬鞭緊緊纏住。 秦大官人的出手果然快得令人無法想 他的英雄槍是出名的難纏,但這一次

郎如鐵的反應也絕不慢,他欺身上前

回英雄槍。 ,突起右脚,踢向秦大官人丹田。 他這一着並不志在傷人,而是志在奪

脚也是快得令人感到意外。 秦大官人的馬鞭來得快,郎如鐵這一

就連秦大官人也感到意外。

「崩」的一聲,秦大官人手中的馬鞭

七尺! 竟然在兩人力扯之下,斷成兩截。 郎如鐵右脚去勢依然,秦大官人急退

霍! 霍!

霍一

秦大官人連退三步,面色似乎相當凝

爛的一頁。

壯志未醉

重 郎如鐵槍如急雨,千百道槍影再刺奏

鏗!無名刀終於出鞘

看見迸出 刀槍交擊,雖然是在大白天,也可以 一蓬燦爛的星火。

林的大事。

,將來傳出去之後,都勢必是一件轟動武

這一戰無論誰勝誰負,無論戰果如何

驚心動魄的一戰已爆發。

進擊郎如鐵的要害。 他的刀勢極其凌厲,左挑右砍, 秦大官人一刀在手,反擊立刻展開。 處處

這一戰,他們已絕無選擇的餘地。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巳和他苦鬥了不下一百招。

絕少人能接得下他三刀。但郎如鐵却

魂,這是郎如蒙舊無之間,別下的冤武林上許多無辜死在强秦帮刀下劍下的冤武林上許多無辜死在强秦帮刀下劍下的冤

巳逐漸緩慢下來。

到了第一百招之後,郎如鐵的英雄槍

刀槍對陣,刀和槍都閃動着一種令人

上的高手,恐怕已無人能出其右 但郎如鐵又何嘗不是江湖匪類感到最 秦大官人固然是一代梟雄,江湖黑道

巳快將凝結。

但四週的殺氣却更濃厚,連空氣都似

無名刀也出現相同的情况

四野無人。

頭痛和最心痛的人物? 他們聽見了英雄槍這三個字而頭痛。 但當英雄槍的槍尖,刺進他們心窩裏

的時候,他們的頭就永不再疼,而是變成 秦大官人也可算是武林黑道上第一高 强秦帮是天下第一大帮。

時候還寒冷得多。 雖然陽光燦爛,但風却似已比晨曦的

他臉上有的只是汗 郎如鐵的臉上已再無半點血色

在秦大官人的面前跪下。 他冷汗如漿,他可以死,但却絕不能

大官人屈曲、跪下。 可以變成一團飛灰,但他的膝絕不能向秦 他的頭顱可以給砍成內醬,他整個人

不想跪,他絕不能跪,所以他忽然又站了 雖然他全身的力量都已被燃盡,但他

起來。

這是另一種力量支持着他。

,激發起一股沒有任何力量能够替代的浪 那是男兒漢的熱血,在他的體內澎湃

撲起,像怒獅般撲向秦大官人。 一個分明已「完了」的人,忽然又再

秦大官人的眼色刹那間變了。

但對於這個時候還能再度撲起的郞如鐵,雖然他也看出郞如鐵已成强弩之末, 也不禁爲之露出驚訝之色。

與敵人同歸於盡,結果仍然無法逃得過失 已註定失敗,就算你願意挫骨揚灰,甘願 可惜决戰是一件極殘酷的事,你若早

却仍然在他估計之上。 大官人的性命結束,但秦大官人的武功, 郎如鐵雖然抱着最大的决心,要把秦

都沒有太大的研究。

是要用無名刀把他的胸膛剖開! 這一次,秦大官人不再與他對掌,而

L104

「心疼」,他在武林史上已擁有輝煌燦所以,姑勿論郎如鐵是否能令秦大官 秦大官人的目光更森冷 兩人轉瞬間又已拚了百招

本帮主力戰二百招之外。」 「近年來除了魔刀老祖,只有你能與

在此險惡的情况中·秦大官人仍然侃

驀地, 「鏗」的一聲,刀槍忽然又再

半空之中。 秦大官人錦袍大袖飛揚,人也飛躍在

膛之前只有半尺。

尺 又是一聲異响,英雄槍再伸長足足一

能够以閃電般的手法,反擊自己的對手 這種情况下都會束手待斃的。 但這人却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秦大官

槍尖雖然銳利,但秦大官人的手依然

恐怕快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倘若有人觀看這一戰的話,他的心臟 漸漸地,刀與槍不再交擊。 霍!飒!飒

相迎 招式,根本就不待招式用老,便已變招他們戰到百招之後,互相已知道對方

的武器穿胸洞腹,立刻喪命。 這種打法更凶險,無論是誰稍有半點

。但郎如鐵居然也同樣能令秦大官人頭

下去,他倒下去之後,已不能再動彈分毫刀光一閃,剛撲起的郎如鐵又再倒了

地上 刀鋒有血,血聚成珠,瞬即滴落在雪 秦大官人凝視着刀鋒

秦大官人冷冷的盯着郎如鐵

望你不會太早嚥氣。」 步望西而行,接着又用一種比虎嘯還更令 人胆寒的聲音說道。「今天天氣不錯,希 「郎帮主,你終於還是完了。」他緩

在遠方… 但當他說完這幾句話的時候,他的人已他的步伐並不急速,看來是那麼悠閒

風漸急,陽光也隱蔽在黯淡的灰雲裏

悠然居中,喝着一壺價值八錢五分的酒 酒很劣。 在一座細小的市集上,八腿貓獨坐在

已算是最好的,還有六錢三分和五錢七分 一壺的酒,那種味道更令人不敢恭維。 幸好八腿貓對於喝酒這一回事,從來 但在這悠然居中,八錢五分一壺的酒 八錢五分一壺的酒,又豈會是佳釀。

來 城一品香和酸醋的味道他都未必能分得出 多的,尤其是當他有七分醉意的時候, 好酒和劣酒,對他來說幾乎都是差不 雪

八腿貓已有酒意,而且最少已有八分

相擊在一起。

六尺二寸的英雄槍的槍尖巳逼近他胸

駭人的殺機。他每發一刀,彷彿都是天下

秦大官人戰意正濃,

面上湧現出

間所有刀法的精髓。

這一尺巳足够奠定勝局,無論是誰在

尖。 人,當別人會束手待斃的時候,他却反而 秦大官人居然用手去拏住郎如鐵的槍

絲毫無損。

的英雄槍,忽然就像是一枝巨箭般冲天飛秦大官人一聲暴喝,郎如鐵從不離身 起 秦大官人雁落平沙, 飄然落在郎如鐵

的背後。 四目相投,各發一掌。 兩人本是背對着背, 但瞬即同時轉身

秦大官人雖然刀未離手,但他却棄刀 ,顯然是要告訴郎如鐵,他赤手空拳

但他仍然在振吭大嚷 他的酒量顯然比不上輕功 「狗伯,再給我一壺好酒!」

點逍遙洒脫的味道。 「悠然居」的名字很幽雅,而且頗有

貓要喝酒,狗伯匆匆端上。 這一次,眞是「阿貓叫阿狗」,八腿 但狗伯這個名字,却是土氣得很

仍然是八錢五分一壺的「佳釀」。

不多。」 偷酒喝,那裏的酒也和這裏的差不多,差 木桌,道。「想當年,我在紫禁城酒窖內 八腿貓交喝了兩口,居然一拍破舊的

狗伯聽得有點糊塗了 「皇帝喝的也是這些酒?」

酒,也是相差不遠。」 狗伯皺眉道:「這兩種酒有何相同之 八腿貓點點頭,道:「就算不是這種

八腿貓道••「喝多了都想撒尿。」

狗伯一咳,差點沒有連早上吃的清粥

朋友,爲何不進來坐坐?」 八腿貓忽然臉色一沉,道…「門外的

喃喃道••「外面沒有人呀。」 狗伯一怔。 「門外有人?」他探頭從窗戶望出去

却在外面,眞是糊塗頂透。」 狗伯連忙把頭縮回來。 八腿貓嘆道:「人巳入店,你的眼睛

也同樣可以把他擊敗。

的嘴角已沁出了血 直到郎如鐵的身子開始動的時候,他 在這一刻間,他們兩人都沒有動 兩掌相交,如膠似漆。

練成鱉世駭俗的武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他是一個學武的人,他知道一個人要 郎如鐵的動,是身子在顫動 第二種是冤死狐悲般的哀憐。 第一種是充滿殘酷的痛快 秦大官人目中露出了兩種神色。 在顫動之後,接着是全身都在晃動

事。 以他現在的年紀,能有這種成就,已屬難 能可貴。 郎如鐵雖然已將敗在自己的掌下

秦大官人也許是個「愛材」 但他絕不打算留下郎如鐵的性命

秦大官人巳誓言要爲方殺雪恨 這是基於兩項理由 第一個理由:方殺是給郎如鐵殺死的

還會有更大的進展,到時候要對付他,更異是縱虎歸山,不出五年,他的武功必然與二個理由:今天若不殺郎如鐵,無 是困難百倍

他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人破壞他的計劃 秦大官人是一代梟雄。

一起的手掌漸漸分開,郎如鐵的人也緩緩 阻攔着自己的去路。 當他說完這三個字之後,兩隻緊貼在 他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完了。」

八腿貓也同時一怔

酒家內,居然出現了一個漂亮極了的大美 狗伯發楞,是因爲自己狗窩一樣的小

海飄! 了,從外面走進悠然居的人,原來竟然是 八腿貓發楞,則是因爲他總算看清楚

了一半。 看見了海飄, 八腿貓的酒意最少清醒

「是妳?」

也不必這麼吃驚。 「我又不是個鬼,就算在大白天出現,你 「怎麼?」海飄淡淡一笑,眨眼道。

在有點意外,妳怎樣知道我在這裏?」 海飄道。「說句老實話,我並不是來 八腿貓道:「誰說我吃驚?只不過實

八腿貓一笑。

我,妳想找郎帮主?」 「其實我又何嘗不知道妳並不是來找

海飄點頭道:「他在哪裏? 八腿貓嘆了口氣,向北方一指:「他

影子? 海飄轉首向北望去,哪裏有郎如鐵的

「你騙人。」

不敢騙妳。 「我騙誰?就算我要騙自己的老婆, 「我騙人?」八腿貓瞪着眼睛, 也道

妻子?」 海飄一 怔,問道。 「你甚麼時候娶了











遮掩他人視綫,最後自刺裝傷……竟被他騙過聞聲來援的人…… 以遂行他的暗殺計劃,他爲淆亂各人的神志,是夜,他在室內暗佈掩眼之技,裝作有人 松眼見掌門繼承人選中第一、二兩名次第遇害,而傅玉書適排行第三,所以青松命其餘傅玉書行藏詭秘,加以他的掩飾功夫做得使人無可懷疑,因此,連青松也被他瞞過,青 入室行刺,自己則首先衝入,故意翻倒椅桌,乒乓作響,作與人打鬥狀,又自放烟幕, 金石、玉石、姚峯等三弟子,要與傅玉書起居與共,以策安全,如此一來,傅玉書便難 前文書至傅玉書連施毒手,先後暗殺白石、謝平兩位師兄,使武當人心惶惶 ,由於

# 急於爲掌門

逆徒暗弑師

「你的內力不成!」青松搖頭。倫婉兒立即道:「我來……」

「我內傷未癒,亦是心有餘,力不足

兒當然亦緊跟着。

得還不是他們四人聯手之敵。」

「可是他却不敢衝出房間外面,可見 「那他的輕功一定巴臻化境。」

青松彷如沒有聽到,自顧踱步。

青松沒有隨去,徘徊在白石的房間之

。」青松苦笑。

少?」 口道。「師父,那麼,傅師弟豈非凶多吉 倫婉兒呆在那裏,眼淚流下,金石脫

青松當機立斷。「立即將他送到後山

倫腕兒破涕爲笑。「我怎麼就是忘了燕師叔那兒!」

金石玉石等將傅玉書扶了出去,倫婉 青松看在眼內,心頭一凜。

沒有可能會讓人走進來,我已經吩咐弟子 松正值巡山之責,不停的替自己說話。 赤松蒼松亦在房間之內東張西望,蒼

將這個地方包圍得像鐵桶一樣。」

跡。」 山下弟子送來消息,並無發現任何的踪 青松吩咐道: 一個弟子走了進來,禀告道。「師父

可鬆懈。」 「叫他們加緊防備,不

,外面的弟子亦不見有人離開弟子告退,姚峯接進來禀告。 「事發

蛛絲馬跡

藥都已被迫出來。 血由黑而紫,由紫而鮮紅,暗器與毒

膀, 既害怕又焦急。 傅玉書昏迷未醒, 倫婉兒扶着他的肩

清楚。」

蒼松道·· 「可能當時烟很濃,看得不

怎會有血漬留下?」

青松心頭一動。

不足。」

蒼松追問:「何以見得?」

「其實他已經刺傷兇手,否則缺口又

沾着一些血。

青松應聲出去,果然看見缺口的邊緣

着這樣?

赤松笑道。「他輕功那麼好,那用得

**蒼松忽然手一指頭上瓦面。「那兒有** 

青松「嗯」一聲。

赤松立即道。「所以說玉書臨敵經驗

然毫無反應,事實每一句都聽得很清楚。他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青松表面雖

現在他沉思着的就是這些事情

血潰。

別的記認,傅玉書在進行這個計劃的時候 ,每一個細節都已經考慮到。 暗器只是一般的暗器,並沒有任何特

自己的嫌疑,白石謝平先後被殺,若是他 日後的舉動,難冤就會有影响。 一些事也沒有,不免令人奇怪,那對於他 他進行這個計劃,只是要消除別人對

手很敏捷。」

**蒼松道**· 「兇手非獨輕功好,而且身

「哦!」青松又沉默下去

是一隻貓。」

面上走動,我們都毫無所覺,還笑說可能

姚峯道。「傅師弟聽到好像有人在瓦

, 可有聽到什麼聲响?」

青松若有所思。問姚峯:「事發之前

現在他也真的是昏迷過去。

從額上滾滾而下。 燕冲天終於收回雙掌,豆大的汗珠,

傷這種事情,還難他不倒。 他的真氣雖然是時有時無,但驅毒療

倫婉兒忙將金創藥酒在傅玉書的傷口 那種毒藥也只是比一般的劇烈一些

顯得很疲倦。 之上,再替他將傷口裹好 燕冲天沒有理會,半挨着閉目養神, 青松就在這時候進來。

青松急上前問候。

該如何掩護自己撤退。」

**蒼松却搖頭。「這你又錯了,** 

我說他

心計還慎密之極,早就想到一擊不中,應

烟才不會散出房外。」

赤松連連點頭。

「如此說來,兇手的

關好門上。」

赤松道:「他其實不用多此

學。」

「你又有所不知了,這一來,那些濃

由其中一道窓戶進入這個房間,反將窓戶 發之後才將那些窓門打開來,但兇手一定

蒼松道:一我問過那些弟子,都是事

青松反問·「何以見得?

燕冲天微一搖頭,淡淡應道:「不碍

深鎖在一起。 青松目光轉落在傅玉書的面上,雙眉

險的了。」

傅玉書終甦醒過來,神智仍不太清醒 青松淡笑。

落向青松。「師父,辛苦你老人家了。 毒迫出來。」 張開眼睛,冤强看淸周圍環境,目光轉 倫婉兒立即道:「是我的師父替你將

倫婉兒嬌笑。

書將衣服拉上,那之上,赫然帶着蜘網灰

青松漫不經心的將蜘網以指甲挑起來

燕冲天緩緩張開眼睛,一揮手

金石玉石將傅玉書扶了出去,倫婉兒

青松待他們離開,才一旁坐下,道:

「師兄,你覺得怎

溜。」

倫婉兒忙道。 「師叔,玉書他沒有危

分別? 燕冲天笑罵。 「小氣子,是誰有什麼

逃出去,你可有追上。」 青松忽然問:「玉書,兇手穿破瓦面

傅玉書無力搖頭,倫婉兒連隨替傅玉

,沉吟不語。

們可以將他帶走了。」 青松接喚•「金石玉石。」

亦忙自向燕冲天告辭。 燕冲天只是笑,倫婉兒的臉反而羞紅

「師兄……」

學的是那一 燕冲天截口問道:「玉書這孩子以前 派的武功。」

青松一

怔。「據說,是家裏的護院教

算沒有看錯人,收了這個徒弟。」 「難得。」燕冲天甚感開心。 「你總

」燕冲天笑笑。「想來教他的那些護院 武功方面,都能够對答如流,舉一反三。 青松道:「哦!」 「這孩子悟性甚高,此前我與他談到

「何以見得?」

只怕也不是等閒之輩。」

得運用,否則就憑他那股內力,運用得宜見他在內功方面亦有相當造詣,就是不懂 針迫出來。」 覺他體內亦有一股甚强的內力在游寫,可 不用別人帮忙,自己亦可以將所中的毒 「方才我以內力替他將毒針迫出,發

青松沒有作聲。

說不定就是由他發揚光大。」 燕冲天自顧接道:「武當一派,將來

對於傅玉書他終於動了疑心

青松只是淡然一笑。

然人心惶惶 六絕弟子接連三人傷亡,武當山上當

不定會成爲兇手殺害的對象,不禁都由心 「松」字輩,在武當派中也甚有地位,說 赤松蒼松也不例外,一想到他們也是

**書走了進來,在當中放下。** 兒金石玉石帶着幾個武當弟子,抬着傅玉 却就在他們商量如何應付之際,倫婉

裝腔作勢,實際上起了不多大的作用。 「師父,真的……」 「這兩位長老,你該知道,都只懂得 「現在有赤松蒼松兩位長老……」

玉書只是受傷,兇手未必會就此罷休。」

「兇手要殺的,都是學六絕的人,傅

伯? 「除了你,還有誰有這個份量?你害

「不!」雲飛揚立即挺起胸膛

現在赤松蒼松居住的「退思堂」之外。 所以到了第二天,雲飛揚大淸早就出 他提着一壺燒好了的水,根本就用不

凜,表面上却裝作若無其事。 着再找理由,敲門進去。 傅玉書看見進來的是他,不由心頭一

大哥,你的傷怎樣了?」 雲飛揚一面冲茶,一面打招呼。 「傅

再多說什麼。 「好很多。」傅玉書淡應,實在不想

書與她在山下市鎭買到的那籠鳥。 倫婉兒跟着走了進來,手中提着傅玉

幾聲啁啾,也甚動聽。 那兩隻小鳥在籠中上下的跳躍,婉轉

放。 倫婉兒在床邊坐下 一笑。「你不在的時候,就讓 ,你要這籠鳥幹什麼?」 ,將鳥籠往桌上一

師叔的喋喋不休。」 聽牠們歌唱,總好過聽兩位

倫婉兒噗哧失笑。

L108

在這個時候回到退思堂,看見三人笑得那 雲飛揚聽說亦笑起來,赤松蒼松也就 心,信口問:「什麼事這麼好笑?」

> 麼回事? 赤松蒼松大驚失色,忙問。「這是怎

兩位師叔這裏,請兩位師叔小心保護。」 暗器,師叔說師兄弟保護不了, 倫婉兒道·「傅師兄中了兇手的毒藥 所以送來

「什麼,要我們來保護? 赤松蒼松聽說一呆,蒼松脫口一聲。

過他,我們豈不是首當其衝?」 赤松亦不禁驚呼: 「兇手若是不肯放

可以應付得來。」 金石道:•「以兩位師叔的武功,一定

出 去。 倫婉兒道•「我去拿被枕來。」 赤松蒼松白了金石一眼,沒有作聲 退了

將赤松拉過一旁。「這一次就是不給殺死 金石玉石他們亦相繼退出,蒼松一把

也得給嚇死的了。」 「兇手不來則已, 否則你我只怕一樣

性命難保。」赤松亦一樣苦着臉。 「怎樣?總不成跟青松說我們怕死 「那你說我們應該怎樣應付?」

在武當山上?」蒼松不住搖頭。 叫他將人搬回?」 「不成,那一來以後我們還有面目留

算, 膛。 不再找傅玉書麻煩。」 「我們現在就只有希望兇手傷了人就「你明白就好了。」赤松兔强挺起胸

「只有這樣希望了。」

走進去 間之後,又有一個人從迴廊轉過來,推門倫婉兒拿了被枕,離開了傅玉書的房

雲飛揚連隨一舉手中茶壺,還未開口

還不快出去,去一 蒼松已問道·「冲好了沒有?」 雲飛揚點頭,蒼松立即一拂袖。「那

雲飛揚忙退了出去。

威! 這樣兇?連我也給你嚇了一大跳。」 倫婉兒忍不住道:「三師叔,你怎麼 蒼松一捋山羊鬍子。 「這不是兇,是

了又回來,一天之內,就是冲茶也冲了差雲飛揚並沒有被蒼松的威懾服,離開 不多十次。

也懷疑起來。 非但傅玉書看出不妥,就是赤松蒼松

到來監視我? 他們却想不透雲飛揚在打什麼主意。 難道青松巳對我懷疑,派雲飛揚

開,蒼松走出來。 兒,傅玉書忙自衣帶中取出一卷字條,方 待將字條縛在鳥腿上,眼旁又瞥見房門一 待赤松蒼松進房間休息,支開了倫婉 傅玉書不由生出這個念頭。

鳥兒?」

抓着那隻鳥幹什麼? 蒼松看了傅玉書一眼,奇怪道·「你 傅玉書急忙將字條握在掌心之內

這種孩子的玩意,像我們,在棋盤上動腦蒼松搖頭。「這麼大的人了,還在弄傅玉書應聲••「逗牠玩。」

找到任何可疑的東西。 他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地方,也沒有 將門掩上,青松開始在房間內搜查。

無一物 那個本來藏放火藥的抽屜, 現在亦空

分別放入一條條短短的竹筒中。 火藥已經在老怪物的手上,他將火藥

却足以炸碎相連着寒鐵鍊的那塊石。 那塊石一碎,老怪物便可以恢復自由 這些火藥並不足以炸平武當山,然而

在不堪設想。 他筋骨已續回,一恢復自由,後果實

逃出生天。

足以炸毁武當山的大桶火藥。 這個人現在亦簡直有如一桶火藥-

這桶火藥什麼時候才爆炸?

受赤松蒼松兩人的喋喋不休。 望繼續昏迷下去,那最低限度,用不着抵 傅玉書終於能够坐起身子,他倒是希

破綻實在太多了。 聽就越心驚,他忽然發覺,自己留下來的 兩人是在重覆自己的推測,傅玉書越

句 **蒼松看見他沒有反應,忍不住問上一** 「你說我們的推測怎樣?」

當作廢話。」 「可惜你師父就是將我們的金石良言 「很合理。」傅玉書强笑。

傅玉書劍眉輕蹙。

「好像我們這樣的聰明人,其實並不

「不錯。」 傅玉書索性灌米湯。「弟

腦筋?」 赤松亦推門出來。「是誰在棋盤上動

是玉書-鳥有什麼好玩,在那兒買的?」 赤松目光一轉,落在鳥籠上。「這種 蒼松道··「當然是我了,難道你以為 傅玉書道:「山下的市鎭裏。」 他啊,就只懂得逗鳥玩。」

「只不過一両銀子。」

頭。 就是送也不要。」 「這種鳥唱得既不好,顏色又不够美 「一両,怎值得這個價錢?」赤松搖

敎 下我。」 赤松接又道。「在買之前你應該先請 傅玉書苦笑。

也懂這門子的學問?」 傅玉書尚未答話,蒼松巳插口:「你

「却是從沒有聽你提及。 「怎會不懂?」

告訴別人,也不管懂得有多少。」 蒼松立即問:•「那你說,這種是什麼 「你以爲我是那種人,懂什麼就忙着

敢肯定。」 「應該?」蒼松冷笑。「其實你也不 「應該就是畫眉。」赤松皺起眉頭。

走路。 我面前吹大氣,我懂得養鳥,你還未懂得 「翡翠。」蒼松又冷笑一聲。「少在 「不是畫眉又是什麼?

第一次聽到有這種鳥,你說懂,這你告訴 「翡翠 」赤松亦冷笑。「那還是

> 師叔都是別具慧眼,與衆不同。」 了不起的人物,果然無論大小事情,兩位 子當初一見兩位師叔,就知道兩位師叔是

前途!」 拍傅玉書的肩膀。「好,好, 赤松蒼松大樂,蒼松更走了過去, 够眼光, 有

傅玉書冷笑在心中

地上苦練青松教他的六絕 子夜時分,雲飛揚又在密林中那片空

身份,甚至不知道青松也就是他的父親。 黑衣蒙面的青松站在一旁,來回的踱 他到現在爲止,仍然不知道黑衣人的

不到你們武當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步,心緒顯得不怎樣安寧。 雲飛揚練罷了劍,青松突然道:「想

平傅玉書也都不是他的對手。 雲飛揚目光一轉。「是了,師父, 青松點頭。「不難想像。」 「那個兇手的武功很高强,連白石謝

譬如你,也該替武當盡些心力了 「這是武當的事情該由武當的人來應 「可是我……

付

潛伏在武當弟子之內。」 對武當山上的情形還瞭如指掌,只怕就「以我推測,這個兇手除了武功高强

「什麼?」雲飛揚一驚。

意。」 來沒有顯露過武功,這個兇手一定不會在「在武當山上你只是一個下人,又從 「在武當山上你只是一個下

不過看出赤松不是真的懂。 蒼松一呆,他其實也是信口開河,祇這種鳥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赤松連隨道:「說不出?」

好 ,就是不會飛。」 赤松大笑。「那有不會飛的鳥。 「你不相信可以一試。」蒼松仍然嘴

**蒼松悶哼一聲。「這種鳥沒有什麼不** 

硬 赤松一 聲「好」 ,立即走過去, 傅玉

經送了給師妹,若是飛掉了如何交待?」 書一看大急,忙按住鳥籠。「這籠鳥我已 蒼松道••「既然是婉兒的,那……」 「心虛了?」赤松笑出來

罵我們爲老不尊。」 蒼松那肯服輸。 「我只是怕開罪婉兒

「那容易,飛掉了,賠回她就是。」 「那間鳥店就只有這兩隻。」傅玉書 「好!」蒼松硬着頭皮走過去。

上就是了。 赤松笑道。「那也很容易,將門窗關

不知道如何是好。 戶關上,蒼松沒有動手,瞪着一雙眼, 也不待傅玉書答話,逕自走過去將窗 也

我們作證。」 前,一面還對傅玉書道,「玉書,你來給 傅玉書焦急萬分,却又無計可施, 赤松一一將窗戶關上,立即走到鳥籠

那兩隻鳥先後抓出來,放在桌上。 巴巴的看着赤松將鳥籠打開,伸手進去將

西望,跳幾步,又停下 那兩隻鳥大概還未習慣,在桌上東張

是不是?牠們只會跳,不會飛。」 **蒼松看着,放下心頭大石,大笑。**「

全不是味兒 赤松笑望着蒼松,得意之極,蒼松却完 傅玉書失聲••「不好 傅玉書心頭更焦急,便待伸手去將鳥 話口未完,那兩隻鳥已振翼飛起來。 「不用怕,門窻都關上, ,却給赤松按着。 「再看!」 飛不掉的。

即 化日, 往門外飛了出去。 門已經被倫婉兒推開,那兩隻鳥兒旋 傅玉書急嚷。「不要進來,不……」 門外即時傳來倫婉兒的聲音。 關着門幹什麼?」 「光天

我養的鳥兒?」 傅玉書不由手指着赤松。 倫婉兒一眼瞥見,一呆。 「誰放走了

我找回來。」 倫婉兒一跺脚。「我不依,你們快替 赤松大窘。 「我們只是,只是……」

山去給你買……」 赤松尴尬之極。「好,好,明天我們 「我要那兩隻」

硬說那種鳥不會飛。」 赤松一攤雙手,遷怒蒼松。「都是你 「我的確見過有些,有些不會飛……

L\_ 隻。 手各抓住一隻鳥兒,竟就是飛走了的那兩 了,傅玉書看在眼內,亦不知如何說話。 蒼松仍然不服輸。 **雲飛揚却就在這下子走了進來,一雙** 兩人連隨又吵起來,倫婉兒眼圈又紅

赤松蒼松看見,齊皆一怔

姑娘,這不是你養的?」 雲飛揚一直走至倫婉兒身前。「婉兒

,放進鳥籠內。「謝謝你·····」 倫婉兒連連點頭,破涕爲笑,接過來 「幸好正撞在我身上,下次可要小心

去,去!」 立即遷怒雲飛揚。「你又進來幹什麼?出 倫婉兒瞪了赤松一眼,赤松偏開臉,

雲飛揚旒忙退下

自己說… 却被赤松截下。「你輸了,怎樣腎, 蒼松追上兩步,正想借這個機會外溜 你

**蒼松心念一轉。「胡說,你輸了。** 「那兩隻鳥兒……

揚的手中? 傅玉書聽着心頭猛一動 「若是真的會高飛,又怎會落在雲飛

黑布蒙上面龐。

火,也不知在想着什麼。無面人倚着旁邊的一條柱子,呆望着那堆 夜空中忽然傳來了飛鳥振翼聲,一刹 破落的古刹殿堂中,燒起了一堆火,

那 一隻飛鳥向那堆火投下來。

揚

解下 字條上寫的字並不多,無面人面上目 了一卷字條,抖開來。 無面人及時一把抓住,隨即在鳥腿上

光一 揮手,鳥飛入夜空。 字條迅速的化爲灰燼,無面人接着一 寒,手一搓,將字條投入火堆。

頭,消失在迷濛夜色中。 他的人亦飛鳥一樣掠起來,掠上了牆

房中沒有燈光,只有從窓外透進來的。中沒有燈光,門被震開,他奪門而入。合一印,霹靂威力立現!

隻抓住那兩隻鳥兒?」
養松道•「可是,不懂又怎能够一手

助天上的月色星光,一雙眼特別尖銳。 月光,這對雲飛揚來說已足够。 他在黑夜密林中練功,有時就只有借

也不會被師兄弟欺負。」

倫婉兒搖頭。「他若是懂輕功,平日

赤松道•「我說他不懂。」

「懂,一定懂!」蒼松一口咬實,再

蒼松道•「這叫做深藏不露。」

去, 兩個黑衣蒙面人手執利劍,看似便要斬下 傅玉書倒在地上,倫婉兒畏縮一角, 但都被雲飛揚的闖入驚動,一齊回過

當山殺人!」 雲飛揚大喝:「什麼人 ,胆敢闖進武

正他就在外面,整天都沒有離開。」要一試他就成。」傅玉書眼轉一轉。「反

「兩位師叔用不着爭吵,要清楚,只

頭來。

「如何試?」

赤松追問。

也不肯服輸。

一齊向雲飛揚刺過去! 黑衣人不答,身形暴展,雙劍齊動,

去! 蝗! 夫,左刺三十六,右刺四十三,劍光如飛 兩個黑衣人在劍上似乎亦下過不少工 雲飛揚不暇思索,雙掌一錯,迎上前

**克。」** 這兒就有一個好辦法,只是要委屈一下婉

蒼松瞇起了眼睛。「我

倫婉兒聽得直眨眼睛

雙劍封開去! 如,猛拍出幾掌,霹靂聲大作,反而將那 雲飛揚身形飛閃,竟在雙劍中遊走自

飛揚的雙脚,雲飛揚雙脚一蹬避過,右脚 一沉,竟就將那枝劍踩在脚下 個黑衣人霍地伏地一滾 , 劍橫削雲

往退思堂那邊望去。

聲音是那邊傳來,也不難辨得出是蒼

雲飛揚猛吃一驚,跳起了身子,探頭

一聲叱喝突然傳來。

「是什麼人?」

,却未入睡。

雲飛揚仍然挨坐在牆下,眼蓋巳垂下

松的聲音

哧哧」三劍,急刺雲飛揚眉心、人中、咽另外一個黑衣人一劍慌忙搶救,迎面「哧 那個黑衣人慌忙拔劍,但是拔不動,

雲飛揚雙掌霹靂聲响,一拂、一托

兩個黑衣人俱都一呆,雲飛揚脚一跳出手的敏捷,判斷的準確,實在驚人。

兒,追問傅玉書。 倫婉兒這時候亦已發覺不見了一隻鳥

於還是飛掉了。」轉向蒼松。「怎樣? 意。倫婉兒嘟着小嘴。「我不依……」 掉了一隻。」傅玉書望着倫婉兒,一臉歉 替牠們抹乾淨,那知道一個疏神,就給飛 赤松一旁插口道。「那也是天意,終 蒼松忙岔開話題。「婉兒不要生氣, 「我是看見牠們弄了一身的灰塵,想

我罸玉書彈琴賠罪。」 倫婉兒看見傅玉書這樣,再也氣不起 「該罸。」傅玉書忙將琴取過。

來 傅玉書當然同意。 「要我從未聽過的才可以。」

**牆壁**,坐在院外 更遠處,無面人已換過一身黑衣, 「叮咚」琴聲遠傳戶外,雲飛揚挨着 ,也聽得很入神 用

他的裝束與靑松傳授雲飛揚武功的時

也艮熟悉,所以,很快就找到了雲飛他的脚步放得極輕,對於周圍的環境 然後他就向退思堂這邊走來

顯然也很熟悉,所以,很快就找到了

見了那個黑衣蒙面的無面人。 雲飛揚忽有所覺,往東面 琴聲未絕 一望 ,就看

飛揚飛過去。 手一揚,一枝樹枝穿着一張字條,就向雲 「師父」一聲幾乎出口,無面人即時

**雲飛揚一手抄住,目光自然的一落** 三更老地方

劍踢飛!

開,仍變成滾地葫蘆。 那個黑衣人雖然閃避,及時將力道卸

壓住了當前那個黑衣人的右腕,左掌一抄 雲飛揚身形接長,劍光中欺入,右掌

,便將那個黑衣人當胸抓住「 「大胆,倒要看你是什麼人?」語聲

落,雲飛揚右掌一翻,硬將那個黑衣人

蒙面的黑布撕下 雲飛揚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鬆手,連 黑布後面的,赫然是赤松的臉龐。

退七步。 赤松却迫前,另一個黑衣人這時候亦

自撕下蒙面黑布,正是蒼松,一面衝上前 光既惶惑又傷感。 阱,不由又退了幾步,他望向倫婉兒,目 雲飛揚這時候總算知道原來是一個陷一面大喝道。「這一次你還不上當!」

的武功驚呆。 倫婉兒沒有作聲,已經被雲飛揚過人

的表示,赤松蒼松沒有理會他們,只管迫傅玉書在地上站起身子,也沒有任何 向雲飛揚

雲飛揚轉身急奔一

「不要走!」赤松大喝着追前 「看你走得到那裏。」 蒼松亦追了上

個 人巳你追我跑的離開了院子 傅玉書倫婉兒起步追出去的時候,三

去助兩位師叔一臂之力,你立即趕去召集 赤松蒼松的呼喝聲仍不斷傳來。

> 有要事。 呆,再望向那邊,無面人已經不知所踪 字條上只有這五個字,雲飛揚看着一 - 師父從未這樣的給我消息,

雲飛揚怔在當場

### 陷阱

那個鳥籠來。「傅大哥,剩下這一隻孤苦 來。倫婉兒如夢初覺,赤松蒼松大聲叫好一曲終盡,傅玉書雙手在餘音中停下 ,也事實是好。 又過了一會,倫婉兒忽然走過去提起

雙配對,好不好?」 零仃的,不如將牠也放掉,讓牠們在外成

這個要求,也虧他人急智生。「不好。」 傅玉書實在想不到倫婉兒竟然會提出 「爲什麼?」

留在這裏,雄的一定會飛回來。」 「你不知道飛走的那隻是雄的,雌的 「會這樣?」

恩愛? 「你難道沒有留意,牠們平日是怎樣

倫婉兒搖頭。 「當然了, 你年紀還小。」 「看不出· 蒼松插

的了?」 「說起又說,那種鳥飛得也不慢…… 赤松截口。「你現在承認那種鳥會飛

不錯 ,雲飛揚怎能够將牠們抓起來。 傅玉書把握機會。 蒼松一呆。 「你先別打岔,我是奇怪 「也許他的輕功很

「雲飛揚那懂輕功 ° L 赤松立即反對

個方向奔出,傅玉書往前走了幾步,却改倫婉兒芳心大亂,呆然頷首,向另一其他的師兄弟!」 问相反的方向掠出去。

秘密,更惡毒的陰謀立即緊接進行 現在他總算巳揭破雲飛揚一身武功的

### 青松之死

坐在燈下,手撫着那塊鳳玦 夜已深,一燈如豆,青松仍未睡,獨

屜 自主站起來,將鎖打開,拉開了床側的抽 一種不祥的感覺充斥心頭,青松不 由

東面窻戶即時一開,三枝透風鏢疾射 那之內放着一襲黑衣

了進來-

過, 都釘在牆上 青松耳聽風聲, 身形 閃 ,鏢從旁飛

**愈外同時黑影一** 

將抽屜推上,身形接穿窻掠了出去! 青松很自然的將鳳玦往黑衣上一放

進, 青松緊追在後面。 **窗外是一片竹林,一個黑衣人穿林而** 

晌 • 逢林莫入,青松却偏入,耳聽衣袂聲 緊追不捨。

從身形看來,他就是那個無面人, 出竹林,黑衣人接向後山掠去 青

松當然一些印象也沒有 無面人一身輕功修爲,當然比不上青

所以反而給無面人始終領在他之前。 松,但青松暗疾在身,功力已大打折扣

L110

矢,兩個起落,已落在退思堂門前,雙掌 他心切倫婉兒的安危,身形其急如箭

三掌都正中劍脊,這一份目光的銳利拍,竟就以雙掌接下那三劍! 三掌都正中

傅玉書看了倫婉兒一眼。「師妹,我

蒼松的大喝聲接起 雲飛揚大驚,身形急向退思堂那邊掠

兵器交擊聲,桌椅倒地聲,傅玉書與

倫婉兒的尖叫聲接响起來

退思堂那邊的燈火即時完全熄滅。

有 他要將二人拋離實在輕而易舉,可是他沒 雲飛揚也始終走在赤松蒼松的前面

陰毒的了 小路截住。 你說,那兒學來?」 蒼松接追至。「你這個小子,也可謂 他已經方寸大亂,一慢,就給赤松抄 一身武功,竟然裝作完全不懂 「還走?快跟我去見主持。」

雲飛揚沒有說。

主持再說。」 赤松道。「先別管他那許多,抓他見

「我…

:我不能去見……」雲飛揚結

結巴巴,連話也說不清楚。 「你不去,我們抓你去!」赤松一把

功……若是懂,還留下來幹什麼? 雲飛揚一閃避開。「我……我那懂武

下來,就是要殺人!」 「兇手就是你!」赤松一戟指。

懂武功,不懂你如何閃避得了。」 仍是給雲飛揚閃開,他冷笑。「還說你不 「不是你是誰?」赤松又一把抓去, 「人不是我殺的。」雲飛揚急分辯。

輕功,說!」 蒼松接喝問··「快說,誰教你這一身

一是……是我自創的。」 雲飛揚說話

不肯招認的了!」蒼松大吼一聲,撲了過 「自創?又不見我們自創,看你是絕

一個翻滾着地,拔步又走。

**蒼松赤松狂追。** 

無面人終於停下。

問。 越追心頭就越疑惑,這下再也忍不住,喝 竟然就停在密林中那片空地上,青松 「你到底是什麼人?」

知擅闖武當山,乃是死路一條。」 青松一凜。立即又鎭定下來。「你可 「與你一樣,都是神秘的黑衣人。」

「你這是明知故犯。」 「知道。」

黑衣人的身份教雲飛揚武當派的六絕。」 青松的面色沉下。「你待要怎樣?」 「正如你一樣,在這裏違背戒條,以 只是想領教領教一下武當派掌門的

絕技。 「不是。」 「殺我門下弟子的是你?」

「還要否認?」

「說老實話,你又不相信,只好由你

夜若是敗在我劍下,只有死路一條。」「絕不簡單!」無面人冷笑。「你 「你的來意只是那麼簡單。」 「你今

無面人不答,一翻腕,抽出那枝錐子 青松冷笑。「你用劍,懂劍?」

樣的長劍。「請!

「有這個必要?」無面人連聲冷笑。 「請先拿下蒙面的黑布!

鼠輩。 「本座有一個習慣,不殺見不得人的

死在何 何人劍下,要對手死不瞑目!」語聲「我也有一個習慣,要對手死也不知

一落,無面人劍與人成直綫,飛射向青松

那裹在綿密劍影中!

不好。」 百七十三劍,青松突冷笑。「你的劍術並

名家法眼。」 的兩儀,好像我這種彫蟲小技,自然難入 黑衣人冷笑。『天下劍術,首推武當

「你却是敢來惹我。」

術天下無雙,亦難以發揮其中威力。」 青松面寒如水,劍出不停,尋隙抵瑕

差,不能够成功。 本該斬殺黑衣人於劍下,就因爲那寸許之 不能够完全發揮兩儀劍法的威力,有幾劍

施展得不甚完整的一套兩儀劍法,自難免 有了破綻。

之內,巳蓄勢待發。

無疑問就穩操勝券。 若是他出手,與黑衣人雙鬥青松,絕

他仍然在等

青松劍出鞘,兩儀劍法展開,全身刹

雙劍錚錚的交擊,片刻間,交換了二

可惜他內力已只得原來四五成,實在

所以他的心情難免就有些惡劣,已經

傅玉書却瞧得出,他現在就藏身密林

在等適當的時機降臨。

可是他始終沒有下殺手,甚至給這兩,要殺他們並不爲難。

中。無面人相願一眼,身形急動,倒掠進入林

進林中空地,目光一落,當場一呆。

他們方在樹木叢中消失,雲飛揚就掠

然後他非常突然地衝前去,一把將青

一劍十三式,無一式不毒!

一心將黑衣人盡快擊傷劍下 「只因爲我知道你有傷在身,縱然劍

黑衣人瞧不出來。

武功 赤松蒼松繼續糾纏不清,以雲飛揚的

個老道士吵得頭昏腦脹,方寸大亂。 他再三叫兩個老道士作罷,兩個老道

士却無論如何也要雲飛揚跟他們回去見靑 也就因爲看見雲飛揚手忙脚亂,使他

揚擊倒的情形 們完全忘記了方才在退思堂內輕易被雲飛 平日雲飛揚被欺負慣了也未嘗不是

個原因 「兩位長老,就這樣放過我成不成?

雲飛揚甚至在懇求。 赤松蒼松無動於中。 「不成 一定要

「那……那我只好就……」

抓你回去。」

雲飛揚並沒有出手還擊,只是身形突 「就怎樣?」赤松不由得心頭先寒。

巳將赤松蒼松完全擺脫。 疾往外飛出去。 雲飛揚越飛越快,越飛越遠,片刻就 赤松蒼松狂追。

包圍,然後就像是長了翅膀的鳥兒一樣, 然一急,蝴蝶穿花一樣脫出兩個老道士的

跺脚。一糟,快三更的了。」 掠上了一個山崗,雲飛揚仰天一望 今夜也有月,也有星。

明顯的已經內力不繼,開始往後退。 那邊青松與無面人仍然在惡戰,青松 他的身形連隨又展開,向那邊掠去

將臉龐蒙上 傅玉書看得真切,探懷取過一方黑布

人實在城府深沉

主持,是誰下的毒手,將你傷成這樣?」 似要說什麼,雲飛揚不及待地追問。一 青松嘴角露出了一絲笑容,嘴唇顫動 (未完)

「主持,你怎樣了?」

退兩丈,迫到一株大樹的前面!再刺百七十三劍,無面人巳將青松迫 人眼看機不可失,奮力一劍疾刺了過去! 接七劍,青松後背巳撞上樹幹,無面 一旋,仰倒在地上! 青松終於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呼,身子

青松不得不硬接,雙劍交擊,內腑立 口氣 傅玉書與無面人不約而同,齊鬆了一

一陣衣袂破空聲即時傳來,傅玉書與

松抱起來,連聲急呼。「主持!主持!」

楚留香 楚留香 楚留香 電影經已放映 小說版權是 電視即將播出

掌一拍,便將劍夾在雙掌之間!

板一樣,無面人竟然無法將劍刺前一分!

雙方就這樣僵持起來,無面人外露雙

青松雙掌突赤如硃砂,就像是兩塊鋼

人喝叱聲中,雙手運勁,猛向前刺去。

劍尖距離青松的咽喉不過三寸,無面

探,又將劍接回,飛鳥般俯衝向青松!

無面人「一鶴冲天」疾掠起來,手一

劍如一張發光的漁網撒下,青松却雙

聲,兩支劍一齊脫手,

上半天。

青松身形欲起,內腑一陣劇痛,又停

時被震得一陣翻騰,吐出了一口鮮血。

無面人劍再飛旋,猛一絞,「錚」一

說小侠武派新 環球出版社獨有 古 人物性格突出, 電影電視描寫得更詳盡 超級市場均舊

之間,傅玉書迅速欺前去,又兩掌拍出!

青松雙掌陡合,又將那枝劍夾在雙掌

無面人倒衝而回,劍再刺青松心胸!

,面色已有如金紙,雙掌一鬆,劍立即刺

「叭叭」的兩聲,青松後背再挨兩掌

又一口鮮血噴出!

陣翻騰,

帶劍震飛

連踏前三步,疾一揮,竟然將無面人連人

猛一聲暴喝,青松雙掌夾着那枝劍,

**睛兇光畢露,青松的額上汗落淋漓。** 

雙掌閃電般印在青松的後心之上!

也就在這一刹那,傅玉書自後掩上

青松發覺要閃避經已不及,五臟猛一

身子被震得向前衝出一丈,張嘴

L112

## 窮途逢父執

以閃開,前者被擊得一個倒仰,向後翻了掌端的力通十足,彼此距離又近,萬萬難 「千手太歲」郭元洪霍地一掌擊出,這一 黑衣童子身形方自縱落窓前,迎面的

不包括曹羽在內的四名金星衞士,幾子尚未站定,再次的栽了出去,「碰!」 猛可裏又着了姜野一掌,黑衣童子身

看死在壁角裏一 乎是同時自四方進身逼上,死死的把對方 黑衣童子劇烈的喘息着,那副樣子真

…只是一時却又無可奈何 像是急了,兩隻眼睛咕咕嚕嚕轉個不已…

是被人點了穴了 郭都衞過去祭看了一下,回頭道。

中的真空

—— 直到這一陣梆子聲,才使她覺出了腹過一點東西,「憂愁」竟使她忘記了飢餓

窩囊可就不用提了 個人誰也沒有再開口說話,心裏的那股子 顯然是黑衣童子方才來時所為—— 五

幾個人給解救了過來,一行人轉入花廳! 郭元洪遂即施展手法,把被點了穴的

裏吃蹩至此,傳揚出去,勢將落人笑柄! 竟然會在對方一個不見經傳的啞巴少年手 五位聲勢顯赫,身手傑出的大內高手, **花廳裏兀自瀰漫着未曾消逝的彩烟**一

逕返住處休息去了。 曹羽一肚子的蹩扭,一句話也不說,

以無限凄凉的感覺! 夜店,青燈,再加上絲絲秋雨!給人

公主朱翠如今是真正的凄凉了

籠上,串成一串,在夜雨裏分外顯眼,不 老福林客棧」五個字,分寫在五個油紙燈 確實太寂靜了 長巷外老是敲個不休的梆子聲,這調調兒 眠的蝙蝠只是來回穿梭似的飛掠着,襯以 一行芭蕉被雨水刷洗得綠油油的一 **佇立在窻前,悵望着軒窻外的雨絲** 

那亂絲的頭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團亂絲,要想在這麼多的糾纏裏清理出 只是呆呆的向窗外看着, 腦子裏像是

再也不曾挑動了 微微向上挑起;代表喜悦的雙眉,也很久 苦,早已使她頰間失去了笑靨,那雙慣於 這種情緒莫名;無奈的困境裏,心情的愁 不知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她即陷入到

L114

整整一天,直到現在爲止,她不曾吃

# 旅邸遇故知

天有路你不去,地下無門自來投,且把你 先行拿下來,看你主人是要你不要?」 緩走過來道:「小子,你認了吧,這叫上

花廳的天花板接觸,活似一隻穿樑的燕子 直由 符向廳門穿出一 聲怪叫,陡地掠身而起-話聲方歇,壁角的黑衣童子修地發出 「千手太歲」郭元洪頭頂上掠過去 一背脊幾乎與

手 這時見狀一聲怒叱道。「你敢!」 本來曹羽還自恃身份,不願向對方出 然而,曹羽却不容他如此一

黑衣童子的身法已具逈異,只是在這

雙肩甫晃,出掌如電-

一掌看似平常,其實却變化萬千,黑衣童位曹老爺子眼睛裏,却不能逞强,曹羽這

味道,最能合她的口味! 椒油,就着兩條藕片糟八魚,似乎很有個 攤子上來上一碗什麼!一碗素麵滴上點辣 際,步出屋外,在這個專賣夜點的小餛飩 過去幾天以來,她每常在夜深人靜之

今夜,她却有些懶得動了,只是禁不

去不可的感覺 住那陣老梆子聲聲催人,似乎在催促她非 「去吧!一個人再悶下去,可眞是要

病了! 的由衣架上拿起了一領披風,拉開風門 -對自己說了這麼一句,她賴洋洋

頂着迎面的小雨,逐即步出 油布篷子,半裹半外的,擺着六七張桌子 ,十來張板櫈— 長巷口,一列梧桐樹下,支着兩大塊 - 這就是「老吳」的麵攤

子, 個客人,別看他的生意寒酸,不論天氣陰 敲着梆子,打量着他的座頭兒,已有五六 圍裙,臉上紅得發亮,正在巷子裏冒着雨 無人不晓-客人照顧他的生意一提起「老吳」的麵攤 雨,就算是臘月裏下雪的天,他也照常有 這附近五十里內外,硬是無人不知。 「老吳」這個山西大漢,圍着個油布

Ī 朱翠一走進攤子,老吳的梆子也不敲

哩……」 滿了黑鬍子的嘴笑道: 「我就是等着妳來 「大姑娘好呀!」老吳嘻着他那張生

子雖詭異莫測,亦不能逃過!

四濺! 去,「克喳!」一聲,震碎了一扇窓戶 這一掌直把他打了個滿臉發花, 黑衣童子身子就像球也似的被彈了 只聽得「嘭!」 一聲,打了個正着 鮮血

脫身逃走一 在連番中掌受擊的車創之下,猶自不忘 隨着他身子一個倒仰之勢,陡地揚手 然而這小子硬是有股子不倒的硬勁兒

被黑衣童子這一手障眼法兒所騙! 尤其是曹羽更是自負了得的人物,奈何却 現,緊接着瀰漫起滿室彩烟-打出了一掌五色石子般的東西 雖然都當得上武林中一流身手的人物, 只聽得一陣子劈拍聲响,先是火光乍 在場各人

1,但是對於黑衣童子眼前所打出的這他們雖然在江湖甚而官塲中,都歷練

天小回回撓來了七八隻鶴鶉,味道可好啦抹布來,先施勁兒的抹了一陣桌子:「今朱翠在一個冷座上坐下來,老吳拾起 謝,那敢情好,我肚子倒是有點餓了! ,我特爲給妳留下了兩隻沒敢拿出來! 朱翠點點頭,遞上半個微笑道••「謝

樣?\_\_ 再弄兩條小魚,來上四両酒驅驅寒,怎麼 肚子··「我給大姑娘下一碗雪菜肉絲麵, 老吳嘿嘿笑了兩聲, 挺了一下肥大的

成茶吧!」 朱翠搖搖頭說:「我不會喝酒,就改

湖龍井!」 說着你就轉過身子張羅着去了 「好!」吳胖子說•「那就來一碗西

怪乎七八雙眼睛,都情不自禁的向她瞪着何大家如王族出身,畢竟是透着不凡,莫耳目,挑最不起眼;最不花悄的穿着,奈天青的一雙緞子弓鞋,雖說是她特意避人一身湖靑色的八幅風裙,脚下是同色水面 簡直是眼都直了 朱翠脫下了身上的緞子斗篷,裏面是

吳胖子一面下麵,嘴裏還不閑着。「「 我倒是忘了,大姑娘妳找着妳娘了沒

地面上可是不大安靜-娘妳一個人在外面,可是不大好!這兩天 張椅子, 朱翠搖搖頭,說了聲。「沒有! 端了兩盤鹵菜來,吳胖子乾脆拉過一 越不想說話,對方的話還是越多 與她對面坐下來。「正格的,姑

面細細的嚼着,乜過眼睛來。「有什麼事 朱翠揀了一片藕,慢慢送入嘴裏,一

上回書至廠衞提

逃脫 向簡外縱出,然而這干大內高手又豈容他 頭按去,桑斗一驚,閃身退開,啞童乘機 包圍,啞童情急拚命,十指箕張向桑斗肩 夏元之、姜野等,立即四面散開,將啞童 喝令手下擒下啞童,廠衞郭元洪、桑斗、 帮信使啞童竟賷書前來,曹羽看罷來函, 不樂帮手中,就在曹羽等人猜忖間,不樂 一面,曹羽又猜忖無憂公主等人會否落入 在漢陽府俟戶搜索無憂公主等人下落,另 在漢陽府中勒令府尹及神機營千總,立即 前文提要: 督曹羽偕一批手下

得一怔,已失了先機! 掌奇怪物件,却是以前所不曾見過,怔

乍閃,飄身而出,來到了廳外! 曹羽首先覺出不妙,暗忖不好!身形

其他四人亦先後衝出!

的踪影 字, 五個人先後來至廳外,但只見明月光 夜凉入水,却已失去了對方黑衣童子

踪影 互在附近察看一週,依然是不見對方絲毫 頂,其他四人也先後自不同角度躍起, 曹羽冷笑一聲,肩頭輕晃,躍上了 一行人轉回大廳時,才發覺那一排宮 相

四名官兵,一個個瞠目結舌,敢情早就被 紗吊燈滴溜溜的直打着轉兒,燈下站崗的 人給放倒了

曹羽打量着,只氣得臉色發黃,却是

「赫!敢情可大啦!

前凑了凑,吳胖子壓低了喉嚨。「我給妳 說這些,大姑娘妳可別害怕,要是害怕 我可不說了!」 ·兩隻眼睛左右瞟了一下 把頭向

「噗!噗!」連聲,敢情是麵開鍋了。 朱翠心裏微微一動,祇聽見那邊灶上

翠座頭上 位客人打了酒,切上菜,這才又轉回到朱 吳胖子趕過去把麵盛在碗裏,又爲一

夥子厲害的土匪,嘿!可厲害啦! 對方怕不怕了。「聽說漢陽府最近來了 「是這麼回事!」 這一次他也顧不了

朱翠用眼睛表示了她的疑問

數第一也數第二,妳猜怎麼着?唉!一隻爺,妳聽說過吧!論財勢,嘿,在漢陽不吳胖子壓低了嗓子道:「南城的胡九 胳膊叫人給生生刴啦!

!聽說叫什麼『快樂帮』……的 吳胖子道: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 「你說錯了 !」接口的是另一桌子上 「爲什麼?還不是爲了錢 「爲什麼呢?」

的人客。「不是快樂帮 說話的是四十上下的一個中年漢子。 是『不樂帮』

着兩隻袖子,裏面是白綢子的汗褂-然又是一個體面的人物! 一身寶藍的袷袍子,白凈的面皮,捋

不招呼一聲?」 •• 「是常爺 - - 你老什麼時候來的?怎麼 吳胖子回頭看了一眼,一臉驚喜的道

「常」的臉上含着笑,打着一口電

見我?」 省的口音··「是你這裏來了貴客,那會瞧

朱翠打量了一個够,臉上愈加的現出稀罕 一面說,那雙深邃的眸子早已上下把

着切個小拼盤吧!」 裏,嘿!我這就給您上酒,唷!說到菜,人,就住在對面街頭上的『老福林』客棧 您可是來晚了,好菜都沒有了,給您凑合 「常爺眞會說笑話」這位姑娘是外來的客 吳胖子趕忙過去招呼着,一臉笑道。 說到菜,

酒來吧一」 個人悶的慌,想來喝上兩盅,先弄壺好姓常的一笑道:•「隨便你呀,我只是

一般,像是專爲姓常的所準備好的一 也現成,很快的就上來了,杯箸顯然不同 吳胖子答應了一聲,酒倒是現成,菜

之流! 兒,就覺出對方氣字不凡,不像是個市井 朱翠在方才與這個姓常的一照臉的當

大鐵門,可氣派啦! 鎮武將軍常老爵爺的公子,人稱常小爵爺 挺有禮貌的欠下身子••「大姑娘妳好。」 「姑娘您或不認識,這位常爺就是世襲 一他的府第就在頭裏,呶— 吳胖于嘿嘿笑着走過來,向着朱翠道 朱翠微微點了一下頭,輕應了聲好! 雙方眸子再次交接之下,姓常的倒是 一就是那個

威她是認得的,一向是自己家裏的常客, 朱翠心裏微微一動,「鎭武將軍」常 眼前這個人,她却是第

朱翠道••「常先生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清楚,不.迪我知道這兩天官面上很緊,聽常小爵爺道:「詳細情形我並不十分

姑娘也許不知道這些匪人作案的手法實在 了肚子裏,頓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 下面的話「呼之欲出」却又臨時吞在

個客人,也都聽出了神。 **領子專心的在聽** 吳胖子連客人都顧不得招呼,伸長了 小麵店裏其他的幾

使這麼多人失望,只有一道其詳了。 常小爵爺似乎後悔有此一說,爲了不

就要出來作一次案,叫做什麼……不樂之 「是這樣的——這些土匪聽說每幾年

他們作案的手法,是先找到一些有錢的人 叫『不樂之捐』眞是荒唐極了! 照給也就罷了,要不然就殺人家性命,名 然後開出價錢,定下日期,到時候對方 冷笑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

「難道官府都不管?」 「老天爺!」吳胖子又叫了這麼一聲

「這些子酒囊飯袋!」

眼無忌。「不是我罵他們,這些衙門裏的小爵爺想是多喝了兩杯酒,更加的放 真要遇見了厲害的人,他們是一點辦法也 東西,平常見了老百姓,厲害的不得了

.聽說不樂帮的人都有一身好功夫,這喝了一口酒,他放下杯子。「……不

子的小麵攤裏碰見了他,雙方如論及本是時改了主意,眞是想不到,竟然會在吳胖 利害而無道義,更不能不特別小心! 拿「鄱陽叛王」一家大小的流言,早巳盡 世交,只是眼前却不便明言,再者目下捉 到距離太近,又怕株連他全家大小,才臨 落難,原計劃到他這裏暫避一時,後來想 軍之職,亦爲父親所節制,自己母女此次 ,人心隔肚皮,尤其是官場中只有

對方一眼-朱翠心裏這麼思念着,情不自禁的看

,白皙的臉上洋溢着「慷慨激昂」,給人家出身,氣宇自有其開朗不同凡俗之一面 以正直公義的印象! 總在三十七八四十左右,軍功世 這位常小爵爺要說是「小」 可也

「還沒有請教姑娘貴姓?……是本地

小爵爺的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盯向朱

朱翠微微遲疑了一下,才吐出了一個

知怎麼一來,還是說了實話 本來她想隨便編上一個姓的,可是不 字

,只見他臉上立刻浮起了一片笑容! 果然這個姓,使得常小爵爺驚了一驚

道。「姑娘不是本地人吧!」 「這是國姓呀--」常小爵爺含着笑

吳胖子在一旁接口道:「這位姑娘是 朱翠搖搖頭!

來打聽她娘消息的!」 新止住了。
話才出口,却被朱翠略似責備的眼神

姑娘與各位座上朋友的賬,由我付了。」子裏拿出了一小錠銀子放在桌上:「這位于裏拿出了一小錠銀子放在桌上:「這位此時在注視着作,參即推杯站起來,由袖也就難怪了!」 外面還下着雨呀!」 吳胖子一怔道:「爺— 您這就走?

「不要緊ーー」

向着朱翠禮貌的點了一下頭,起身外

受寵若驚站起來,在常小爵爺步出之時 齊哈腰稱謝! 小爵爺就這麼頭也不回的去了 朱翠繼續吃她的麵,其仰各人却有些 雨地裏立刻過來兩個人張開傘迎着一

那人傘下

上談話不便,我看姑娘此行似有難言之隱

常小爵爺笑嘻嘻的道:「方才小食攤

如有在下能効力之處,在下很願爲姑娘

他在適當時機加以援手,自是有益無損!

略一思忖,她也就不予拒絕,途即在

,一逕步向常小爵爺立處。

>刻下自己家人正在危急落難中,如能得

了香茗,退下!

因爲這位將軍到底是自己父親的心腹愛將 者,她也有心觀察一下鎭武將軍的近况,

兒的搖着頭,臉上却堆滿了笑意! 淋了一身雨也沒追上,回來之後一個勁太多了,用不了這麼多呀!」再追出去 吳胖子拿起銀子,自語着: 「太多了

盡力一

爵爺請客,我再給各位加點菜呀!」 們窮人!得!各位算是白饒了一頓,反正 「這位爺一直就是這個樣!最體諒我

姑娘如不

常先生太客氣了!

朱翌見他面色誠懇,微微一笑道:

自己的錢我自己付!見了面你代我謝謝常 」朱翠站起來道••「我

其像她這種出身,自有其一份矜持

微微一笑,她即道:

可那麼就煩頭前

却又能奈自己何!只是一個姑娘家;尤

朱翠藝高胆大,自忖即使他心懷不軌如不見棄,請來舍下一談如何!」 常小爵爺欠身道:「舍下就在附近

說罷,留下錢 , 冒雨而出!一逕的走

個打傘的長衣人由暗處迎過來! 朱翠出了吳胖子的麵舖不遠,即見一

**談!我這裏守候着您哪——」** 來道:-「姑娘好,我們公子請姑娘過府 雙方尚距離甚遠,那人即深深哈下腰

列宫燈,照耀得異常明亮,幾個高懸的鳥了一條長長的箭道,步向廻廊,廊子裏兩小厮立刻打着燈籠迎過來,帶着二人穿過巡步向那所聳立在巷口的巨宅之中!一個

當下他道了聲請,遂即導引着朱翠一

常小爵爺如果够細心,只這一句「頭

\*就可看出對方不同凡俗的出身

是這麼回事吧! 「怎麼?」吳胖子一頭霧水似的。「

莊,也在幾天前遭了毒手,橫屍在美人莊 就連我們漢陽府知名的『金獅大鏢頭』左 趙子方……」常小爵爺一口氣說出來。

,哼哼,這一下子,漢陽府可有得好忙的

麼來着?」 把一雙眼睛移向吳胖子道。「你剛才說什 常小爵爺笑了笑,學杯自飲一口 朱翠沒答理他,却把眼光移向雨地! 9 却

這位姑娘正說到那帮子叫什麼,快樂不快一一不是爺提起,我還幾乎忘了,剛才跟 樂的土匪,爺您就來了!」 吳胖子愕了一下,想起來才道•• 不是爺提起,我還幾乎忘了,

似的呆在機子上了,半天吭不了聲一

吳胖子聽爭這裏,就像一傳泥菩薩也

那位落難公主緩緩移過頭來,情不自禁的 注視過去! 常小爵爺點點頭道。「這件事我最清 「不樂帮」三字一經出口,立時使得 不是快樂是『不樂』,不樂帮。

翠道:「姑娘遠來尋親,單身在外,要多

過了老半天,他才吐出了這麼一句!

常小爵爺隔座舉杯,向着另座上的朱

多保重,我敬妳一杯!」

朱翠道··「常先生講不要客氣,謝謝

姑娘可聽見過?」 常小爵爺微微一笑,注向朱翠道。

玉葉,不像是尋常人家……」

常小爵爺放下酒杯道。「朱姑娘金枝

以茶代酒,她也喝了一口

朱翠搖搖頭•「沒有!」

了疑問 ·江湖上居然還會有這麼一帮子怪人!」 妳,就是我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聽過 朱翠杏目瞟向吳胖子,果然後者提出 常小爵爺道•「這話也是,別說姑娘

養-

事實上我慣走江湖,倒也不是什麼嬌生慣

搖搖頭,淺淺笑道。「常先生抬舉了

朱翠心裏一驚,表面却絲毫不現驚慌

叫不樂帮,這是一帮子什麼樣的土匪?」下來道。「爺,您還是說個清楚……什麼 把胳膊給刴下來啦一 說的不錯,南城的那個胡九,真的是敎人 常爺哼了一聲道。「你剛才跟朱姑娘 吳胖子迫不及待的拉過一張竹櫈子 坐

中來自南海那個不樂島的一羣人……?」

:莫非是傳說

「常先生!」朱翠直言不諱的道。

「我倒是不清楚了!怎麼姑娘也聽說

「這個……」常小爵爺搖了一下頭

解的眸子,

只是在對方身上轉動不已!

相信自己這雙眼睛似的,那雙充滿了費

常小爵爺「啊!」了一

聲,像是有點

「曩有東楚銭莊的侯三,大元米號的是胡九爺一個人,還有……」與有……」 吳胖子翻着眼,嚥了口唾沬道••「這可

倚立在牆下,身側一人為他高高撑着雨傘先時曾在麵舖遇見的那位「常小虧爺」正朱翠眼珠子一擩,即見一隅牆角下,

,正在遠遠向自己含笑點頭!

依照平常習性,朱翠是决計不會答理

帶路的小廝一直導引着來到了側院的直在强調着「秋」天已然來臨!設得更是濃淡適宜,醒目的黃菊,似乎一設得更是濃淡適宜,醒目的黃菊,似乎一 黑法無天了,居然目無官府,公然常小爵爺哼了一聲道。「這帮子也朱翠點點頭道。「聽過一點……」

**花廳,行禮退下** 常小爵爺伸手推開了空花雕刻的門扉

道了聲·「姑娘請!」

位「小爵爺」必有什麼話要向自己說,再的,只是今天情形特別,顯然她瞭解到這

朱翠邁步進入,並無忸怩姿態! 雙方落座之後,一個俏麗的丫環獻上

這一切看在鄱陽公主的眼中,却又極其平 將軍府第自有其莊嚴宏偉氣度,然而

,在在使身爲居停主人的常小爵爺心 1在使身爲居停主人的常小爵爺心中納她始終保持着一份確容和高潔的氣度 次和貴爲

的絕世風華和氣度所震驚了 公主」的異性接觸, 是他前所 「我想你必然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他可能有生以來,第一 未見,也就難怪他深深爲對方性接觸,是以對方的氣質儀態

朱翠平視着他緩緩的道。「現在你可以說 常小爵爺先是一呆,遂即輕輕咳了一

是在尋找令堂,是以……我才動了好奇之 姑娘妳有異尋常,吳胖子又說到姑娘此行 「是……不是的……」他反倒有些拘 「剛才在小店初見姑娘時,即覺出

有異於尋常了?」 朱翠淡漠的笑了笑。「我什麼地方又

娘也許自己並不覺得,一個出身高貴和覊 「這……」常小爵爺微微一笑•「姑

L116

在了朱翠手扶椅搭的那隻纖纖玉手上! 巳再次打量了對方一下,最後目光,却落 朱翠立時心中昇起了一些慍怒,然而 在他說這幾句話時,一雙眼睛很快的

那隻碧綠的翠鐲時,立刻爲之冰消! 她的不悅在自己眼睛接觸到手腕上所戴的 尋常人家女兒,豈能戴得起這華麗貴重 眞是一大疏忽-她深深的自責着

一雙眸子,偏偏就注意到了。
一不注意,却又自腕上溜了出來「對方的一不注意,却又自腕上溜了出來「對方的」,與最嚴在袖子裏, 的飾物? 是昨夜她私下打點清理時,發現 ,一時愛它

含微笑道: 「姑娘只憑手上這隻翡翠獨子 就只怕萬金而不可得了! 「如果我的判斷不差!」常小爵爺面

見得沒有一兩件家藏至寶! 朱翠微微一笑:「尋常人家女兒,不

非尋常人家所可購置了! 只是姑娘身上這襲碧湖青的蘇緞宮帛,就 「不錯!」小爵爺緊釘着一句道。

這個頗精鑑賞的行家眼中,一樣的露出了己行囊裏最最樸素的了,却不知落在對方又疏忽了,她自忖所選穿的衣着,已是自 朱翠往身上瞧了一眼, 知道自己顯然

爲呢一 微笑了一下 ,她反問對方道。「你以

來姑娘非祇出身望族,多半還是官宦之家常小爵爺赫赫笑了幾聲道。「由此看

緞 能恩蒙聖上賞賜,得能衣着這類進貢的宮 因爲就我所知,只有一二品的大臣,才 ,這麼看來,姑娘的出身也就可知一二

面臨險境了 果對方換在官府當差 朱翠心裏暗暗吃驚, ,今天自己豈非又得 忖思着好險 如如

身世麼? • 「莫非你請我來這裏, 莫非你請我來這裏,只是在刺探我的她心裏驚訝表面却並不顯著,一笑道

奇而巳!」 娘不必見疑,剛才我已經說過,我只是好 常小爵爺搖頭回道。 「那倒不是 姑

常小爵爺怔了一怔 朱翠道:「我也有些好奇! , 道·「姑娘的意

·對方的

帮 的事情! 朱翠道。 「是關於你方才說的『不樂

是由衙門裏的幾個管事嘴裏知道而巳。」 「噢!」 常小爵爺一笑道··「我也只

風驚草動,料難逃過賢父子耳目之中!」 方西衞精兵,當在令尊管轄之中,有什麼 常小爵爺又是一驚! 朱翠道。「今尊職掌襄漢軍權~這地

協調着拿人吧!」 能是他們對手?只怕令尊這個將軍府也要 樂帮』如此橫行,漢陽府的幾個捕役如何 常小爵爺先是面色一變,遂即恢復鎭 朱翠淺淺笑道•「一:果然那個『不

定 「姑娘有此一番見地,足見非比尋常

以真實身份來歷賜告,才好繼續說話!」了,」常小爵爺拱了一下雙手道:「還請

着害怕,令尊乃明逹事理之人,他不會怎朱翆臉上帶出了一抹微笑:「你用不好說話……妳處是先避一避吧!」

了,一利間,怔在當塲。常小虧爺不禁為她的這番鎭定所驚住輕輕吹了一下,喝了一口!

客人是自己請進來的,却想不到竟會

麼樣我的!」

「妳怎麼知道……?」常小爵爺頓了

兩名貼身常隨的侍候之下,那個欽賜世襲 「子爵」的「鎭武將軍」常威,已邁步進 就在這時,花廳門開,湘簾高捲, 在

對 但頭髮不白,身子骨格看上去也很硬朗。 外面才回來,身上還沾着雨珠兒。 短短的鬍子,雖然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 「玉核桃」 瘦長的個子,長眉、朗目,唇上留着 一身醬色團花的夾袍子,手裏握着一 ,由其行色上看來,像是由

如深,實在摸不清這個姑娘的眞實來歷,以及對方剛才所放出來的口風,在在諱莫

莫怪乎常小爵爺這一瞬也爲起難來

己平常作風不同,再者對方的出身來歷,

一個女流,應是輕而易舉,只是一來與自 痛問題,固然在一呼百諾的情况下,對付 撒起野來,賴在這裏不走,可實在是個頭 個品行端正的正經人,對方姑娘要是真的

眼前機會正是求之不得,事實上他却又是 果這位小爵爺素行不良;見色起意,那麼 弄到這麼一種境界,實在是尴尬極了,如

小爵爺見了老爵爺,不用說上前請安

然不曾留意到一隅座頭上的朱翠。 只是當他再次抬起頭來時,却發覺到 老爵爺哼了一聲,一屁股坐下來,顯

這一突然的發現,竟然使他楞住了 這位是:

之後我們再談如何?

「姑娘請暫避一刻,容家父離開道了!」常小爵爺顯然有些不自

朱翠一笑道·「既是令尊到了

我倒

將軍過來了!

外面傳出下

人的口音道: 「小的常福

常

小爵爺一驚道:「誰?」

恰在這時,

門外傳過來脚步聲!

常小爵爺欠身道••「這位姑娘姓朱

小爵爺只怕要費些唇舌才得了! 是一位外地來尋親的。」 尋親竟然會尋到將軍府來了,這一點

的用火石了紙打着煤,凑過去給他點烟。 裏接過了玉烟袋,那侍從單膝跪地,熟練 一連三口 老爵爺哼了一聲,伸手由一位侍從那 ,大股的烟霧由老爵爺嘴裏

> 心麼? ·呀,莫非你還會疑心就我有什麼意圖居我們終究是萍水相逢,互不相干的陌生朱翠哈哈一笑道:「常公子不必多疑

幾天漢陽府風聲很緊,除了不樂帮這干匪對方一眼,吶吶道:「姑娘說的不錯,這半天,他的臉色才恢復了鎭定,看了 人之外,另外瑣事也不少……

竟然當是瑣碎的小事,這顯然是語出不誠出動,想必是有驚天動地的大事,常先生 朱翠冷笑道••「朝廷的錦衣衞巳大學

「妳 : 常小爵爺霍地站了起來

姑娘妳到底是誰?」 「你太激動了 …妳怎麼會知道這些事……?

京派下來的鷹爪子太招搖了,地方上早就這件事外面還不知道麼!那是因爲這批北宋整微微一笑,接下去道:「你以爲 傳說開了! 時壓制住他的衝動,緩緩的又坐了下來。 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使得常小爵爺立

什麼傳說?」 常小爵爺苦笑了笑道。 「姑娘聽見了

傳說。」 朱翠一笑道••「是關於鄱陽王被擒的

來四下看了一眼,又踱向窻前向外顧盼了 下,走回來 常小爵爺 「啊!」了一聲,立刻站起

知隔牆有 「這件事姑娘不可隨便出口……須

「難道你在自己家中談話,也要如此溢有耳!」

翠。向兒子 丁,却不由自主的又移向那「我說——」 此縫着兩隻眼 一隅的朱

始 •朱翠的一雙眼睛就沒有離開過他! 事實上 這一眼,却使他心頭一驚! ,當常老爵爺方自踏入花廳之

題的! 爲股肱的心腹愛將「常威」,那是毫無問 ,就每每見他出入王邸,正是父親一向倚 這個人她太熟了,當她還是稚齡之年

了 常威原本靠向椅背的身子 ,忽然坐直

一下對面的這個姑娘 · · · 霍地轉向兒子道 「這位姑娘是姓——?」 「朱— 透過面前淡淡的烟霧,他細細打量了

猜疑 於習來有自,早巳根深蒂固,不容他再爲 回了老爵爺舊日的印象 幾眼,在朱翠雍容高貴的面姿裏,立刻拾 ,神色大爲慌張,立刻由位子上站了起來 上前一步!再次的向對方那個姑娘看了 老爵爺登時只覺得頭上轟的响了一 ·那種印象,由 聲

你們退下去,給我離的遠遠的 回過身來,向兩名隨從揮揮手道: 0

二侍從驚愕着答應了一聲,匆匆退出

人 外張望了 , 這才轉回來 老爵爺還不放 下,確定廳外再也沒有一環不放心,親自打開廳門 個外向

老爵爺抖頭着聲音道。 朱翠的一雙眼睛直直的看着他 「姑娘妳真的

謹慎麼?」

坐下來道•「姑娘也許不知道……」 唉 」常小爵爺輕輕嘆了一聲,

唇邊又吞了進去! 是常小爵爺的嘴,却未免過於謹慎,話到朱翠睜大了眼睛,急於一聽下文,只

「你怎麼不說下 」常小爵爺忽然作出 去?」

副笑

此忌諱……? 與鄱陽王過去的關係極深,所以你才有些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可是因為令尊,搖搖頭道••「我實在無可奉告!」

常小爵爺臉色一變•「妳說……什

來自大內的那些鷹爪子。 朱翠道:「你又何必害怕?我又不是

不知!姑娘到底是誰?哼哼……」 常小爵爺吶吶道:「可是妳却似無所

一刹那間,這位小爵爺臉上泛出了鉄

「如果姑娘今夜不說出實話。只怕妳

不易走出我這府第!」

!只要我能進來, 朱翠一笑。「啊 我就一定能出去!」 ?那倒不見得吧

花廳,也是不易! 妳以爲我這將軍府第,就這麼容易進出麼 只怕我不點頭,姑娘妳就是想走出這間 常小爵爺哈哈笑道。「好狂的姑娘,

還不想走就是了 不是這樣,等一下就知道了 ,只是我現在

「真的麼?」朱翠冷下臉來道。「是

,一面由几上輕輕拿起香茗,一面說,她臉上又恢復了 ,揭開蓋子,

爺難道竟然會忘了?!」 年中秋之日,承爵爺造訪,共賞明月 年中秋之日,承爵爺造訪,共賞明月 啊— 

地跪了下來。 一面說,他竟然向着面前的朱翠,

掺起,忍不住落下了一串清淚。 說着,一連拜了三拜,朱翠忙即上前 「公主在上,請受常威大禮參拜。

好! 「姪女現在是落難之身,担不起爵爺

說呀…… 「好… ……好……老臣這就坐下

是觸及到傷心之事, 一面說,他就抖顫顫的坐了下來, 虎目裏情不自禁的滾

這一切看在了那位小爵爺眼中 簡直

淚來。

如墜五里霧中。 爹— - 這位姑娘 ····是····?-」

到底是怎麼回……事?」 看父親又看看朱翠,他簡直糊塗了:• 一這 看

上前見禮? 「眼前就是鄱陽公主殿下, 「不得失禮!」老爵爺凌厲的瞪着兒 我兒還不

的瞪着面前的朱翠,一時作聲不得! 常小爵爺「啊呀」 驚叫一 聲,直直

「公主殿下 老半天,他才上前一步。 ,恕我不知之罪。

說道 ,現在可不是多禮的時候! 「常兄不必多禮,我們已見過了, 一面說正待屈膝下跪,朱翠閃身一 再旁

「公主說的不錯

L118

子裏傳過來一人高喧道••

「將軍來了

話還未完,却聽得一行脚步聲,由廊

常小爵爺一時院了手脚,只望着朱翠

是你請我來的呀!

朱翠翻過眼來看着他:

「不要忘了

常小爵爺一驚道.

「妳……要見他?

我父親面前胡言亂語……我父親可不比我道。「妳……到底是誰?……要是妳敢在 噴出來

你就坐下說話吧!」 常小爵爺這才欠身落座。

點消息……真把人急壞了-娘娘與小王爺及公主殿下,避難來到了漢 倉促,這幾天外面風聲鶴唳,有人說 常威喟然長嘆道。「王爺東窗事發, 我天天差人明察暗訪,竟然是沒有一 - 想不到公主竟

是怎麼見着公主的? 然單身來到了這裏,這又是怎麼回事?」 一面說,偏過頭來看着兒子道••「你

太緊,既然巧遇令郎,趁機特來拜見 我本該早來拜訪你老人家,只是外面風聲 朱翠點頭道。「情形正是這樣— 在小店用膳,凑巧就遇見了!」 還

常小爵爺道·「這

說來凑巧…

請你老人家面授機宜才好!

左右,更無能効力,說來眞是慚愧……」 天這個職位,……王爺受難,竟不能隨侍 受王爺知遇之恩,不次提拔保荐,才有今 常威慨然道。「公主太客氣了,老夫

裏安身?」 • 「娘娘與小王爺玉體可好?現在又在那 說到這裏,聲調壓低了,身形前傾道

莫非愿不知道我母親與弟弟全家失踪之事 常威登時一呆 ,反問道··「公主這話 , 呐呐問道… 「爵爺

朱翠輕嘆一聲,面現戚容道:「這件

事,姪女正要向你老請教,..... 「公主請道其詳!這裏沒有外人,不

必顧慮!」

林客樣,有什麼事只管來找我就是了。」 一面說,她起身離座,遂即向廳外步

外面還下雨!」 常威道。「公主稍候,我叫人送妳!

> 難以令人置信,了不起……了不起!」 只當是人們造謠傳說:不是真的…… 真是

主幼隨異人,練就了一身了不起的武功

**一我幾乎是忘了:** 

我久聞這位公

良久之後,常威才吁出了口大氣道。

鬼不覺-

朱翠輕巧的來到了舍前,確信人不知

常孟接道• · 「還是由我來送公主回去

出廳外。 事實上又無具風塵俠女的朱翠一逕的巳步 父子說話之間,那位位在公主之尊;

的高大院牆,緊接着再晃了一下已消逝無 的燕子,起落之間,已竄上了花廳西側面 首作別的一個背影,就像是一隻衝天而起 爵爺父子冒雨趕出來,只看見朱翠點

常氏父子目睹及此,俱都驚嚇得呆住

副其實,喜的就是這一份寧靜,價錢即使

粉菊當戶,名爲「芳客齋」

倒也名

房間雖不大,但獨處一隅,黃花滿籬

這間舍房,她是經過一番細心選擇的

貴一點,又有何妨?

徵

稿

啓

事

的將那日路遇曹羽以及啞童;母弟因而失 踪之事說了一遍—

怪了? 「爵爺請想!這件事豈非太也離奇古

他這麼說過……」 髭••「曹羽與我白天還見過面,倒不曾聽 嗯 」常威一隻手摸着唇上的短

弟弟,並沒有落在他們手裏?」 朱翠緊張的道:「這麼說,我母親和

在必得 說 像是假的 娘娘與小玉爺絕不在姓曹的手上,老實 ,他們現在對小王爺與娘娘以及公主志 常威點點頭。「公主這一點大可放心 ,天天逼着劉知府拿人,這一點不

我就放心了,只是…… 朱翠心情略鬆的輕吁一聲道•• 「這樣

說來 起來,我母親弟弟全家人,竟然落在了他 冷冷一笑,她接下去道。 「-我竟是上了南海不樂帮的當了一 一這麼 看

什麼?」 樂帮,也是寢食難安……娘娘與小王爺落 在了這帮人的手上,對方的居心又是爲了 常威黯然道。「這幾天我爲了這個不

甚大,是以到處勒索,名爲『不樂之捐』 樂島上,豢養的人數極爲衆多,每天消費 莫非竟然念頭動在了我們的身上?」 朱翠道••「據我所知不樂帮由於在不

索鉅金呢!」們綁架了娘娘與小王爺,又能向什麼人勒 道理,只是王爺落難京城,下塲不明,他 ,點點頭道.. 常威怔了一下,鼻子裏「嗯!」一聲 「公主這麼一提,倒也不無

圖是在……向曹羽等一干人?」 朱翠心裏一動道。「莫非不樂帮的意

常氏父子先是一楞,緊接着俱都覺得

他們到底只是一些江湖帮會人,竟敢與朝 廷爲敵?」 一公主真以爲這個不樂帮會有這個胆子? 常威深皺着眉,有些疑信參半的道。

位島主之一,就難以料想了!」無名氏」的人,是不是就是不樂島上的三 曹羽老賊對來人之恭敬情形, 必是不樂島上來人所爲,至於那個化名 主武功俱是當今少見的高手,那夜我親見 清楚·不樂島地處南海,據知島上三位島 朱翠搖搖頭道:「你老人家也許還不 料想這件事

住,總比在外面拋頭露面,惹人注意的好千萬小心為是,我打算將公主接來家中暫 這地方實在太危險了 不知公主意見如何?」 常威嘆道••「公主既然已現身漢陽 !我以爲眼前公主要

你們父子也是担待不起! **左公門中人,只怕一個走露了消息,爵爺不好,第一你這府第進出人多,其中又多** 朱翠思忖了一下,搖搖頭道••「這樣

那裏太簡陋了,怕公生您不能適應! 護送公主先到我舅舅家去住些時日,只是常小爵爺肅立道••「再不然明天由我 常威重重嘆息了一聲,垂首不語一

• 「在我沒有獲知我母親和弟弟下落之前 我是不會離開這裏的!」 「小爵爺不必費心!」 朱翠冷冷的道

名字好了,只要能爲公主盡力,爵爺道••「我叫常孟,公主以後

由短靴統子裏拿出了鑰匙,啓開門扉

,走進去,驀地止住了脚步! 「誰?」 - 發出了這聲詢問之後

竣之口 「不速造誌,公主海涵!」 地邃即快速的向側面飄開,貼壁而立! 八個字雖是吐音清晰,却字字出自冷

的火光,由一隻蒼白的手上散發開來!隨着冷澀的話聲之後,一幢栲栲大小 立刻,這間房子裏洋溢起一片光華

來到了她所居住的舍房門前!

顯得吃力,竄高縱矮如履平地,片刻間已

但是在無憂公主的傑出輕功下,絲毫不

淋過雨水的瓦面屋脊,顯得格外的滑 夜雨中,朱翠一逕來到了客棧!

注視了 白皙、 神 ,顯然在手上火光之先,就已經向朱翠 手持火摺子的那人 頎長-冷竣但絕非無情的烱烱目 ,一身寶藍長衣,

」朱翠立刻改口道•「海……無顏—-」 湖上這稱爲最沒有感情的那個人! 容·「不錯,我就是海無顏」 那白皙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少有的凄慘笑 ,她一時收住了口,反而變得沉默了。 也許是太過於驚院失措,說了這幾句 「妳終於悟出了我的眞實姓名……」 啊 是你……水先生……不-一向被江

正是因他而起-他的話,使得朱翠立刻想到了江湖上 的那句傳說,顯然這句話

「但事實上,你並非如此一

比的欣慰 自己全家有 在她來說,這一刹能够看見這個曾經對 朱翠含笑上前,臉上興起了笑靨 「救命大恩」 的人,實在是無

在下萬死不辭!

我就感激不盡了 母弟的下落,如果你們能相機打探一下, 我現在憂心如焚,第一步就是要打探出 朱翠道:「常兄古道熱腸,我心領了

上,不出三天,我就能給公主回音!」 人,眼前在那裏藏身,這一點包在我的身 娘娘與小王爺殿下巳落在了不樂帮的手上 道上的朋友熟人我都認識很多,既然知道 ,那麼第一步我們只要查出來不樂帮的來 朱翠含笑道:「那我先謝謝你了 常孟道。「公主放心,漢陽府黑白兩

他休想調動我的西衞精兵!」 我想法子儘量的拖,總之,沒有聖旨, 說到這裏,他微微發出了一聲嘆息

常威點點頭道: 「關於曹羽那一方面

廷裏疏通一下…… 點消息也沒有……公主有沒有設法子往朝 氣餒的道: 「只是王爺那一方面,却是一

圍,父王只怕是凶多吉少……」 ::這個昏君現在早巳爲身邊一羣小人所包 朱翠搖搖頭, 傷感的道。 「沒有用…

聚集滿了淚水 失態,只是語音顫抖,秋水雙眸裏一刹間 她總算免强克制着悲傷的情緒 ,沒有

拜託伯父了,我走了 抬起頭,她苦笑了一下道:

住處,再走不遲!」 住上一晚,明天再由常孟爲公主找一合適 常威道。「今天巳晚了, 先在我這裏

朱翠苦笑道·· 「你們把我也! 主千金之軀,還請多多保重才好 常孟道。「對了,外面還下着雨,公

多迷惑;傳說中的武林異人,對方的出現她好奇的打量着面前這個生命裏充滿了過 ,實在有點出乎意外一

這裏!」朱翠好奇的道。「你怎麼知道我「你眞是神通廣大,居然知道我住在 在這裏?

「憑我對妳的感覺」

人,那個人即使掩飾得再隱秘,也難逃我 摺子收到了身上··「如果我有心要找一個 四十二一說時,他已把那枚小巧精緻的火 的觀察之中!」

後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絲婆修! 朱翠轉身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笑靨

生了很多事……」 「那天你離船而去,到今天,我們發

着面前的海無顏瞄了一眼••「……這些事 微微頓了一下,她怯怯而又汗顏的向

麼? 「妳說的是有關令堂令弟等失踪的事

想必也難逃你的觀察之中了?

「你果然無所不知」

下了眼淚! 她畢竟忍不住再一次的刺痛,低頭落 朱翠臉上再次泛起了一片戚容!

抽搐着,她的頭垂得更低了 一段甚長的時間,雙方都不會說一句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朱翠抽搐

强自向對方作出了一個微笑,然而所帶來 着道••「一看見你,我就忍不住……要哭 ……我原來不……不是這個樣的!」 說時,她用袖子抹了一下臉上的淚,

來稿一經刋出,敬致厚酬。

廣事徵求新進作家,凡有志寫作者,請記着:本刊門戶

,常爲君開!

改編自本刊內容,由斯足見本刋並非徒具虛名。今茲本刋爲百尺竿頭

過去十多年來,風靡了各階層人士的武俠影、視片集,十居其九

,更進一步對讀友有更大貢獻,除積極網羅海內外名作家執筆外,更

這是本刊的主旨,也是一貫的作風。 面對廣大讀友的需求而充實內容! 隨着時代巨輪之推進而不斷改革:

L120

武俠世界出版社編輯部啓

就着對方手上的火摺子,點亮了燈

的却是另一次的滾滾熱淚!

前文提要… 俞秀凡迅即拔劍相拒,那青袍人被震退數尺,不支倒地…… 導,帶領兪秀凡等人向造化城而去,路上一青袍人要會見兪秀凡,一見面就揮劍搶攻 ,卒之答應背叛造化城主,棄暗投明,追隨兪秀凡,蕭蓮花乃予以解藥,癒後即自爲前,後由蕭蓮花向共施放春風散,巫靈立時中毒,慾火焚身,無法自拔,於痛苦難當之際,人者主之,於是一行數人,繼續前進,中途遇到五毒門副門主巫靈阻住去路 衆人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小臂,連帶一隻



我拚命麼?」

青袍人長長吁一口氣,道。「老夫倒是不 巫靈道:「可惜的是,你連拚命機會也沒

的鼻子。 在青袍人的領子上。蛇口張動,正對着青袍人 巫靈右手一抖,一條紅色的小蛇飛出,纏

我决難活得下去。」 這造化門中的情勢,如若我交出那一點本領, 箱底的本領保命,你逼我也沒有用, 青袍人道··「姓巫的,老夫要仗憑那點壓 你該知道

自己算算這筆賬吧!不肯交出來,你就先死在 巫靈道:「你可以保命,也可以傷人,你

青袍人哀求道••「老夫再交出這隻左手如

我就放你離開。 巫靈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斬掉左手

俞秀凡突然接口説道··「慢着! 目光轉到巫靈的身上,道:「巫兄,爲什

麼一定要他斬去左手? 巫靈道:「左右手都是一樣,只要有一隻

手,他就能够施展。 ,放了他吧! 俞秀凡道:「算了,巫兄。看在兄弟的份

他們在製造仇恨,咱們在廣播仁義;就算他以 巫靈道:「公子不知道,這人放不 俞秀凡道:「巫兄,咱們和造化門不同

後真的會找咱們報復,那也該放了他。」 的怎敢不從。」舉步行去,先取過毒蛛,又取 巫靈怔了一怔,道:「公子這麼吩咐,小

L122

青袍人倒也很江湖,冲着俞秀凡一躬身道

俞秀凡道:「不敢!不敢!老前輩多多保.

餘下最後一關了,是麼? 俞秀凡囘顧了巫靈一眼,道:「巫兄,只 青袍人一轉身,快步而去。

俞秀凡道: 「無名兄,少林寺的飛鈸大陣 巫靈道: 「是!少林僧侶的飛鈸大陣。」

漢陣最爲有名。 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在飛鈸大陣中全身而退。」 **俞秀凡道··「據在下所知,少林寺中的羅** 無名氏道·「厲害的很。據説武林之中

論凶險,那是略遜飛鈸大陣一籌了。 俞秀凡道。「這麽説來,咱們在飛鈸大陣 無名氏道。「羅漢陣堅如銅牆鐵壁,但如

密無比。 展飛鈸,那輪轉的飛鈸,交錯盤旋,組合的嚴 巫靈道:「很難全身而退,我看過他們施

轉快速,就算練成了刀槍不入的功夫,也無法 防止飛鈸的攻勢。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而且,那飛鈸旋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巫兄,對此有

以想法子避過飛鈸大陣。

法過得飛鈸大陣,如何能見到造化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行。如是咱們無

飛鈸大陣時,諸位都留在陣外,在下一人先去 **鈸大陣**,有着無比的畏懼。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走吧!進入** 

無名氏突然一轉話題,道:「巫兄,你

,只怕要有傷亡了。

巫靈道:「如若兪少俠不太認真,咱們可

巫靈歎口氣,默然不語。顯然,他對那飛

巫靈笑一笑道:「記不得了。 生中殺人不少吧?」 死在飛鈸大陣,那也是早已够本了。 無名氏道。「是啊!冤冤相報,就算咱們

巫靈道·「説的是啊!走!在下帶路。」

巫兄。」 「巫兄,兄弟有一件事,一直想不通,想請教 無名氏緊行一步,追在巫靈的身後,道:

巫靈道:一「什麼事

頭,他還不肯施展。」 ,巫兄一直不肯放過他,而且,到了生死關 無名氏道。「那老色鬼有什麽樣的一招絶

巫靈道。「那老色鬼就是江湖上名重一時 無名氏道。「聽過。」 巫靈道:「你聽過水火雷麼?」

的稱號?」 的水火叟。」 無名氏道。「原來是他,怎會落得老色鬼

貪女愛,弄出了一場大病,幾乎送了那條老命 造化城中 據説,造化城主救了他,所以,他才投入了 巫靈笑一笑道:「他交上了春風仙子,男

,他怎會放過春風仙子! 無名氏笑道。「水火叟,不是好對付的人

功力喪失了大半,就算他想報仇,也是有所不 最重要的是,水火叟在那一場大病之後,弄得 巫靈道:•「聽説是春風仙子並非有意,但

肯施用水火雷? 無名氏道:「他是水火叟,爲什麽剛才不

手了 了他,被面子拘住了他,不好意思再對咱們下 巫靈道:「他沒有機會。後來,兪少俠放

俞秀凡突然接口説道·「如若他施出水穴

# 禪唱再克敵

前文書至兪秀凡說服春花教主春風仙子將門徒蕭蓮花給他帶走

大破飛鐵陣

青袍人揚起左手一擋,那黑物突然向後一 一揚手,一團黑物,直飛過去。

滑,落在了青袍人的身上。

高舉起,望着那巨大蜘蛛,却是不敢拍下 在青袍人的雙腿上轉了起來。青袍人左手高 那是一個拳頭大小的蜘蛛,立刻繞身行走 巫靈冷笑一聲,道:「看來,你老色鬼還

説牠體內的毒血,中人濱爛,無藥可救。」 是一個很識貨的人了。」 青袍人道:「這是西域的化血毒蜘蛛,聽

的毒性,你雙腿已被毒蛛絲纏住,只有受死一 途了。」 人潰爛,但也應該知道這毒蛛之絲,有着同樣 一頓,接道:「你既然知道毒蛛之血,可以中 如説無藥可救,那是小看兄弟了。 巫靈道。•「毒血中人潰爛,倒是不錯,但 」語聲微微

地不可了。」 青袍人道:•「聽口氣,你是非要置我於死

巫靈苦笑一下,說道:「你不知道這老色

俞秀凡低聲道:「巫兄,算了。他已成殘

巫靈道: 「認輸可以,留下你餘下的一隻

青袍人道··「老夫不是兪少俠的敵手,甘

巫靈道:「你傷了一條手臂,還有再戰之

青袍人停下脚步,回頭苦笑一下,道…「 巫靈冷冷説道:「老色鬼,給我站住!」 青袍人望着鮮血泉湧的右臂,突然説道: 俞秀凡道:「閣下還要再試試麼?」

,跌落在實地之上。

忽然伸手檢起了斷臂,轉身而去。

鬼那一招壓箱底的本領,如是不肯交出來,兄 不知道你的厲害,在下却是清楚的很,你老色 巫靈道:•「那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俞少俠

青袍人冷笑一聲,道:「姓巫的弟別無選擇,只好要你這條老命了。

巫靈雖然是走的很慢,但仍然走到了一座 **俞秀凡啊了一聲,未再多言**  巫靈道:「方圓三丈之內,人物都化爲刦雷,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大宅院的前面。 俞秀凡道:「是這裏麼?」

巫靈道:「進入大門,就可以看到飛鈸大

俞秀凡道: 「好,你們留在門外,我進去

看看。 推開木門,大步行入。

了一眼,沒有人講一句話,跟在兪秀凡的身後 ,行入了大門之內 巫靈、無名氏、石生山、蕭蓮花,互相望

着十三個身着紅衣袈裟的僧人。 凝目望去,只見一座廣大的庭院之中,站

着一十二個僧人,每行四人。 當先一人,年逾古稀,身後,分三行排列

個銅鈸 上還揹着兩面銅鈸。十三僧人,一共有五十二 每一個僧人的手中,都拏着兩面銅鈸,身

多長的火舌,放射出熊熊的火光。 四週的圍牆上,分揷着十二隻火把。一尺

俞秀凡抬頭看了面前的羣僧一眼,緩緩説

道。 銅鐵掛在腰間,緩緩說道:「貧僧冷雲。」那古稀老伯,突然向前行了一步,把兩面 「那一位是領隊的大師?」

俞秀儿道:「在下俞秀凡。」

**俞秀凡道:**「大師很清醒,怎麼會做出這 冷雲大師道:「老衲本來就很清醒。 俞秀凡道·「大師看來很清醒啊! 冷雲道。「兪施主可是關飛鈸大陣麼?」

冷雲淡淡一笑,道:「什麼事!」

爲虐,做出爲害武林的事。」 奉爲泰山北斗,想不到少林高僧,竟然會助紂 兪秀凡道:「少林僧侶,一向被武林中尊

冷熏大師道··「兪施主,這不是説道理的 兪秀凡道··「大師的意思是

陣,貧僧就甘願認輪。」 冷雲大師接道··「只要你能闖過這飛敏大

,只怕難冤會有傷亡。」 冷雲大師道·「小施主説的不錯 **兪秀凡道。**「大師,兵刃無眼,動起手來

問題是傷亡的不知是何許人?\_ 俞秀凡淡淡一笑,豪壯的説道:「只怕是 冷雲大師道:「小施主的高見呢? 俞秀凡道:「大師的看法呢?」

冷雲臉色一變,道··「當今武林,敢如此 俞秀凡道•「咱們立刻可以試過。 冷雲大師道·「小施主好大的口氣。」

立刻就可以證明。 誇口的人,只怕還沒有幾個。」 **俞秀凡道**·「大師,在下誇口了,但咱們

下話還未完。」 **兪秀凡笑一笑,道••** 冷雲忽然舉起了手中的雙鲅。 「大師且慢動手,在

籌

冷雲道。「快些請説。」

我就知道了結果。」 俞秀凡道:•「你年逾古稀了吧? 冷雲道:「老衲不用想了,因爲,一開始

冷雲道··「不敢,老衲今年七十七歲。」

冷雲接道··「你是恭維老衲呢,還是諷刺

的有道之士,想不到竟然是一位不辨是非的人 ,這七十餘年的光陰,眞是白白渡過了。」 俞秀凡道:「諷刺!大師應該是年高德劭 冷雲大師大怒道··「好啊!你竟敢汚藐老

**兪秀凡笑一笑,道:「對少林高僧,在下** 

的人,不但很難叫人敬慕,而且-本有着一份很深的敬慕之情,但像你大師炯樣

當眞是死有餘辜了 冷雲厲聲喝道:「住口!你這樣出言無狀

已到至死不悟的境界了。 」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看來,大師

狂了 冷雲怒極而笑,道。「小施主,你有些瘋

冷雲右手一抬,準備擲出飛鈸。 俞秀凡道: 「瘋狂的是你,請出手吧!不

雲大師的右腕。 但見寒芒一閃,兪秀凡的長劍,已指向冷

俞秀凡拔劍的速度,似是比冷雲更快了

只是準頭已偏。 秀凡的長劍揮去,鮮血迸飛,斬下了冷雲大師 的右手。但冷雲大師的飛鐵,仍然飛擲出手, 兩個極端的快速,但仍然有先後之別。 兪

**欽盤旋而起,打個轉,向後飛去。** 那是「毫厘之差,千里謬誤」的大錯,飛

雲大師右腕落地的聲音 飛敏升起,才聽到波然一聲輕響。那是冷

人能預料得到,兪秀凡的劍勢,快速到如此的無名氏和石生山,也不禁看的呆了一呆。沒有使得少林慧僧吃了一驚,就是巫靈、蕭蓮花、 一招斬下了少林雲字輩高僧的右腕,不但

境界

,冷冷説道:「大師,天下有沒有比死亡更可秀凡長劍再起,劍尖已指上了冷雲大師的咽喉 事情經過,只不過是一刹那間的工夫,兪

速的劍招 的劍法!老衲活了七十多歲,沒有見過如此快 冷雲大師臉色大變,歎口氣,道。「好快

爲造化城主所用。

你儘管出手殺死老衲就是。

冷雲大師閉上雙目,不再答理

準備投出飛鈸。

,却是快如閃電。 飛鈸去勢,雖然十分緩慢,但囘來的速度

大師飛鈸力道用偏,飛鈸的路綫全變,斜飛而 竟然向羣僧之中飛去

投出一敏,疾向來敏迎去。 兩面銅鈸懸空觸接,響起鈴鈴的金鐵相擦

,相斥相吸,忽然間一鐘分開,但立刻又撞

冷雲大師道··「老衲不願囘答任何問題

這時,十二個少林僧人,都拉開了架勢

但聽一陣金風嘯空,冷雲大師投出的飛鈸

這旋轉的飛鈸,講究的是出手力道,冷雲

少林僧侶自然知曉飛鈸的厲害,眼看飛鈸

原來,兩面飛鈸旋轉的力道不同 ,接觸之

在數丈外打了一個旋轉,突然飛了回來。

旋轉而來,不禁大吃一驚,最近一人,一揚手

俞秀凡道:「你本是有道高僧,但却甘願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大師似乎是一點

但眼看冷雲大師被劍尖頂住要害,又不敢

主

物

破它。 羣僧都被那劍招吸引,忘記了發出手中飛

動起來。但想來想去,想不出一招武功,能够但覺平生所學,閃電一般,在腦際之間轉

被劍招指定的中年和尚,却是有着完全不

寒的劍勢,却已逼到他的身上。 同的感受。兪秀凡的劍招沒有出手,但那股森

閃電奔雷一般,衝向了那中年和尚。 突然間,兪秀凡發動了攻勢,長劍一震

陣顫動,氣絶而逝,蓬然一聲,身子摔倒。

神。

也難對付他們,諸位請後退一步,発得分我心

俞秀凡道:•「我如死於飛鲅,單憑毒物

這是人身三大要害之一,冷雲大師身子一

劍尖。一縷鮮血,順着劍身流了下來。

冷雲大師身子突然向前一栽,咽喉撞上了

臂之力。

撞在了冷雲大師的後背之上

手,就借那一收之勢,暗中發出了一股暗勁,

,就不致受到傷害了。」

巫鑑道: 「兪少俠,在下發出毒物,助你

害,但却無法攻入死角,發鈸人視綫難及之處

轉到冷雲身後時,突然收了合在前胸的雙

不問了。」合掌一禮,向後退出。

「兪施主如此説,貧僧只好

名氏等道:「你們退到門外面去,飛鈸雖然厲心中念定,成竹在胸,哈哈一笑,囘顧無到自己。

又飛了回來,盤空橫飛,就在兪秀凡頭頂上又

但聞金風破空,那兩面遠去的飛鈸,突然

撞之下,雙雙落下,餘力旋轉未息,波波兩聲

兩鈸上的力道,都已經到了將盡之時,一

外吧,発得分他心神。」

石生山、蕭蓮花、巫靈等齊齊行動,退出

窺破飛鈸大陣的奥妙,捕得玄機,咱們退出門

無名氏道:「主人眉宇間彩光照人

,似己

一鈸嵌入了木門之上,另一面却嵌入了磚牆

但幾人既不願放過這畢生難得一見的飛敏

兩面銅鈸,都嵌入了三寸多深

地之威,劍勢有如一道長虹,帶着風嘯之聲, 這一招名叫「驚天動地」,確也有驚天動

方。 刹那變化,瞬息發動,劍氣波蕩,威鎭八

去。羣僧都爲所震,一時之間,忘記了移動身 那暗算冷雲大師的中年和尚,駭然向後退

尚的飛鈸。 那中年和尚,向後退了兩步,撞上一個和

然一樣,但邊刃鋒利。那中年僧人撞在了飛鈸 用於殺人的飛鈸,和一般的銅鈸外形 ,一下子刺入腰中,深入半寸 9

之上 了小腹半寸多深。 手執銅鈸的僧人驟不及防,也被飛鈸刺入

爲一搏了。爲了替武林保存下一份浩然之氣,已見過,如是發出飛鈸,兪某人也只好全力施諸位大師法眼。在下的劍法如何,諸位大師也

**俞某人死而無憾,但如不幸的傷了諸位大師** 

也請諸位大師擔待一二了。

才冷雲大師之死,內情如何,想必無法瞞得過

• 「諸位大師,兪某人一向敬重少林高僧,適

兪秀凡手執長劍,緩緩向前欺進兩步,道

大門外面,八道目光投在兪秀凡和羣僧身上。 門外,但並未隱入牆後,四個人分兩側,站在 大陣,又替兪秀凡擔着一份心事,人雖退出了

**减已死,咱們也用不着有所顧慮了。諸位師兄道:「師叔受人所制,咱們投風忌器,如今師** 

但聞那適才出面講話的中年和尚,高聲説

師弟,發鲅替師叔報仇。」

銅鐵,一齊發出,那份强大威勢,實是不可想

兩鈸威力,已然震駭人心,如是這數十

面

十二僧侶,齊齊舉起了手中的銅鈸。

猛絕倫,雙鐵連續撞擊之後,仍有如此威力, 驚,忖道:銅鈸鋒利,發鈸人的力道,更是强 俞秀凡目睹飛鈸的威力,心中亦是暗暗吃

的是可怕的很。

至。 **俞秀凡的劍勢,**以挾着迅雷之勢,排空而

俞秀凡未想到這一劍威力,如此厲害,不 中年和尚腰中劇疼,一分心神,兪秀凡的

禁也爲之一怔。 劍勢又破空而下,慘叫一聲,被劈成兩半。 就是這一怔神間,羣僧已紛紛向後退避

飛鈸出手 兩面出手最快的飛鈸 ,口然挾着嘯風之聲

劍勢所震動,就是其他所有的少林僧侶也都被

不但是那被劍勢指定的中年和尚,被那股

擺出來,立刻有一股逼人的氣勢。

式「驚天動地」,對準適才說話的中年和

這一招劍式,具有着無比的威勢,架勢已

言罷,長劍舉起,擺了驚天三式中的第一言罷,長劍舉起,擺了驚天三式中的第一

飛掠而至。

分開,雙鐵一錯而過。掠過頭頂,直飛向數丈

,但雙目仍然望着那飛鈸的變化 **俞秀凡劍尖雖然頂在那冷雲的要害咽喉上** 

界,實當得絶技之稱了 不禁暗暗驚奇,忖道:施放暗器變化到此等境 忽然間,響起了一聲佛號,十二個羣僧之 目睹旋轉力道的奇異,有如活物一般

凡一抱拳,道:「小施主中,突然行出一個四旬左右 ,突然行出一個四旬左右的和尚,對着兪秀 兪秀凡道··「大師有何見教!

貧僧等佩服。」 住了他的要害。這種快劍,和這份豪勇,實叫 下敝師叔一隻右手,使他在全無反抗之下,制 中年和尚道。「兪施主能在舉手之間,斬

事,直截了當的説出來吧-知是一位心機深沉的險惡人物。不禁心頭火起 閃爍不定,臉上一片陰森之氣,一看之下, ,冷哼一聲,道。「你不用轉彎抹角,有什麼 俞秀凡目光一掠那中年和尚,只見他目光

中年和尚道:「兪施主是位英雄、義俠人

對付什麼人了。」 中年和尚淡淡一笑,道:「触師叔既落入 俞秀凡接道:「大師用不着客氣,那要看

少俠之手,少俠要殺要放,也該作個决定。」 ,用不着大師替在下操心。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這個在下自會作

控制,生不生,死不死,貧價怎會不操心?」 生死事早已看穿,决不會把死亡事放在心上 中年和尚道:「貧僧師叔,本是有道高僧 俞秀凡道:「大師的意思是把他殺了?」 中年和尚道••「貧僧師叔現在兪少俠手

飛鈸打個旋,忽然向一側偏去,但別一度鐵,竟是被一劍點中。 他出劍快速,認位奇準,那盤旋而至的飛 飛鉞,却已到了頭頂。

鲅。 俞秀凡長劍疾收疾點,又撥開了另一面飛

下沉落,唰的一聲,掠着兪秀凡頭頂滑過。一劍撥去,那飛鈸並未向旁側飛去,却突然向一劍撥去,那飛鈸並未向旁側飛去,却突然向

一股金風,撲面而過。

飛鈸,看來,不能有絲毫大意了 俞秀凡心頭震動了一下,暗道:好厲害的

但見劍光連閃,羣僧紛紛慘叫,紛紛倒了 心中念轉,人却突然轉入了羣僧之中

斬倒了數人之多,但羣僧手中的飛鈸,却是無 法發出。 他貼身近攻,劍如飄雨,少林和尚雖然被

此落,不過片刻工夫 陣金鐵銅觸和銅鐵落地之聲,彼起 ,十二個和尙,都已個個

每人的傷處不同,但大約都在雙臂雙手之

亂。 俞秀凡發揮了快劍攻勢,快的叫人眼花繚

出,已死了一個冷雲大師和那暗算冷雲大師的 和尚,傷了十個和尚。 天下的飛鈸大陣,竟然連一點的威力也沒有發 一則他距離太近,二則他劍招太快,名動

在了前胸之上 還有一個未受傷,却被兪秀凡的長劍,逼

有的骨折,但有一個相同的地方,都無法施用 上,傷的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輕,有的筋斷 十個受傷的僧侶,都是傷在手臂和手腕之

,自非一般江湖人物所及。腦際運轉,忽得玄

俞秀凡滿腹文章,一胸才機,思維的靈巧

L124

發出飛鈸的手法如何巧妙,但他們總會顧慮傷 威勢。至少,可以減少飛鈸的勁道威力。不論 機,只有欺近羣僧身側搏殺,才能避開飛鈸的

想出各種武功招術來破那一招劍式。那招劍式吸引,腦際之中不自覺的轉動起來

只是呆呆的望着那兪秀凡出神。 受傷的十個僧侶,既未呼叫,也未逃走,

,使人根本無法逃避。 他劍招的快速,似是已到了不可想像的境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 那和尚道:「貧僧一元。」 「大師怎麼稱

諸位大師不信。」 俞秀凡道:「在下已經説的很清楚了,但

如此之快。 **兪秀凡道**:「現在證明了 一元大師道:-「貧僧等想不到閣下的劍招 ,諸位大師還有

師兄弟也都受了傷,貧僧等已經敗了,還有什 一元大師道:「冷雲師叔已死,其他諸位

造化城主鷹犬。」 下武林同道的敬仰,何以會做出此事,甘願做 俞秀凡道:「諸位出身正大門派,受盡天

,總不能說是被藥物所迷吧· 俞秀凡道。「説!什麼苦衷?諸位神志清 一元大師道。「貧僧等亦有苦衷。

醒 告。 一元大師道:「兪少俠鑒諒,貧僧無法奉

一元大師高喧了一聲•「阿彌陀佛!」以竟然會甘爲虎倀,爲害武林。」 地,也是佛門寶刹,諸位都是有道的高僧,何 俞秀凡冷冷説道:「少林寺不但是武林聖

上雙目,不再理會兪秀凡。 閉

「想不到啊!威力最爲强大的飛鈸大陣,竟然 但聞巫靈哈哈一笑,大步行了過來,道。

等横練功夫,也是無法抗拒了。 **鈸如此鋒利,再加上旋轉之力,無怪連金鐘罩** 石生山伏身檢起了兩面銅鈸,道:「這銅

去了威力。」 們出手的飛鈸,以快打快,使飛鈸大陣完全失 無名氏道: **俞秀凡道**。「主要的是憑仗了一大半運氣 「兪少俠的劍招快速,尤過他

的飛鈸大陣,無法發出威力。如是他們放出了 飛鈸,在下也是無法招架 。他們太大意,又是在近身相搏之下,使他們 這時,巫靈已行到了一元大師身前,冷笑

呢。 一聲,道:「大和尚,你運氣不錯,滿院中人 ,死的死,傷的傷,你竟連一根毫髮也未傷到

佛號 ,閉上雙目 元大師睜眼望了巫靈一眼,又高喧一聲

子 。姓巫的不是善男信女,兪少俠人家是正人君 ,你如是不怕受活罪,你就忍住不要説話。」 ,不屑施用逼供的手段,姓巫的可不管這個 伸手取起一面銅鈸,接道:「大和尚,我 巫靈冷笑一聲,道:「大和尚,別來這個

要削下你一隻耳朶來。 銅鈸一揮,鮮血濺飛,果然削下一元大師

一隻耳朵 一元大師臉色大變,伸手一摸,滿頰鮮血

很怕死的人。」 爲你修爲深厚,不怕死亡,想不到你也是一個 ,駭然睜開雙目,滿臉都是驚慌之色。 巫靈哈哈一笑,道:「大和尚,我還是認

「大和尚,我要斬下你另一個耳朶,削平你的 巫靈把兩面銅鈸,相互一擊,冷冷說道。 一元大師歎息一聲,重又閉上雙目

一元大師又突然睜開雙目,道:「貧僧位

那就叫人防不勝防了。」 他們如在這草地中,設下了什麼惡毒的埋伏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但最可怕的是

無法早些發覺牠們,那確是一樁很可怕的惡毒 夠在這草中穿行,此物雖然不大,但審性很重 ,而且成羣結隊而來,如再有這些靑草掩遮, 巫靈道:「不錯,我聽說有一種血蟻,能

湖人嘛!」

黄衣麗人笑一笑,道:「!

「很標緻,不像江

火,焼去這片草地。 無名氏道:「果眞如此,咱們就先放一把

的。」 可以傷自己人,非到情勢危急之時,不會施用 極點,但血蟻無法分辨敵我,可以傷敵人,也 他們平日集中飼養,用時才會放出,惡毒是到 巫靈道: 「血蟻雖然厲害,但易發難收

容色,嬌弱之驅,應該是深閨中人,誰能想到

妳是身負絕技的高手?」

黃衣麗人道:「兪少俠劍法快

,口舌也利

俞秀凡一笑道:「夫人櫻口靈巧,唇劍舌

難相信你是這麼個文雅人物·」

俞秀凡道:「說的是啊!

像夫人這等艷麗

道造詣,深奧絕倫,如非我親眼看到了你,决劍創飛鈸大陣羣僧,使他們無法再用飛鈸,劍

黄衣麗人道:「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你能

俞秀凡冷冷道:「夫人誇獎了。」

技。」

調息

休息一下才是。

幾人選擇了一處適合休息之地,盤膝坐下

亮之後再走。」

巫靈道:「公子適才運劍如電,想來也該

俞秀凡道:「咱們就在此坐息半宵,候天

,在下守夜。」

無名氏道:「身處險境,不得不防人暗襲

巫靈搖手道:

「用不着。看兄弟的雕虫小

付咱們?」 俞秀凡道:「現在,他們會不會用血蟻對

啊

刀

位請隨後而行。 最怕毒蜘蛛,天生一物降一物,在下開路,諸 巫靈在此,百毒不忌。血蟻雖然厲害,但牠們 巫靈道:「這個,公子,可以放心,有我

守大門之能。」

巫靈道:「毒物、猛獸和人,都有靈性,

蝎子隱在暗處

無名氏道:「原來巫兄這些毒物,還有防

取了出來,投出室外

右手一探,把身上的毒蛇、毒蜘蛛,全都

毒蛇在室外,毒蜘蛛在門愈之上結網,毒

工作,倒還辦得到,而且非常忠實。」 不過牠們的智能極低,但如要牠們做一些防護

無名氏道:「當眞是隔行如隔山,毒蛇還

但見一座矗立的高峯攔路,都是峭立的石 行過這一片廣遼的草原,景物又是一變。 大步向前行去。兪秀凡等魚貫隨在身後

啊

劍

,該是一位才藝雙絕的佳人·」

俞秀凡道:「夫人貌麗如花,才能撫琴弄

黃衣麗人笑一笑,道:「俊傑應該識時務

文武兼資的俊傑。」

黃衣麗人道:

「兪少俠出口成章,是一位

壁 ,中間却闢了一條車馬可通的大道。 大道中撑着一張黃羅傘,傘下錦墩上坐着

洗一下,收拾就道。

直到日上三竿,兪秀凡等羣豪,才簡單盟

半宵易過,竟也無人施襲。

古琴一側,放着一把長劍。 個黃衣麗人 錦墩前一矮腿木桌上,放着一張七弦琴

中分執白玉篇· 黄衣麗人身後面,一排八個白衣少女,手 這不像是對敵的陣勢,弦管具齊,似是迎

通了

黃衣麗人道:「咱們之間,既然無法排解

沒有商量餘地不

俞秀凡道:「說的也是啊!只怕很難說的

成敗無虧於心。」

愈秀凡淡淡一笑,道:「我們盡力而爲,

黃衣廳人嗯了一聲,道:「看來,咱們是

賓的樂隊一樣。 黃衣麗人,揚揚柳眉兒,飛來嬌媚的一瞥

> 尚不見得比區區所知道的多。」 目光轉注在兪秀凡的臉上,接道。「兪少 巫靈道:「如果要問造化城中事,你大和

俠,咱們要問他些什麽? 兪秀凡道:「問問他,他們爲什麼要聽從

造化城主的令諭行事?」 巫靈道。「大和尚,你聽到了沒有?」

又服下了一種奇怪的藥物,不得不聽從他們的 令諭行事了 一元大師道:「我們都被引誘破了色戒

人等 造化城主果然是手段毒辣的很,控制各色 ,手段全不相同。

物,有些什麼作用了二 **兪秀凡道**。「再問他,他們服下的什麼藥

,乾脆就說個明白吧! 巫靈笑一笑,道:「大和尚 一元大師道:「那是一種很奇的藥物,在 ,你既然說了

一定的時間內,無法控制自己。唉!貧僧…

出個所以然來 蕭蓮花接道:「是不是一定要找女人?」 他似乎無法説得出口,貧僧了半天,説不

花散。 蕭蓮花道··「你們服用的是春花門中的望 一元大師歎口氣,道:「慚愧的很。」

隔三日,我們就需要一個女人伺候。 無名氏道: 一元大師道:「不知道什麼散,反正,每 「所以,諸位沒有辦法再作和

俞秀凡道。「很可悲,也很可數!」突然 一元大師道··「只好到造化城中來。」

保全他的性命。

人麼? 巫靈道:

尙了。

目光一顧巫靈道:「廢了他的武功,但要指,點中了一元大師的肩井穴。

劃斷一元大師雙腕筋脈。

門派,對江湖上的黑白是非,應該分辨的很清 俞秀凡目注一元大師,道。「你出身正大

你們不要助紂為虐。希望你能大悟前非,保持 不反抗?現在使你們無法施用飛鐵,也是教訓 一元大師長歎一聲,欲言又止。 「你們有足夠的實力,爲什麼

**俞秀凡轉過身子,大步向外行去。** 受傷羣僧,個個低頭無語

到了無法形容之境,魚貫相隨身後。 次見到這樣的快速劍法,心中的那份佩服,已 無名氏、石生山、蕭蓮花、巫靈都是第一

到 多 中,鬥過不少武林高人,見識過的武林高手更 ,但像公子這樣快速劍招,在下還是初次見 巫靈搶前一步,道:「公子 生

俞秀凡笑一笑道:「前面還要過些什麼關

就是進入造化城的大道。」 巫靈道: 「這裏已經沒有了,出了北門

俞秀凡道:「沿途之中,不會再有攔截的 巫靈道:「大概總在十里左右。」 俞秀凡道:「這中間有多少的距離?」

造化城中的嫡系人手,不在攔截公子的設計之 俞秀凡道:「巫兄,對咱們進入造化城這 「應該會有・不過,那些人都是

段行程中,有些什麼遭遇,也是完全無法預測

巫靈道:「是!」

**兪秀凡道:** 们要暗中算計咱们,那<u>真是防</u>了夜色幽暗,出了北大街,即

俞秀凡示意大家停下,越過了巫靈,道她口中在問,目光為已指達看矛盾。

「區區就是。夫人是……」 黃衣麗人髮挽宮醫

謂殺戮。」 俞秀凡道:「在下可以約束從屬,不作無

年輕人,戒之在鬥,但閣下却似乎是一個殺性 很重的人。」 黃衣麗人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

俞秀凡道:「夫人過獎了

妾覺着,咱們也該打的文明一些。」 的身上,瞧了一陣,道:「旣是非打不可 7上,熊了一陣,道:「旣是非打不可,賤黃衣麗人雙目中冷芒如電,盯注在兪秀凡

用心在此。如今已水到渠成,夫人似也用不着 再彈弦外之音。」 俞秀凡道:「夫人費了不少言語,似乎是

聲如何?」 你果然有非凡的才慧,先聽我一曲迎賓的 黃衣麗人忽然間粉臉一紅,笑道:「看來

望一聆仙音。」 俞秀凡道: 「佳奏必有妙用,兪某人也希

至高境界,就是要殺的不帶血腥氣。」 黄衣雕人道:「兪少俠雅人高士,殺人的

耳。二 ,如是諸位覺着不解音律之學,最好能掩上雙 ,道:「這位夫人的琴聲,必具玄機莫測之妙 兪秀凡突然回顧了無名氏、蕭蓮花等一眼

琴弦,錚錚幾聲弦響,隱隱有金戈躍馬之聲 黃衣麗人巳借兪秀凡說話的機會,調整好

上了高人,那裏還敢大意。一提丹田眞氣,全 **俞秀凡本懂音律,只聽調弦之聲,已知遇** 琴音未入正奏,殺機已起。

神戒備。 黄衣麗人手撫琴弦,笑一笑,道:「兪少

俠,不問問我的來歷麼? 俞秀凡淡然一笑,道:「夫人,不用了

既非論文,又何用相識太深呢!

黃衣麗人歎息一聲,道:「兪少俠,造化

L126

「一片碧綠草地

種莫可預測的神秘。」

測高深的感覺。」

片廣大的草原,作用何在?」

「看上去很壯觀,也給人一種莫

,東西更長,極目草原無盡,不見邊際。

兪秀凡約略的估計一下

,至少有六、七里

出了北城門,又是一片廣闊的草原。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巫兄,這一

,確也給人一

,道:「那一位是兪少俠?」

,必然要有一番搏殺,是麼?」

試之法,以免雙方揮戈羣毆,造成無謂的傷亡

黄衣魔人道:「那就請兪公子選出一樣比兪秀凡道:「不錯。怎麼樣?」

得城主的歡迎。」 仙中人,賤妾願爲引介,以兪少俠的才具,必 城中,人間福地,別具洞天,兪少俠如願作神

只好有負夫人的雅意了。 邀來此,生死事早置度外,道不同難相爲謀 俞秀凡道:「夫人!盛意心領,兪某人應

拒人於千里之外?」 黃衣麗人道:「賤妾一片誠意,公子何忍

夫人蘭心戀質,早洞正邪,何以不肯自抜於汚 俞秀凡道:「大是大非之間,義難反顧。

才之心,但冰炭却又難同爐。」 ,如能引她動了棄暗投明之心,對日後武林大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道:這女人靈智未味

那鏘鏘琴聲之中,似萬箭飛蝗,挾泰山壓頂之 局,必有大助。 他這裏心念轉動之際,琴音已陡然拔起。

聲而來。 **俞秀凡心頭大駭,急誦天龍禪唱** 

被宣導排洩而去。 之勢,立時受到了禪唱中和,有如洪水入谷,讓,混入了琴音之中,那排山倒海而來的殺伐 佛門中降魔心法,自具神妙之力,禪唱一

公子對音律之道,竟也有此高深造詣。」 ,此刻却微現蒼白之色,緩緩說道:「想不到 琴聲忽住,黃衣麗人原本艷紅的粉臉之上

有如此的威勢,的是非同小可。 一個個神色慘然,有如縣然間受到重擊一般 心中大是驚恐。暗道:這女子琴音一拔,竟 身驅移動,揮掌在四人後背上各擊一掌,

高考凡的招呼,依言壁迹而坐,斯下一鬼女和剧然說道:「四位還不打坐調息堵上雙耳。」

,堵上了雙耳。

驟發,這算不算是暗箭傷人呢?」 人的身上,道:「夫人!琴音忽起,有如萬弩 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氣,目光凝注到黃衣麗

只想一擧擊倒諸位。」 黃衣麗人道:「七弦聯彈,合力並攻,我

未成功。」 俞秀凡冷冷說道:「可惜,夫人這一擊並

黃衣麗人道:「我未想到,你對音律之學

,本是用來陶冶性情,美化人生之用,但夫人 ,亦有如此高深的造詣。 俞秀凡道:「此曲只應天上有,音律一道

黃衣麗人道:「物極必反,音律殺人,至

功。」 覆舟,夫人這七弦並彈,合音一學,並沒有成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 「水能載舟,亦可

黃衣麗人點點頭,道:「我知道,所以,

計我們的機會。」 俞秀凡道:「夫人,可是想找一個暗中算

劍一學。」 二次了。何况我琴側有劍,必要時,我也可揮 就算是我剛才暗施算計,大概也不會再有第 淡淡一笑,道:「不論什麼事,可一不可再 黃衣題人臉色一變,但很快又恢復了鎮靜

夫人的火候,還難及兪某。」 俞秀凡冷冷說道:「如若論及劍道,只怕

負了。」就有七十二種絕技,何况天下之大,不要太自 關斬將,好不威風。不過,世界上的事情不是 以一技之長,就可無往不利。單是少林一門 黄衣麗人道:「我知道你的劍術很好,過

氣,後入了那琴聲和簫音之中。

雙方相持了片刻工夫,簫聲一變,忽轉急

之上

全身的真力,勁透指尖,把指痕印在了琴身

快,有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 琴聲配合,泛起了無邊的殺伐之聲。

禪唱有如高山流水,在急簫繁琴之中,獨

六慾的各種怪聲。 琴、簫數度轉變,忽急忽慢,變幻出七情

有如泰山北斗,屹立不搖。 不論琴音、簫聲,如何變化,但那禪唱之聲

女,已然香汗淋漓,漸呈不支。 大約有半個時辰光景,八個吹簫的白衣少

摔下去。 上之後,竟然無法再站起來 汗透重衣,有如得了一塲大病,倒摔在地

只有琴弦盈耳,仍然是十分强勁。

猛打的殺機,有如白刃相搏,攻勢猛烈至極。 不過,這時的琴聲,已變成了一片急攻,

傷的形態,心中突然一震,立刻清醒了過來。他人雖清醒,情緒仍然無法控制,心頭酸他本是極端聰慧的人,目睹到無名氏等悲

都張大了嘴巴,淚落如雨。

的悲傷情緒,放聲大哭了起來。

侧目望去,只見蕭蓮花已無法控制住自己

**俞秀凡心頭一震,由哀傷中清醒過來。** 

無名氏、石生山等,雖然未哭出聲,但也

誦禪唱。

酸,淚落如雨。

但這一點清醒,已使他靈台清明,立刻高

那嬝嬝的簫聲之中。

只聽錚錚錚三聲弦響,一陣琴聲,混入了

禪唱聲起,立刻使得心神鎮靜下

來

簫聲凄凉,琴聲却有如重病臥床,痛苦呻

吟,使人慘不忍聞。

這兩種聲音,混在一起,給人的精神很大

唱保護,人似巳暈了過去,蜷伏在地。

口鮮血,伏臥在琴身之上。

在琴上的造詣,也一樣未必能傷到在下。」 術上的高明。」 黃衣麗人道:「你很高明,而且不只是劍

黃衣麗人道:「兪少俠!似是咱們沒有

:「夫人,妳是否覺着,咱們談這些事

太過無味。」

了。」 俞秀凡道:「在下覺着,夫人應該讓讓路 黃衣麗人道:

「在下聽不懂夫人的意思·」

俞秀凡道:「那是說,夫人還有絕技沒有我這一關了。不過,我心中還有一些不服。」 黃衣麗人道:「按理說,你應該已經通過 施展?」

,那是我所學中最厲害的一着。」 黃衣麗人道:「不錯。我還有琴、簫合奏

淋淋的境界。因爲,不論什麼人勝了,敗的 方,必然會遭遇很慘。」 是有所不忍麼?」 黃衣麗人道:「是!我不希望鬧到那等血

事 俞秀凡冷冷道:「戰陣凶危,這是難冤的

一位很嗜殺的人了 黃衣麗人道:「這麼說來,兪少俠似乎是 俞秀凡道:「嗜殺二字,很多的解說,大

夫動刀,旨在醫病,霹靂手段,菩薩心腸,雖 然手段毒辣一些,但他的用心却很善良。」 黃衣麗人道:「兪少俠可是自比操刀醫病

份心胸。」 俞秀凡道:「當仁不讓。區區麼,確有這

些。 黃衣麗人笑道:「很可嘉!只是太狂了一

「面對着江湖上衆多兇惡之徒

俞秀凡道:「不用誇獎。」語聲微微一頓 俞秀凡道:「夫人不把這些施用出來,可 「兪少俠的意思呢?」 在下也只有硬着頭皮走下去。」 除非夫人能夠讓開去路。」 量的餘地了? 若你擊敗我,那將會招來一個更强的敵手。所 有什麼好處。」 比的勇氣。」 强,就算能擊敗我的琴簫合奏,那對你,也沒 都發生在任性二字上。俞少俠,不論你武功多 ,對你未必有好處。 俞秀凡道:「這條路很長,也很崎嶇,但 黄衣麗人歎口氣,道:「很多的不幸事 黄衣麗人道:「告訴你,你不能勝過造化 俞秀凡道:「大是大非的抉擇,給了我無 黃衣麗人道:「你憑什麼?」 黄衣麗人道:「造化城中的高手太多,如 俞秀凡道: 俞秀凡道:「看來咱們是沒有法子商量

城中的衆多高手。 什麼好處?」 黄衣麗人接道:「人死不再復生,對你有 俞秀凡道:「留下一片碧血、丹心,雖死 俞秀凡道:「我可以死在他們的手下。」

黃衣麗人黯然一笑,道:「一個人不要命

要,大節大義之下,生死事何足道哉 了,那眞是叫人沒有法子。」 概沒有真的不怕死的,但有些事比死亡更爲重 黃衣麗人沉吟了一陣,道:「咱們識見論 俞秀凡道:「世上人,包括區區在下,大

服。 事 ,南轅北轍,無法再談下去了。 俞秀凡一笑道:「夫人似是還未被在下說

**敬說的起了傻髮。」** 「所以,我不願再和你談下

道:想那天龍禪唱,本屬佛門心法,大概不致白衣少女,都還沉睡不醒。暗暗吁一口氣,忖

於傷人至死。

少女的事,緩緩說道:「四位咱們走吧! 心中念轉,决心不再管那黃衣麗人和八位 :「下一道攔阻咱們的人,又不知

道是什麼稀奇古怪的武功了。」 俞秀凡道:「巫兄也不知道造化城中的事

巫靈道:「知是知道一些,只是知道的太

龍臥虎之地,咱們雖然闖過了第一道攔截,但 俞秀凡道:「看來,這造化城內,確是藏

化門這樣的龐大、複雜。 過不少的變遷,只怕從來沒有一個組合,像造 後面的一道,想來比那第一道更爲厲害了·」 無名氏道:「唉!千百年來,武林中發生

暗中行動,神出鬼沒,難以測斷·」 俞秀凡道:「但更可怕的是,他們一直在

目光突然轉注到巫靈的身上,接道:「巫

兄,你見過那位造化城主沒有?」

兪秀凡臉上泛現出與奮之色 巫靈道:「見過。」

麼樣子一個人物?」 巫靈道:「一個很和善的老人,白髮如雪 ,道:「是什

**瞧出他是否經過易容改扮了?**」 ,滿臉笑容,給人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俞秀凡道:「巫兄江湖閱歷豐富,想必可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世上眞有面如春 「看上去,不像是經過化裝。」

風迎人,心似蛇然惡毒的人了。」

巫靈道:「那樣一位人物,怎會領導這樣 無名氏道:「奇怪什麼?」 巫靈道:「在下麼,也是覺着奇怪。」

充滿着殺機的神秘組合?

L128

界之中。 幸好的是,兪秀凡禪唱高抜,一片祥和之

黃衣麗人沉吟了片刻,道:「賤妾雖有惜

却用於殺人。」

少比刀劍文雅一些。」

我要和你談談。」

但天龍禪唱,却有如明月白日,一柱擎天

的心弦。

夫,其聲悲凉,有如鮫人夜哭,撥動了聽簫人

似新寡怨婦,在墳前哭祭她死去不久的丈

上來,鼻孔酸酸,熱淚盈眶。

俞秀凡突然間感覺着一樓哀傷之氣,衝了

只聽一陣嗚嗚咽咽的哭聲,混入了簫聲之

傷。

像的聲音起,逐漸拔高。

這簫聲未帶鐵戈殺機,曲折廻轉,哀艷凄

新就唇。一樓簫音, 混合成了一樓簫聲, 由極低 簫就唇。一樓簫音, 冉冉升起。

三聲琴音未絕,身後八個白衣少女已然學

一揮右手,玉指撥動了三聲弦響,道:「

中

忽然,簫聲中斷,八個白衣少女,一齊倒

汗水,那黄衣魔人,已然髮亂釵橫,神情間流入。又相持頓飯工夫之久,兪秀凡頭上也見了 現無比的痛苦。 入。又相持頓飯工夫之久,兪秀凡頭上也見了無比,不論琴聲如何的猛烈,但却一直無法攻 但天龍禪唱,却有如銅牆鐵壁一般,堅牢

但神情間,也有着極大的痛苦。 無名氏、石生山也不停的口誦天龍禪唱,

忽然間,琴弦崩斷,黃衣麗人張咀吐出

的指痕。 俞秀凡收住了禪唱之聲,緩步行近了黄衣

顯然,那黃衣麗人在這番决鬥之中

聲,一樣也能傷人。」 我還認爲只有劍刀才能殺人,想不到琴音、簫 後背上拍了 ] 掌。四個人立刻清醒了過來。轉過身子,行到了無名氏等身側,在每人 巫靈道:「難過極了。有如無數的虫蟻 巫靈佛展一下雙臂,道:「厲害,厲害! 無名氏道:「巫兄感覺如何?」 俞秀凡拭拭頭上汗水,道:「夫人!在下

雲普照,使我們獲得了不少的帮助,要非有此巫靈問道:「公子唱的什麼歌曲,有如祥 助力,只怕我們早已死於蝕心的琴音簫聲之下 引發人的七情六慾,使人進入忘我之境,控制 飛蝗,齊集而來,使人躱無可躲避無可避。」 在身上爬行,直似要鑽入心腑之中;有如亂箭 人的精神,隨着琴音簫聲變化,不能自己。」 俞秀凡道:「琴音簫聲厲害之處,就在能

無名氏道: 巫靈道:「天龍禪唱?從未聽人說過。」 巫靈道:「公子由何處學得此心法?」 無名氏笑一笑,道:「那是天龍禪唱。」 「那是佛門中一種至高的降魔

公子之外,在下和石兄也學會一二,所以,咱 心神的耗損,就不像兩位那樣厲害了。」 無名氏笑道:「來自一位高人傳授,除了 無名氏、石生山、巫靈、蕭蓮花同時答應 **俞秀凡道:「諸位此刻的精神如何?」** 巫靈嗯了一聲,未再多問

和石生山却異口同聲道:「功力復元・ ,但四人的答覆,却是極端的不同。 蕭蓮花和巫靈的答覆是十分疲累,無名氏 **俞秀凡回頭望去,只見那黃衣麗人和八個** 

其中之秘了。」 只是未見到那造化城主之前,怕是很難揭開

化城主,但我聽師父說過他。」 蕭蓮花道:「賤妾職位卑小,沒有見過造 俞秀凡道:「令師怎麼說?」

如相處了一陣之後,就會發覺,他具有着一種蕭蓮花道:「初見他之面,如沐春風,但 蕭蓮花道:

具體一些?」 懾服人的威力。」 蕭蓮花道:「我說不出具體的內容,只是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姑娘能否說的

**,給人不同的印象。」** 兪秀凡道:「他自號造化城主,看來,眞

很多曲折的内情,只可惜咱們沒有辦法找出它 有造化手段了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這中間定然有 蕭蓮花道:「這個,就非賤妾所知了。」

原因了。」 的原因何在。」 蕭蓮花道:「只有公子的才慧,才能找出

可尋,只要咱們能找出原因,那就可以揭穿眞了常情常軌的事,都有存疑之處,也都有蹤跡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總覺着,凡是脫離

們也感覺到自己的才慧增進不少。」 蕭蓮花道:「跟着公子這樣的人物,使我

所具有的潛能,至於造化城主這個人,不論他 **磨超人,但他的本身,仍然是人,無法脫離人** 歸是人,不管他武功多麼高强,也不管才懸多 有多大的能耐,總也是人,不是神。對麼?」 俞秀凡學步向前行去,一面說道:「人總 「公子,這一點,在下的看法

的

俞秀凡道: 「請教巫兄!

應該是屬於一個超人。造化城中,這麼多高手」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至少,那造化城主不壓鐵:「公子言重了。屬下担當不起。 這一點,那就非常人能及了。 雲集,他竟然能發號施令,使人人聽服,單是

物。 凡簡單的人物。就目下所知,他不但 淵博的學問,這就可能造成神蹟一般的奇異事 學的知識,而且也具有高深的武功,再加上他 「自然,造化城主不是一個平 具有築建

年書,聽公子這麼解說,在下也似是有些懷疑 巫靈點點頭,道: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

俞秀凡道:「事事存疑,才能找出原因出

來。

衣的人。 只見廣闊的山道,並肩兒坐着三個身着白 談話之間,又轉過一個山灣。

一樣的椅子。連兩隻手,都被長長的衣袖掩住 三個人,沒有露出來任何一片肌膚。 三個人,一色的衣服,一樣的打扮,坐着

,是男的還是女的?」 無名氏打量了三人一陣,道:「這三個人

這一問,所有的人,都不禁爲之一呆

原來,經過了一番打量之後,沒有一個人

輩子江湖,還未遇到過這等事,連男女都無法 能確定三個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分辨。蕭姑娘,妳帮帮忙,看看是男的還是女 無名氏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跑了大半

新名氏回顧了俞秀凡一根,道:「公子,如何看得出來。」 無露出一點皮膚,也沒有任何一個動作,叫人 蕭蓮花搖搖頭道:「我也瞧不出來!他們

智取皇冠

馬雲著

鐵燕

朱羽著

奇傳俠遊問民

俠

盗

故

民

間

遊俠

傳

奇

居中而坐,攔住了咱們的去路… 左右時,停了下來,一抱拳,道:「三位當路無名氏大步向前行了過去,行近三人五尺

的話,道:「路還很寬,那一個有勇氣,就請 從旁走過去。

開口,冰冷的說道:「不錯,只要你能走過去 ,那就算你們過了這一關,這一關簡單吧!」 我們只能從旁邊走過去,那就行了,是麼?」 說話的是居中的白衣人,這一次,又是他 俞秀凡道:「簡單的很。」

俞秀凡的俊逸瀟洒,已給予她無比的羨慕

是簡單的事,危險也愈大。」 俞秀凡道:「這個,想當然耳!」

居中白衣人道:「聽說你的劍法很快。」兪秀凡道:「就是區區在下。」 居中白衣人道:「你們那一位姓命?」

一位先過。 居中白衣人道:「咱們自會小心。你們那

可要在下去問問?

俞秀凡道:

只聽一聲冷笑,傳了過來,打斷了無名氏

居中白衣人道:「就這樣簡單。不過,愈

**俞秀凡手握劍柄,向前行去。** 居中白衣人道:「那麼,閣下請吧!」 俞秀凡道:「自然是由兪某先過。」

了一 些,立時,一側身子,向右面行去 三個白衣人仍然靜靜的坐在原位之上,看 兪秀凡目光一轉,發覺右面一條,稍爲寬

「好!不過,要小心一些。」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心一些。」 已說麼,在下的劍招,確然很快,三位也請小 俞秀凡道:「誇獎,誇獎!如是要在下自

這雖是一條山道,但却很寬闊,兩側留有

動兵刃

側坐的白衣人,右手微微在伸動,似乎是在抽

所有的人,不自覺的都緊張起來。文靜之中,却含蘊着奇大無比的壓力。

蕭蓮花、石生山、巫靈、無名氏,全都睜

蕭蓮花神情嚴肅,雙目却流現出無比的關

數尺可以通行的道路

上去動也未動一下。

事實上,愈是文靜的局面

也隱藏着愈多的險

從表面上看去,這是一個很文靜的對持

懷之色。 大眼睛,望着兩人。

但他的豪氣,更加深她生自内心的一份愛慕 雖然,她明白,自己這份感情,永遠無法

住内心中那一縷深深的愛慕。 表達出來,也不配表達出來。但她又無法按耐

言,是那樣不可攀登。 俞秀凡像泰山明月一般的高,對蕭蓮花而

世間的情愛中,如若有一種是痛苦的,這

種情感,大約是最痛苦的感情了 俞秀凡内心也有些緊張,他雖然瞧出右首

足,不知道死的是誰,流血的又是些什麼人而 在開始,你行進一步,就接近了一步死亡。」 行近白衣人時,兪秀凡不自禁的放慢了脚步 他打出的是兵刃還是暗器。如若是一枝歹毒的 一份死亡的機會,至少,會鬧出流血慘局,只 暗器,這樣近的距離內,閃避實也非易。 白衣人在緩緩移動着右手,但却無法判斷出, 只聽那居中的白衣人道:「姓兪的,由現 俞秀凡道:「不錯!咱們接近一步,就多

### 

俠

司

馬

洛 故

事

全書二九二頁定價港幣四元

羽朱

霹靂密令 馮嘉著

全書一七五頁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全書三二五頁定價港幣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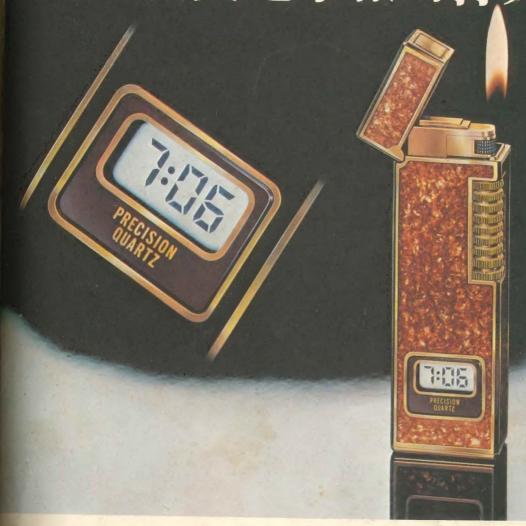
### 有售 占超 環球出版社印行

全書三二四頁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河洛著

### R NCE 太子牌

###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斷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好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阿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分、秒、月、日, 一日了然,方便實用。 極美觀,精巧名貴, 静種款式, 稅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